

UNION

520

527.9

金城銀行

念六年
二月廿一日



惠存

Published by
The Unicorn Board of The Class of 1937
St. John's Senior Middle School
Shanghai
聖約翰附中丁丑級麟影社出版
June, 1937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1884B

目 錄 Contents

封 面	Cover Design
序 文	Foreward
獻 詞	Dedication
麟 影 社	The Unicorn Board
校 景	Campus Views
教 職 員	Faculty
丁 丑 級	Class of 1937
紀 念 照	Graduates
體 育 及 組 織	Athletics & Organizations
生 活 剪 影	School Life
旅 行	Travel
英 文	English
中 文	Chinese
編 後	Editorial
廣 告	Advertisements

序 黃崇恩

舊日的歡笑，消逝何處？黃
金的春天清晨，夢裏豈能找尋？
殘留下的，祇是回憶的惆悵，盈
耳落日寒蟬的餘音！

翻開這一頁吧，當你的心情
被壁上斜陽的餘暉掀動了的時候
。也許，他會給你帶來一陣煦風
輕拂過你的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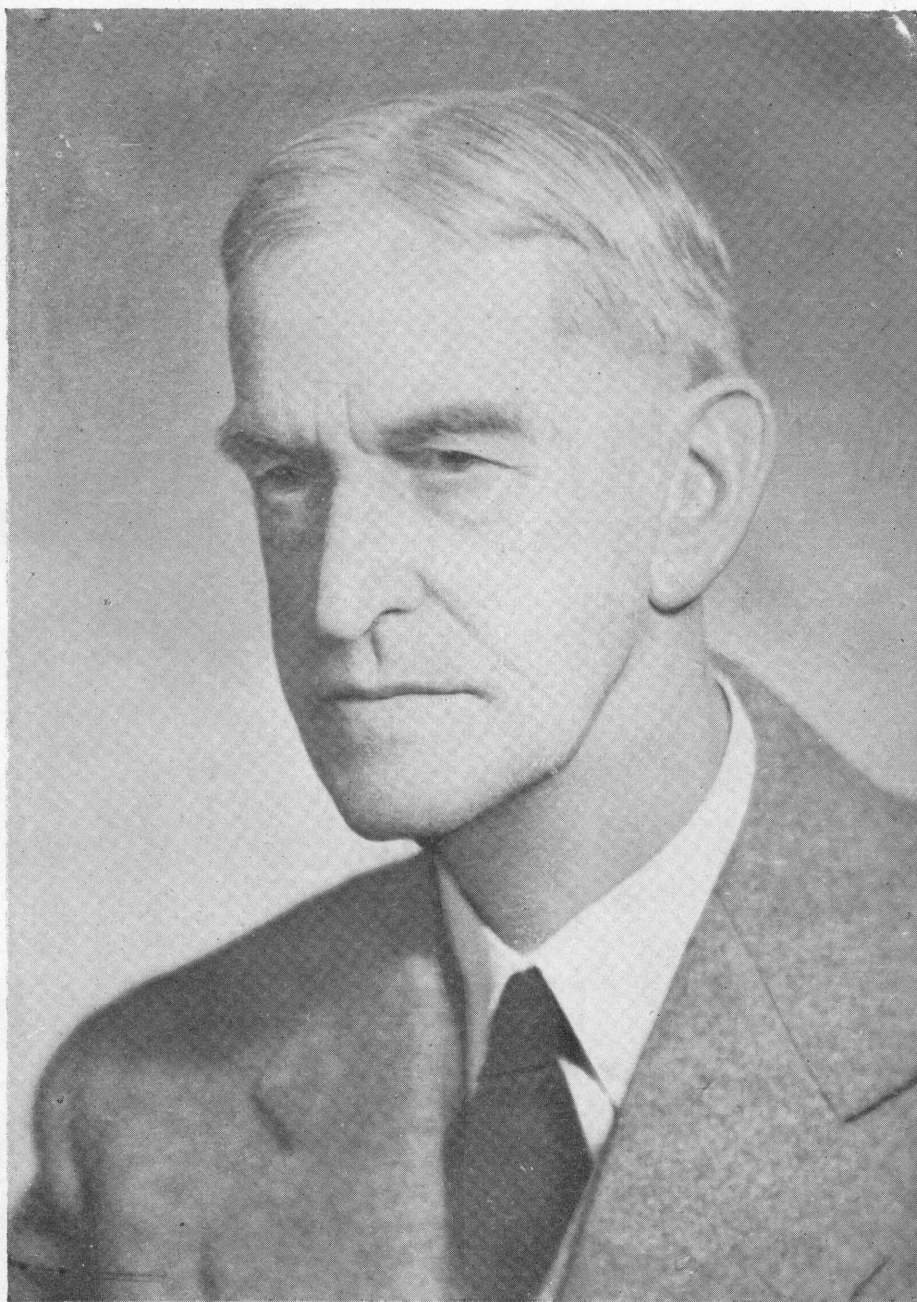
FOREWORD

I take pleasure in writing the Foreword for this new publication—the UNICORN.

In ancient mythology the unicorn, or “chiling,” is said to appear at the time of the birth of some very eminent man or when some extraordinary event was going to happen. I do not know whether the appearance of your paper will be accompanied by some remarkable occurrence, but I hope that it means that the members of your graduating class will be remarkable for the good work they will do after they have gone out into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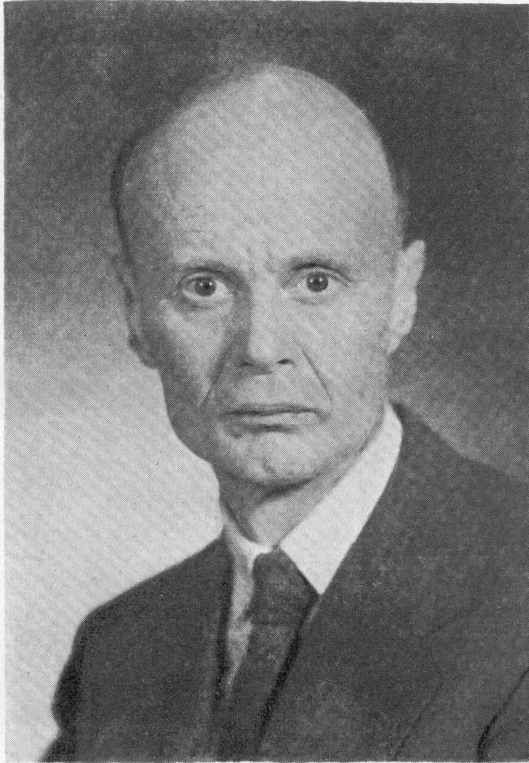
The idea of issuing this publication is a good one, for it marks the completion of one important stage in your educational life and in your preparation for the work that awaits you. In the days to come you will look back on your school days as among the happiest in your life and the UNICORN will help to remind you of the pleasant hours you spent at St. John's.

D. L. Hawks Pott



卜芳濟博士 校 長
Dr. F. L. H. POTT. *PRESIDENT*

216910



諾敦先生 主任

J. R. Nor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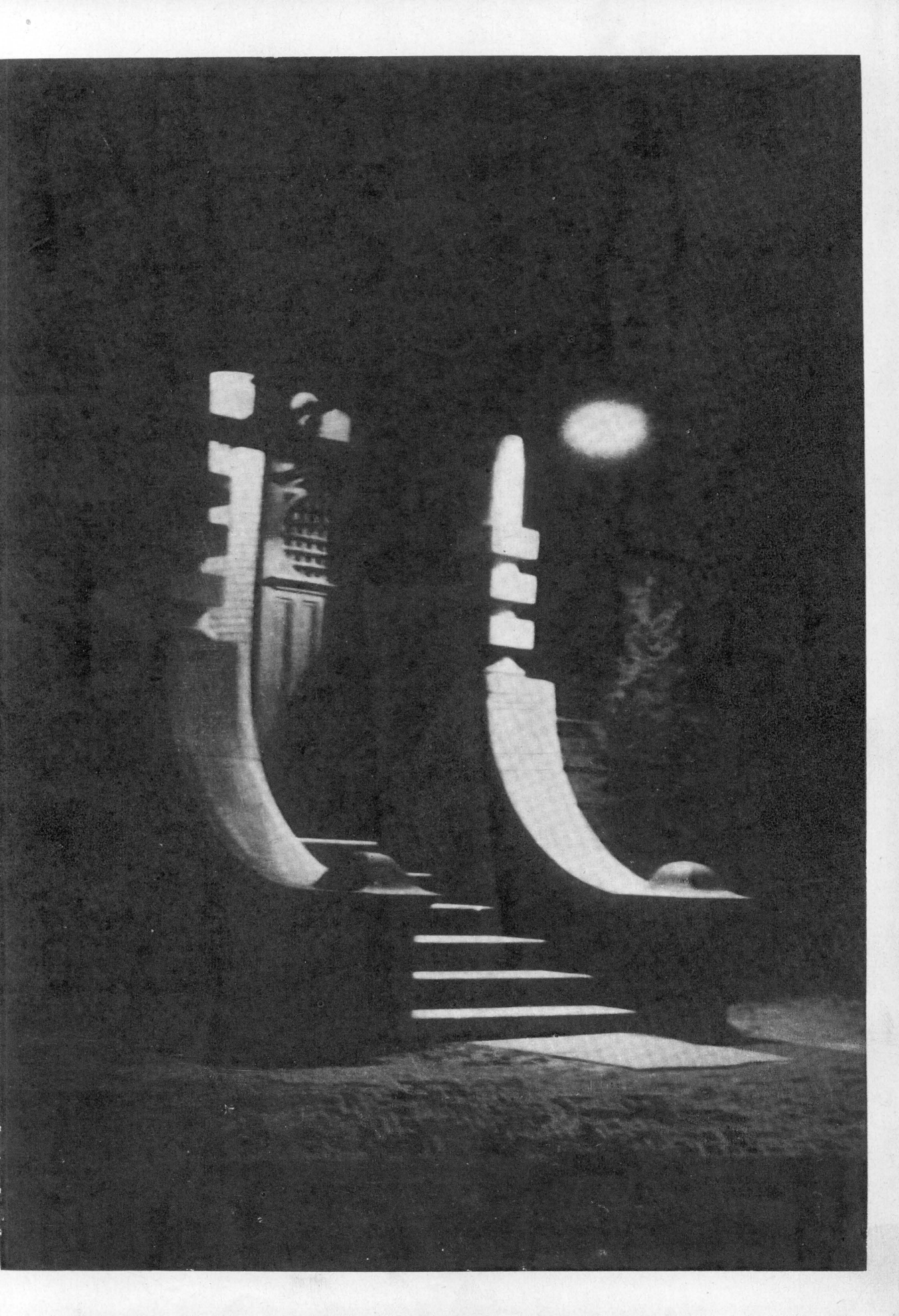
Here in these pages will live together you and your friends amid the familiar surroundings of work and play. In school for three years you have been more united than you realize—roused by the same bell, plagued by the same morning exercise, interested or bored by the same studies, worried by the same examinations, trained by the same rules, excited by the same holidays, and, let us hope, inspired in some measure by the same spirit of truth, loyalty, and service that St. John's have ever tried to inculcate. Soon the days of separation begin. You go into different lines of work. You enter different colleges, you specialize for different professions. Your families call you back, you enter into new relationships, you make new friends, you find your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life of a busy world.

In this separation which time will inevitably bring about, there will remain some bonds of unity that three years of living together have forged. May this memory book with its pictured and written records of your shared hopes and joys, your struggles and successes help to strengthen these bonds. May it help to keep warm and alive the friendships you have made at St. John's Middle School.

謹以此書敬獻
給我們的雙親

麟 影 社

THE UNICORN BO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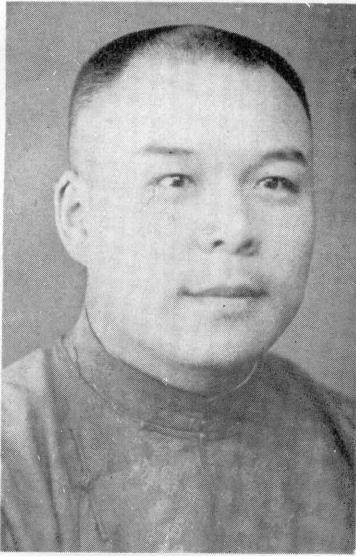


THE UNICORN BO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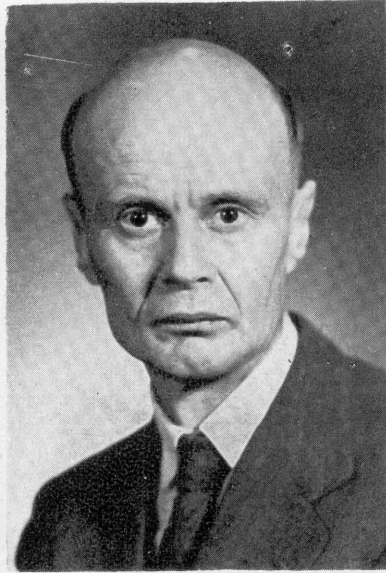


鹿 麟 影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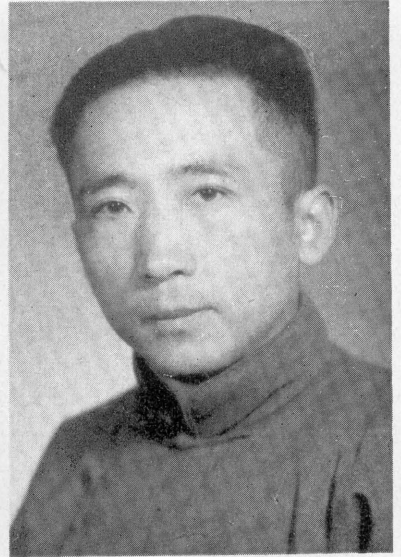
顧	問	Mr. J. R. Norton	李誠先生	Mr. C. E. Perry
		甯肇華先生	許天福先生	
社長兼總編輯		黃崇恩	副 編 輯	傅渭源
書	記	周耀康		
中 文 主 編		李日紅	中文副主編	張忠良 何友仁
英 文 主 編		鄭宇錚	英文副主編	林秉節 顧裕昌
攝 影 主 任		趙友廉		
美 術 主 任		陳家渠		
總 幹 事		張哲明		
廣 告		楊光敏	李能偉	蔡迺璿
司 庫		陶祖樑		



李誠先生 顧問
Mr. Lee Zung
Adviser



諾敦先生 顧問
Mr. J. R. Norton
Advis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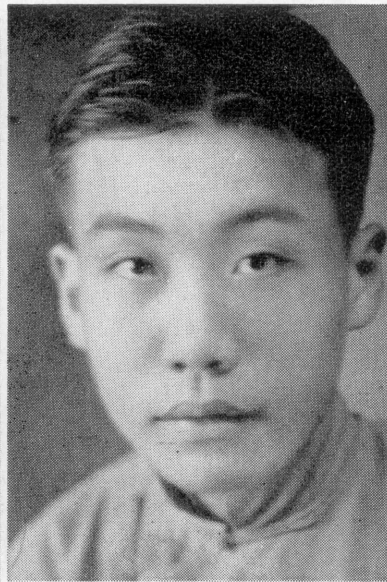
寧肇華先生 顧問
Mr. Z. W. Nyung
Adviser

法律顧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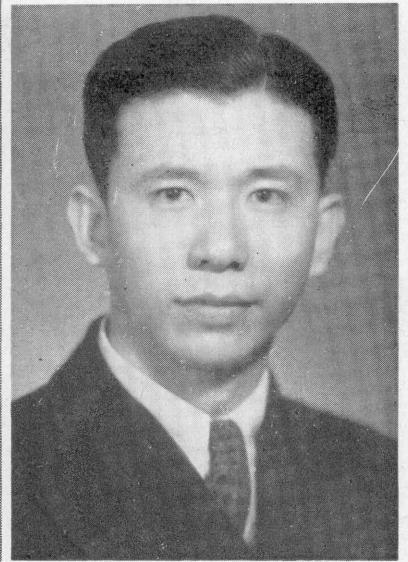
方嘉禾律師 方嘉稔律師
Mr. Fang Chia-huo Mr. Fang Chia-jen
Legal Advis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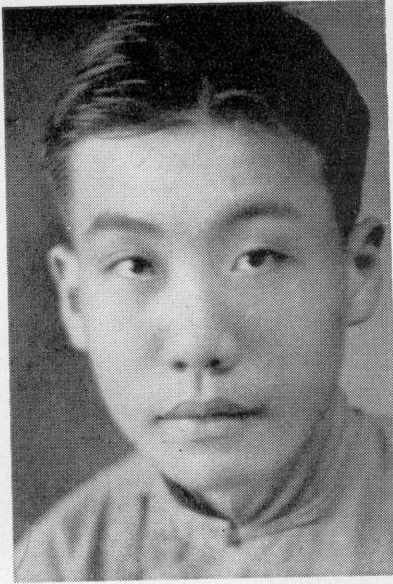
潘學思先生 顧問
Mr. C. E. Perry
Advis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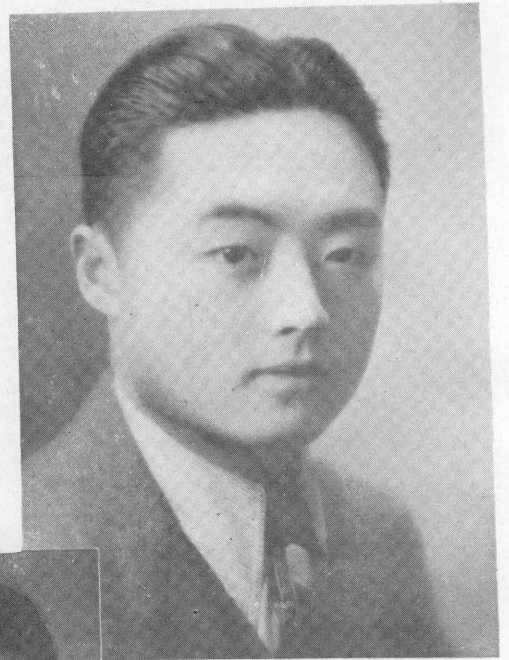
黃崇恩社長
Waung Zoong-ung
Chairman of the Bo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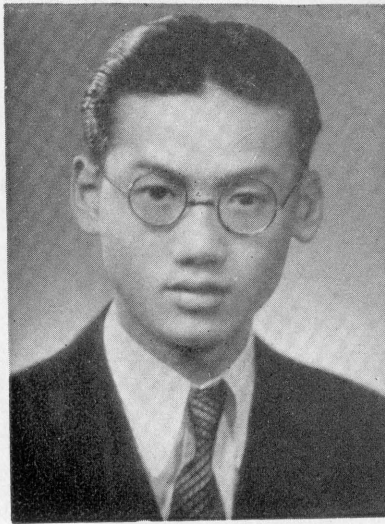
許天福先生 顧問
Mr. T. F. Hsu
Advis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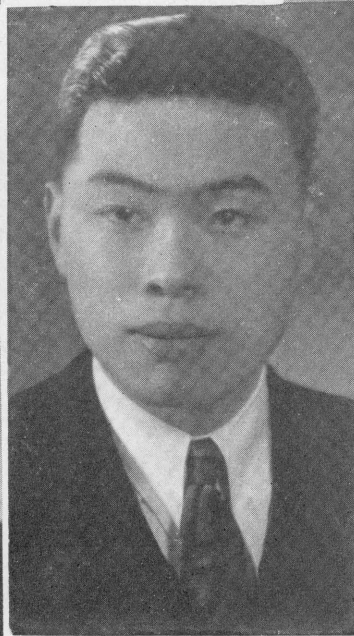
黃崇恩
總編輯
Waugng Zoong-ung
Editor-in-Chie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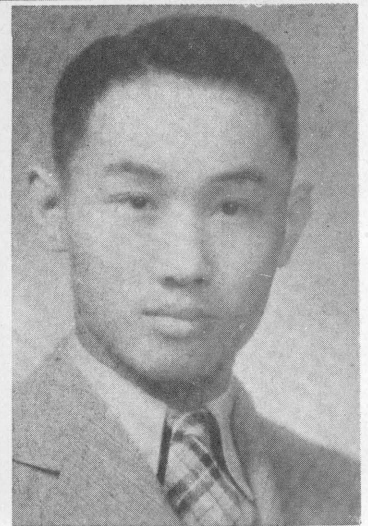
趙友廉
攝影主任
Zau-Yu-lien
Photo Chief Editor



周耀康 書記
Tseu Yau Khaung
Secretary



陳家梁 美術主任
Zung Kai-jui
Chief Art 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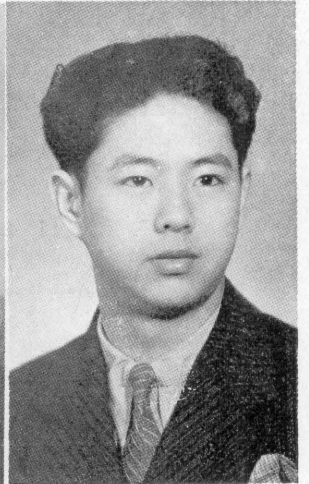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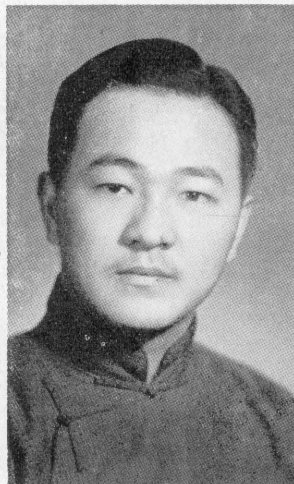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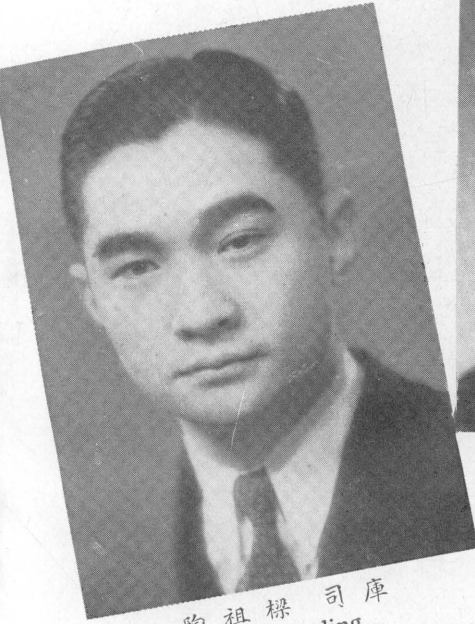
傅渭源 副總編輯
Fu We-nyeon
Vice Editor-in-Chief

陳鵬卿 (右) 攝影
Zung Bang-chung (left)
Photo 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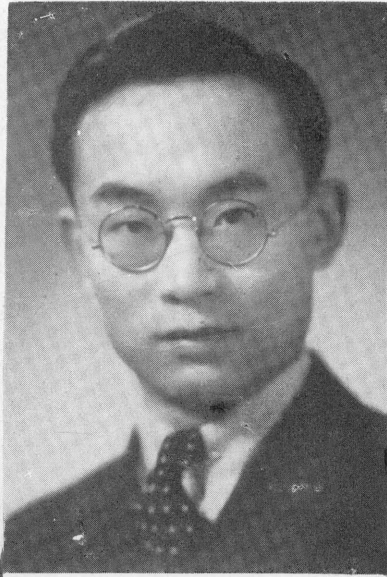
謝保英 (中) 攝影
Zi Pau-iung (middle)
Photo Editor

唐少華 (左) 美術
Daung Sau-wo (right)
Art 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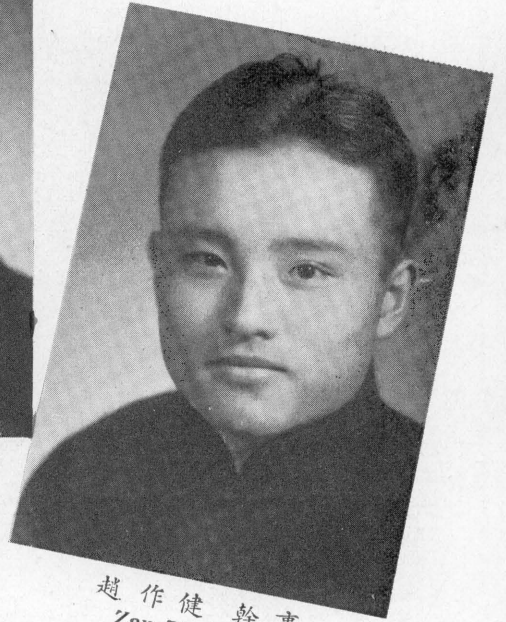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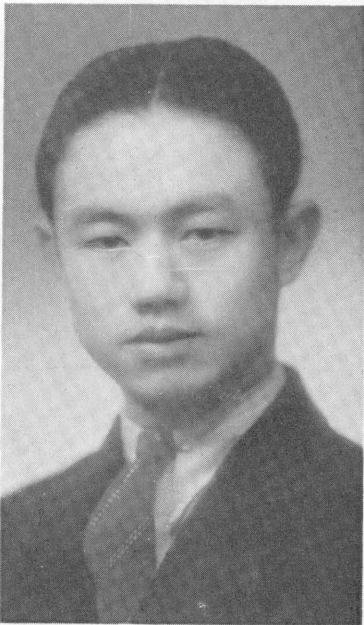
陶祖標 司庫
Dau Tsou-ling
Treasur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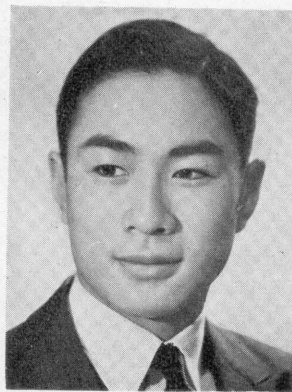
張哲明 總幹事
Tsang Tseh-ming
General Manager



趙作健 幹事
Zau Tsauh-jien
Manag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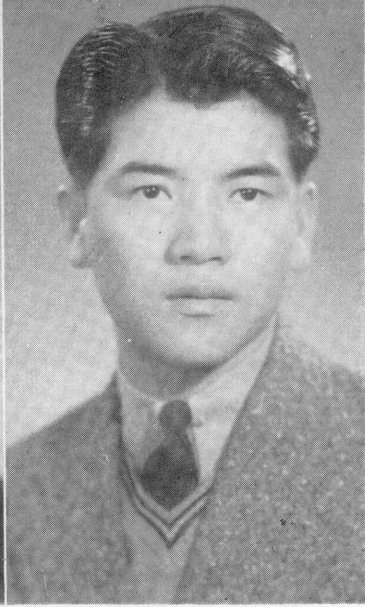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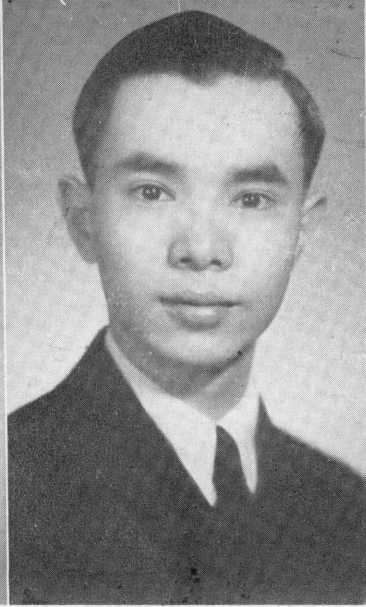
楊光敏 廣告幹事
Yang Kwaung-ming
Assistant Advertising Manager



蔡迺璿 廣告幹事
Tsha Ne-zien
Assistant Advertising Manager



李能偉 廣告幹事
Li Nung-we
Assistant Advertising Manag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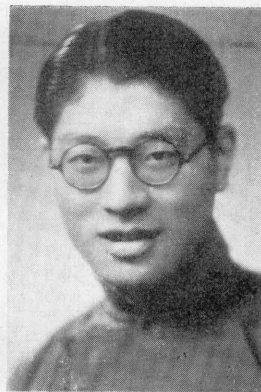
張忠良 中文副主編
Tsang Tsoong-liang
Vice Chief Chinese Editor

李日紅 中文主編
Li Zeh-oong
Chief Chinese 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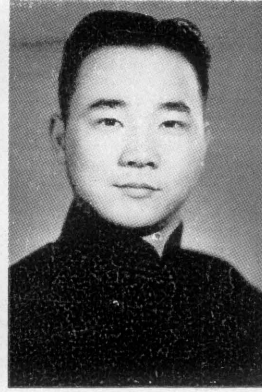
何友仁 中文副主編
Oo Yeu-zung
Vice Chief Chinese 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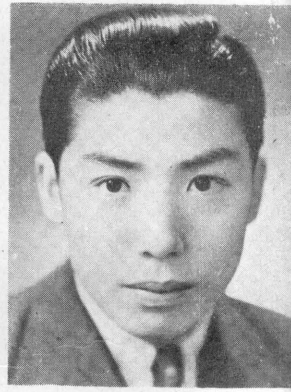
王玄通 中文編輯
Wang Yoen-thoong
Chinese 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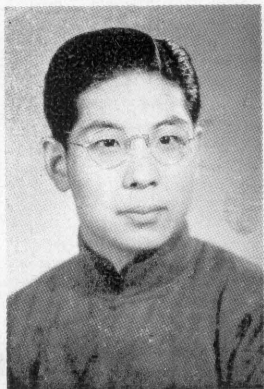
姚敬一 中文編輯
You Kyung-ih
Chinese 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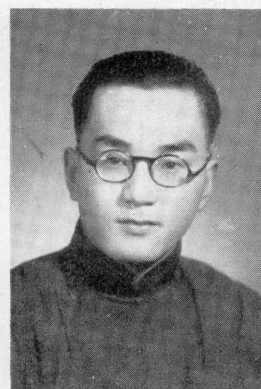
陳濂卿 中文編輯
Zung Lien-chung
Chinese 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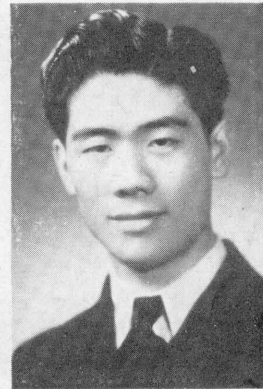
劉越羣 中文編輯
Lieu Yoeh-juin
Chinese Editor



李能偉 中文編輯
Lee Nung-we
Chinese Editor



黃君偉 中文編輯
Waung Kyuin-we
Chinese 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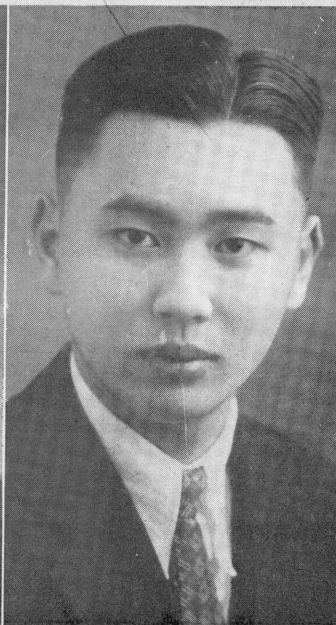
高彭年 中文編輯
Kou Bang-nyien
Chinese Editor



胡其明 中文編輯
Woo Ji-ming
Chinese Editor



顧裕昌 英文副主編
Koo Yui-tshang
Vice Chief English 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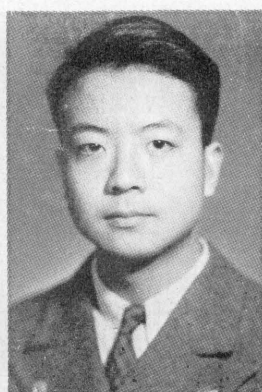
鄭宇錚 英文主編
Zung Yui-tsung
Chief English 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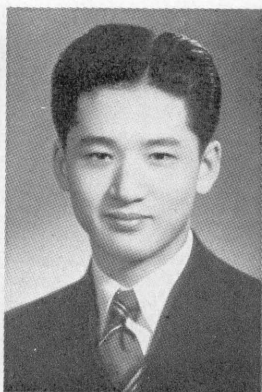
林秉節 英文副主編
Ling Ping-tsih
Vice Chief English 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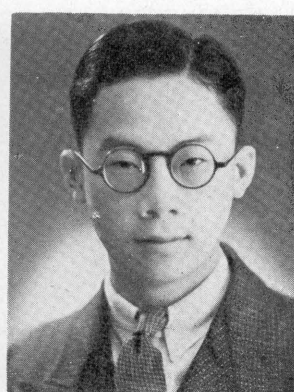
施家桀 英文編輯
S. Kya-jui
English 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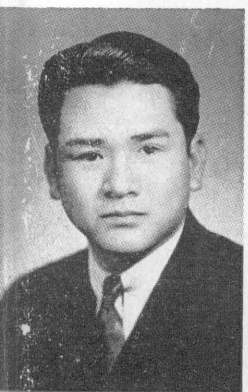
唐迪 英文編輯
Daung Dih
English 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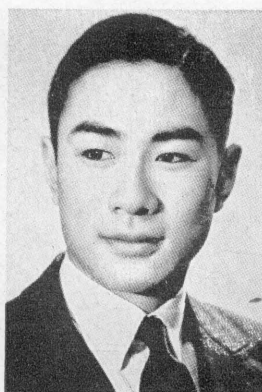
姚乃康 英文編輯
Yau Ne-khaung
English 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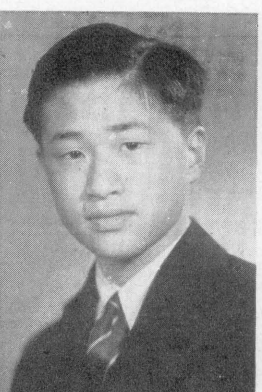
陳光輝 英文編輯
Zung Kwaung kwe
English 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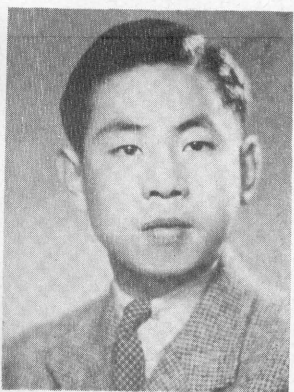
劉祖惠 英文編輯
Lieu Tsoo-we
English 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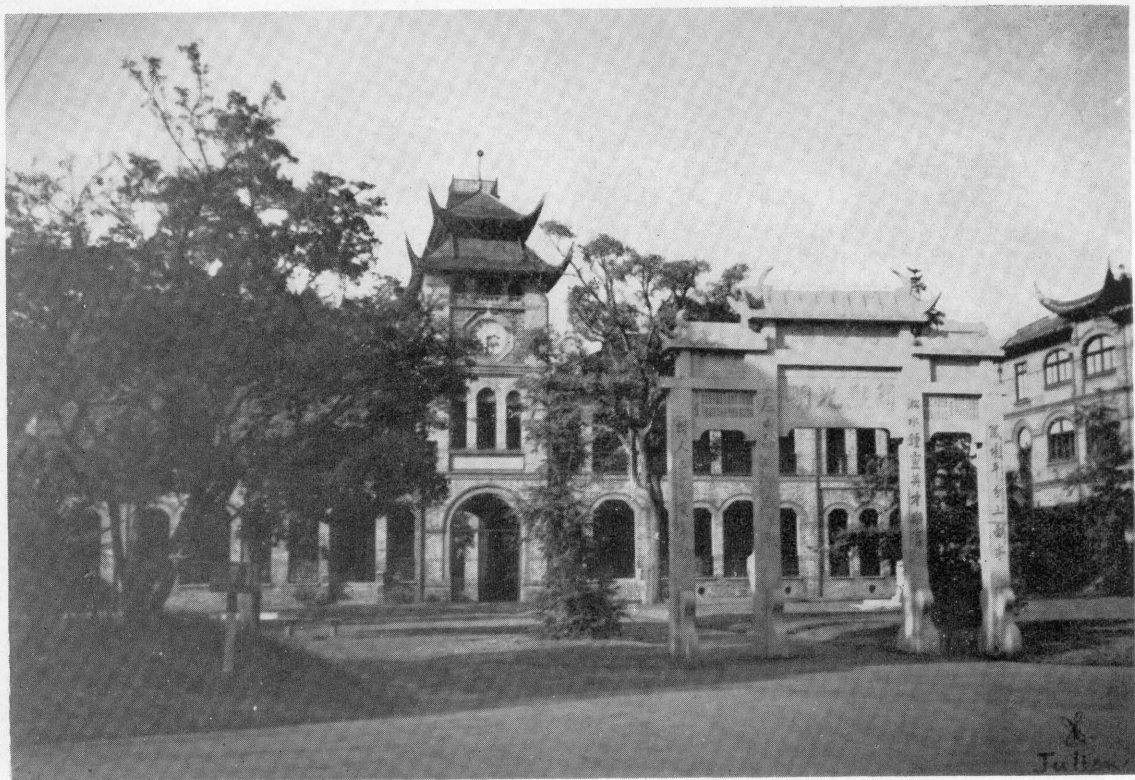
蔡乃璿 英文編輯
Tsha Ne-zien
English Editor



顧福昌 英文編輯
Koo Tok-tshang
English Editor



席與文 英文編輯
Zih Yui-vung
English 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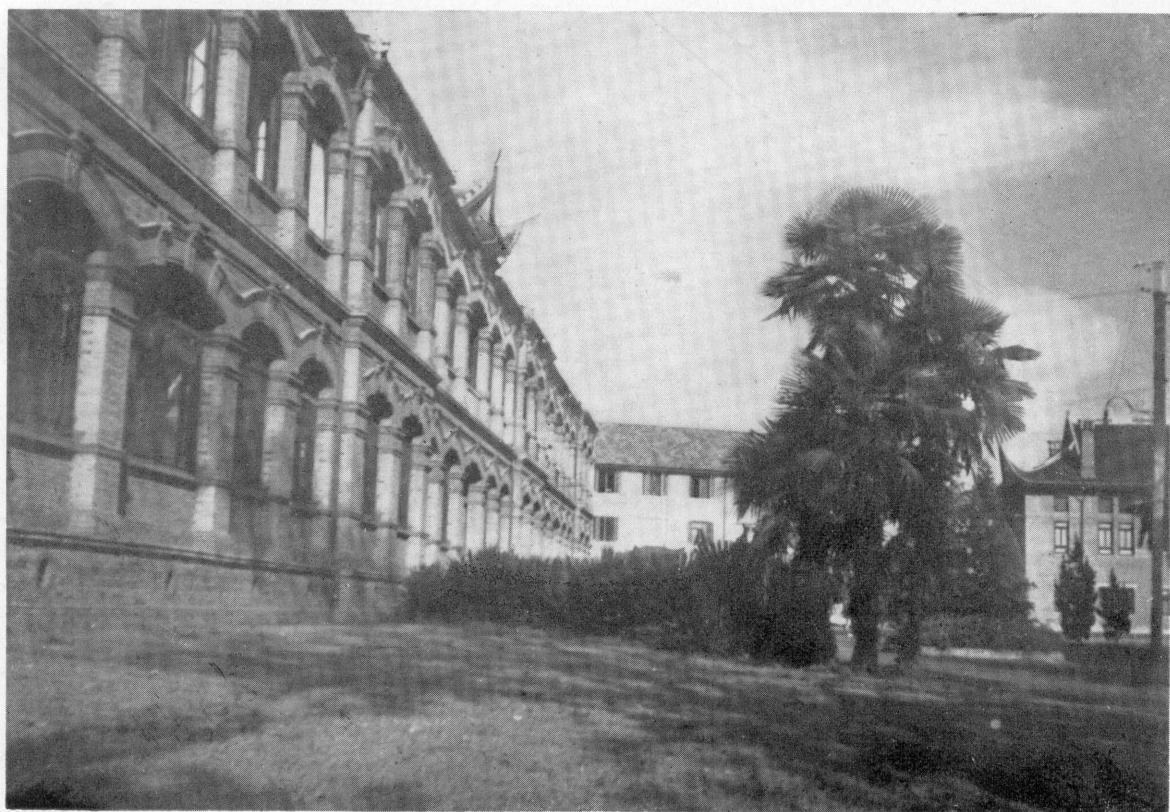
淺綠的樹林與殷紅的花間，
亦已兩度欣茂，兩度凋殘；
鉄的鞭子可是沒有兩樣，
枯澀的背上打着烙印深長，深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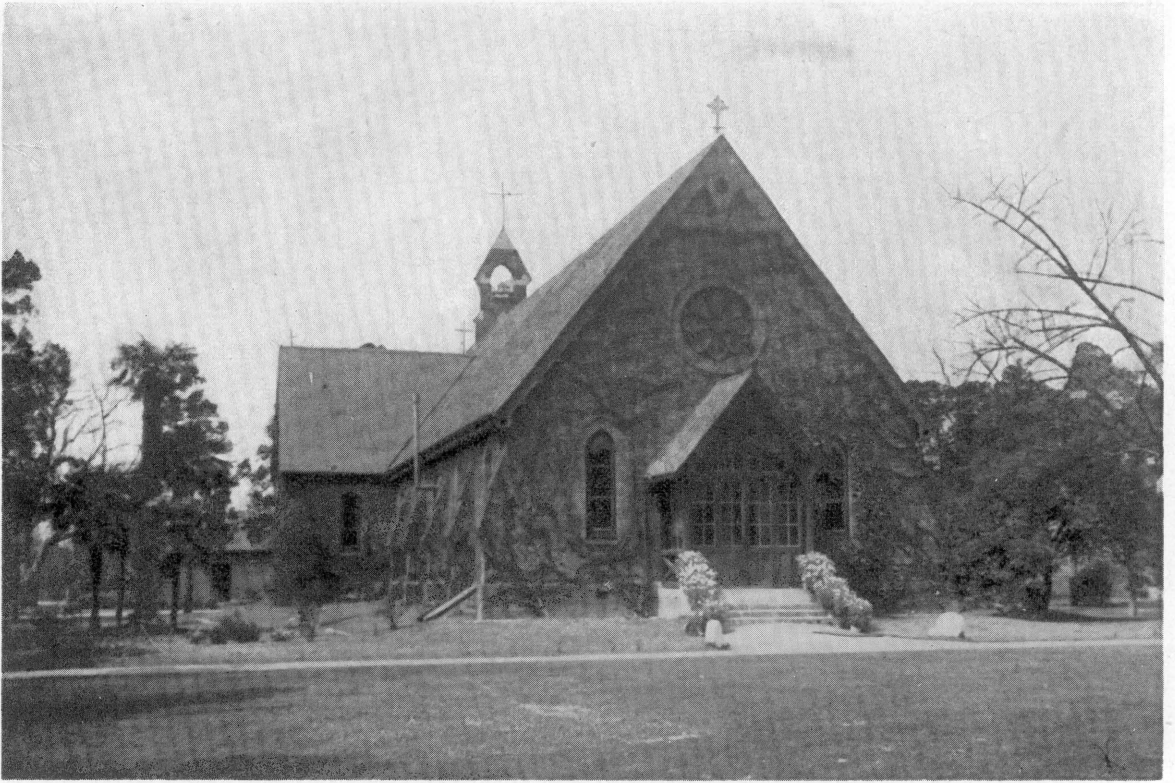
遼闊的宇宙是廣大的戲院，
玩弄着人生的扮演，
一幕幕拉出悲愁和喜悅，
古今都是同一的收場！

我是利劍，我是烈焰！
我自黑暗之中照着你們，戰鬥開始，
我揮着利劍而格鬥，在前綫。

我的周圍躺着戰友的死屍。
但我們得勝，我們得勝，
但我們的周圍躺着戰友的死屍。
在歡呼在凱歌之中葬禮的讚歌響動，
我們無所謂喜，無所謂悲，
大鼓再響只有新的戰鬥！
我是利劍，我是烈焰！

——獨行錄





朋友啊！請燃起你那火焰似的眼裏底純晶，
在理智的洪爐裏，熬煉你的性靈！
請不要在死屍底臉上，摸白粉更擦胭脂；
看看吧，還有在狂風暴雨裏將滅的殘燈！

高唱罷！吐出你那怒濤似的歌聲！
奔騰罷！燃起你那烈火似的热情！
請聽罷！四處裏作着美樂，
空氣裏，醞釀着快樂和昇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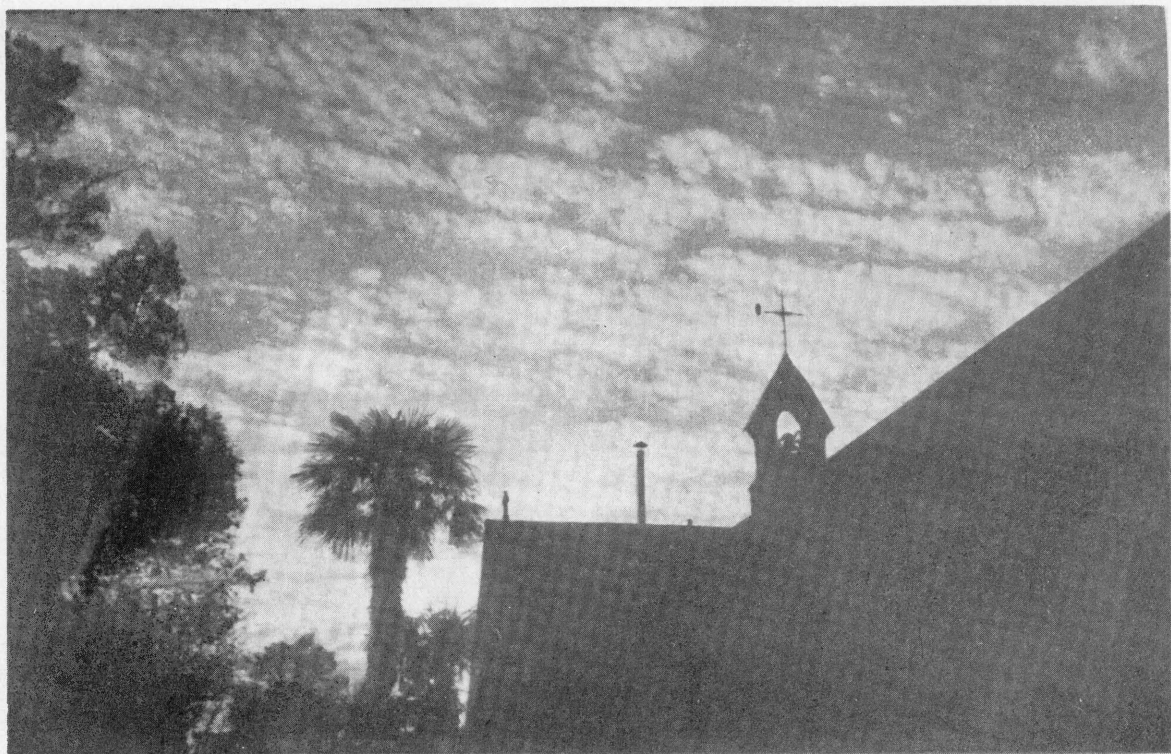
——獨行錄

新桐的綠上了紗窗，對天外晚霞凝想黃昏的夢，
夏籟無語，峭抖的春寒也不曾減却夢裏的溫存。

黛色的夜裏，縱有人憑欄獨眺，望不見萬里海空，
一滴淚，償不清的離情，一行書，聊寄你一片相思。

——獨行錄





鐵匠咏着世紀末的音樂，
鐵砧上的火花也妙舞了，
那是血的歌和骷髏舞呢；
在這，我聽得啼喊的精靈，
在這，我看到虛落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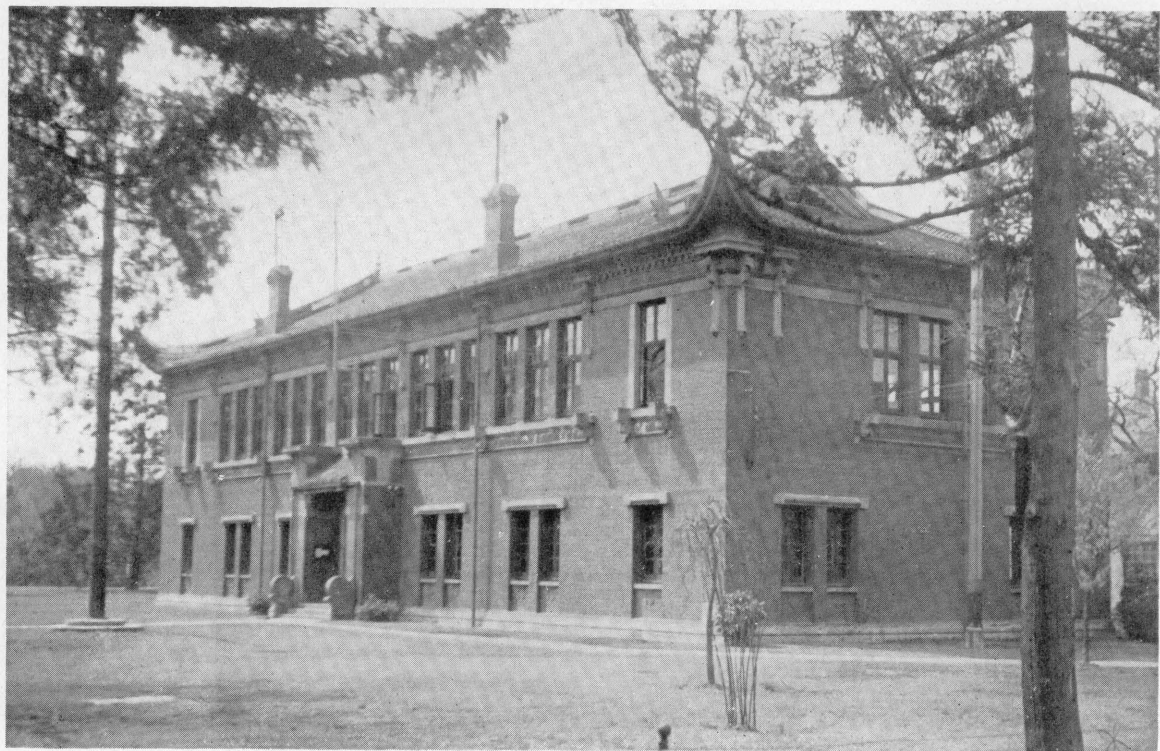
火爐已熔透僵硬底鉄了，
鉄匠的心還是北極冰麼？
黑色的煤是火爐的糧食，
而鉄匠的靈魂底糧食呢？

不必讚頌那炎勢的炙手，魔力；
不必歌揚那黃金的萬能，絢綺；
請看看吧，一看那路旁零丁無告的孤寡，
他們也在期待着哟，
期待着血和淚的明日！

為我們這宇宙間一切無名的不幸，
請犧牲吧，犧牲我們胸膛裏的狂熱，
靈性裏的光明哟，心腔裏的鮮血；
請犧牲吧，犧牲我們唯一的所有——
那條鐵鎖！

——獨行錄





年青人的心底有一團光，
照亮了認識的尺度，也
照亮了潔白的宇宙里一堆黑漬。
鉄蹄下急風踏破了爵士的抑揚，
清涼的聖餅麻醉不了飢餓者的空腸，
死了的農村靜靜奏着葬歌，
死亡綫的掙扎顯示世紀末的瘋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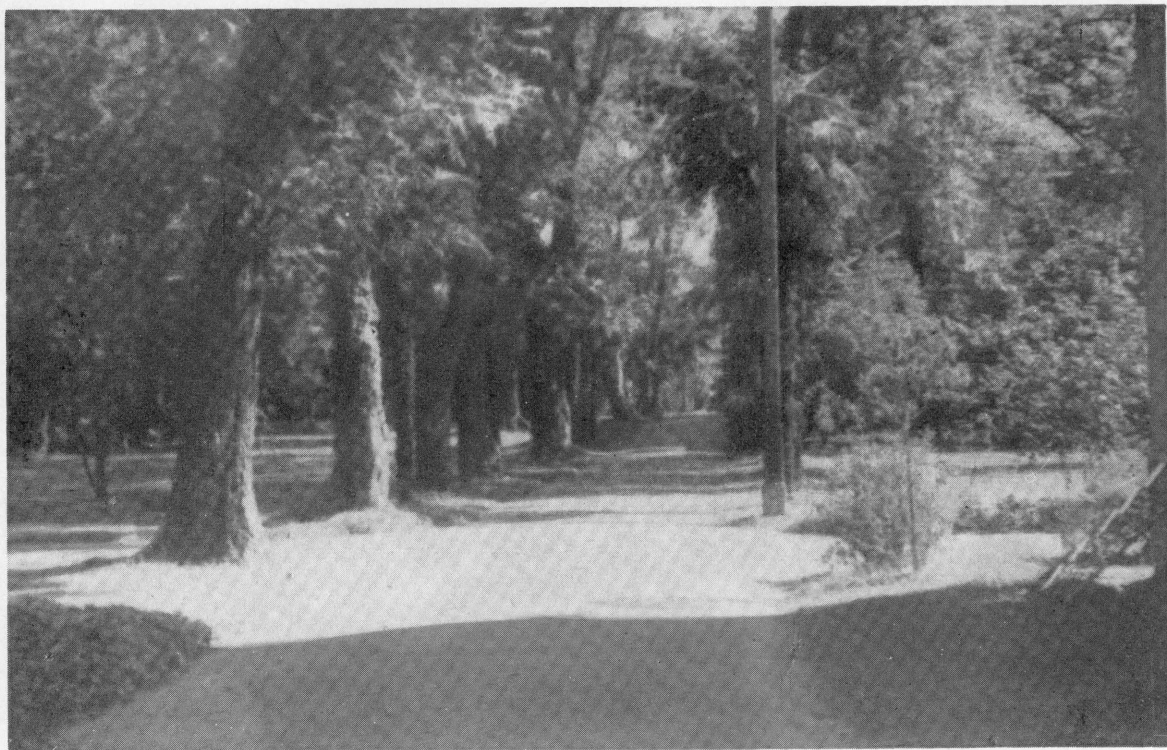
——獨行錄

昨日春風起，
喚醒孩子們的記憶，
是誰家的戰馬，
拴在自家的槽頭。

忍耐着吧！
祖國的父老不會忘掉我們的！
今年的高粱葉落時，
定會立起自家的戰旗。

——恩鋒





斜月籠煙影似紗，風光流轉愴年華；
飄零我欲愁身世，多難應還恤國家。
樓閣閒舒千里目，蕭齋試煮半甌茶；
舊遊萍散何時聚，客路悠悠未有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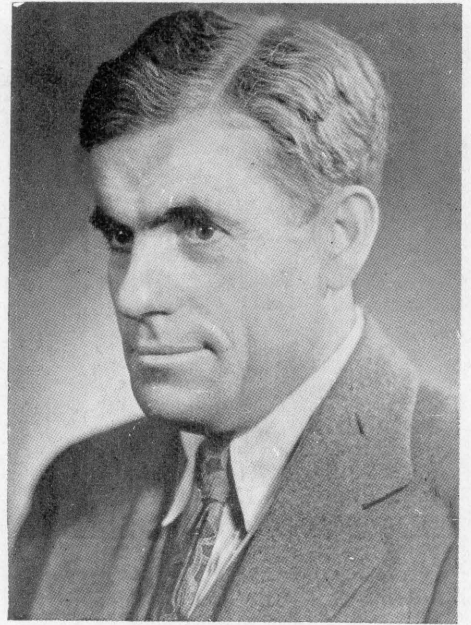
——朗鍾華

教 職 員 →

FACULTY



Mr. J. R. Nor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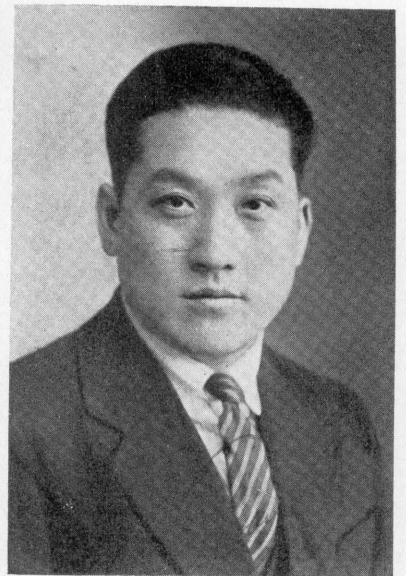
Dr. W. H. Tay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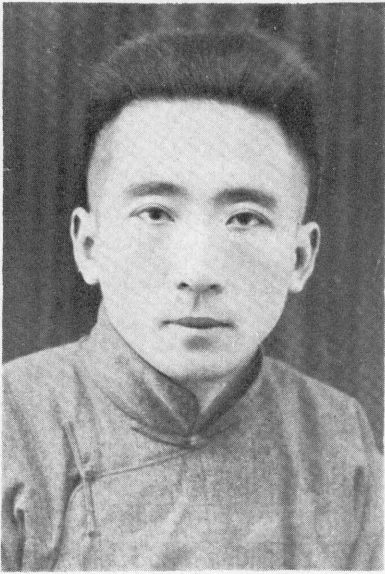
王震公先生



Mr. E. N. Tuck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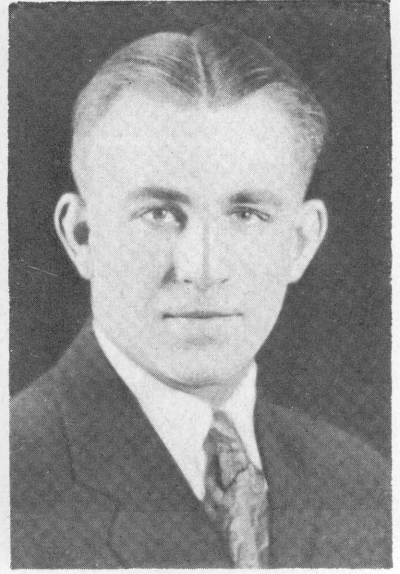
魯蔚先生



甯肇華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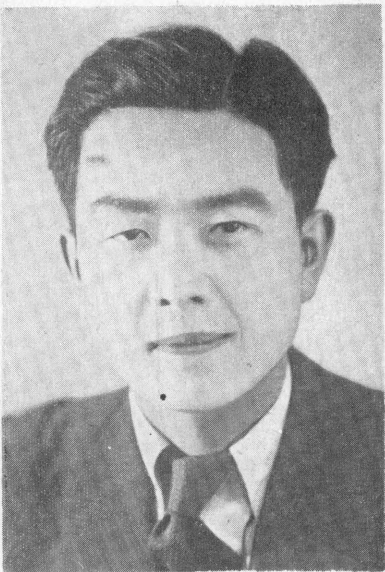
Mrs. Nor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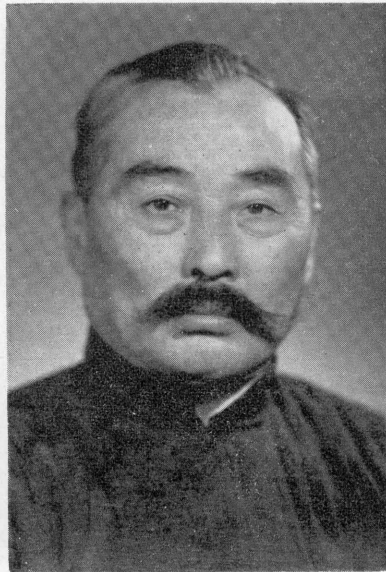
Mr. C. E. Perry

Miss Macna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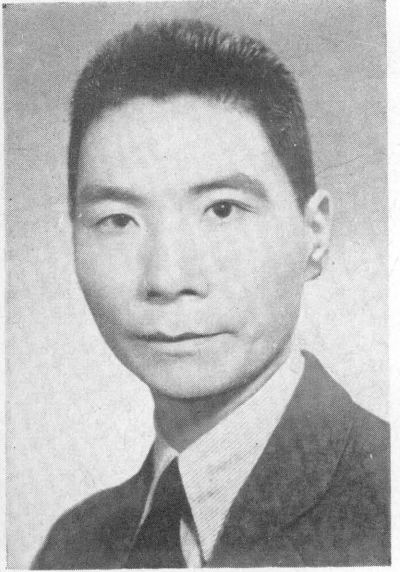
Mrs. Throop



翁熹光先生



史蘊樸先生



楊文愷先生



莊尚德先生



朱友漁夫人



應樵書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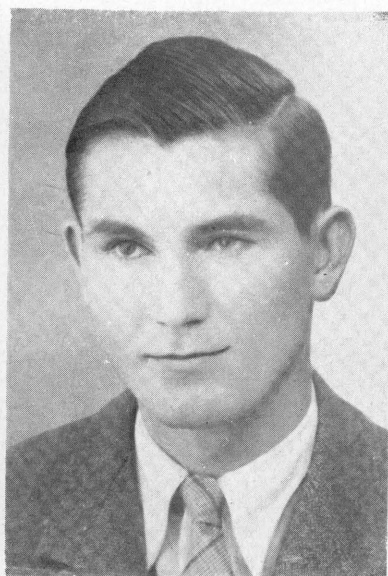
施文敬先生
顏雍先生
許鵬年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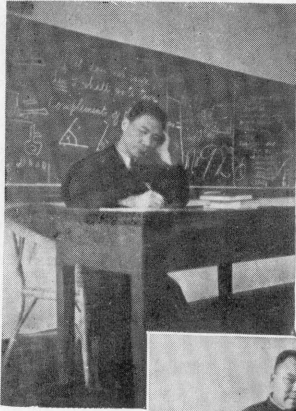
許天福先生



邱勵先生



Mr. Y. G. Turner



黑板上的東西是楊先生的招牌



李先生在辦公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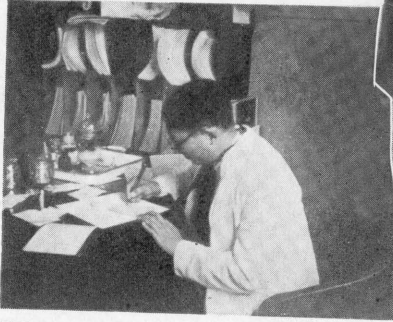
Mr. Perry



Dr. y. y. Tsu



他老是笑，吃，跳，像我們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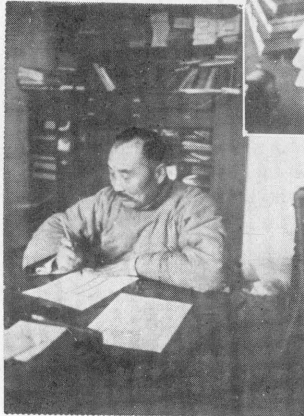
Dr. Lie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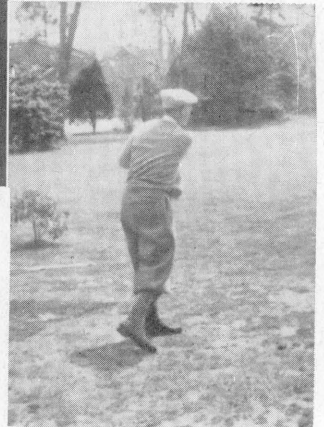
Work!



某一個星期日，沈先生在聚集所中。



當這信發出的時候，也就是某一個學生給家長吃“牌頭”的時候。



卜先生在打高爾夫

這只是剪下來的，却留與永遠的記憶。



“×××” “Present”



有一天



諾夫人上課的時候

← Mr. J. Wong



靜悄悄地一點聲息也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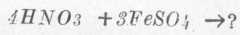


Good day! Mr. Tung



一個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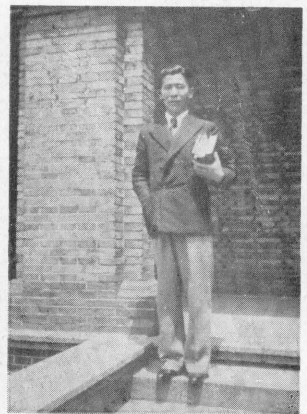
現在不再看見他了。



三班的時候，他講捉蛇的神情，還記得嗎？



每天早晨七點四十分





無運命的顛簸，天神們
呼吸像睡眠的嬰孩；
貞潔地蘊藏在
幽寂的花蕾內。
幸福的明眸，
眺生於寂靜的
恆久的晴朗。

——獨行錄

丁 丑 級 →
CLASS OF 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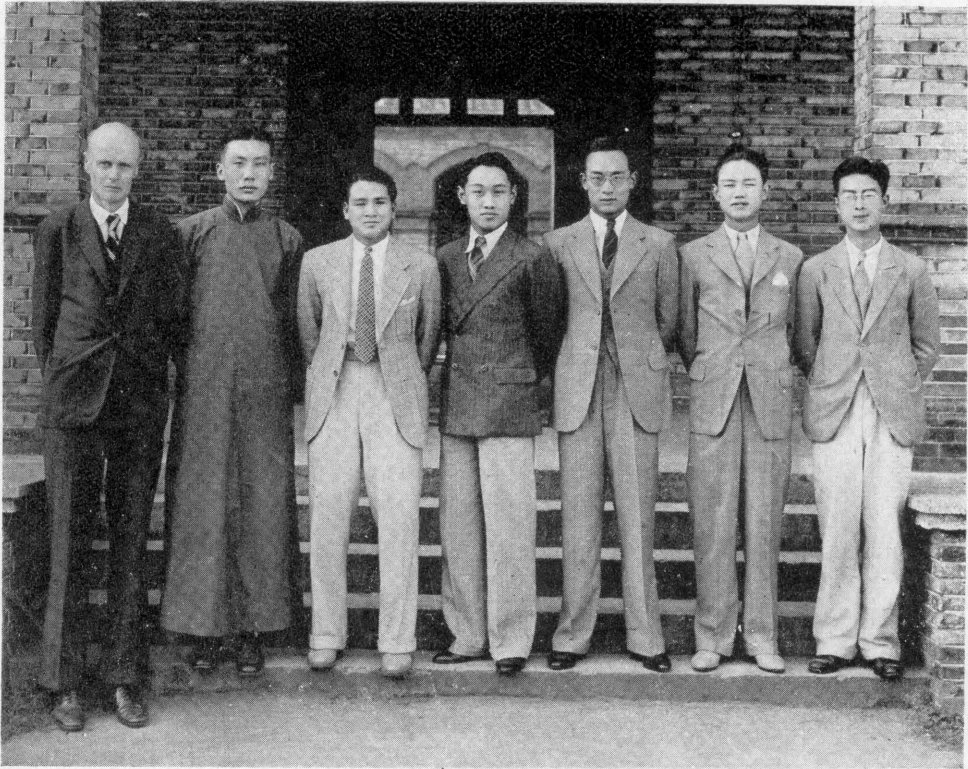
級訓：智慧與進步

級色：紅與白

CLASS COLOR: RED & WHITE

CLASS MOTTO: WISDOM & PROGRESS

CLASS COMMITTEE



會 委 級

顧問	諾 敦先生	翁熹光先生
主席	傅會源	
文書	黃崇恩	顧裕昌
幹事	張哲明	
郵務	楊光敏	
運動	劉祖惠	
司庫	陶祖樑	

級 史 誌 畧

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此其時焉。溯自民國二十三年秋季學期之始，學子四集，羣棲黃屋，晨興夕鳴，唱和為樂，我級之基，於斯奠定。是歲也，以新土乍履，諸端生疏，惟冥心斗室，苦研所學，是以運動遠不如人，而約翰五十週年紀念中文論說比賽，我級黃維楨鰲頭獨佔，袁倫中緊隨第四，駕凌頭二班而過之，於是我級文名乃大噪。

洎乎二班，則於論文比賽，黃崇恩王玄通霸居三四名外；徑賽田賽躍居級際冠軍，得分九十，倍頭班所得而過之，若周文瑞，文詠，張忠良，趙作健之徒，率皆脫穎而出，非復舊日之書生習氣矣。是歲更創立唯藝社，羅致全校之藝術天才，雜於一堂，若攝影，繪畫，書法，文學等項皆有傑出之製作，而壁報之出版，且蜚聲於全校焉。

迨於民國二十五年秋，我級升為頭班，分組為四，人數之衆，為歷屆所無。迺值國難日深，內憂外患，上海繼成都事件之後，而為風聲鶴唳之區。我等處此嚴重抑壓之下，日惟埋首書本，冀他日為家國用。是時也，一年一度之論文比賽，我級黃崇恩，張哲明更得前二席，而十名之內幾盡成我級天下，是足以自豪者也。是載冬，我級更形活躍，聘諾敦先生及翁熹光先生備顧問席，取前進與理智之義，制紅與白為級色；定智慧與進步為級訓；組麟影社，編纂畢業紀念刊。級務乃蒸蒸日上，有一日千里之勢。十一月，綏東戰起，我級領導全校同學，節衣縮食，立致數千金，匯赴前方，藉慰捍國將士；今春川陝災情日重，復撥千金助賑，杯水車薪，是亦聊盡國民之天責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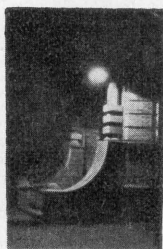
高級室之議，倡於去歲秋季學期之始，其後數經籌備，復向學校當局陳述交涉，進行二月，始得諾主任允許，闢室於樹人堂，備高級同學課餘遊息娛樂之用。是室之佈置，皆出自我級同學之手，而風格別具，更饒雅趣，不儘整潔而已也。開放之日，諾主任至譽我級為最團結最前進之一級，亦云榮矣。斯一九三六年聖誕前一日也。

今年春，絃歌重張，級友復集，學校之運動競賽，漸次舉行，舉凡田徑，越野，球類，我級莫不榮列冠軍，而越野賽中，我級袁倫中更展其駿足，壓服羣雄，奪得首席，而創約翰新紀錄，是為學校之光，亦我級之榮也。至若我級之籃球隊，斯尤足道者。我校籃球，向負盛名，迨自去歲以還，日趨不振，我級有鑒於斯，因組織隊伍，旦夕苦練，無間風雨，頓成勁旅，代表全校，二挫同文於西青籃球房，執西青普通組A部牛耳；容冬江浙私中健兒會師梵皇渡頭，復代表學校與滬中作籃球錦標決賽，竟以一分之差，功虧一簣，而評判員之挾嫌左袒，固非無因也。然我級之踴躍奮發，於斯可見。

今歲因畢業在即，乃有畢業獻禮遊藝會之舉，以為家長師友壽。籌備竟月，於五月十三日上演。一時交誼室畔，車水馬龍，衣香鬢影，極一時之盛。中學之有斯舉，徵諸約翰史冊，實前所未有。

約翰之樹，三青三黃矣，迴顧三載以來，滄桑幾更，樹人堂聳立於蘇州河畔，我級固目睹其由瓦甍成巨廈；而舊日之黃屋，我級迺為其最後之居停。環顧四匝，濟濟羣英，或好學深思，或沈毅果敢，或颺舉驥足，或闊論雄辯，或剛健魁梧，昔之默默無聞者，今皆嶄然露頭角。斯非努力奮鬥，苦心孤詣，有以致之耶？而師長教導之勞，尤不可泯滅焉。茲者驪歌入雲，臨行在即，長亭十里，黯然神傷，從此南轅北轍，各奔前路，不知後會之何期，舉目茫茫，不覺五內之敬皇，行矣級友，願整爾步伐，求爾行裝，於光與真理輝耀之下，秉智慧致進步之訓，上此征途，則他日邦家福利，其庶幾焉。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六日黃崇恩撰。

鏡頭下的往事



三年了，
我們在找尋，
光與真理。



一九三六年春之甲組



一九三五年春歡送蔣太華先生



一九三六年聖誕前夕高級室開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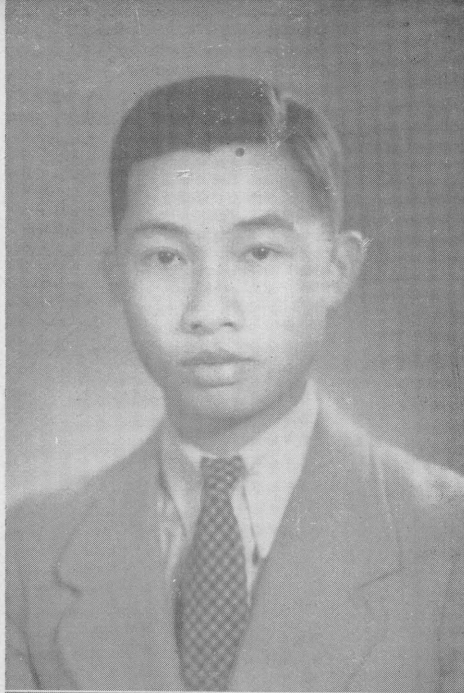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年春之賑災義舉



一九三六年秋之聯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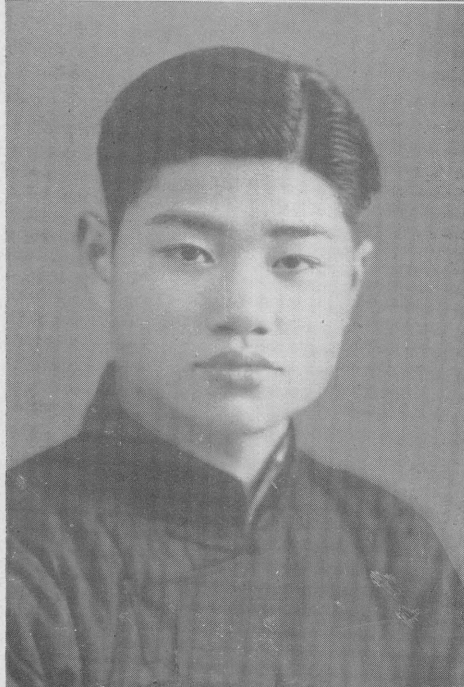
南國之秀 萃于此君
無術不學 無藝不能
是天之甯馨與



古大年
KOO DA-NYIEN

“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
水浮橋梁絕，中路正徘徊。”
問同鄉人亦有此況味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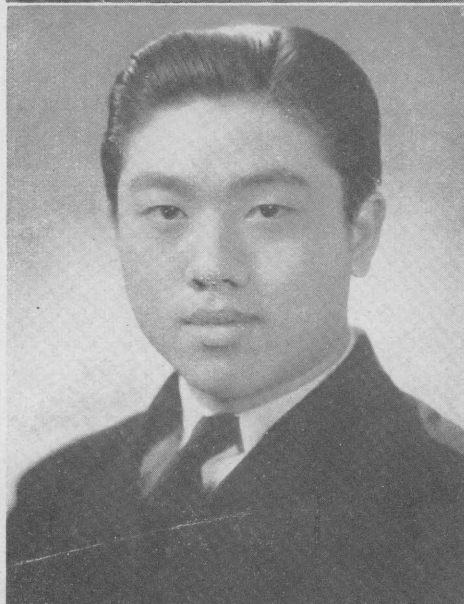
——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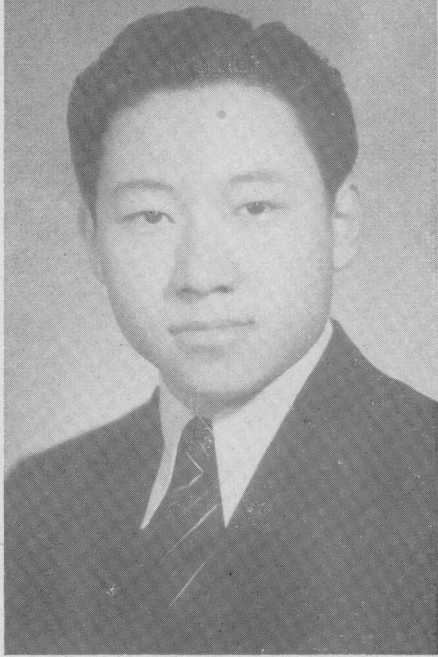
郭豐文
KWAUH FOONG-VUNG

外觀是一摩登青年，
可沒一些浮華虛偽的氣息。
聰慧，勤懇，
是將來成功的種子。

——林緯



金豐章
KYUNG FOONG-TSANG



足球場上的英雄，
童子軍中的好漢，
觀其體格，
可以知其為人！

李華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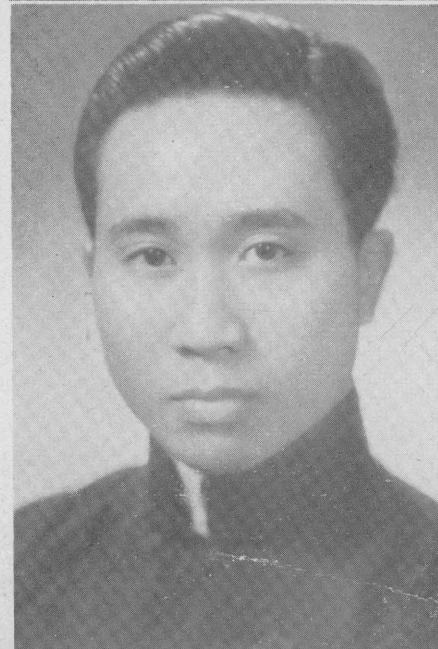
LI WO-TUH



跟着時代走，
留心它，觀察它，
不要給它欺騙了去！

高彭年

KAU BANG-NYI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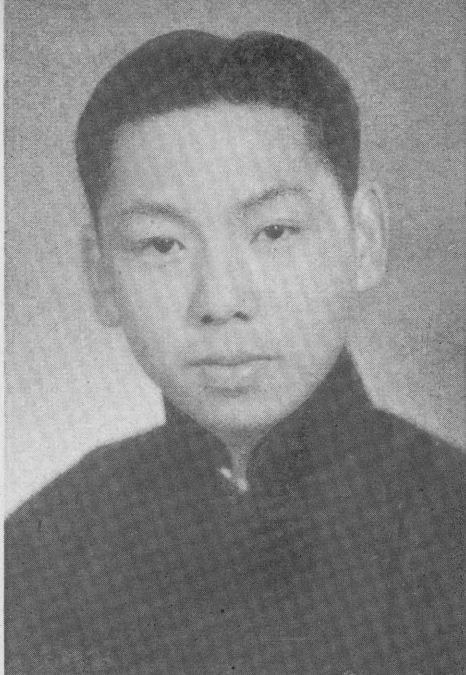


“人不可以貌相，”
於今日始信。
接其人，
而後知今世之有君子也。

林秉節

LING PING-TSI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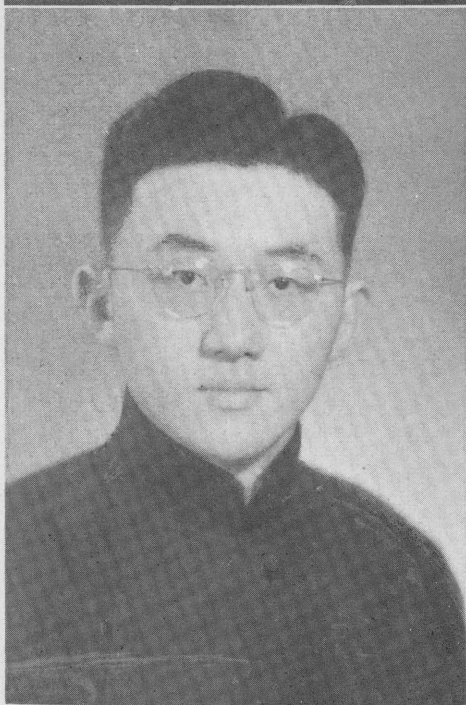
世上鏡雖多，
而人不自知其貌之何所似，
此何故哉？



任家祥
NYUNG KYA-ZIANG

為學讀書，我不如君；
為人處世，我更不如君；
三年了，我看在眼裏，
却追不上，然而記憶的
細胞永不會泯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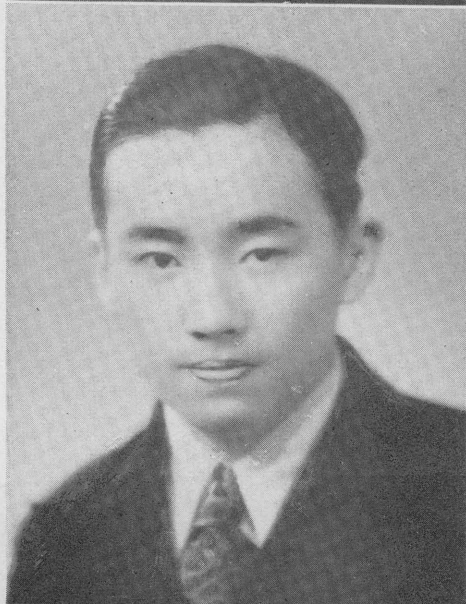
——獨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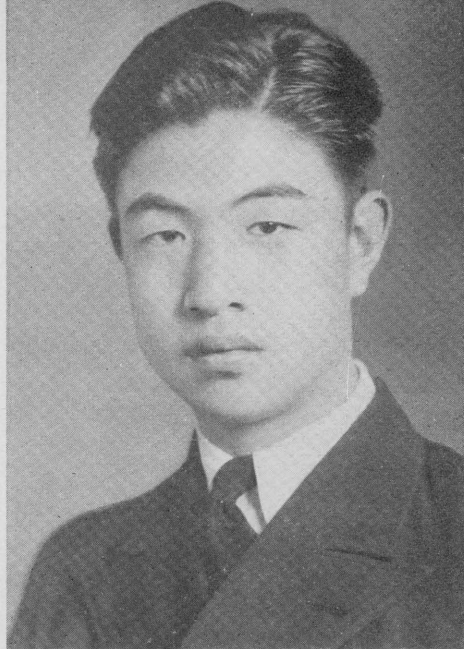
施家桀
S KYA-JUI

是西子湖畔的人兒，
却具着獅虎般的力氣，
大無畏的精神，
並不帶柔綿的感覺。
誰說是是西子湖畔的人呢?!

——壽章



孫寶善
SUNG PAN-ZEN



古人患難憂慮之際，
正是德業長進之時，
其功在於胸懷坦夷，
其効在於身體康健。

孫德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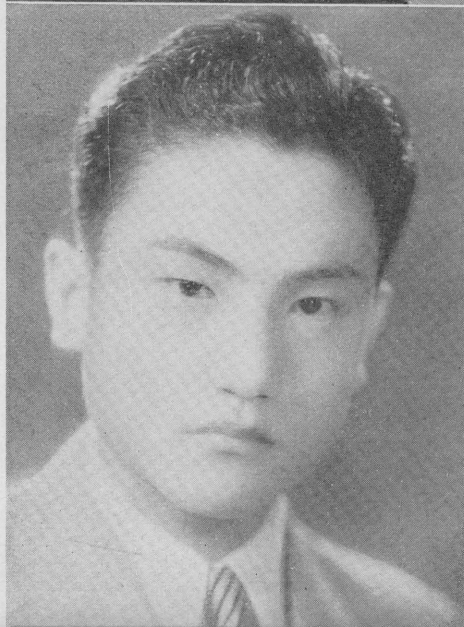
SUNG TUH-ZIANG



汪汪叔度	氣淑而文
樓修五鳳	采藻繽紛
異子房弱	得士倍勤
英安瀟洒	鶴立鷄羣
	——史蘊樸

張忠良

TSANG TSOONG-LIANG



故鄉在何處?!
染滿血腥，但見蹄痕，
木屐聲聲，刀槍森森，
故鄉在何處?
勿忘了祖地呵!

——恩

周文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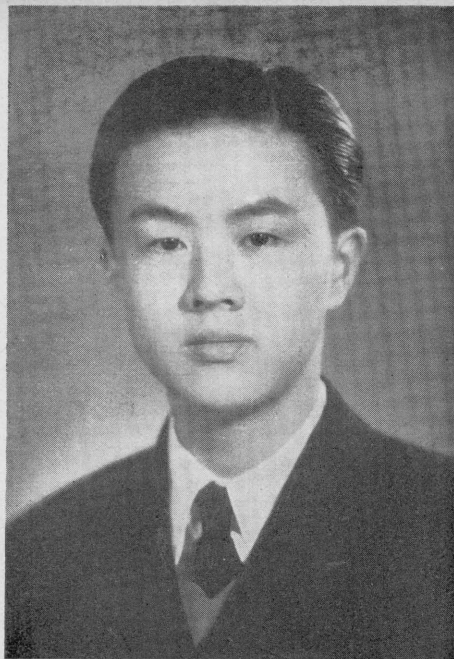
TSEU VUNG-IOONG

草木有時或枯，
河海有時或涸，
此情不渝，
願如春泉長湧，
願如蒼山長存，
六年的同窗，永遠的回憶！

——獨行

朱幼耕

TSEU IEU-K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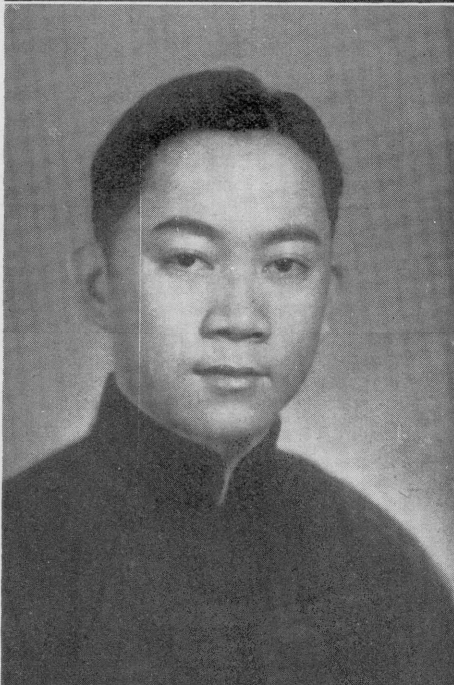


深處三峽，靜參機藏。
閒來寂寞枯坐，
時或躑躅彷徨，
廬山面目何時露？
看他談笑風生時光。

——獨行

費懷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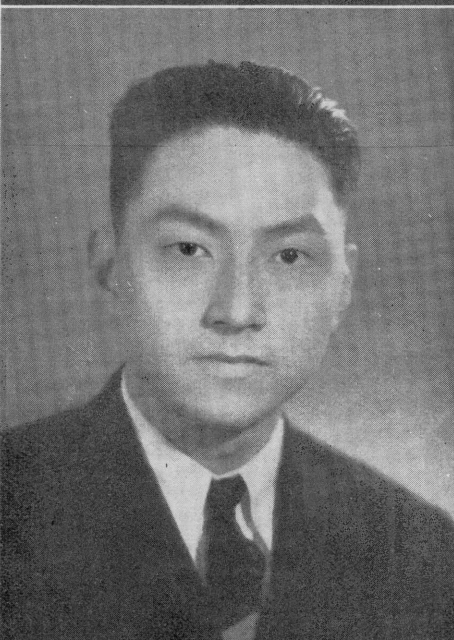
VI WE-VUNG



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
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
——獨行錄贈

王洪銘

WAUNG OONG-M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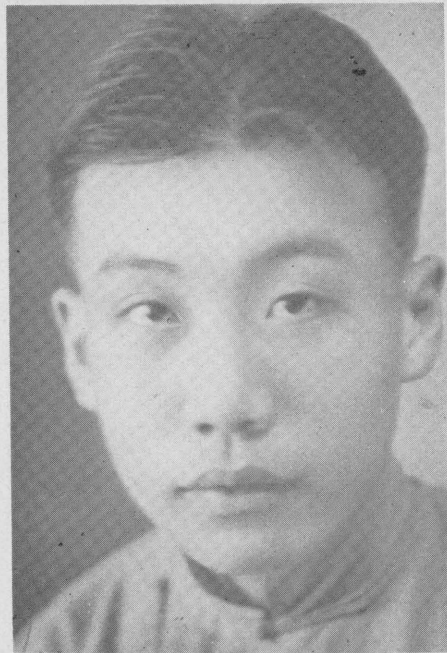




書香之胃 琴城之尤
不聞不問 唯學是求

王玄通

WAUNG YOEN-THO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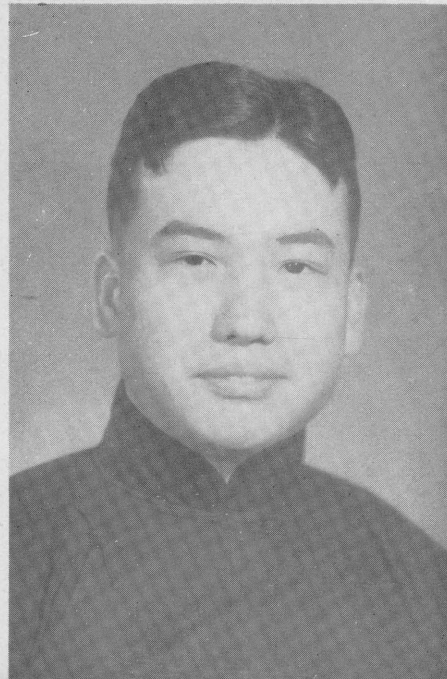


客窓風雨共三年文字商量亦有緣
伏櫪已無千里志讓君快着祖生鞭

吏部文章日月光流風千載被潮陽
鄉邦別有藏山業作健他年試頡頏
——瘦松夫子贈

黃崇恩

WAUNG ZOONG-UNG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恩錄贈

惠祖銘

WE TSOO-MING

將別矣！能無動于中乎？
慰我寂寞，
唯君知音；
今者驪語高唱矣！為之奈何？
——倫中

姚敬一
YAN KYUNG-I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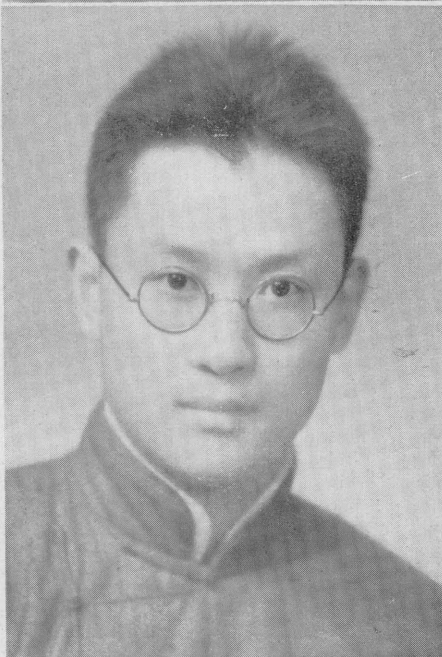


世間難得是新知，怨爾匆匆話別離。
欲識廬山真面目，請從夢裏細追思。
——恩錄贈

笑罵名利，權作風雅；
徘徊林泉，且自瀟灑；
富貴閒氣誰受得？
繁華紅塵我自捨！

——自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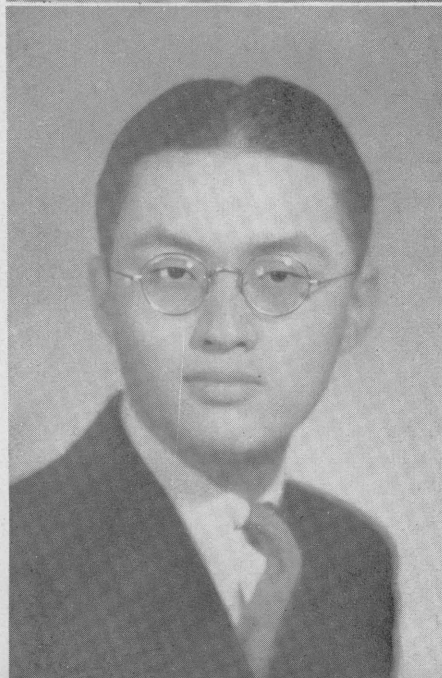
袁倫中
YOEN LUNG-TSO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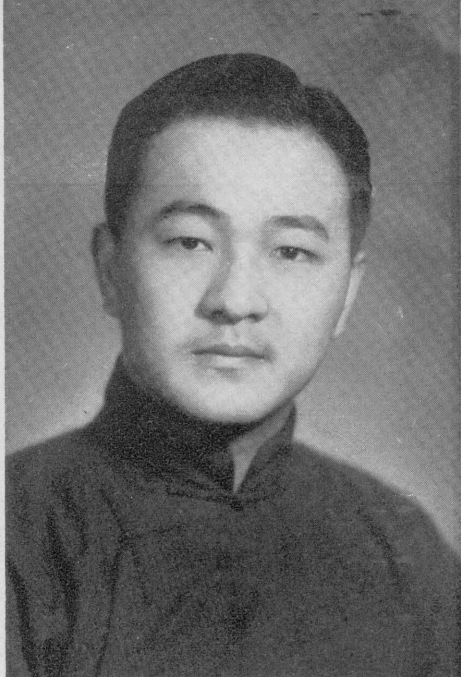


做人，做人，
永遠學不了的；
相處五年，學得甚麼？
在別離的前夜，
我謹掬此心再三地勸勉你，
“以媚字奉親，
以淡字交友。”

——獨行

趙宗耀
ZAU TSOONG-Y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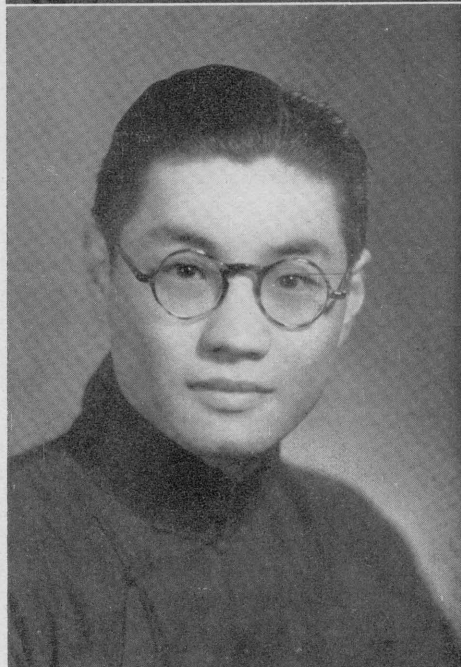




不圖昔日之巨無霸，
却於今日見之，
行矣吾子，
盡子之力，為國家圖之！

陳鵬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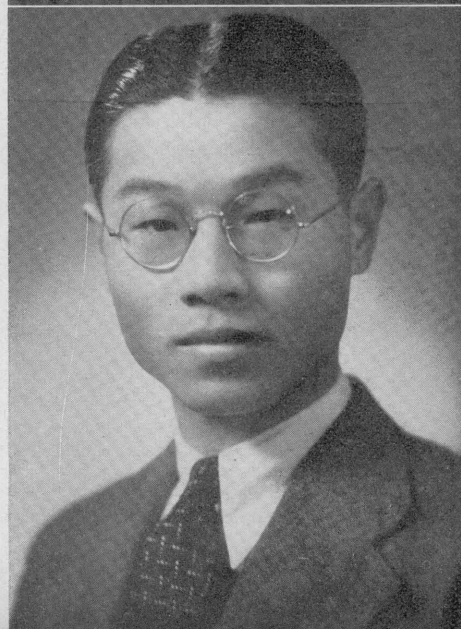
ZUNG BANG CHUNG



雖然是終日的嘻笑，
却銜着人生的至義。
誰說“溫文爾雅”
不是儒君子的故態呢？
——獨行

陳希林

ZUNG HYI-LING



是三年的老同學了，
不用說是知己者，
送你一個“行”字，
駕着它赴你的前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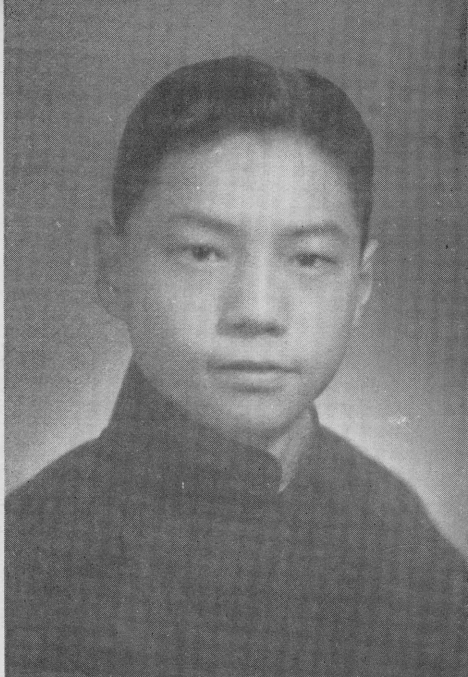
陳維敬

ZUNG VI-KYUNG

面孔是這樣的，
精神又是另一樣，
它們常常不會相同。
可是，我們的壽章是例外——
漂亮的面孔，還襯着一個
好脾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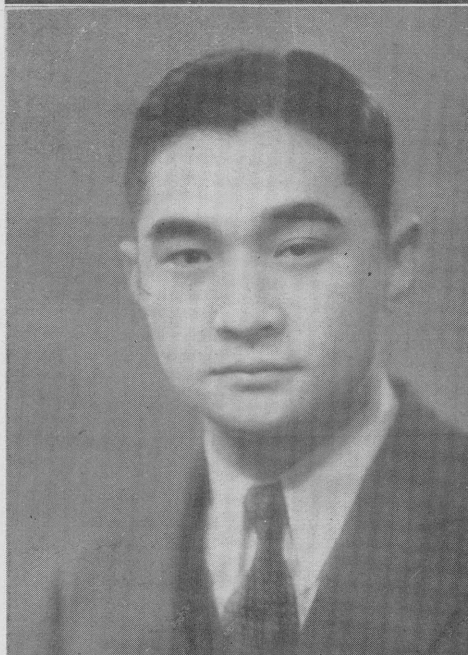
——寶善

鄭壽章
ZUNG ZEU-TSANG



“好學近乎知，
力行近乎仁，
知恥近乎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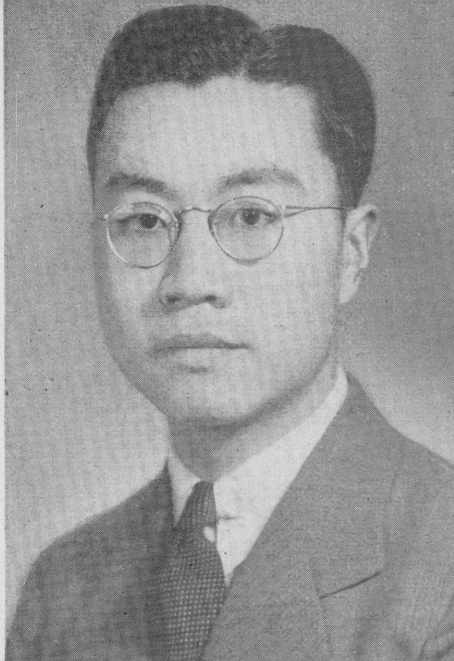
陶祖梁
DAU TSCO-LIANG



世上不乏真正美麗之風景，
但人在其中則甚窮苦應以目
不睹之為愈。

唐少華
DAUNG SAU-W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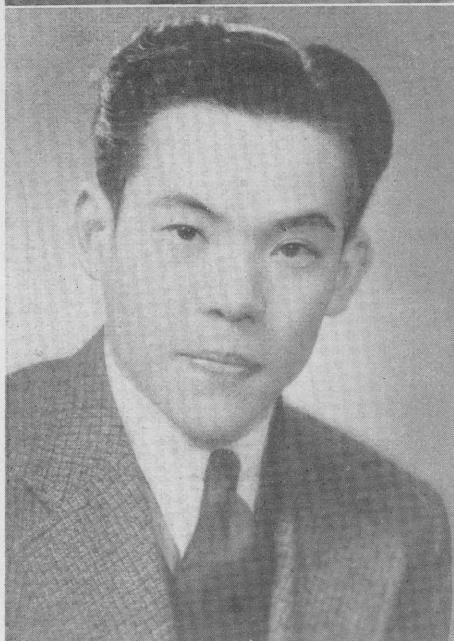




心無妄思 足無妄走
人無妄交 物無妄受

方之列

FAUNG TS-LIH



看見燕子要起鄉愁的人，
現在回到祖國來了！
一定有一番大大的貢獻的；
我在這裡預祝！

郭南甯

KWAUH NEN-NYUNG



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
國家矣。

駱志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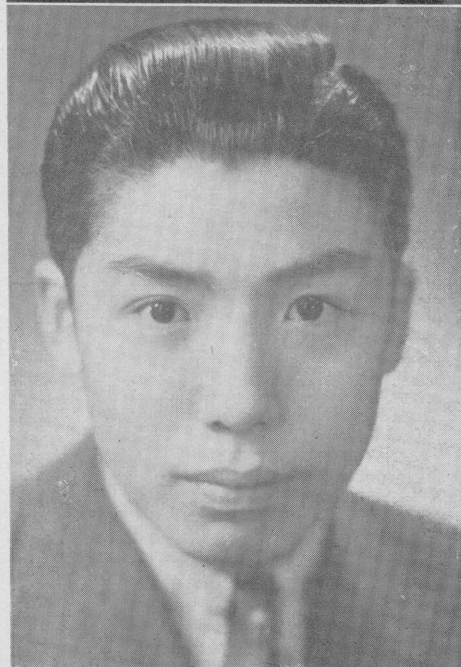
LAUH TS-YIEN

錚錚鐵漢 南國之雄
 慧中秀外 霽月光風
 李生日紅性聰穎 宏詞章約中優
 秀份子也 例於本年夏季畢業爰
 於肖像綴數言聊以誌鴻泥耳
 ——蘊璞史毓琨題



李日紅
 LI ZEH-OONG

誰不是大海中的一粟？
 要它發芽，滋長，
 而至收穫；還待自己的
 努力和奮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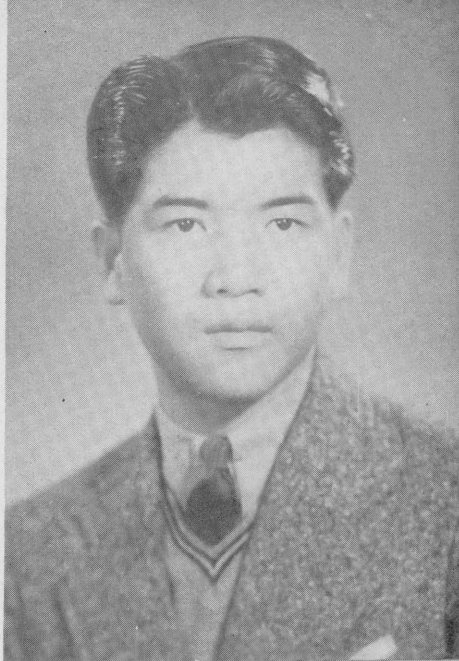


劉越羣
 LIEU YOEH-JUIN

求實用之人，
 最切要者，
 那在對於世故，
 獲得精深之知識。



劉士政
 LIEU Z-TS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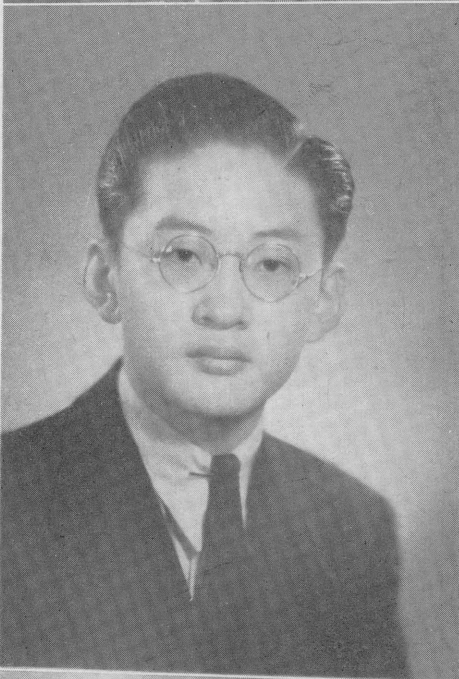


何君友仁福建人擅詞章愛運動
待人尤和藹可親時下一不可多
得之青年也分袂在即承囑代書
數言用作鴻爪因就君生平為傳
如前

——熹東

何友仁

Oo YEU-Z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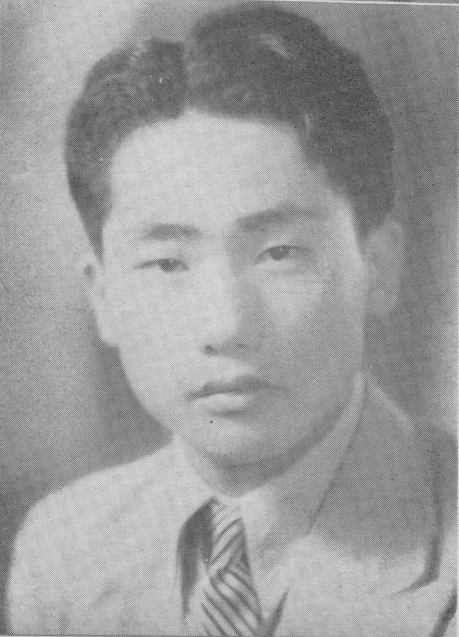


人生像荒蕪不治的穢土；擺在
我們面前的，儘是荊棘。我們
要有光明的前途，是要靠我們
自己的力與汗去開拓的，堅毅
的其昌，他是明瞭一切的。

——友仁

周其昌

TSEU JI-TSHANG



努力吧，努力你的前程！
不是為了自己的令名，
不是為了愛人的情深，
是為報答雙親的厚恩，
是為昭雪家鄉——
在木屐下的家鄉的深仇。

——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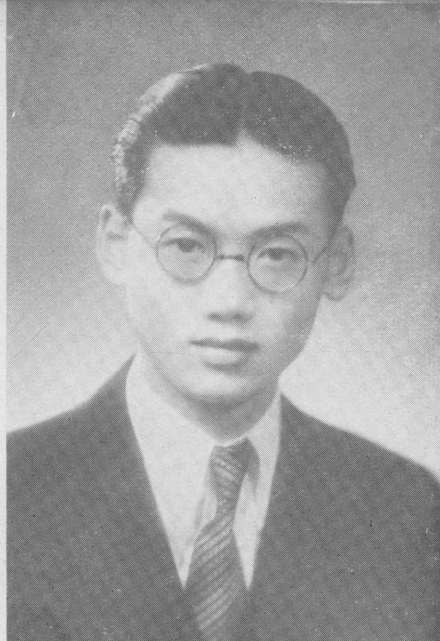
周文瑞

TSEU VUNG-ZOE

待送你幾句話，
不知語從何處？
也罷，贈你一個“平”，
願你終身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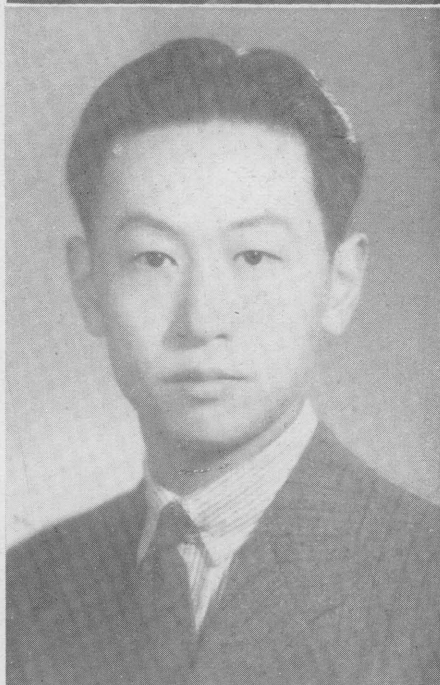
——倫中

周耀康
TSEU YAU-KHA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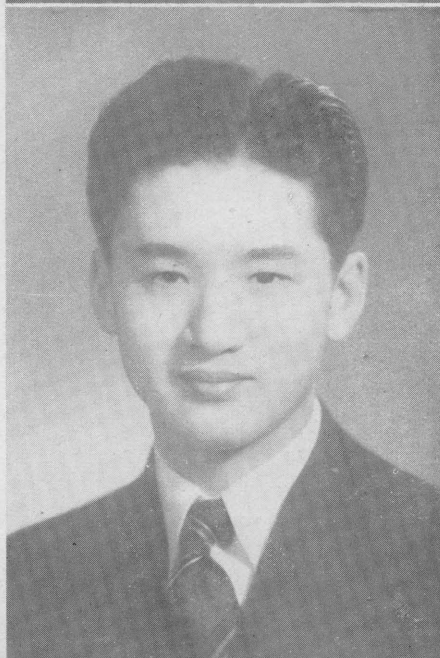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惟我與而有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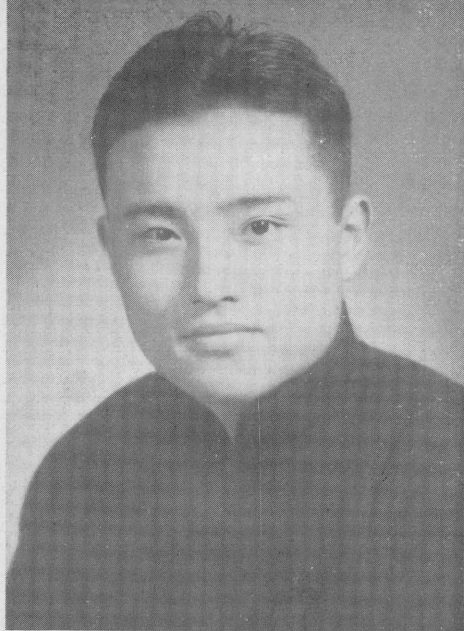
吳志和
Woo Ts-oo



前進，前進，前進！
一定會達到彼岸的。
何況，你是一個
聰明俊秀的人呢！

姚迺康
YAU NE-KHA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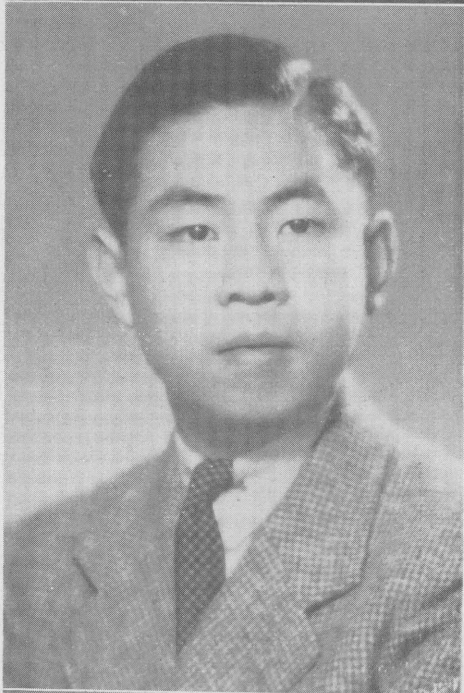




仁，人心也！
義，人路也！

趙作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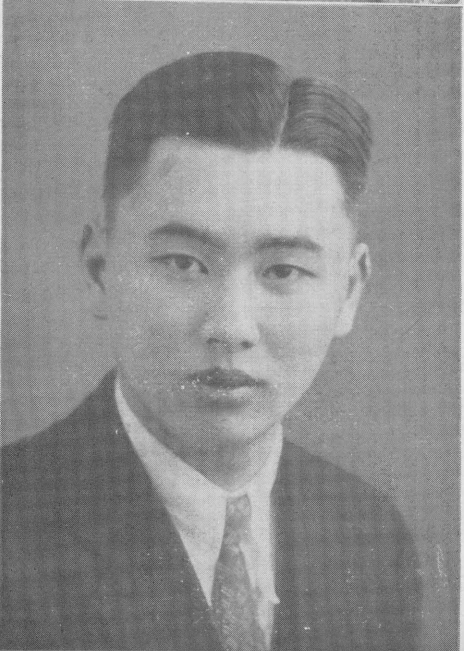
ZAU TSAUH-JIEN



勿以為成功就是滿足，
滿足會消沉人的志氣，
而成功却是無止境的。

席與文

ZIH YUI-V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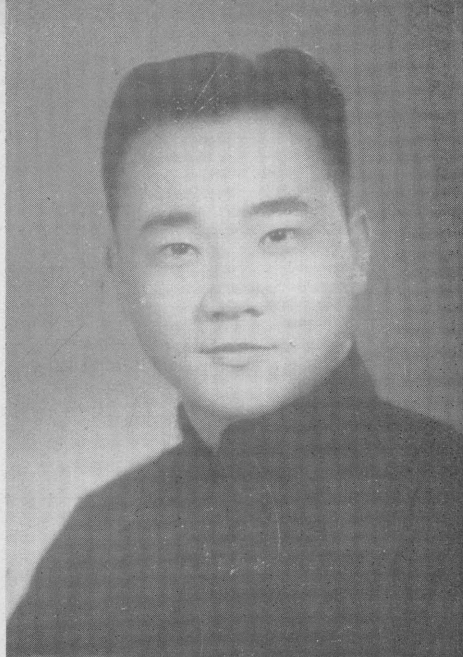
前程是無限的，
成功是無底的；
廣大的沃土，
還待堅忍的人去開墾！

鄭宇錚

ZUNG IUI-TS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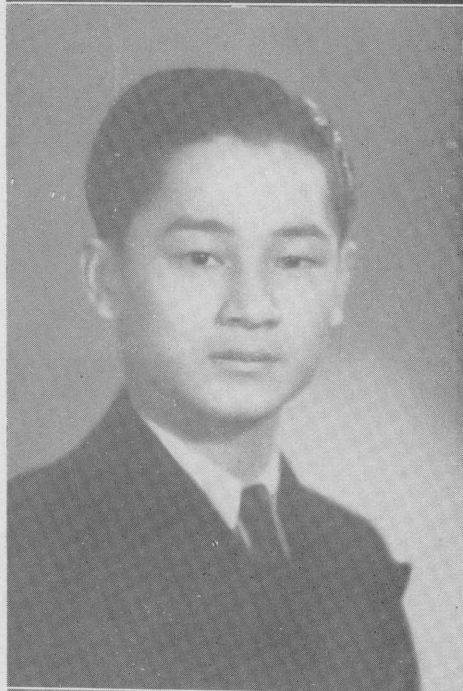
大名早已佈遍全校了！
還用介紹麼？
再會吧！願你在社會中，
也是如此！

陳濂卿
ZUNG LIEN-CH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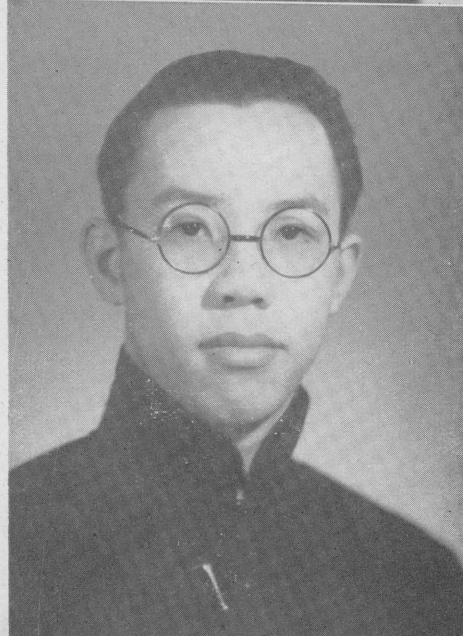
願以大無畏的精神，
處理週圍的事，
研究自己的學業，
成功就在眼前！

岑立國
ZUNG LIH-KOK



惟有至性人能成大事，
惟有至情人能立偉業。

鄭華炳
ZUNG WO-PING





不是人中之龍鳳，
像人家所恭維的那樣，
但是，至少是一個傑出者，
像青草地裏的蒲公英一樣。

——素

李能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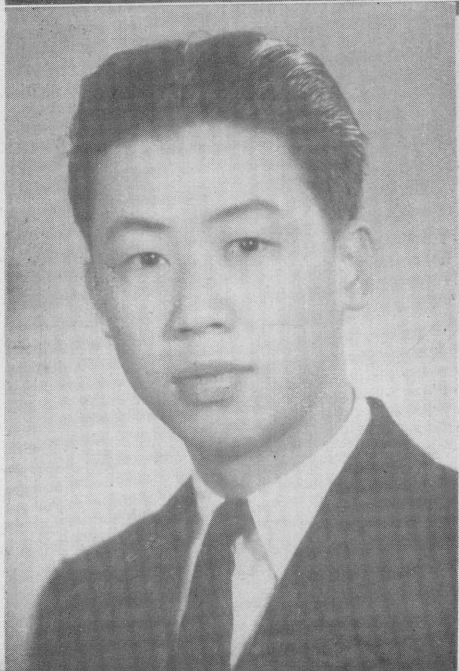
LI NUNG-WE



再會吧！
獨特的人兒呀！
別忘了故國的朋友，
當你在那遙遠的海外的時候。

劉祖惠

LIEU TSOO-WE



既蒙相知	且相知心
遠行在即	鬱何以伸
奉君力宇	權作別箴

劉士雍

LIEU Z-YONG

品詣常看勝如我者，
則愧取自增。
享用常看不如我者，
則怨尤自泯。

丁恩穗
TING UNG-DZOE



親聽見北大營的砲響，
親看見木屐下的死屍，
回憶中，幾陣痙攣，
無限慷慨激憤。
從塞外回到南國的人兒呵！
別忘了兒時故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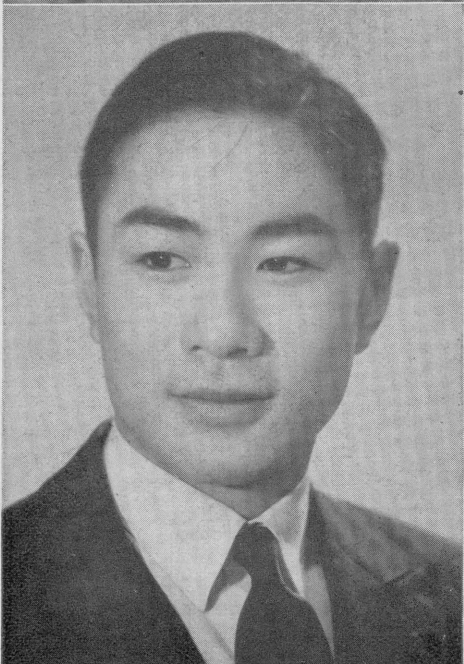
——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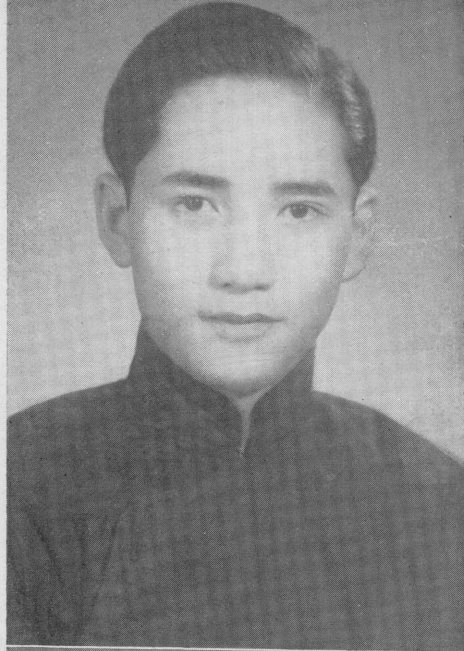
張觀福
TSANG KWEN.FOK



打得好根基，
造得大廈；
有了好學問，
成得大事業。
人，也是一樣！

蔡迺璿
TSHA NE-ZIEN





用幾句妙語兒送一程，
倒不如說兩句實話。
願利用你的天才，
鼓勵着自己，
做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何漢雄

Oo HOEN-YOONG



前途寬廣得像沙漠一樣，
人，就像駱駝；
找尋吧！那水草——成功。

凌華侃

LING WO-KOEN



握手道別 今日離分
他年得志 毋忘同門
振作興奮 願君長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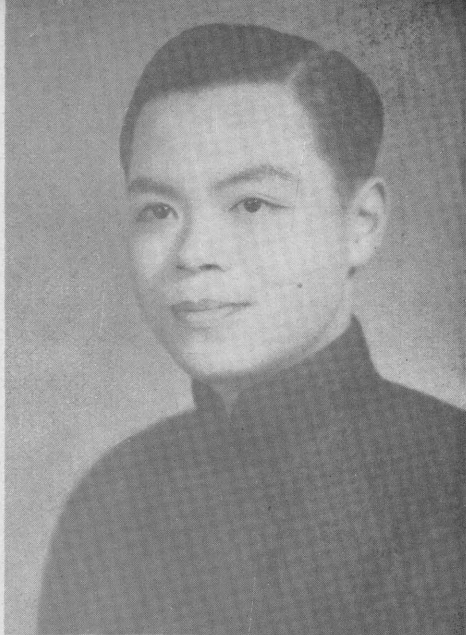
馬弗祥

Mo FI-ZIANG

不要難過，成功等着我們；
雖然有礙路的荆棘，
噬人的豺狼，
用你的精神，就可以
制服他們了！

鍾心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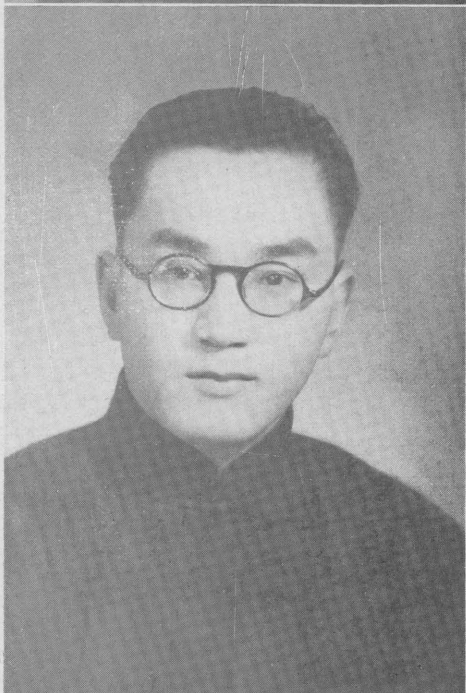
TSCONG SING-DING



不讓古人，是謂有志，
不讓今人，是謂無量；
敬為千聖授受真源，
慎乃百年提撕緊鑰。

黃君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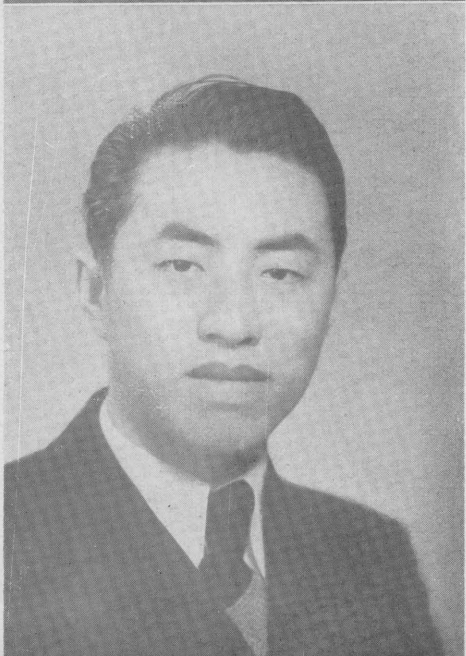
WAUNG KYUIN-W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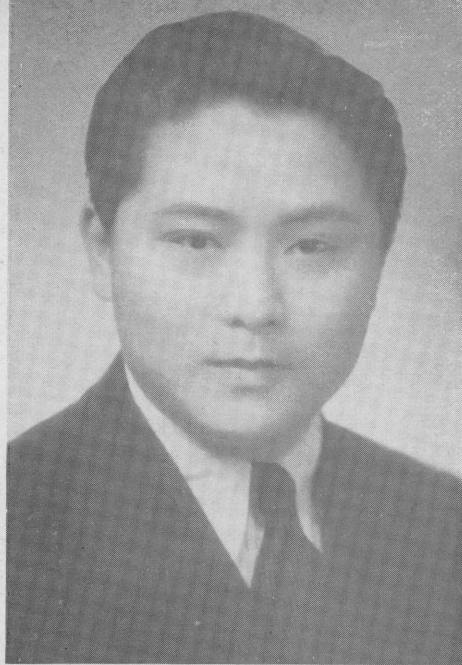


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
戮恥不足以為辱；
知是非之不可為分，
細大之不可為倪。

黃梅先

WAUNG ME-SI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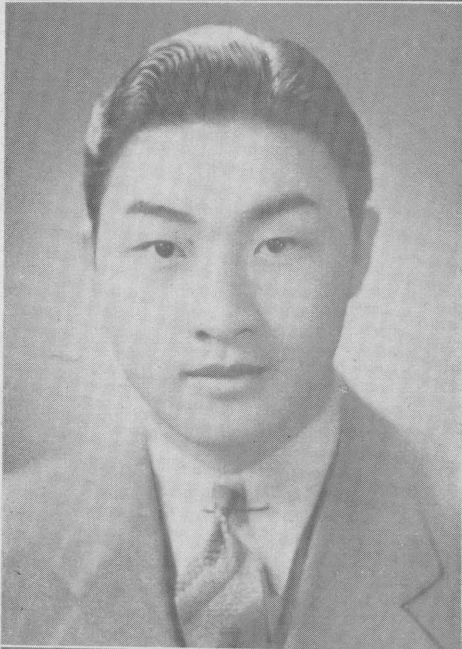




一點一點地積下來的學問，
一點一點地利用到社會上；
有用的永遠有用，
不愁沒用的！

王春元

WAUNG TSHUNG-NGO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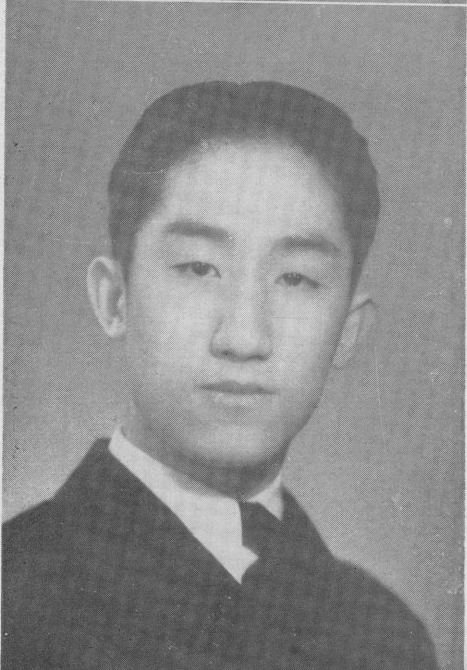


象，是他唯一的稱呼。像象一
般，那末和藹，那末純厚。運
動，不在讀書後面；口琴，是
調節生活的妙器。將來，一飛
刺天，飛行家，是他唯一的志
願。

——君偉

胡其俊

WOO JI-TSING



憂勤是美德，
太苦則無以適性怡情。
淡泊是高風，
太枯則無以濟人利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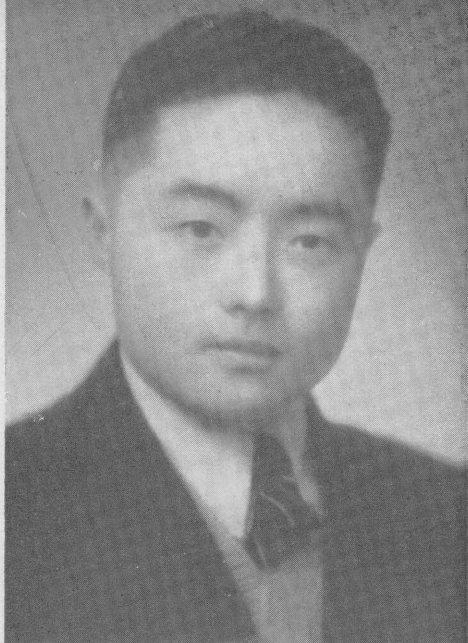
袁寶璧

YOEN PAU-PIH

那末穆靜，那末悠幽，
水面再也看不見一些波紋，
是個清邃的潭，
裏面，有義有愛，一切，
世界上有人被澤受滋了呵！

——P.D.

趙友廉
ZAU YU-LIEN



又是一樣人品，
又是一種性格，
不能說怪，
不能說僻，
是特立卓越的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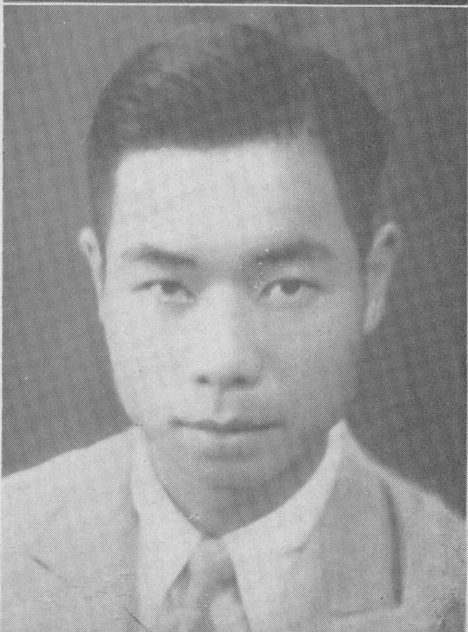
陳光暉
ZUNG KWAUNG-KW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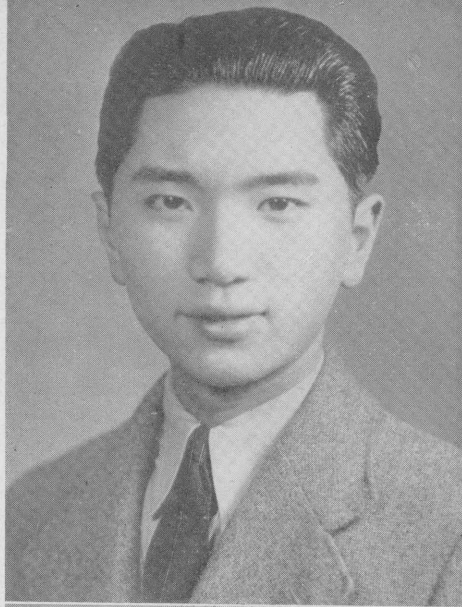


“雲從龍，風從虎，”
是龍虎風雲會的時候了，
朋友，舉起你的臂膊來，
怒吼一聲吧！

——恩

陶伯龍
DAU PAK-LO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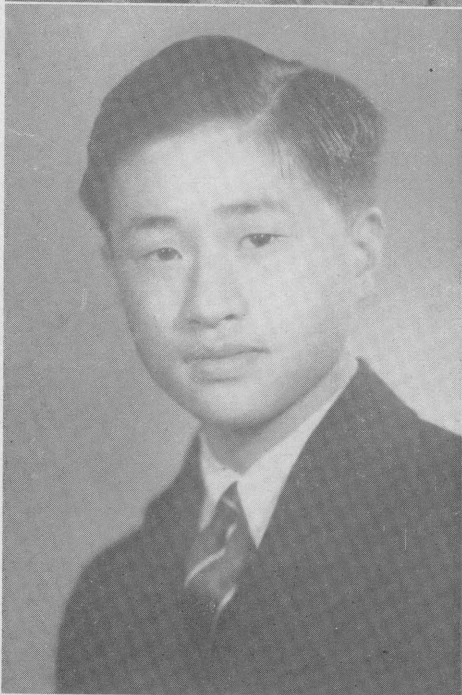


永遠不會忘記的——
在一個看不到花的春天遇到你，
在一個梅子黃了的時候離開你。
現在是荔枝熟了的季節，
是走上大路的時候到了！

——靜

孔國雄

KHOONG KOK-YO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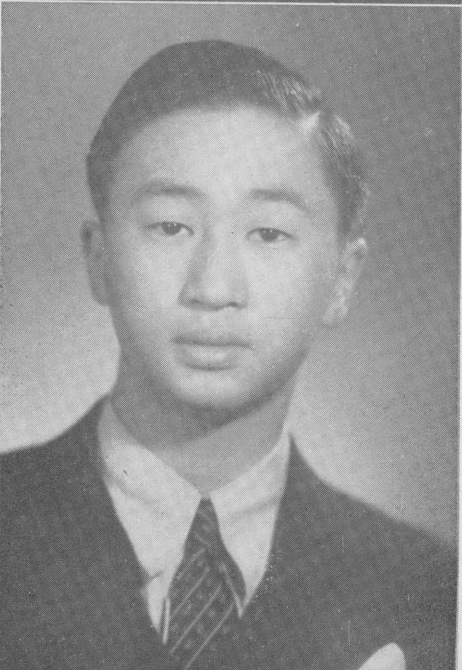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性情不離，安用禮樂？”
我也來套上一句，
“天真未鑿，何必教育？”
友！你也以為對嗎？

——素

顧福昌

KOO FOK-TSHANG



禍福在天地間，
取之無禁，用之不竭；
耑待世人自招耳！
自招之道，只在——
說話，存心，行事三者。

顧裕昌

KOO YUI-TSHANG

是同志?!
是老友?!
是知己?!
——問他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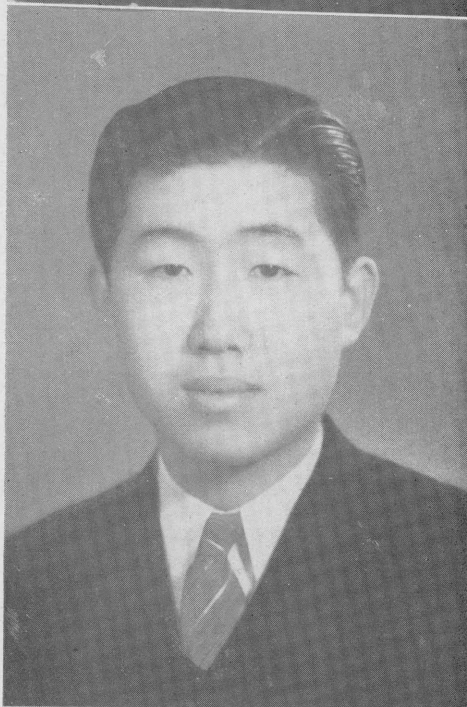
——倫中

金振威
KYUNG TSUNG-WE



個人的生命是無用的，
除非它有利於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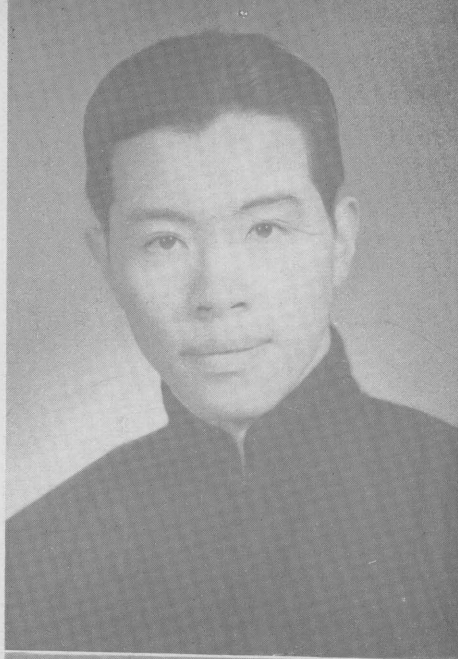
李名申
LI MING-SUNG



相貌莊嚴，
行為正直，
學問淵博，
有此三者，至矣！

劉士長
LIEU Z-Z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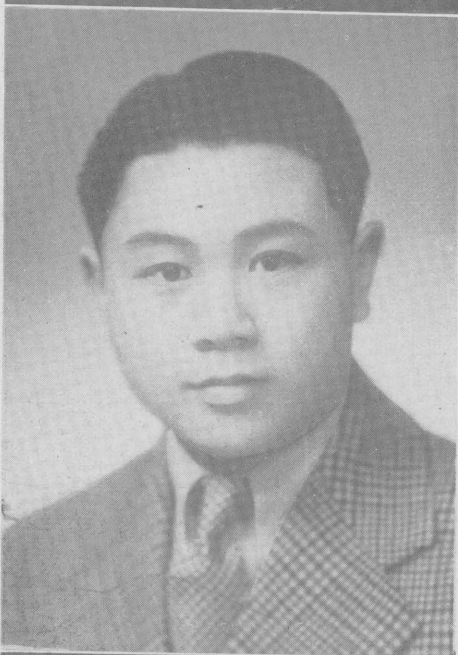


“衆人徒嗷嗷，
安知彼所觀？
盛年處房室，
中夜起長嘆。”

——倫中錄贈

林仰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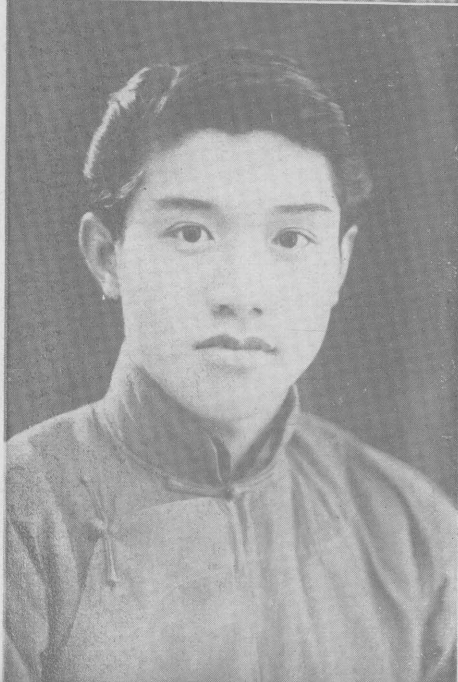
LING NYANG-SAN



吾人一日之間，
能隨時隨地，
提撕警覺，
使不至為汨沒。

盧培智

LOO BE-TS



天下無不可教的人，
天下無不可成的事，
天下無不可遂的願。
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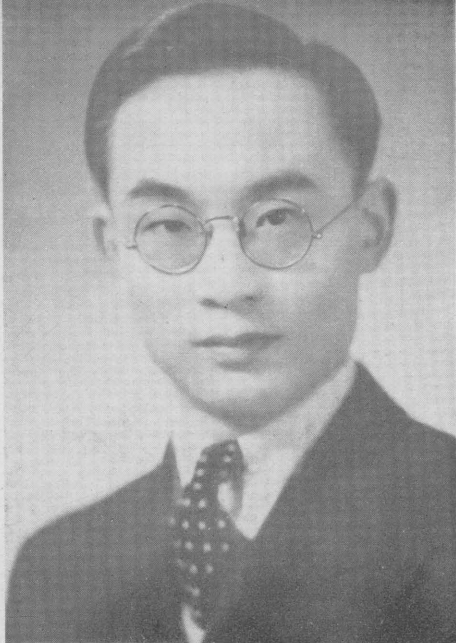
沈繼恩

SUNG KYI-UNG

臨別了，有點兒惆悵，
對嗎？
記取我的話——
認清青年兩個字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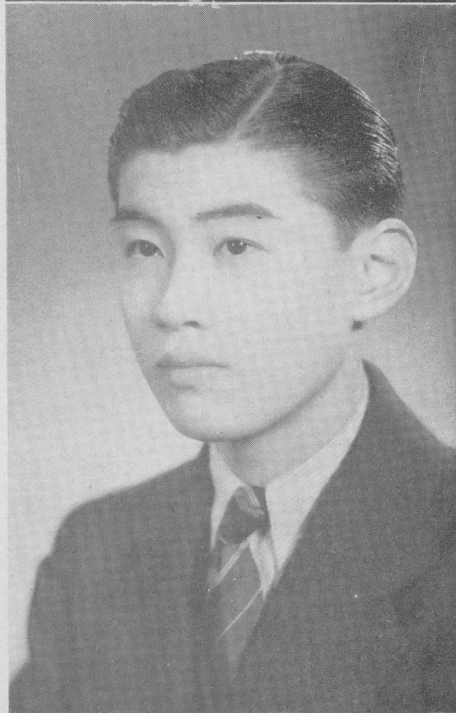
——恩

張哲明
TSANG TSEH-M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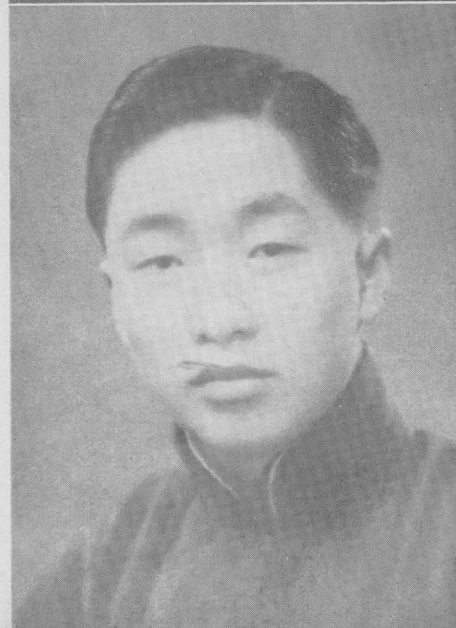
“吾人生存之全部基礎，
皆建立於現在上——
即常飛逝之現在。”
願你抓住現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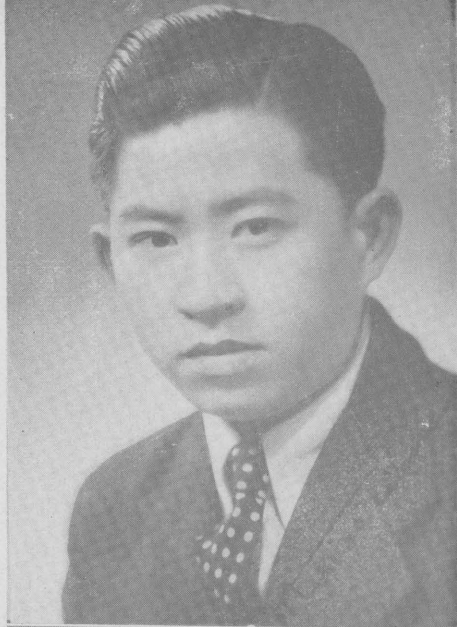
周祥生
'TSEU ZIANG-SUNG



“好善優於天下！”
其勉旃！

朱善鼎
TSU ZEN-TING





咱們的黃石安，他有着像改革家王安石的名字，無事不博的資才和可親的性情。古人說：“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咱們這黃博士，何患不戰勝環境？
——友仁

黃石安

WAUNG ZAK-OEN



“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然則何必故為知者哉？何世人之愚也！

胡其俠

WOO JI-YAK



要以其明為頂天立地的好男兒，那就很妥；因為他的腳是夠長。他很謙讓，和氣；雖然他是個全能運動家，和常得 Scholarship 的讀書健將。

——友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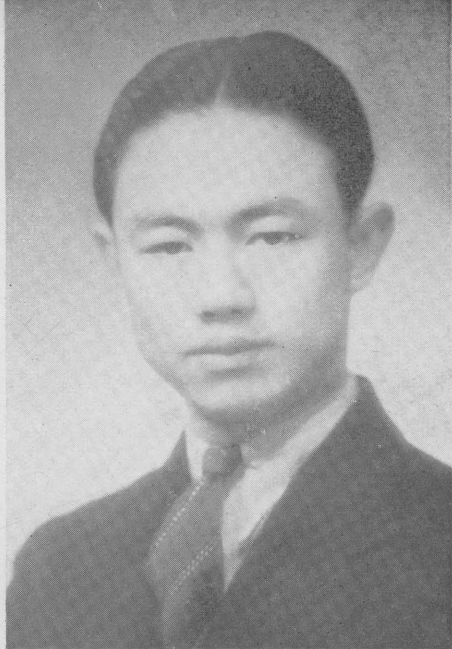
胡其明

WOO JI-MING

時光素來不等人的；
我們不應當再因循了。
幫助你的友人，
努力你的自己。

楊光敏

YANG KWAUNG-MING



閑暇出於精勤，
恬適出於祇懼，
無思出於能慮，
大膽出於小心。

徐祖厚

TI TSOO-E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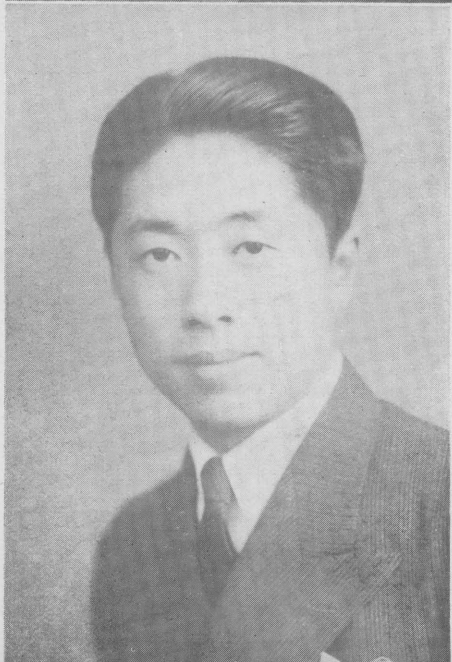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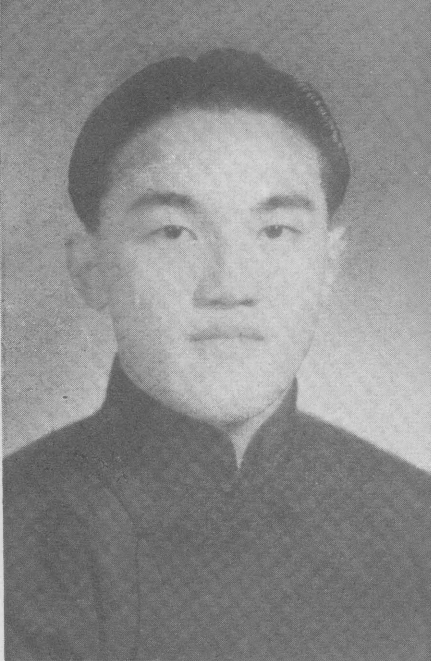
北平的莊嚴性，
塗染了北平的人們；
高，昂，爽 朗，
直，樸，篤，睦。

——恩

謝保英

ZIA PAU-I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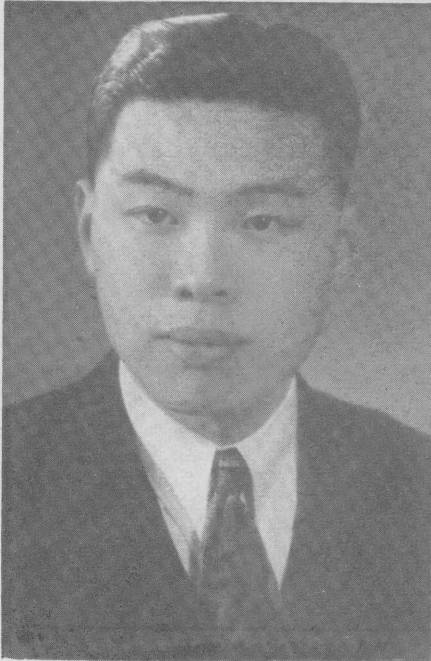




博學之，審問之，
慎思之，明辨之，
篤行之。

謝善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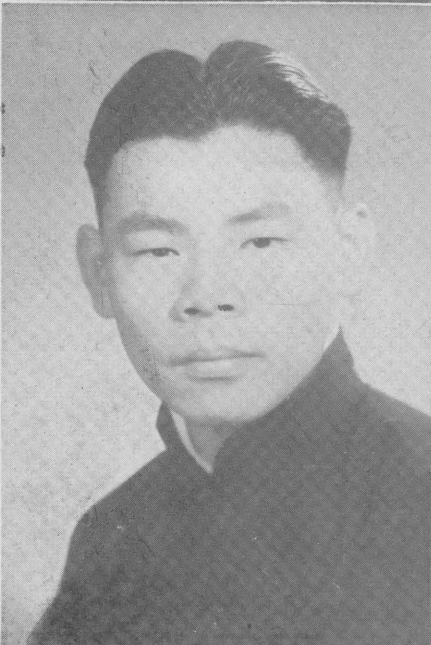
ZIA ZEN-DZ



我們不能伏在黑暗底下哭泣，
我們奮起我們的臂膊來，
搗去那黑暗，
使光明到來。

陳家渠

ZUNG KYA-JUI



誠者物之終始，
不誠無物，是故
君子誠之為貴。

曹勝德

ZAU SUNG-TUH

劉念信

LIEU NYAN-SING

馮景樓

VOONG KYUNG-LEU

王錫爵

WAUNG SIH-TSIK

何梁昌

Oo LIANG-TSHANG

丁仲則

TING ZOONG-TSUH

馮炳南

VOONG PING-NEN

王寶生

WAUNG PAU-SUNG

華慎伯

Wo ZUNG-PAK

楊正華

YANG TSUNG-WO

陳思賢

ZUNG S-YIEN

孫約克

SUNG YAK-KHUH

裴頌恩

TEU ZOONG-UNG

級友素描

何友仁

古語說：『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換句話說，人的心情，像他的面孔一樣是不同的。所以我們這一百餘級友的個性，也就各有千秋了。

雖然我們這班級友中，不能盡善盡美；但，無論如何，我個人覺得，優秀的總居多數。

春去夏來，光陰荏苒又秋風；忙着送春，又忙着送冬，幾個年頭的虛擲——也說以是胡鬧，不覺得我們的學業過程中快將告一段落了。幾年的相聚，切磋，一旦又要勞燕分飛；人生如春夢，還是春夢似人生？

在我課餘的時候，一個人冷清地向着蘇州河眺，常常會使我從一艘艘裝滿貨物的船，想到將駛入人生狂濤中的時候。但當我細細地想，我又覺得很自滿，因為像我這碌碌無知的庸才，也居然得擠入這人才濟濟的一羣，以效南郭先生的雅趣。

說起我們的級友，一開場我就會想到我們級裏的籃球五虎——或是可說他們是約中五虎，因為他們都是校隊中的「舞拉綫哪」(REGULAR)。講起五虎，當然要先講那身高六尺二寸的我們中鋒周長子。他來自北方，所以他的技術是屬於北派。瘦長的個子，戴上一付玳瑁邊的眼鏡；輕輕的一托，已足博人掌聲，何況他還能左右開弓呢！

前鋒，那當輪到我們的劉苗子和周矮子。苗子是菲列賓貨色，動作絕敏，投籃尤準；矮子則快似一團風，奇兵頻出。後衛呢，那就是出席全運的黃廈門和號稱小嘍的沈甯波；黃廈門的截和沈甯波的擋，尤其令人叫絕。以這樣的實力攻敵，何敵不克？

我們的文學家，則有以古文見長的黃崇恩，李日紅和新派的張忠良。

黃崇恩是一個靜默的人，與人無忤；誠懇，愛羣是他的天性；他對於世界的大勢，也有極清楚的瞭解。除他那洋洋萬言的文章外，他還是個極好的辦事人才，他是我們約翰聲的副主編。

李日紅，也是個靜默的人；好像是悲觀派，不過他有他的人生觀。博覽古書，不好深動——這也許是他的弱點。很短的個子，無論如何，他不曾使人相信就是我們這本麟影中文部的主編。

張忠良，他有很好的體格，很新的思想，待人很和靄。他是「唯藝社」的創辦者，也就是我們校裏對於新文學極有研究的一個人。他很有自信力，很振作，很不喜落人後。同時，他的長跑，和裴頌恩的短跑，是被認為約翰田徑的二絕。

好學的，鄧豐文和孫德祥可以為冠。刁皮的，那要算陶祖梁；不過我們不可小覷他，他是個理財專家，他的司庫永遠是連任的。此外，他也很用功。

要是說游泳的話，那更使人不能忘記了胡家三傑——其明，其俊，其俠。他們個個都有健美的軀格，聰明的腦子。其明用功，其俊好動，其俠則好玩了。因為好玩的緣故，所以其俠的游泳功夫，算是傑中之傑。

最可使我們驕傲的，就是我們除了這些傑出的人才外，還有以口才聞名的何漢雄。他是廣東人，但生長在北平，所以說起話來，人總以為他是道地的北平人。人

很好，但有點孩子氣。一看人就笑，怪天真的。這次大中學的國語演講比賽，他已得了決賽權，從他那老練的經驗，我想，他的可得錦標，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下了課以後。要是你不耳聾，那麼，當你一踏進「樹人堂」的時候，你就會聽到一陣喧嘩。在這喧嘩中，你可聞到引吭的高歌，悠揚的胡琴聲，梵啞林聲，和着一陣的無線電聲。咱們級裏的一位同學曾說：「這就是約翰聲。」

但是從這「聲」講起，我就要想到我們的「平考勞士貝」林秉節和我們的「馬連良」金振威了。

林秉節，黑黑的面孔，配上一付動人的眼睛，極令人生憐。他是個南洋歸來客，所以他有熱帶人的歌喉。清歌一曲，繞樑三匝，喻之真不為過。他聰明，能幹，有極好的記憶力；隨你什麼「ROSE MARIE」，「POEMA」：一經過目，就不會忘記了。他是約中歌唱社的最高音，

金振威，一個極樂觀的人；對於京劇，極有根底，嗓子又好；所以每動甚麼集會時，他的京劇，總是不可缺少的節目。他很滑稽，有東方朔之稱。他的吹牛——這不是誇張的吹牛，不過是一種滑稽口吻而已。楊光敏的胡琴和他的吹牛同樣聞名。他的好友有善跑的張哲明和擅長蹺達舞的岑立國。他們三個親蜜得可說是「三位一體」。

此外，唐迪的梵啞林和國雄的軋太，也是聲的重要成分。

談到那無線電，就該說我們的無線電專家唐少華和鄭華炳。

阿唐有着波浪式的頭髮，極均勻的個子。走起路來，活似風流小生勞勃泰勒。他現在是無線電研究社的社長，雖然他是個小孩子般的一個人。

鄭華炳 戴眼鏡的。整天埋首無線電中。

跑到校園裏，你可以看到席與文與趙作健在一起走着。因為他們倆是好友。

跑到網球場，你可以看到那對碩大的弟兄——濂卿和鵬卿，在打着網球。他們倆可算是校內甯波人的佼佼者。濂卿是甯波同學會會長，而鵬卿是網球隊的隊長。兩長同長一門，真是難兄難弟，無獨有偶！

再過去一點，走到運動場，便可以見到一對同樣大小的大顧和小顧。他們是我國駐法大使顧先生的令郎，他們有着一樣的興趣，他們都喜歡田徑。他們倆人雖小，但都是我們校裏的田徑小英雄。同時你用心一瞧，你可以看見一個頭髮軍事化的運動員，在拚命地兜圈子。那就是我們級裏打破越野紀錄的震倫中。忘記告訴大家了，我們級裏還有位網球大家，叫做劉黑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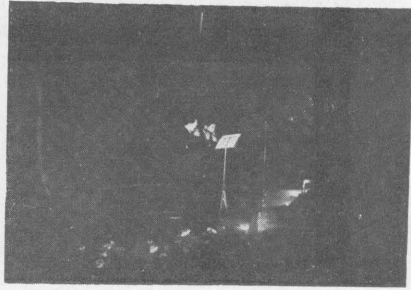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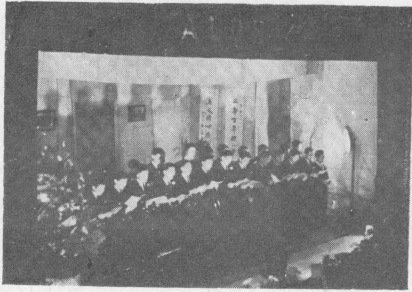
最妙不過的，我們還有位姓謝的「王先生」和長面的小丁。他們的尊號，都由於他們自己的面子得來的。

最後，我要講到我們的英文主編鄭宇錚和我們的級長傅會源。

鄭宇錚從前是在南京美董公學念書，英文當然是內家，不過，他除英文外，對於無線電，也有相當的研究。至於傅會源，他是個很能幹的人，手段很靈動，從前他是學校裏越野隊選手，但現在為了級務，也不幹了。他是位未來的政治家，我覺得。

至於我自己呢？吃飯，睡覺是我的特能。閒時吹吹牛，是我的消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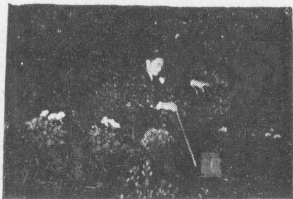
陽關幾闕，別矣！別矣！珍重。



“The Miracle Mercha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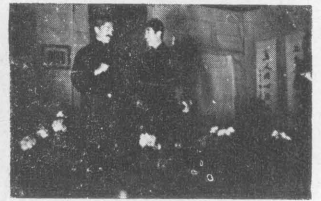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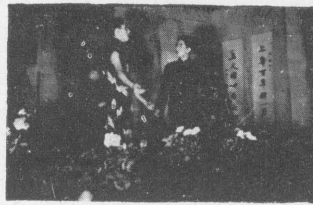


Playing on A Sa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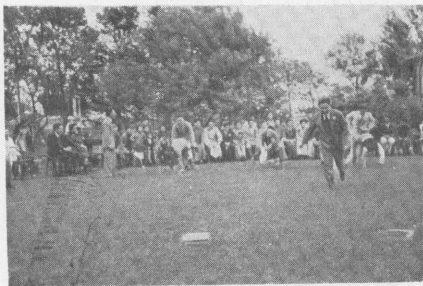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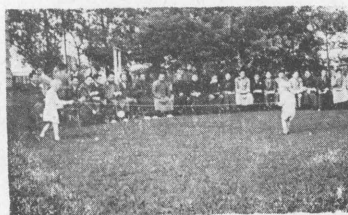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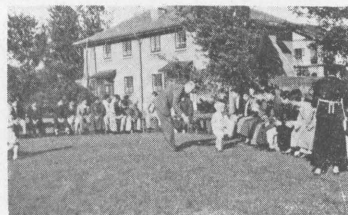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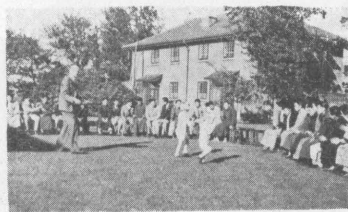


Aloha Oe

“聖誕”中幾幕



三年過了又是三年，
 每一個三年的終了，
 是一羣羣純真綿羊，
 走向社會爬上大學。
 光陰呵又帶走三年，
 看諾主任滿面歡笑，
 師長離在年青羣中跳躍，
 這，是收穫的報酬呵！



一客茶點；幾次表演；歡聲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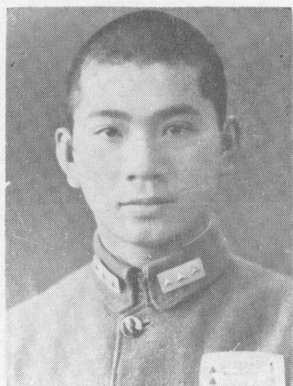
幾株給水飄開的浮萍

剛才聚首，便又別離！這一頁是幾個同我們一樣的青年，他們有一個時間和我們同讀，同遊，同食。現在為了祖國，為了前途，他們走入另一個環境生息着。但是，舊日的歡笑，誰會遺忘？他們和我們一樣的憧憬着過去的生活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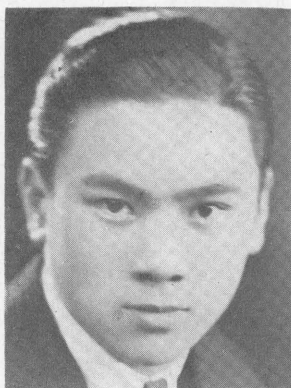
這裏，這裏是幾株給水飄開的浮萍的音訊：

李錫鵬——他爬得比我們高，在本校大學部中攻讀，時常同我們見面，像舊時一樣。他，還是羣社的社員。

李悅寧——是丘八了，軍官學校的生活，使他改變了過去的一切。我們慶幸着祖國將得到一個好軍人。他同老龍原是好朋友，所以他們通信甚密，附來給老龍的照片都張張是光頭。看他的近照，可以知道他現在的生活矣。



李悅寧



注家珍

許孔璋——曾來樹人堂一次，踏入社會了。

汪家珍——在光夏攻讀，離開我們才半年。

丁祖坊——在同濟附中，近况寂然，他原是好靜的人。

黃維楨——舊時的驕子，近來不知如何。

黃德心——同我們祇相聚了半年，近更悄然。

王厚培——長居首都，近有來中就學或往南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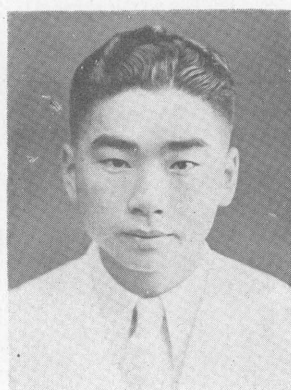
陳繼良——肄業於雷氏德學校。

章德賢——肄業於杭州之江，聞下學期仍將來母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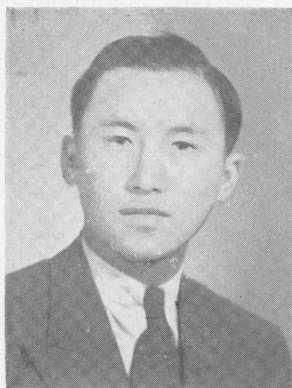
汪啟熊——到日本去了一次，近在大同附中，常來母校，是羣社社員。

以下幾位舊同學，近况未詳，音問也茫茫不接，每當思故，輒興舊歡不再，但願他們永遠在平靜的水中流。他們是：

馮貽善，談云山，魏英龍，黃孝如，鄧國寶，嚴勝銓，倪吉文，蔡福田，葉謀稼，吳椿庭，朱錫歐。



許孔璋



李錫鵬



運動及組織



ATHLETICS & ORGANIZ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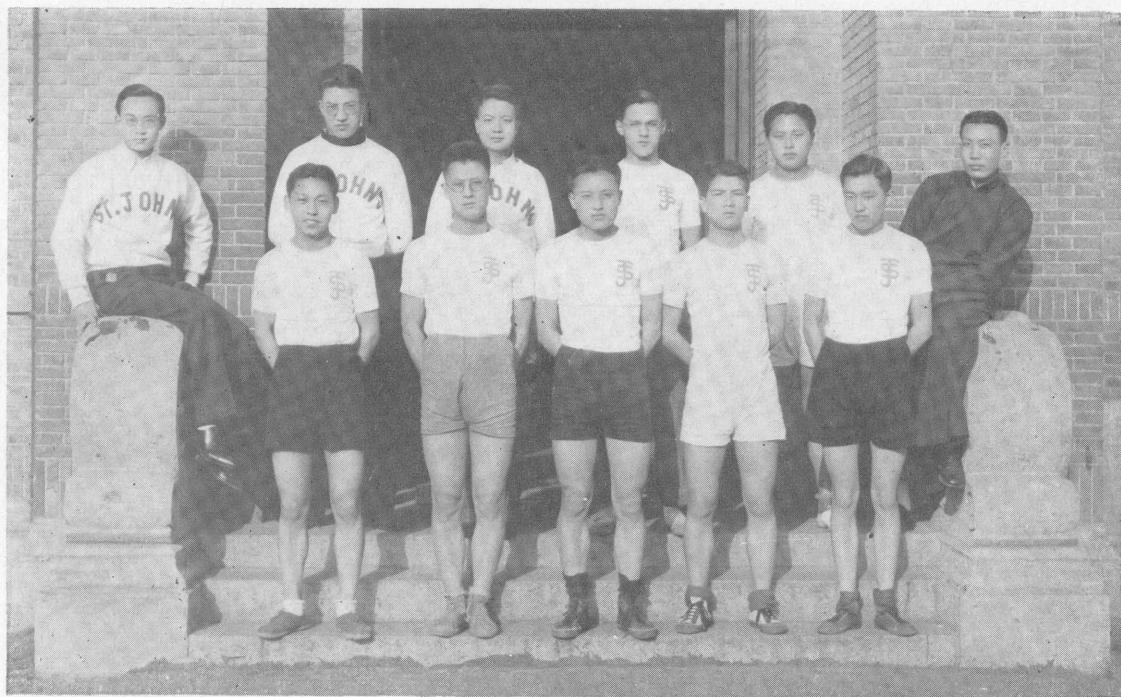
Track and Field Team



田 徑 隊

連得兩年的級際錦標了，不敢說自滿。
○祖銘的三鐵，耀康的跳躍，繼恩的撐竿跳，頌恩的短距離，文泳文瑞的跳擲，倫中作健的長跑，都是個中佼佼者。跑吧，跳吧，健兒們！紀念着祖國，不要使她跑在人後，跳在人下呀！

Cross Country Team



越 野 隊

是一羣書讀頭，却成了野外的英雄。
在大中學級際聯賽裏面，張趙袁三位佔領了前三席；榮譽歸來，我們的袁倫中還創造了十三分四十二秒八的約翰新記錄！

Football Team



足 球 隊

朔風中的英雄，嚴寒裏的好漢；個個神旺氣足，條條生龍活虎；跑在人前，永不落後；個人的技藝，全隊的聯絡，控制了一切的敵隊。誰說不是約中的權威者呢？

Basketball Team



籃 球 隊

是本級的五虎將，也是本校的五虎。是江浙私中籃球錦標的決賽者；又是西青籃球房中擊敗同文，取得A部首席者。控制全校，名震西青：耀康的籃下功夫，苗子的圈外遠擲，甯波小孩的衝殺偷籃，周家兄弟的投射截奪，大學裏的老大哥也得讓他們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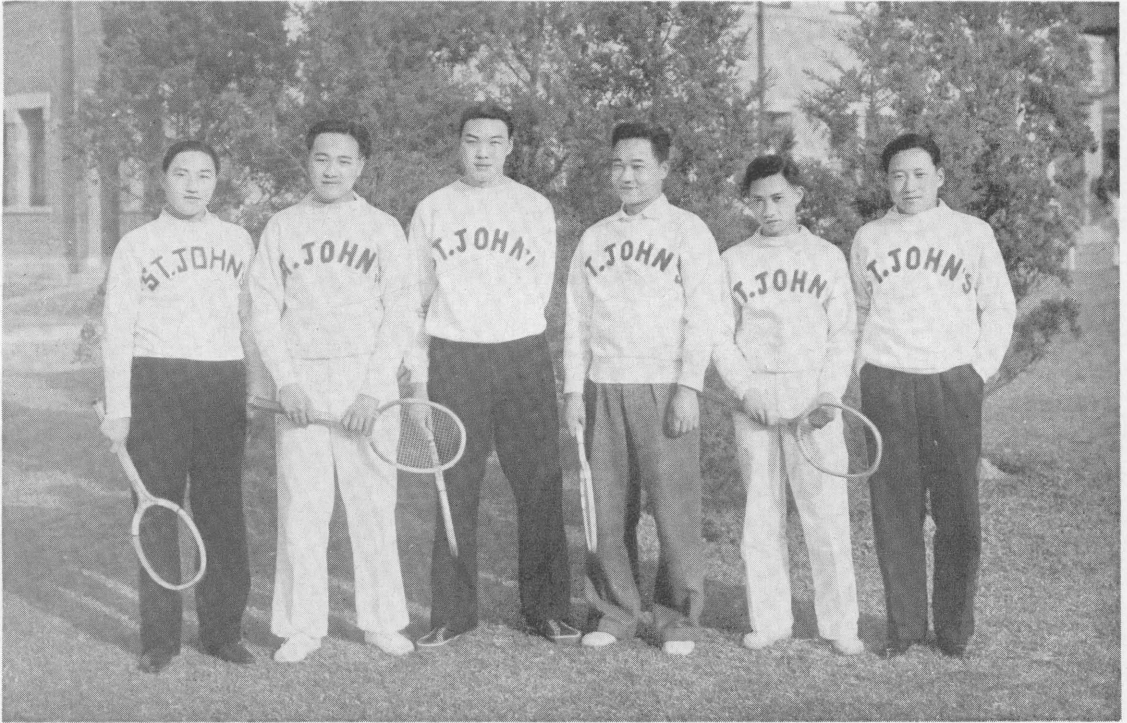
Volleyball Team



排 球 隊

白色的戰袍，包裹着黧色的人；運動着靈巧的手指，跳躍着輕便的身體，揮舞沉着臀膊，是每個隊員的個別技術，產生了一個聯絡純熟，合作玲巧的隊伍——級際錦標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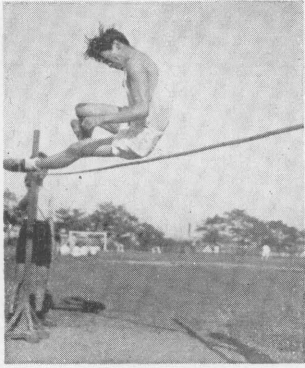
Tennis Te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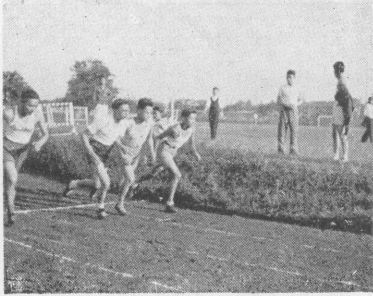
網 球 隊

雖然不是人人都是久經沙場的老將，
至少個個都是鏡勇善戰的年少英雄。不氣
餒，不後退；只有堅忍，只有前進，“奮
鬥到底”是我們的座右銘。

瘦皮猴，猴筋一抻，就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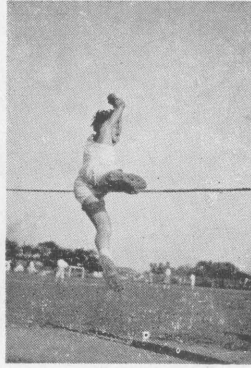


籃球五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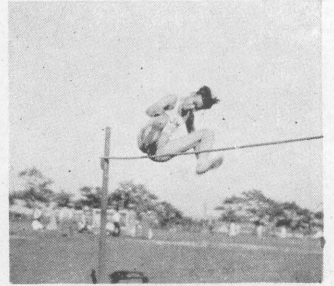


三千米老有他三個人的份

王先生跳高本領不凡



過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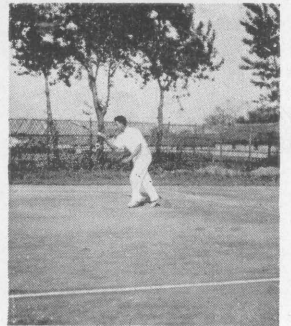


兩個水中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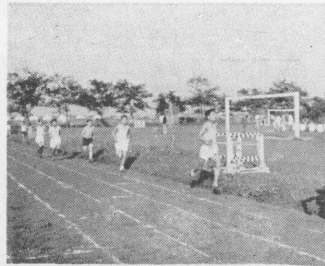


兩個特別節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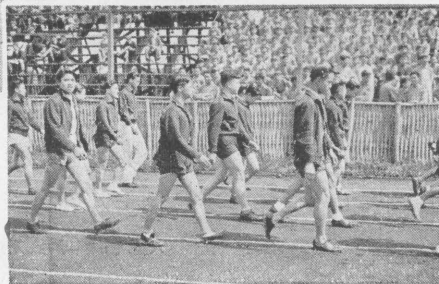
是網球隊隊長的姿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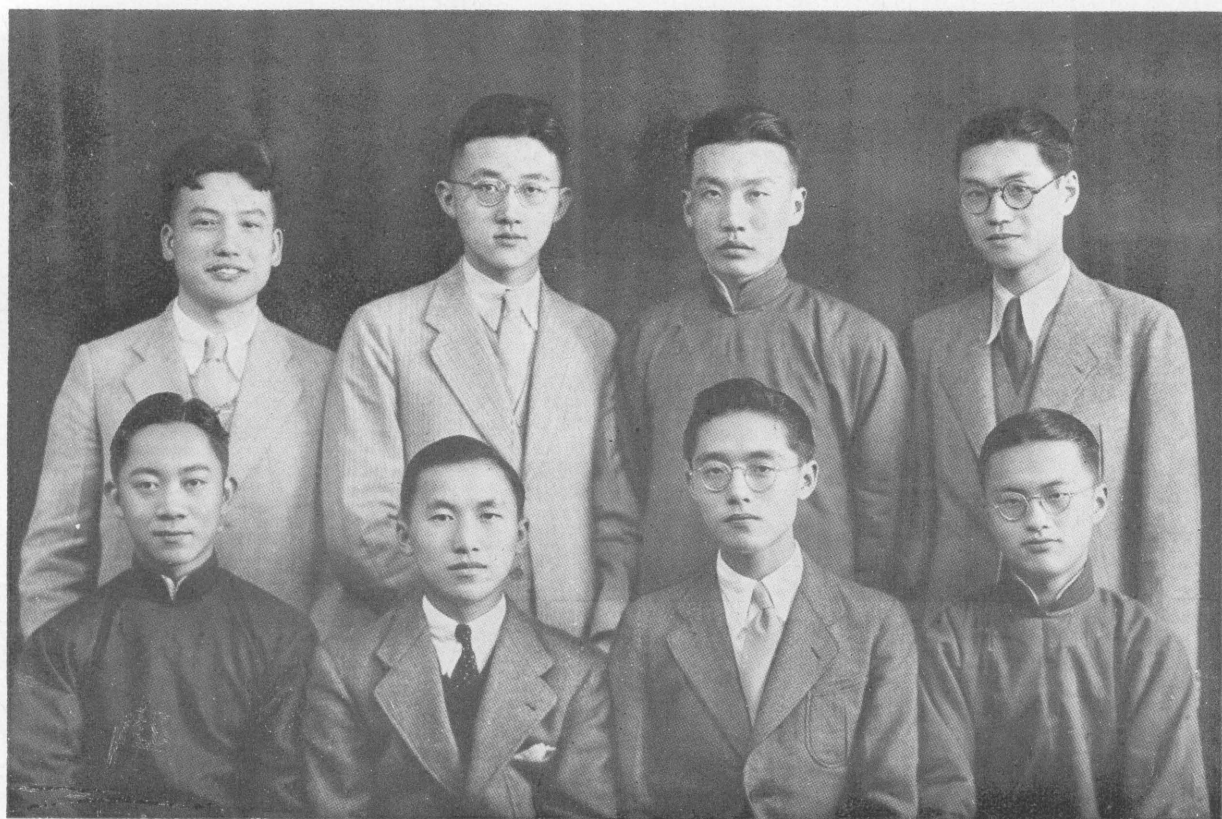


中途與終點



↑ 在中園中 →





約翰羣社

社長：黃崇恩
 社副：施家桀
 幹事：費懷文
 文牘：費懷文

社員名錄：

惠祖銘
 李錫鵬
 汪啓熊
 趙宗耀
 陳希林

羣社史略

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歐陽子曰小人無朋是君子之必有羣也書曰同寅協泰禮曰敬業樂羣是羣之義也吾輩在校相叙一堂而學年有限終得振翮分飛於是天涯海角會面難期分襟判袂頓成車笠寒盟全人等有鑒於斯爰為斯社視數人為一體視他人若一己無分壇坫何異手足時或切磋研討以求進益時或尋山玩水裨益身心二載於茲瀟漫之樂實無有際今也陽關三闕別離在即黯然而傷寧有己己他日雲鄉互隔但願尺素時通則道里雖遠如在咫尺間矣勉旃勉旃 黃崇恩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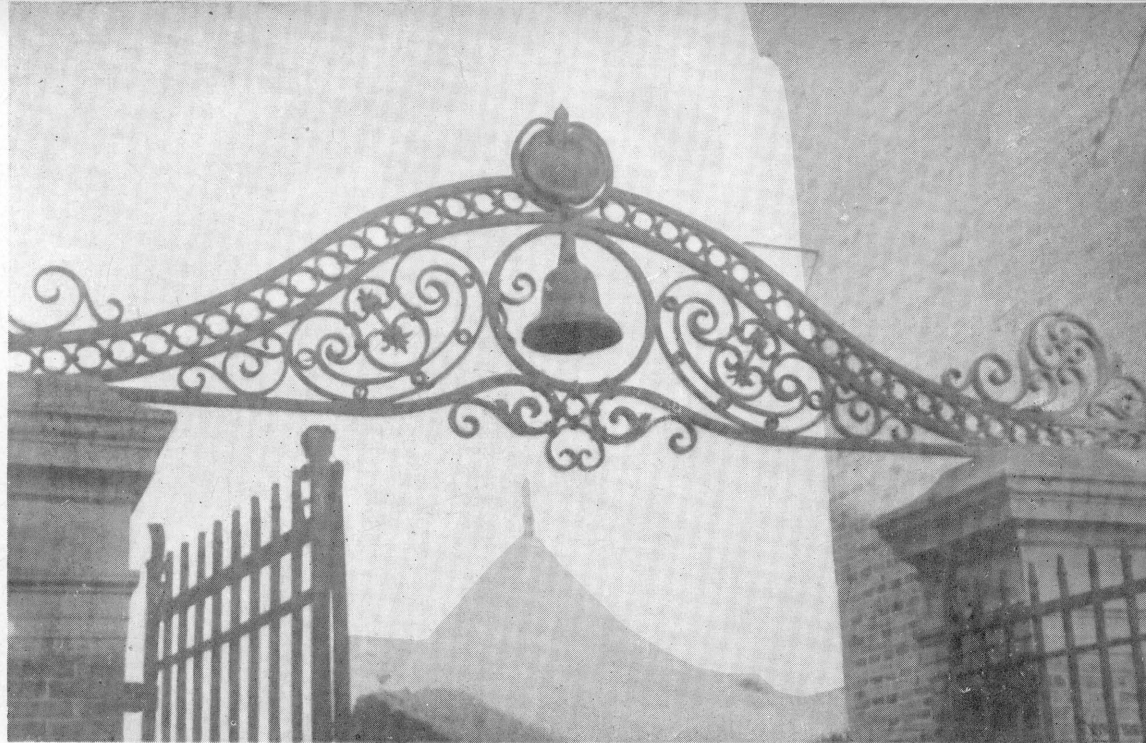
江西路三六八號三樓三
文瑞印書館
二四號電話一三三六〇

麟影年刊
係本館承印者之一

Printers
of
The Unicorn

THOMAS CHU & SONS
ROOM 324,
368 KIANGSI ROAD
SHANGHAI
PHONE 13360





有把生命看得輕如鴻毛的，
也有把生命看得重如泰山。
有的故意把生命拿來誇張，
有的却是內疚的自卑。
把生命力儘性的消耗，
消極的無病呻吟着，
這是世紀末的人。

社會再不給他們長留了，
他們却在做着那甜的夢。

——獨行錄

生活剪影 →

SCHOOL LIFE

約翰的人們呵！陶醉吧，
在這天堂，在這樂園！

樹木，屋子，樂園，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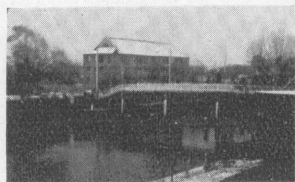
三面環繞了一條不十分狹的水，一面峙着兩扇古舊的鐵門，隔絕了塵世，是樂園，是天堂！

不說別的，就是那條帶着臭味的蘇州河吧。到了我們的學校，架上了一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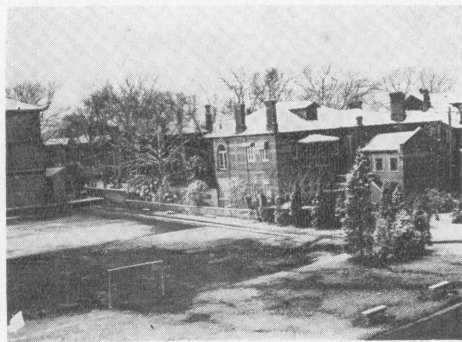


華麗的木橋，就變成了另有一格的好景緻了！不信？看吧！在春天的早晨，河面沒有船隻，橋旁的叢樹，遮住了兩塊，橋樑露得很多，橋欄白得分外清楚，那倒影又夠多麼生動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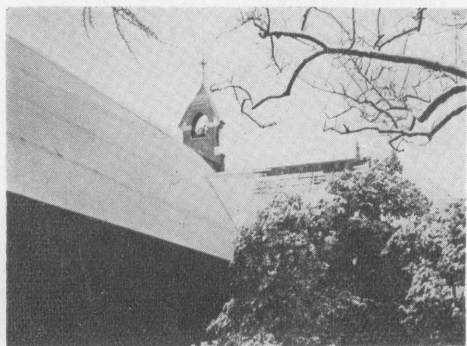
假使是在冬天，剛在大雪之後，那就很妙啦！從河的



西面看到河的東面，可以看見一所莊麗的建築，蓋滿了雪。真不知道怎樣形容才好？只有叫妙的份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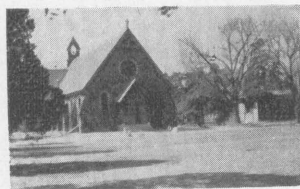


其實，那還不好，還要推教堂，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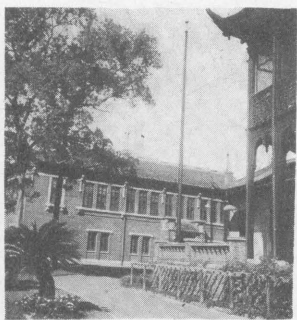
的鐘亭，斜的屋面，襯着白雪，映着陽光，好像教堂真的放射着靈光一樣。那才夠味兒呢！

教堂的好處，其實並不一定要有雪的存在，才顯得出來；更不在教堂本身，而是在教堂西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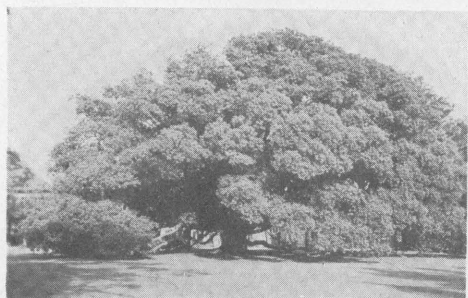


的那條幽徑。路並不小，土瀝青的；兩旁種着棕招和榆樹，一株夾一株。在夏天，陽光從枝葉的隙縫漏下來，照到路上，幻成了各樣的圖案。可是，並不熱，風從夾巷的那邊，吹到這邊，把衣裳的角，舉得高高的。是樂園！是天堂！

離這兒不遠，是我們的圖書館。這，和大家的一樣。可貴的，是在面前的兩根旗杆，高，大，是我們的珍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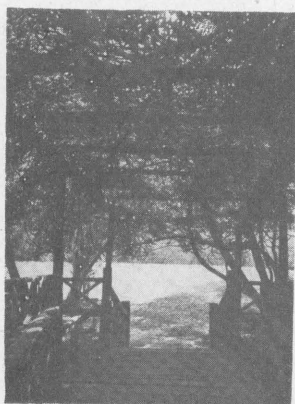
講到珍
物，於是，
又想起了一
個，那是在
校園的大樟



樹。主幹大得四個人合抱；枝和葉伸開來，伏在地上，遮住了好多畝的地，是約翰特有的產物！還有，雲在約翰的天空，也是怪迷人的！



在大樟
樹的對面，
一架小木橋，
橫過了一
條小水溝，
其實，老是
旱着的。假
使在初夏，
紫蘿蘭瘋狂
着盛絕了一
時的時候，那架橋上，就有了綉花的屋頂，散發着幽香。



月夜，月掛在樹梢，仙呵，縹緲，縹緲！

在全校的最後面，是我們的主任那先生的住宅，環着一座小小的花園，也備着四季的花，把屋子裝飾了一下。可是，



這不能跟進校門來，就看見的交誼室比
 。那是具着宮殿的莊穆，美藝，偉大，
 唯一的大建築，在約翰。



真的，約翰的風景是永遠不斷絕的
 !春天的梅花，夏天的樹蔭，秋的雲彩



，冬天的晨霧，都具着醉人的魔力，迷



人的嬌態。誰說不是樂園?!誰說不是天堂?!

約翰的人們呵，陶醉吧，在這天堂
 !在這樂園!

二六，四，二一

西 門 堂 三 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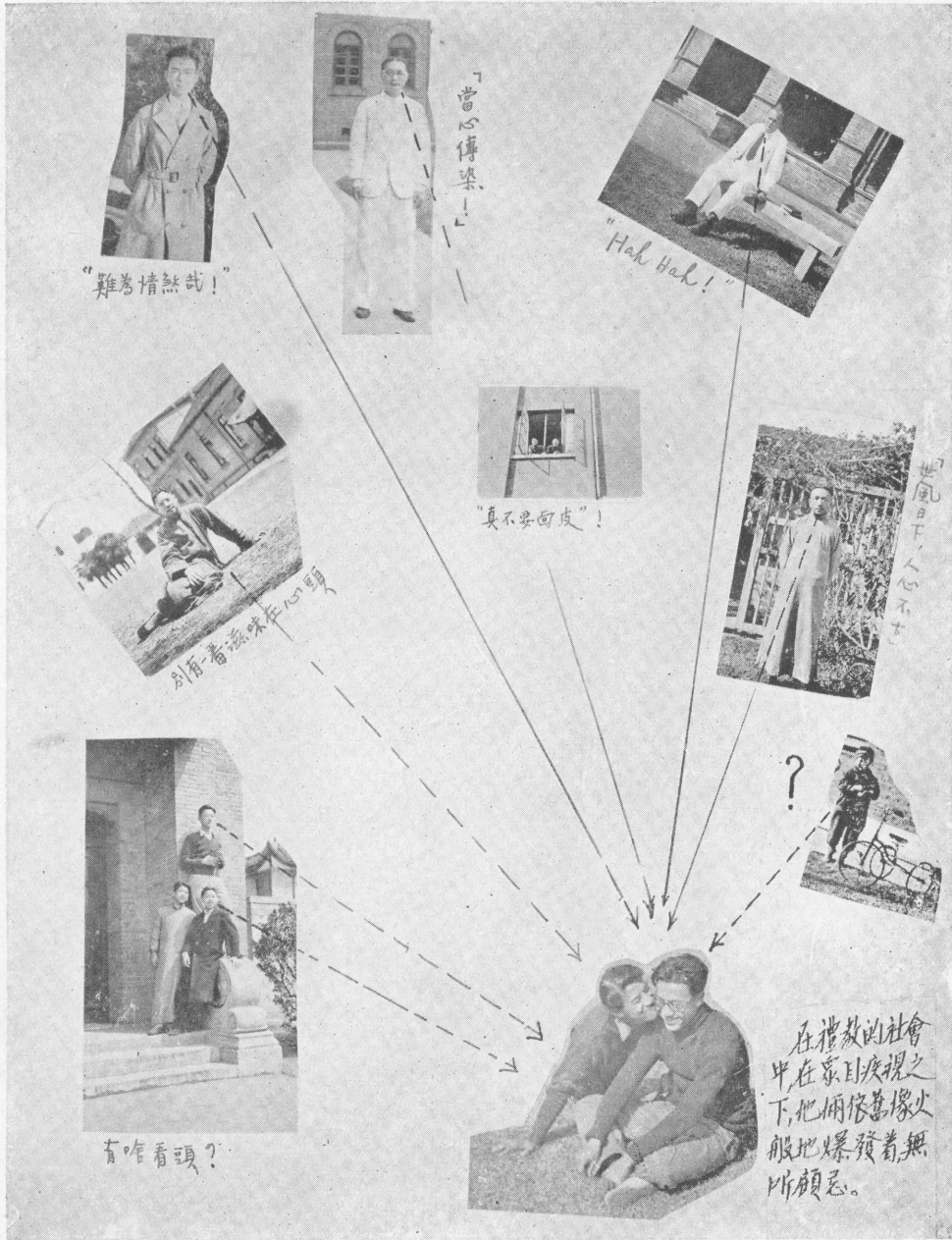


十二點鐘五十五分了，辦公處
 門前擁着一堆人，每人手中一
 張大菜票，剛吃過飯，再加一
 餐，但是呵，這一餐是辣的，
 苦的。

七點三刻，參差的頭，虔誠的
 臉，在接近上帝，在懺悔!

十二點鐘，
 七點鐘，黑
 簇簇的頭!
 空着肚子進
 去，喊着“飽
 煞哉”跑
 出來。

一場風波



「難為情然哉！」



「當心傳染！」



「Hah Hah！」



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真不要面皮！」



「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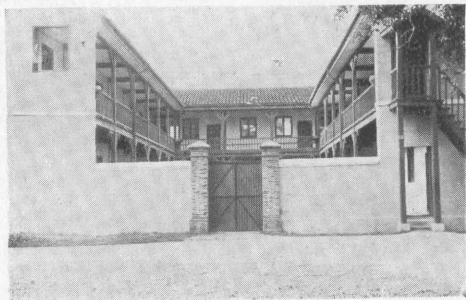


「有啥看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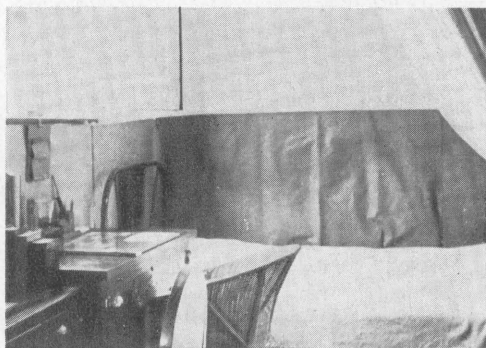
在禮教的社會中，在眾目睽睽之下，他們像火山一般地爆發着無所顧忌。

當我們在黃房子的時候



三年了！似乎有點惆悵。

太陽追着月亮，老是沒有追着；風，還是常常發脾氣；雨也老不聽話，歡喜揀星期六的下午打；雪，似乎有三次蓋過了屋頂，樹梢，和土漚的路。那屋子——黃房子，三年前的聚集去處——現在，做了老師們的寓所了！



三年以前的黃房子的一個室內

三處割斷的屋子，從前是在一氣的。多了一個從前沒有的邊門。一切顯着靜寂，失去了當年的歡笑，跳躍，和少年人的熱情！

十一號房間是胡鬧的大本營，小孔和老陳率領着十號和十一號的同志，高唱軍歌向三號挑戰。三號的烏合之眾，不禁他們一擊，於是軍歌變成凱歌。

樓上的三十五號的老龍和救火車，那裏能容得十一號戰士的放肆，頓時在樓板搗起鼓來。十一號的長腳施豈肯罷休，立刻揭竿而起；撓起床板，權作高射砲，拚命價向上開放。於是，戰區擴

大，波及全舍。一片撻伐之聲，招來無數騎牆黨人的觀戰者。但是大家仔細一想，莫等老師到來，不分清紅皂白，一陣亂殺亂斬，那纔糟糕。呼嘯一聲，逃得精光。戰士們也覺興過趣闌，不如暫叫免戰。坐倒床上，唱起“有趣得來……”。



黃房子暮色

兩條扶梯的口頭，似乎長年上臘，不亞於百樂門，國際等大舞廳。一個不當心，准得叫你四腳朝天，一嘗元寶湯滋味。再不然，就得一陣咕嚕，滾下扶梯，叫你重新慢慢地上去！

二號可是教室。上課之前，黑板上滿是些“楊子，朱子，墨子，翟子者楊朱，墨翟也！”和“蔡鍔字廷錯”一類的大文章。每天是這一類老調；也奇怪，永遠不會寫厭，好耐性的人們！

以上是黃房子的“三絕”。現在，空剩着腦海中的回憶了！又從那裏去找遺迹呢！

三年了！不能沒有惆悵！



小樓一角尋春處

在 教 堂 裏



綠的爬藤，貼伏在年老的牆上，高過了屋簷，垂垂地掛在窗外，

在跟着風擺動。十字架聳立在屋角上，可是，還不及鐘架來得高。

鐘聲剛響過，似乎空氣還有點震動之後的餘波。無邪的人們，端正地坐在硃紅漆的排凳上。有的後來的熱心者，還恭敬地跪在小小的布墊上。把雙手遮住了臉，把頭低了下來，正在與靈相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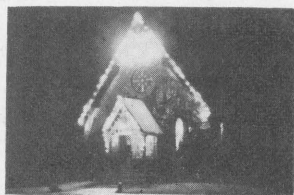
琴聲發出了莊嚴的音調，在旁邊的夾寶裏突然射出了一片清朗的讚美歌聲！他們兩兩地排好了班，男的，女的，穿着外白裏黑的禮服，帶着歌聲出來了。腳步輕輕地，觸在地毯上並不生出若何聲息，他們是二十四個，在最後面的，是我們的校長，也穿着同樣的大袖長服，還多着一條掛在肩頭的帶呢！



琴聲在繼續活躍着，穿白衣的都跪上了祭壇，站進了自己的坐位。下面的羣衆，開始在隨着琴的節奏哼，一會兒哼的高，一會兒哼的低，牢跟着壇上的唱詩班，與壇上的音節混成了一片讚美聲！



匍匐着，低聲跟着念，一片聲的應着“阿們”；又是一首讚美歌。



主教在佈教，引用了許多聖經上的，名著上的，外國的，中國的許多名語。在這一個濁世的另一部份，有着金碧輝煌的天堂，像聖經上所說有着十二個門，和金子的牆，珠寶鑲籍着的壁。裏面有我們的主，和十二位先賢，他們正在歡迎我們，歡迎我們一批已經踏上天國路程的人們！

銅盆，襯着絳紅的絨布，兩個人捧荷着，經過了每個人的前面。盆內在響，裏面是凡人用的錢幣，獻給上帝，分散給上帝所愛憐的我們的窮苦兄弟！

又是禱告，又是歌聲，又是跪下，又是站起，又是“阿們”。着白衣的，走進了夾室，人們散了！

靜靜的，沒有人聲。只有發亮的椅子，紅色的毯子，紅色的牆，聖約翰的像，站在窗框裏，沒有動過。窗外的爬藤，倒垂下來，跟着風在擺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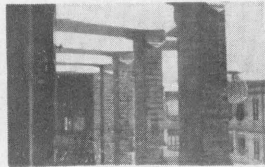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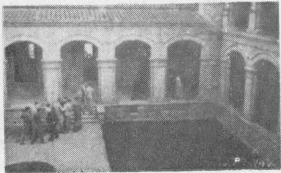
西門堂憶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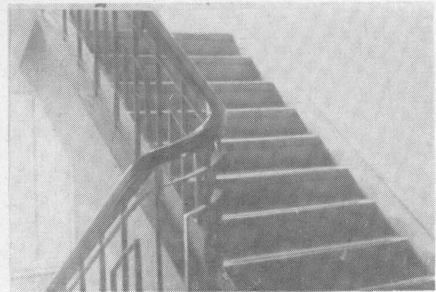
三年以前，坐在最後；二年以前，升到中間；現在點好名最先跑出來，問你：你在這裏點過幾次名，坐過幾隻位置？



這只是舊時的光景，現在跟在落日俱消失了！回憶！



每天在這兒出出進進，只看見一羣人鑽動，不知為了何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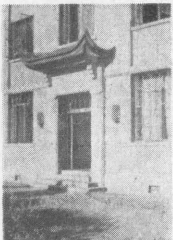


走進了大門，就是扶梯，滑，光，你不好好兒走，得叫你跌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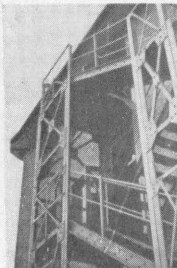


當樹人堂沒有出世的時候。

樹人堂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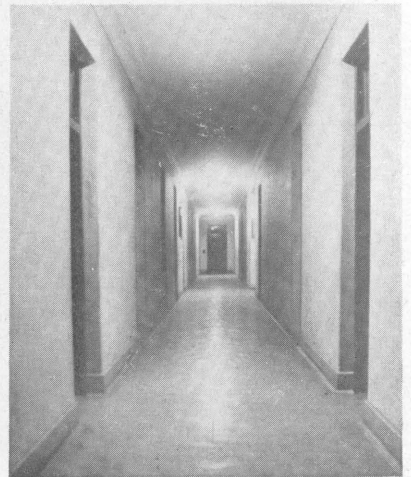


一個靈神門



一架鐵扶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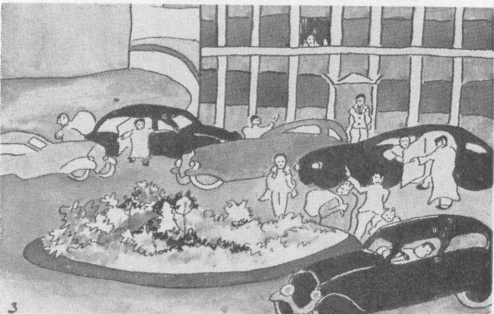
三樓，靜得要死！一切顯着沉悶，每一個房間藏着幾個書蟲。



約翰的星期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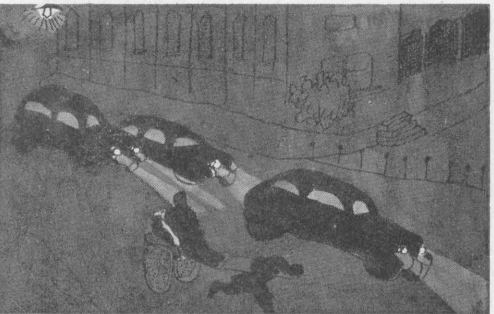
(一)唱好了歌，前面人頭像蒼蠅，走出來得費五分鐘，窗口是捷徑，一跳，只要幾秒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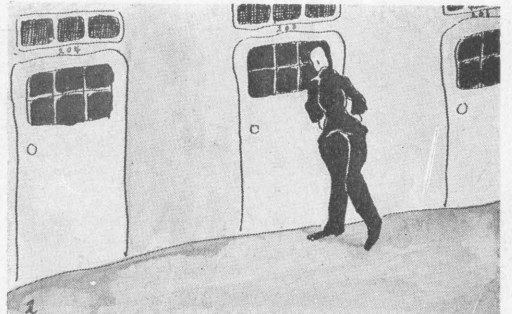
(三)十二點鐘啦，一輛輛的汽車，載去了一個個囚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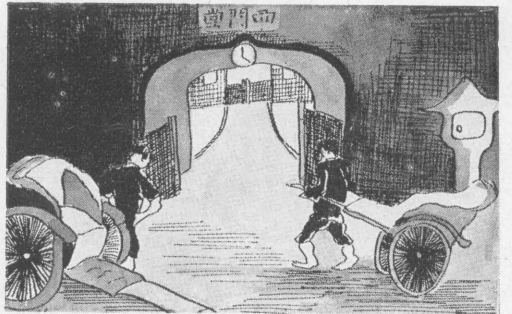
(五)一點鐘了，聚集所關着一羣可憐的人們，做着異樣的夢。



(七)晚上九點缺二分，還有一羣出籠的鳥飛回來，人力車夫只恨爺娘少生兩條腿。



(二)九點半了，諾先生每星期同房間見面一次，帶了他的不常用的眼鏡。



(四)十二點剛過二十分，這裏只有鳥聲，風聲，幾輛人力車眼巴巴等着主顧。



(六)燈放光了，一羣剛出獄門的囚犯又回到獄裏來，說不出是怎樣一個心情。



(八)睡前五分鐘，還談着一天的羅曼史，心愛的愛人，現在也公開了。

SATURDAY MORNING AT ST. JOHN'S

Woo Ts-oo

"Eh, Elephant Waung," asked Chang suddenly in their dormitory, "Where are you going this afternoon?"

"I shall be sure to go to the movie," replied the Elephant without any hesitation.

"Be careful about letting your girl-friend be seen by me, I shall make fun of her," Chang said it in a very humorous manner. "And you must wash yourself carefully, especially your face," he added.

They both washed themselves as clean as possible. They dressed in their best suits and wore shoes which were so shining that they might complete with the lamp. To comb their hair was inevitable. For this they were willing to fast.

"Are you ready, Elephant, the second bell is striking!"

"Buffalo, you may go to the classroom first, you see, I hav'nt finished tying my necktie."

In the class-room, they could hardly talk with each other and so small paper notes were used for communication.

"Friend Jack, will you please lend me your red tie, answer quickly, John."

That note was transported through many hands. The reply was on the back:

"I regret that I cannot lend it to you because I want to use it myself to match my brown suit. Jack."

Time elapsed slower than on ordinary days. Students were so happy when they heard the bell ringing. They rushed out, went upstairs entered their rooms, put on their evercoats, took their leather boxes full of dirty things, went downstairs, better say jumped down, and trotted straightway for their destinations, the homes.

"Hurry, Elephant, it is now ten past twelve, my parents are waiting for me to take dinner."

"O. K. Buffalo, just wait one minute."

They went out of the school as did the others. St. John's was quiet at that time with only several oversea students, who had no relative in Shanghai, staying at school.

CHRISTMAS IN ST. JOH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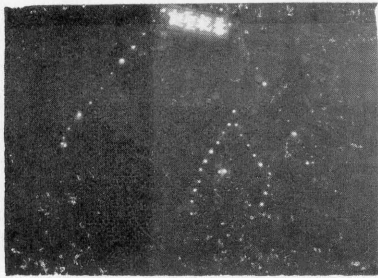
DAVID D. TANG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thirty six years ago, an infant was born in Bethlehem. His name was Jesus. It is because of the birth of Christ, that we celebrate Christmas.

Christmas is always heartily commemorated in St. John's. Many days before the holy day approaches, Christmas cards and gifts have already kept the post boy busy. Evergreens were hung above each doorway, and colored electric bulbs decorated the huge Christmas tree and the church. To top the climax, snow fell on the eve preceeding the Holy Night to beautify the campus with its shining glitter. Every member of the faculty and the student body was waiting with great joy and amusement. Books and school lessons lost their attraction for the excited Johannean. In every bosom, the heart beat with the same excitement.

On Christmas Eve, everybody dressed in their best. The young folks especially were the most jolly. They ran about laughing and shouting, waiting anxiously for their old pal—Santa Claus. At six o'clock, the bell of the Pro-Cathedral sounded like an angel's voice clear and sweet through the night, calling all men to kneel humbly before the Father. The church also looked its best. Clothed in red shining verses of poetry beautiful red flowers, designs made of evergreens, and glittering colored lights, the Pro-Cathedral resembled Paradise. A mass of about five hundred assembled. The University Choir neatly dressed, marched out singing hymns of praise while the others joined in. In this joyous surrounding, eight students received Holy Baptism. When the big clock pointed half-past six, a great crowd sang Christmas Carols under the tree. The shining lights of the tree and the clear sound of the carols filled the entire school with joyfulness.

Then came the great Christmas dinner. The dining hall was not only decorated with flowers but also with neat table clothes for the very special occasion. Although turkey was not served, the Johanneans fed greedily on the ten tasty dishes. When our honorable headmaster walked in, everyone welcomed him with a hearty clapping of hands. In addition to the food each student had an orange and a banana. At eight o'clock, the grand Christmas Entertainment Program began. Our president, Dr. Pott, made a vivid opening address, and then the program commenced. It, consisted of a few items of music and two plays. Of which the children's play was most naturally and successfully performed. It als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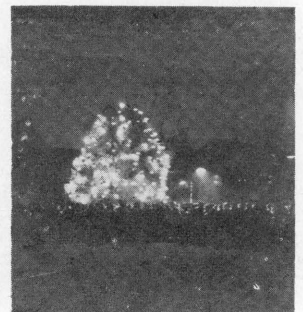
Light in the Dark



"Silent Night"



Special Dinner



After Church Service



Dr. Pott Gave A Vivid Address



The Audience

聖誕前夜在約翰

taught us a moral lesson. The musical items were also inspiring. Mr. Shiu, a very famous harmonist, rendered a beautiful selection on his small instrument. The program ended successfully at half-past ten. Everybody went happily to bed. Some of the students, gathering in a little group, went around the campus singing the favorite carol "Silent Night." The Faculty members and their schoolmates greeted them with hearty "Merry Christmas." At midnight, calm again prevailed.

Christmas day is always the day to sleep late. A very few appeared at the dining hall, but quite a number attended the morning Communion Service in the church. There was a special Christmas service in the morning. In the sermon, Dr. Y. Y. Tsu made some very impressive remarks. He said that Christmas was the birthday of a great Savior, and that we should all rejoice. He emphasized that this day should be a happy day to all men on earth and that we ought to learn to love one another dearly since we all live under one Heavenly Father. Lastly, he said that we should strive to make the Christmas "Peace on earth and good will to men" a reality. At eleven, the big gatedoor opened. All students marched back home to enjoy this short but pleasant vacation.

In conclusion, Christmas is a great festival. It marks the birth of Christianity. On that day Jesus came to this sinful world to purify the world from iniquities. It was from this day that we have a Teacher who taught us the Principles of Love. No living soul has ever influenced the world more than Jesus, His personality is unique. So let us all, to remember this great day, walk after Him in "Light" and in "Truth" to seek our goal.

A GLANCE OF ST. JOHN'S MIDDLE SCHOOL

Mo FI-ZIANG

As a general rule, a great man has to receive a good education and to have a good character. In order to reach the aim of being a great man, he must be trained in a good school and especially in a good middle school. No one can succeed in becoming a great man without entering a good school.

St. John's Middle School is full of good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suitable to ambitious young men. First of all, she is very proud of her educational training. She gives us, the students,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our further studies. She was established thirty years before the birth of Chinese Republic.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she has never been despised by our country-men. Although she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und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yet most parents are willing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St. John's. Why is it so? There are reasons. Every teacher of the school carefully takes up the duty of being a teacher, and every student cautiously takes up the responsibility of being a student. In other words, everybody in the school possesses ambitions and none seem to be disappointed.

Moreover, we, the St. John's students, are not satisfied in getting our knowledge only through books, which we study in classes. We also have our outside activities. Many clubs and societies, such as the Mathematics Club, Radio Club, and Science Club and are flourishing in our school. We can select any club in which we are interested. The professors and teachers are asked to be the advisors of different clubs. Regular meetings of the clubs are held at certain fixed times. To stir up the ambition of the members, many prizes are set in honor of those who get the best record.

Not only that, our school also emphasizes the behavior of the students. "To-day's subject" said Mr. Lee in our religion class, "is 'Jesus and Children.' It means that men ought to behave themselves as innocently as children; but not as ignorantly as children. The proverbs and the precepts are always pronounced by those pious tutors who practically carry out what they say themselves. Selfishness and slyness cannot exist in our school. Everything the students are surrounded by is goo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school is so good, that it can assimilate what is bad. So outsiders always wonder about this: "Why does a student who was bad in another school, become good in St. John's?" Virtue and gracefulness qualify the character of the teachers, and tenderness and gentleness signify the conduct of the students.

What I have said in the paragraph before, is the condition of the spiritual training among the students in general. Now, I shall lead the

readers to take a searching glance over the plight of the Christians—the Chosen People—in the school. The school, as we know, is a Christian school. I myself am a Christian. Almost one out of three is a Christian. We attend the Sunday Church Service as well as the morning service as many other outside Christians do. We read Bible and other religious books in the religion class, together with the non-Christian students. We, however, have the duty of acting as good examples. Perhaps, I am not worthy of it. Anyway, we, as a whole, are noted for our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which expresses the real Christian spirit. For instance, we are in charge of a free school, in which Christians are asked to be instructors. It is our spirit. We operate for mutual benefit, for our schoolmates, for our school, for our nation, for anything else, but not for selfish purposes. We still practice our Lord's Golden Rule—"Love God and Love Thy Neighbours," which has been completely extinguished in the sinful world.

The readers will think that we are bookish, supersititious, and weak young men with pale faces. I sincerely tell the readers that we are not so. We are learned, pious young men with robust bodies and vivid faces. If any one has ever been in St. John's he will know that we possess a very beautiful campus, which no other school can compete with. In the school, there are two football fields, two Gymnasiums, one swimming pool, and more than twenty tennis courts, scattered over our campus in which every one of us has an equal opportunity to play. We not only have our regular gym class, but we can also join an athletic association. We just follow the famous proverb: "Study while you study; play while you play."

Finally, we, first class students have only one more characteristic, which perhaps may be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It is our ability for service. Notice the "Unicorn," that is a strong proof. The class before us had not published such a beautifully printed volume. We break the record. To do this is not an easy work. We are proud of this and others admire this. In the school, we did that which other classes cannot accomplish, and we will strive to do better in society.

In conclusion, all of us are learned scholars, good athletes, noble gentlemen with great ability. We have already fulfilled the conditions of being great men. Certainly we can achieve in our future glorious service to the nation. This is what our college song states:

"Then college days come, stirred by high ambition,
Armed 'gainst the foes of man, vice and superstition,
Our native land to serve, this shall be our mission,
So Light and Truth shall come."



不上早操，却到這兒
來簽 *Excuse pap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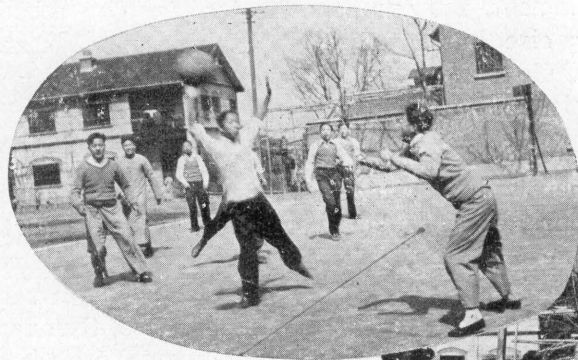
像一根蠟燭



長的能矮，
矮的却不能長。



當他心血來潮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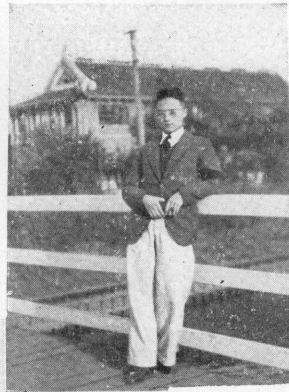
緊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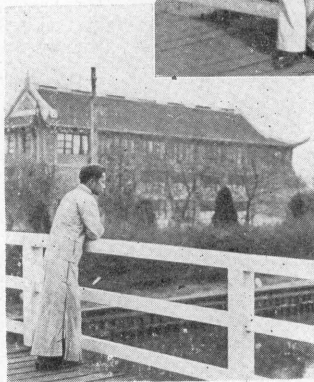
“丟不進，敲屁股！”



一個渴煞，
一個笑煞。



何所思？！



滾滾流水，一腔心事，向誰訴？！



轉念頭，想從後門溜出去。

夫唱婦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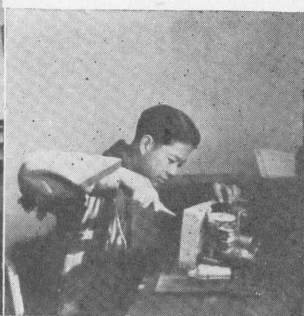


“Hollow! 看啥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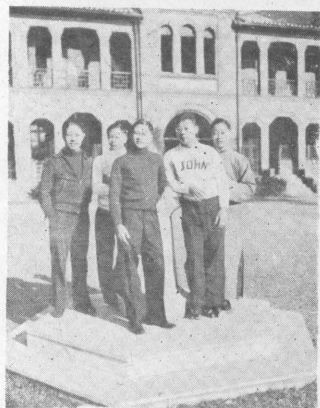


星期日聚集所
最精采的二幕

↓ →



無線電專家



似專是為拍照而來。



他也賣起梨糕糖來了



這兩個人老是找着他，
不知為的甚事？



“再來一隻！”



活像測字先生



還是這樣淘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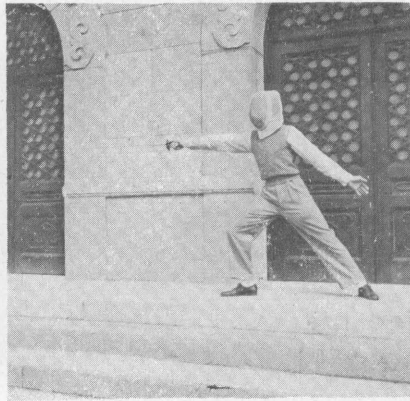
Bookworm



學生拉學生，車子
却是偷來的



寫意得來！



Sword ! For Men.



Fauchelevant



老槍吃的姿勢



Bazaar



三客劍

最後的衝刺



不要動



哈叭狗



雙球



飯前



狼吞虎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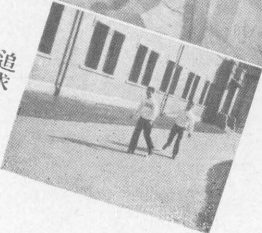
春眠不覺曉



睡，最快樂



追求



當心跌交



在醫院中



勞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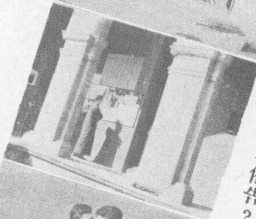
是享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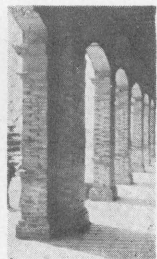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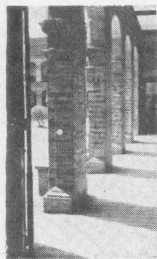
(漆挾篷)



顧影？看佈告？



兩小無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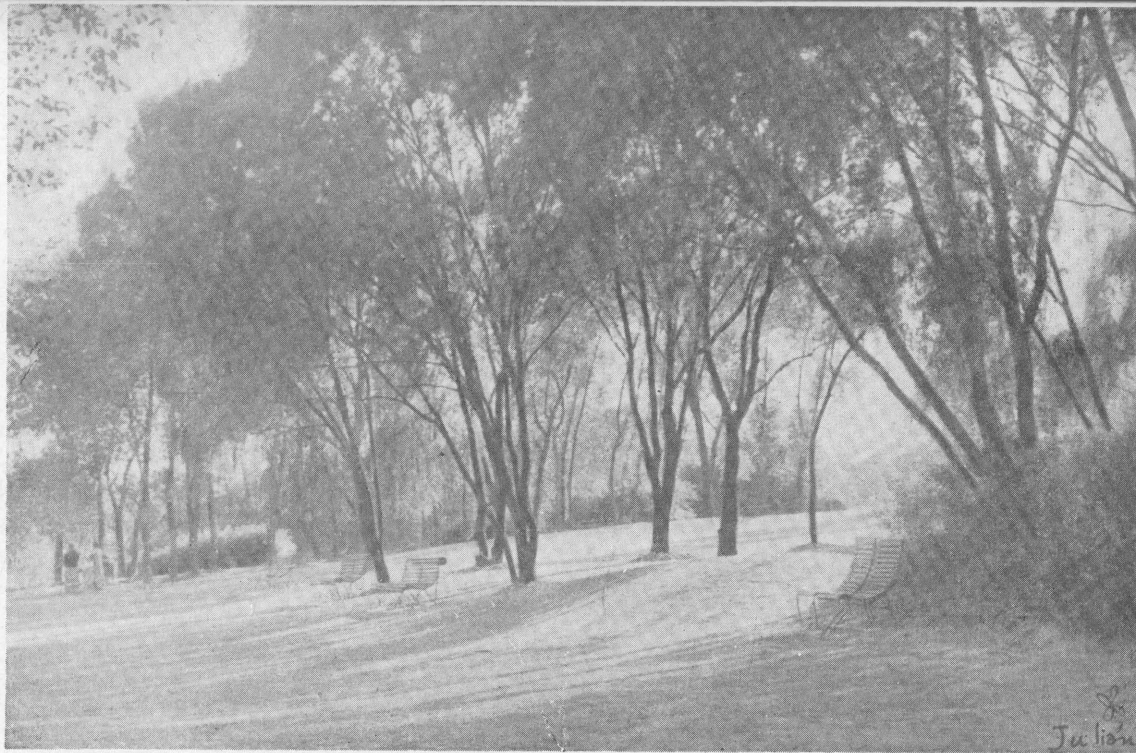
一樣景色，二個去處。

ALOHA OE COMMITTEE



高級之夜委員會

顧問	諾 敦先生	諾 敦夫人	黃嘉德先生
	翁熹光先生	許天福先生	
主席	周耀康		
職員	席與文	楊光敏	張忠良
	唐少華	鄭宇錚	張哲明
	趙作健	任家祥	



木葉木葉木葉，
無邊木葉蕭蕭下。
詩人，墳地是荒蕪了哪！

木乃伊的詩人啊！
身子像木葉一般地輕，
飄飄然爾又來呀！

——獨行錄

旅 行 →
TRAVEL

萍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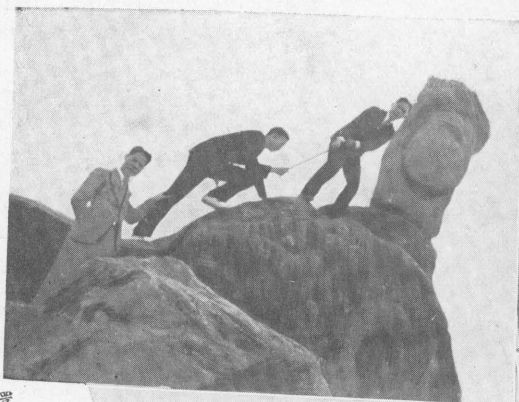
浮萍，浮萍，
 漂流逐着波紋，
 任滄海那般遼闊茫茫，
 沒有它周轉的罅隙，
 沒有它自由的意志，
 一天到晚只是漂流，漂流。

生命根本就是那末一回事，
 生活在現代找不到一些春意，
 管它那般拂逆枯涸，
 波面上且掙扎打個水花兒！



信美樓頭，畫圖裏一片春光如海

春 假 在 太 湖 之 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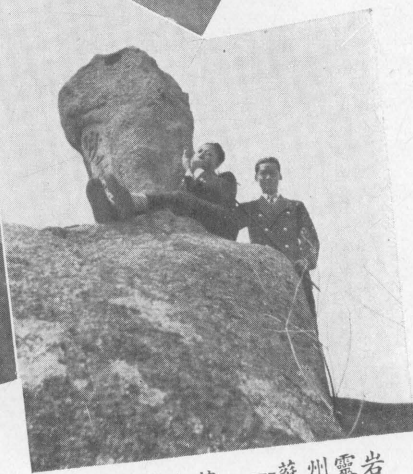
還要上去？



越山過嶺
 尋春！



無錫龜頭渚



蘇州靈岩——老婆等漢癡

春假在聖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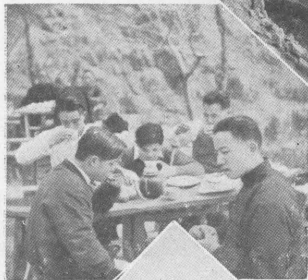


孔墓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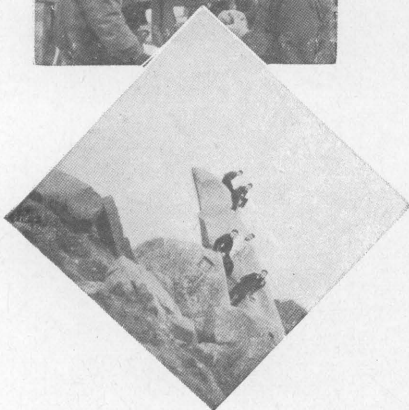


南天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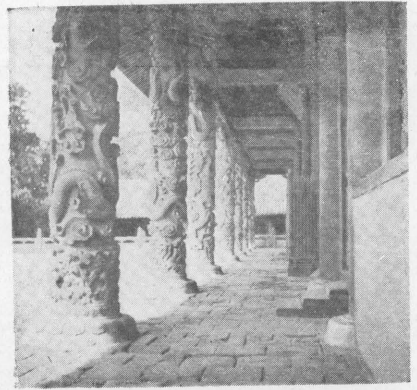
蒼山古松



飲於中天門



觀日出



大成殿



孔子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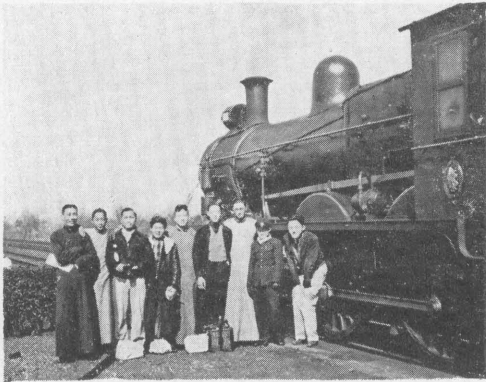


孔墓



孔子講學處——杏壇

羣社余山之行



到了，到了，且留個影。



“船要翻脫哉！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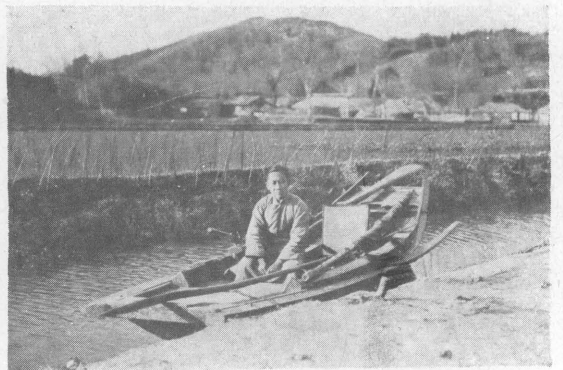
去的時候，神氣活現！



“先生，阿要買點心？”



歸來時，垂頭喪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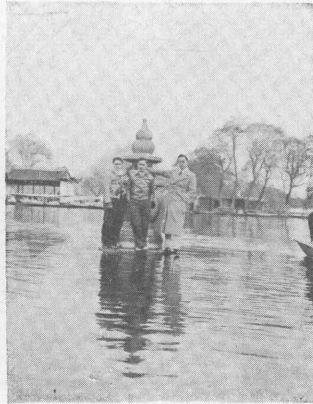


老漁翁，傍山涯，靠水灣！

杭 江 沿 線



待發！



三潭印“人”。



還是這末留戀！



湖心亭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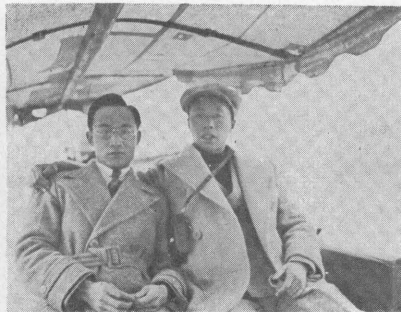
要回來了，那末遲遲！



征途上



奈何橋？！



湖上泛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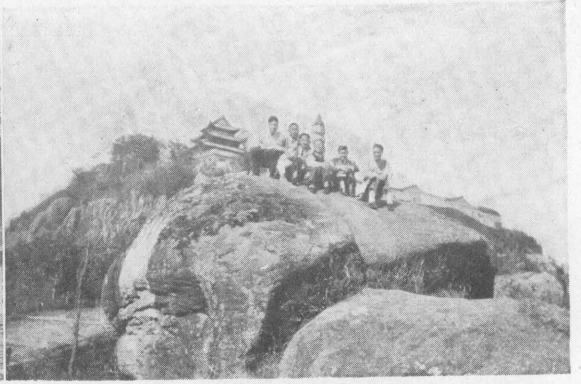


天涯的一羣人們

ALONG THE HANG KIANG RAILW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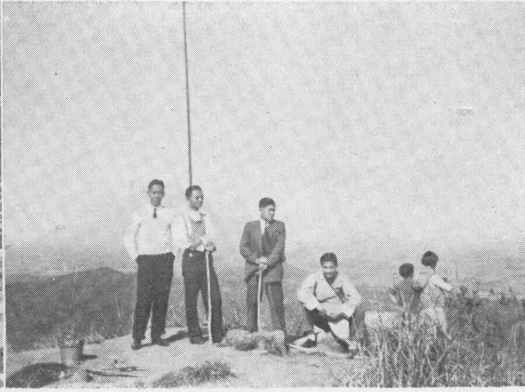
羣社到蘇州去



靈岩山頂



一線天小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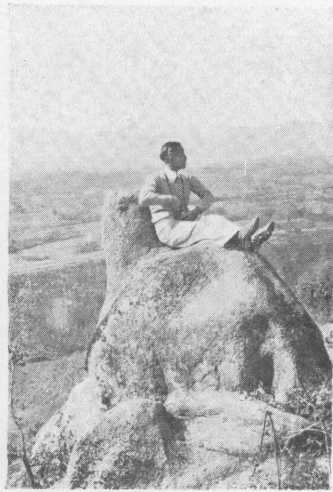
登天平之巔



西施洞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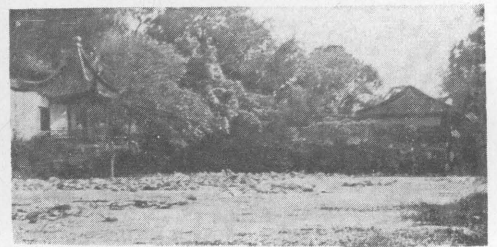
筆硯峯下——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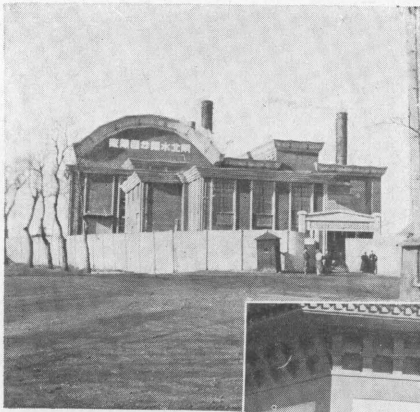
烏龜望太湖



吃力煞哉!!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參觀開北水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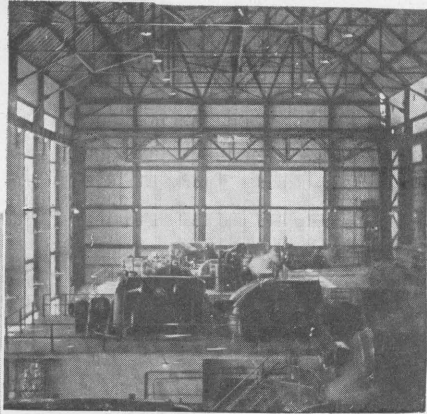


偉大與渺小



水塔下的一羣人們

機器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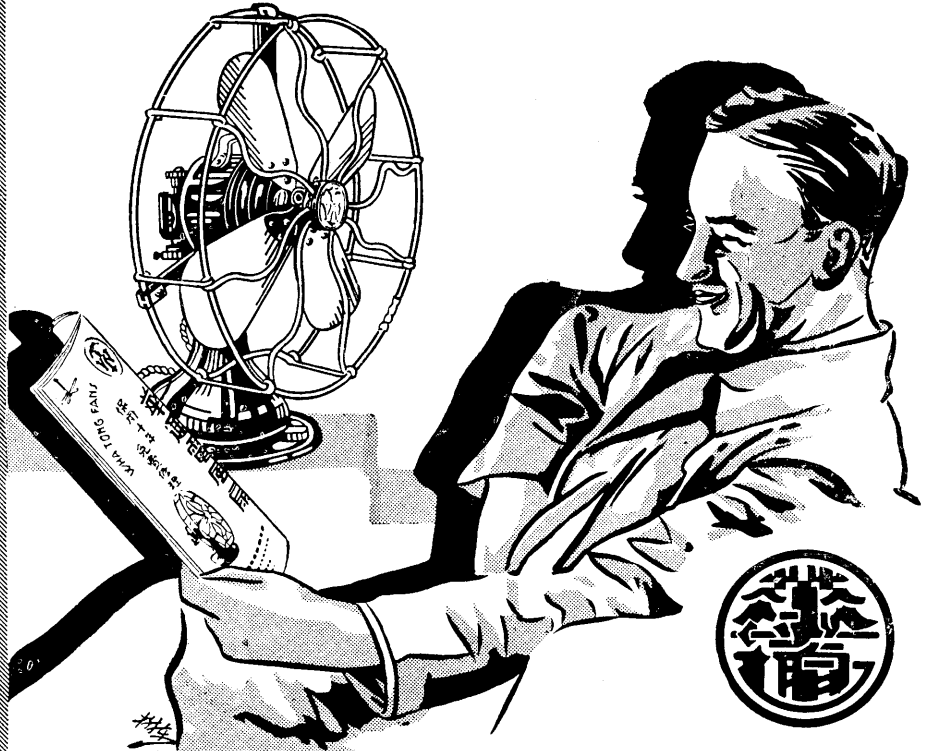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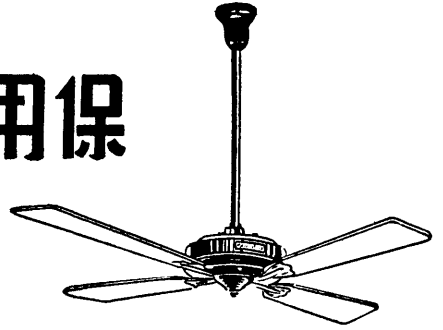
市博物館門前





W
H
A
T
I
N
G
F
A
N
S

保用十年
免費修理



華通電風扇

華通電業機器廠

上海周家嘴路九五九號

電話一五九二七，五三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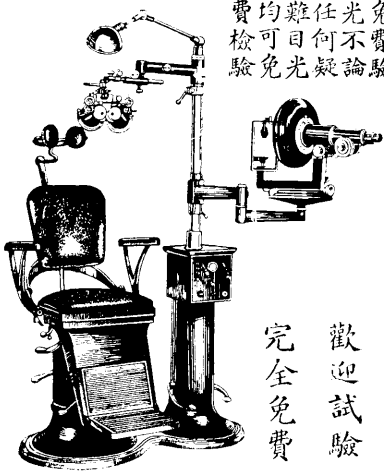
有線電報掛號一五八

茂昌眼鏡公司

支店南京路雲南路南角 ● 總店北口門轉角



本公司之驗光儀器獨步全國並由美國畢業光學師代客驗光不論何種難免光費均可免驗



歡迎試驗
完全免費

蔡司眼鏡
茂昌獨家專售備
貨充足售價特廉

白金眼鏡
品質高式樣多每
副二元至十四元

驗光眼鏡
琢磨精良經久耐
用每副售一元起

患目不良病，非醫藥所能治療，唯有經本公司準確檢驗目光，配戴合度眼鏡，俾循物理方法，方可矯正。

交通印務局

贈送

此處地位由

派克路二五三弄



美

美 麗 牌

色香味皆

無不
臻麗

皆有
備美

華成煙公司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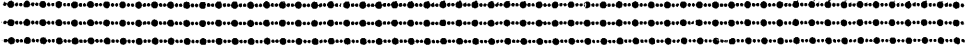




*Softly the evening came. The sun from the western-horizon,
like a magician, extended his golden wand o'er the landsca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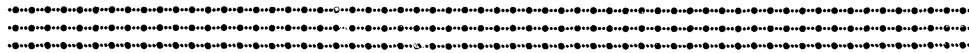
—Longfellow

英 文 →
ENGLISH



INTRODUCTION

We have endeavored to put into these pages of the English section a glimps of school life in St. John's Middle School. Three articles are on "Saturday at St. John's" to impress the reader with different ideas and views. This section was not only for articles on school life, but more emphasis is put on literary value. They are chosen for their brief and simple way of expressing. We are very thankful to our teachers in helping us to secure the articles.



.....

CONTENTS

	PAGE
The Seat of A Great Country	2
Experience	5
Shu Jen Tang	8
Choice of Career	9
Thanksgiving	10
Civil War in China	11
Peach Valley	12
My Autobiography	13
My Luckiest Experience	15
How I Measured the Height off the Biggest Tree on the Compus	16
Absent-Minded	17
Saturday, in our School	18
The Joy of China	20
Secret of Happiness	20
The Raising of the Flag	21
Why I kept a Diary	22
My First Experience at the Pro-Cathedral	23
Saturday Morning at St. John's	24
Traits I Desire in My Friends	24
An Autumn Night in My Dormitory	25

.....

THE SEAT OF A GREAT COUNTRY

TEDDY CHENG

We all live in a great country and most of us are citizens of this country. But few Chinese know the growth of their capital.

Nanking was the capital of an imperial empir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So it possess all the historical interest of an old city. The city wall of Nanking is on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works in wall building. The wall is the thickest and highest in the world. The area within the city wall is very large. The city wall is about twenty four miles. Today, there still remains a remnant of the old palace. In place of the ruin there is a musuem. Nanking is located on the bank of the Yangtze River. A railway connects Shanghai with the capital and at present the trip is less than five hours.

Back in 1927 when the Republican Army established their capital in Nanking instead of Peking, a great number of foreigners and missionary workers were killed. House were burned. In other words a severe battle was fought there. When peace came,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the Government had to occupy houses which were small and old fashioned. The roads were bad being mostly made of gravel or cobble stones and usually narrow and crooked. There was a small electric power plant which gave a yellow orange light. The telephone transmitted voices which could not be easily understood. The Government authorities did not want to start magnificent mansions for their offices because they were not very sure of the government. This was the state of Nanking when it first became of the Capital of modern China.

When I came to Nanking in 1930, there was only one road you can travel without getting muddy on a rainy day. This was the Chun Shan Road, built from the bund to the Mausoleum. The cost of the road was enornus, but the cost of the Mausoleum was still more. Arriving at an archway at the foot of the hill, you walk some three hundred steps passing by trees and stone carvings symtrically arranged. Then you approach the memorial building with Dr. Sun's portrait and some of his instructive words. Then you register your name in a book on ordinary days this would be all you could see. There are only two days in each year you can enter the dome shaped tomb. The Mausoleum can easily be seen because of its white mass against the tree covered Purple Mountain. Airplanes heading for Nanking, sometimes uses the Mausoleum as a guide. The construction took several years on account of the artistic details. All tourists visit this place when they come to Nanking.

Near this modern tomb lies a place of historical value and interest. This is the Ming Tomb. It has withstood the wind and storm, war and destruction, for many centuries. A great deal of the artistic work has

been destroyed by the various rebellions, including most of the wooden structures.

Another tomb in memory of Tang Yuan Kai, who died in office as President of the Executive Yuan, is located further away from the city than any other tomb. This one, is also very different. It is more natural. The path winds through the beautiful forest of Purple Mountain. The stone work is plainer and cheaper, but yet artistic. It looks more like a natural park near the memorial building.

It took about one year to complete the large stadium near the Purple Mountain. The National Meet of 1934 was held there. The authorities decided to hold the National Meet there every four years. Aside from the main field with seats all around it, there is a swimming pool, basketball court, baseball field, tennis court, wrestling stage, and a race course. Only the swimming pool is in use every year.

Lotus Lake attracts many Nanking dwellers during the warm weather. It is especially beautiful when the lotus flowers blossom. Five islands in the lake are named after the five continents of the world. On these islands are established tea houses and refreshment houses. There are also several monuments erected in honor of martyrs of the Republic. Children enjoy the miniature zoo very much.

Recently the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established an astronomy department. They erected an observatory on a small summit of the Purple Mountain. It is equipped with the latest scientific instruments but of course not the most expensive ones. Nanking weather reports and forecasts are sent out from here.

Two of the greatest Universities in China are in Nanking.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is the oldest in the city.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is very famous. It was formerly a missionary school. Now it has been registered but still is a private institute. Their industrial chemistry is very good. Central University is a college of colleges. It has practically all courses in which the Chinese prefer to specialize. Being a government established school, the equipment and teachers are the best China could afford. This college, I think, would be an ideal place for a research student. Several middle schools of high standard complete the preparatory education for the colleges. Municipal primary schools are numerous and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city.

The Ministry of Railways was the first to put up its own office. At that time the building was considered very beautiful. It is of foreign style with a Chinese palace type roof. Steel windows and structures, and cement floors add to the endurance of the building. Large hallways, high ceilings and artistic works add to the grandeur of the mansion.

There are enough office rooms for three hundred or more officials and boarding rooms for bachelors in the rear of the main building. More than one dozen well built houses are for the higher officials. Tennis courts, a basketball court, and a football field are also provided. At its completion, it was the pride of Nanking.

Following this many other departments of the Government remodeled or added buildings to their offices. The Ministry of War and Navy also had fine buildings near the Ministry of Railways. They are much plainer. The Officers Moral Endeavor Association has a new building of old Chinese style with modern conveniences. But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is different. It put up a more beautiful building right opposite the Ministry of Railways. The rooms are much smaller and of modernistic style. The roof is of green tiles in Chinese fashion. A very beautiful garden surrounds it. The wall is inlaid with porcelain. I can say it is the best looking building in Nanking.

Tai Ping Lu, a road through a very congested section of the South City was the next to be built. Then came Chung Hwa Lu, Kou Fu Lu, and a road on the bund. These are all well paved asphalt roads with side walks and sewage drainers. Aside from these are gravel roads of varying sizes throughout the city. Recently Shanghai Road and roads in the residential section completed the half a hundred good roads in the Capital. Automobiles range from two to three thousand as compared to none fifteen years ago. The most fashionable cars can be seen in Nanking. Kiang Nan Bus Company monopolizes the bus service now. There are six route running through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city.

China's most modern theater is also in Nanking. In 1931 there was the little World Theater and later the National Theater. There were also a few lower class Chinese thaters. These amusement places were primarily designed to have motion pictures without sound. The World Theater profited greatly by installing a sound system thus becoming the most modern theater in town. Then came the National with twice the seating capacity and latest instruments which robbed most of World Theater's business. In the congested district of the South city, sprang up the Capital Theater showing mostly Chinese films. Within the last two years came the New Capital rivaling the National Theater with its Western Electric Sound System and air conditioning. This theater had full houses everyday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One year later the State Theater was completed. It is equipped with the latest RCA sound system and air conditioning in a large modernistic building with a slight touch of Chinese taste. Luxury in decoration is omitted. American films are shown in this theater at the same time as in Shanghai or soon after. This theater can be summed up as a high class modern theater.

The city government planned the details of the houses and roads in the residential section. The area of each lot is about two mow. The houses are of the modernistic type and must not occupy more than half of the land. Roads and avenues are well provided for quick and convenient communication. Little shops can be seen at the corners of some roads.

Formerly Nanking depended upon the river, ponds, and well water for drinking and general use. Recently a modern public water supply system was installed in the city. The water is pumped from the Yangtze River to a mountain, called Tsing Liang Shan. There used to be a temple there; but now a reservoir has taken its place

The city has two power-houses. The smaller one is located near the air field. The one that supplies the city with electricity is by the river. The authorities chose this site because coal can easily be transported and water is near at hand. Electric power reach further than the water supply. Most all the shops have electric lighting.

Nanking stands out in having the greatest radio broadcasting station in China. A few years ago it was the largest in the Far east. It broadcasts with a carrier frequency of six hundred and sixty kilocycles and a power of seventy five kilowatts. All China can hear this station and even America reports clear reception from XGOA. The studio is in the city; but the transmitter is by the river.

The population of the city has grown tremendously. It was a quarter of million whe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came. It is now over one million. Business men, foreseeing the growth this city, profited greatly. Suitable houses were greatly needed a few years ago. But now there seems to be too many of them. Well established firms and stores are perhaps better off than in Shanghai in some cases. Since it is the sea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verything in the city is done according to the wish of the authorities. Within the last four years Sing Kai Kou has grown from a congested old shopping place to a modern business and banking cente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chose Nanking to be the Capital of China for a great number of reasons. It is very near an ocean port, Shanghai. It is about the geographical center of China, being about the midway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 railway connects Nanking with Shanghai. Highways branch off in every direction. Recently a railway was built into the interior. Water ways and air ways are also very convenient. Nanking will be the model city of China.

EXPERIENCE

LING PING-TSIEH

For all time and throughout all ages countless men and women have scurried along through life, leaving behind them each time a huge amount of incomprehensible traces of human activities. There are the monuments and works of the old that tell a glorious story of human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Bu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memory of bygone days has practically lapsed into intangibility.

The present age probes and studies the historical past in order to better itself, while each individual glances back from time to time to his past experience to get a glimpse of truth. It must be known to everyone how great a part experience has to do with our activities. And yet many despise it as belonging only to the ignorant. It is no more than true that ignorant people take lessons mostly from their own experiences, while educated men and women study books. However, we should not, by all means, ignore the invaluable teachings that experience really has to render us. In books there lies the endless treasure of wisdom, the old as well as the new, whose source is ever growing and inexhaustible. In view of our limited capacity and the great necessity for knowledge in our time, it is undeniably wise that we resort to book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our intellectual accomplishments. But to take exception to what experience has in store for us is to lose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lifeless knowledge found in books.

Until recently I used, though not by preference, to spend very much of my otherwise valuable time thinking how I might best profit by my study of text-books. And I was very often disappointed in realizing how futile my efforts were; for, indeed, little have I gained from it. But it came to me at last that work (itself) is really an achievement. Work (itself) is its own product. It gives us experience.

The results of similar work carried on by persons of different ability and intelligence vary greatly. To expect more than one can really achieve is futile, and to seek means for accomplishing it is an extravagant vanity and a dangerous hazard. The fact is that, we can never gain more nor less than what we really deserve in our work. Nor is it probable that a work will be totally without value. We might fail to realize our hopes and aims and think that our efforts are futile and our labor is lost; but the work itself is never a failure, or there is no work at all. From so much work, so much experience is sure to be gained. Accordingly, it would be best that we be persistent in none but the present work. And instead of bothering about what the result may be, we should put in more energy which we can count upon for a better and fruitful outcome. Manifold activities and various achievements not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or fruitful

may not interest us; but to take them as they come with earnestness may in the long run prove valuable, for each of them brings unfailing experience.

Knowledge, obtained through study, give us a strong comprehensive power. It enable us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the past, the existing as well as the far away and unseen and above all it helps us to penetrate the promising realm of the unknown. Skill or ability, through practice, endows men with an appropriate means for the subsistence of life or the pursuit of higher interests. For all that, their usefulness would fail to amount to anything without a broad horizon of past experience. A past experience which has traversed through all manners of hardship and tribulations and throughout all walks of life provides for knowledge and skill a free and borderless field in which to hold their sway.

Secondy, experience abides in the depth of our mental faculty and serves to perform something auto-suggestive which resembles an instinct. It impels consciousness, forebodes evils, demands exactness, and is the prompter of right desire and right impulse. Instances are abounding in which people have actually achieved something on very presumptuous conjectures, so correct as to truth yet so impossible to explain. In this case, instinct or past experience has played the underlying part.

Knowledge from books or from instruction may lapse from memory, but seldom from the clutch of instinctive approximation which past reading and study has firmly set. Take a book which is quite unfamiliar to you, say a highly scientific one. Look it over and read the contents through. Put it away. Should you happen to come across it again, would you remember anything in the contents? If it is really new to you, you would not in the least. And as time goes on, and your reading list steadily grows, the memory of that book will be effaced. But surprisingly it is not entirely so. You will still feel a certain familiarity to any suggestion that refers to it. You will find an indelible trace of something in your mind that corresponds to it. With this hinting the way, you would be able to recall the book again if you care to do so. This fact is delightfully surprising; but the truth is quite self-evident.—Psychology alone knows the answer!

As thousands upon thousand of events pass through our lives, there are as well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 those indelible things taking form and accumulating in us. They mingle together into a well connected subconscious mental guide which practically does the work of instinct. And it is through these products of experience that things belonging to a dead memory are rendered traceable. It has somehow corresponds, not to an encyclopedia, but to the index of it. It is indeed the index to the past.

We used to grieve about having gained nothing from our test-books. Let us forget it. Let us never expect more than our memory can really achieve. Let us pay more attention to our present work and be ever attentive. For what really matters in a work is the amount of effort we put in and the attention we pay to it. Through a light-hearted, carefree, but persistent way of working we may build up a clear index to our experiences. And clinging to this index instead of to over-burdened memory we shall save energy and unnecessary worries, and be able to harness our knowledge better and more efficiently than we should be able otherwise.

—=0=—

SHU JEN TANG

VOONG PING-NEN

Shu Jen Tang is located between the laboratory and gymnasium on the west bank of Soochow Creek in our school. This dormitory building looks gigantic, huge, solemn, erect. The walls are red and neat. The roof is smoothly laid with black tiles in Chinese Palace styl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is building is a fire escape made of steel. The windows are kept in straight columns by which the building looks quite symmetrical and beautiful.

The main entrance is toward the west. Behind the door, there are bronze memorial tablets on which are carved the names of the donors of this building and a picture of a former student in this school, who being honore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passed away while a pupil here.

The ground floor of Shu Jen Tang is partitioned into four classrooms one at each of the four corners. A Senior Room is located by the stairway. To complet this floor there are four bedrooms and with servant's quarter.

After passing the neat smooth corridor, and ascending the cement staircase, we perceive that the first floor is different from the ground floor. This floor is entirely occupied by boarding students. Three students occupy one room. Between the rooms, a quiet clean stairway leads us to second floor. This floor resembles the first floor except for a bath room. There are also a lavatory and wash-room on each floor. Each room has good light and two windows for ventilation. On every floor resides a teacher whose duty is to supervise us. We, students, are fully satisfied with the modern installation and equipment of this building. This building was started in the year nineteen thirty four and completed in nineteen thirty five.

CHOICE OF CAREER

TSEU YAU KHAUNG

In olden times in China, people did not have to think about ways of living. If they studied, all that they read was in books written by famous literary men or by great philosophers. Most of them did become good writers in Chinese essays, but they knew very little about science, mathematics, or geography. No matter what they wanted to be in the future, they studied the same books, usually: *Lwen-Yu* and the Six Cannons.

In the modern age, circumstances are different. If a man wants to earn a fairly good living in the future, he not only has to be educated, but he has to specialize in a certain occupation and stick to his profession. For instance, if a school wants a science teacher and there are two candidates for the position, one a Bachelor of Science, and the other a Bachelor of Art. I am sure that the position will be offered to the former. Why is this always the case? It is because this school wants a science teacher, and therefore no matter how much the latter is better than the former in anything else, if he is bad in science, he is no good. In this manner, if a person does not compete with others in the profession he specialized in, he shall be eliminated in every case. So his only chance is to stick to one profession. Since it is so, we students, who perhaps have not yet decided on our future profession, must make a careful decision lest we should feel regret in the future.

Now the question is what subject shall we choose? There are several things which we have to think about before choosing our profession. The first is. "What subject are we interested in." This means a great deal. We shall not work hard willingly unless we are interested in our work, and unwillingness in working causes laziness. Who will like to employ a lazy person? So if we choose, we must choose an occupation that interests us. The second essential that we should choose a useful one. For example specializing in law or literature is not a wise idea unless we are quite sure that we shall be great in the future. It is reported that there are more lawyers in Shanghai than those who bring up lawsuits. From this we can imagine what sum an ordinary lawyer receives each month. In literature it is the same. Trying to secure a good living by sending articles to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s rather hard. What occupations are useful than? We have the occupations of doctor, engineer, or chemist. Probably we all know that a doctor is always useful. Although hygiene is getting better day after day, sickness never dies out of the world, so doctors are always useful, besides, experience and hard studying are the reasons for the improvement made in hygiene. So we can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doctors. As for engineers and chemists, they

are much needed by our mother country, China. Therefore an engineer or chemist does not need to worry about his getting employed in the future. That is why these are good occupations for us to specialize in. So in conclusion I must say that to choose a useful profession in which we are interested for our life work would be the wisest thing to do.

—=0=—

THANKSGIVING

FREDERICK C. L. CHANG

Just think of what we eat and drink every day, of the clothes we put on our bodies, and of other necessities such as hats and stockings we wear. We ought to be thankful to God for them because, not only has He given us these material things, but He has also furnishe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at fits us.

There are four seasons in the year. Spring is as sweet as a small sparrow; Summer is as passionate as a young lass; Autumn is as mild as an old lady; Winter is as cold as a serious grandfather! From season to season we have different natural surroundings, and therefore we are stimulated to work more willingly. If the seasons never changed, what a monotonous life we should have!

After several hours of work we must have a rest. But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 sky never became dark or if the sky were dark all the time! Life, indeed, would be terrible. But God has divided the twenty-four hours into day and night.

We breathe the air, bask in the sunshine, and drink water. If air were taken from us for only a minute, we should all be finished. If there were no sunshine, children would not be rosy-cheeked. Without food for a day, it is still possible for us to live, but without water it is impossible.

Suppose that there was only one man in the world. He would have to raise wheat, plant flax and build a house all by himself. Then he would have to make the wheat into bread, change the flax into cloth and sew it for his clothing. In other words, he would have to do everything he needs by himself, and that is almost impossible. But God is so merciful that He has created us to work at different trades and to support one another.

Our parents gave birth to us, our grandparents gave birth to our parents, and our grandancestors gave birth to our grandparents. But who was the creator of our ancestors? The answer is God. If there were no human beings in the world before us, we should not possess all the things which are with us now. Shouldn't we be thankful to God for these blessings? Of course, we should.

The Chinese ideas of ancestor worship, of the Mid-Autumn Festival, of celebrating the birthdays of the Sun God, the Heaven God, and the Earth God are different types of thanksgiving ceremonies; except that most Chinese are ignorant of the knowledge that there is only one God in the world and that this God is the creator of everything.

We ought to be thankful all the time, not only during our happiness, but also in our troubles. It is clear that we ought to be thankful during our happiness, it is rather more difficult to explain why we should be thankful in times of trouble as well. We thank God for the harvests he grants, the good health we enjoy, for the wealth we possess, for the peace he has given us. Nevertheless, there are some ingrates in the world. They grumble about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ir happiness, and proceed to secure their own by sacrificing others'. The result is that God takes away their happiness and puts them in trouble. Occasionally there will be floods and droughts in a country, people will get sick or become poor, and war will break out everywhere. Still we ought to be thankful. God gives us a lesson by these calamities, and hopes we will repent of our mistakes and make up for them. Happiness will return to us if we feel sorry and try to do some good works for the sins we have done.

Concerning the way we are going to show our thanks toward God, it is not enough merely to sacrifice something on the altar. The way God likes us to perform our thanksgiving is to love one another. God will be pleased if we take one another as brothers. Our nation has given us many benefits, but it is God who blesses us through our country. To thank God we, therefore, should try to make our nation prosperous, to render her army all the service we can, and to glorify her with all our effort.

Our parents have undergone and are still undergoing different sorts of hardships in bringing us up. We owe them everything. They have given us food, clothing, and now mental food—education. How hard they have worked for our school fees. Sometimes they have even given up their own happiness to make us happy. Their hair has turned grey, yet they still labor for us every day. We certainly should be thankful to them, for their simple wish is that we should develop into good honest men.

—=0=—

CIVIL WAR IN CHINA

TSEU VUNG-IOONG

During the last twenty-five years many civil wars have been fought in China. Most of them have been caused by the governors of provinces having different political opinion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le some

others have been due to the ambitious leaders of armies fighting against each other for territorial plundering.

China suffered a great deal as a result of these civil wars. A very big sum of money has been spent on firearms and artillery. Many buildings were destroyed,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killed on the battlefields. Commerce declined. Many men lost their jobs and became poverty-stricken, after which sickness followed.

In order to prevent civil war from happening again, first of all we should make our nation strong and united; but how can we accomplish this? First, by developing education; second, by developing industry; third, by developing the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that can make a nation peaceful and strong is beyond doubt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which can develop strong moral character in the people. If every Chinese receives an education, he will know right from wrong. He will never follow blindly the ambitious warlords fighting against the people of his mother land. Moreover, educated men are needed because they can perform a great task—the reformation of China. So developing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new China.

China has a wonderful amount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coal, iron and other metals which the Japanese always look at with a covetous eye. If China can develop industry and open these mines, she will become an efficient and prosperous n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three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without which education and industry cannot be carried out. It is a shame that the Chinese as a whole lack a national consciousness. Now a good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such as improved railroads and highways will bring us together. The ties of friendship will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will be fostered.

—=0=—

PEACH VALLEY

Oo YEU-ZUNG

During the Tai Yuan period of the Chin Dynasty, a Wu-ling fisherman, forgetting how far he had rowed, found a forest of peach trees by accident. The wood stretched for a few hundreds yards on each bank. The fresh grass was fragrant and the fallen flowers and leaves were scattered about in confusion. Inspired by curiosity, he advanced and tried to find the limit of the thicket. The grove ended at the source of a stream where a hill rose abruptly. On the hill, there was a cave,

glimmering with light. The fisherman left his boat and entered the opening which seemed so narrow at first that only one man could pass through at a time. Groping forward, he found a vast open valley in front of him.

The wide plain was decorated with fine houses, fertile fields, beautiful pools and mulberry and bamboo. Between the fields were roads and paths for communication. The barkings of dogs, and the crowings of cocks could be heard alternately. The clothes of the inhabitants who worked on the farms were quite similar to the outside world. Both old and young were contented and happy. When one of them saw the newcomer, he was greatly astonished and inquired of him where he came from. Having learned the story he invited the guest home and served him wine and chicken. Others in the valley heard of his arrival and crowded forward for news. They said that their ancestors together with wives and families, in order to avoid the turmoil during the Tsin Dynasty, settled in this secluded region and never went out again; thus they were shut off from the rest of world. They also asked about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outside. They did not even know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an Dynasty, not to mention that of Wei and Chin. The visitor told them everything. Then each entertained the stranger with great hospitality.

For several days, the fisherman stayed. At last, when he departed from them, they reminded him that it was unnecessary to talk to others about this.

After he had got out, he boarded his boat and went on his homeward voyage; and he reported all that had happened to the magistrate when he reached home. The fisherman then tried to go a second time with men whom the prefect offered for the exploration, but he was not able to find the former marks which pointed the way to the valley.

Liu Zi-chi, a magnanimous Nan-Yang scholar, heard about it and tried to discover the valley. Unfortunately, he died before he was able to complete his plans.

(譯自桃花源記)

—o—

MY AUTOBIOGRAPHY

KENNETH CHIA-CHE SZE

In the year the Great War ended, I was born. It happened that when the clock struck two in the afternoon on January the sixth, I made my first appearance in the world.

For how long I lived at my birth place, Peiping, I do not know exactly. At any rate it was less than one and a half years after my birth that my parents left for America with me. After travelling for one month or so we settled at Washington, the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Speaking of Washington, I remember only the heat in summer and the cold in winter.

In 1921 we bade farewell to America and intended to return to China via Siberia. For what unknown, we went to New York instead after our short stay at Paris, the beautiful city for which I still long. The sidewalks, the streets, Eiffel tower, the palaces, the hotel in which I sojourned, carved the deepest scar in my memory.

At New York, I as a small child spent two years playing. My father thought that I was old enough to receive some school education, so Mrs. Colbert became my private tutor in English and mathematics. During my three years' sojourn in New York I had a good time. Almost every week end my parents took me to visit some place. Yachting, visiting the Statue of Liberty, skating, riding horseback were our usual enjoyments and my favorite pastimes. Having kept in contact with nature so much when young, I think my fondness for travelling was established then.

The next year when the Great Earthquake of Japan took place, I was six years of age. I returned to China because of my grandparents'. After sixtieth birthday celebrations. I had returned to my mother country, I stayed and am still staying in Shanghai. Since then my environment changed utterly. All of my favorite pastimes, I could no longer enjoy. Misery and melancholy soon ruled my life. And thus I became a bad tempered boy.

When I was seven, my grandfather wanted us—my brother, my sister, and me—to, study the Chinese language. We had a private tutor who taught us The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 in which I did not understand a single word. The teacher was indeed very good and kind if a bit conservative. He ordered us to recite our lessons daily. "Why should I memorize these useless ethical lectures?" I often asked myself and tried my best to seek an answer but in vain. That caused my frequent absences from his class.

Perhaps the place or the weather did not suit my health. Being very strong when in the United States I became very weak ever since my residence in Shanghai. I spent three weeks of every month in bed! Thus several years passed.

One year my father bought us two horses. I rode horseback daily and my dear old, pastimes returned to me. Partly because of the restoria-

tion of my old favorite games and partly because of my study of a new language, French, I became interested in Chinese too. But illness prevented me from enjoying them immensely.

It was in the bitterest winter, when I was eleven, that a tragedy occurred—my father passed away. It never rains but it pours. I got tuberculosis and spit blood. The case was not serious at all, yet on the doctor's advice I entered a hospital for treatment. After six months I felt much better. So my mother took me home. Nevertheless I still received quartz light treatment.

The next spring, the spring of 1931, through carelessness or over-exercise I threw up blood again. My case was got worse and worse as the weather became warmer and warmer. Twice I spit more than a pound of blood. The doctor gave me many kinds of medicine to take and advised me to rest quietly. I took his sound advice and learned the art of lying down flat on the bed without moving for two weeks continuously. Afterwards I stopped spitting blood, I reëntered the hospital for Pneumothorax treatment.

In the hospital I stayed alone in a small room as if in prison. Three meals were given to me daily to fill my stomach. There, I idled my time away. I slept as much as possible, for I had to have a perfect rest. I did not read because reading was harmful to my health. My daily routine, therefore, was eating, sleeping, and looking at the ceiling. When I was looking at the ceiling, I often recalled my happy times in America. Suddenly the ceiling changed into a screen showing my past life full of joyful events. One could see a smile on my face when I was recollecting my past events.

After I had stayed in the hospital about one year, I moved to my home. And every two weeks I received Pneumothorax treatment. I took the treatment for two years.

In the summer of 1934, I entered St. John's Middle School. Life at home and in school are quite different. However I like the latter more than the former. Two and a half years have passed and I find that life is full of duty—a phrase which I hammer and forge into myself whenever work lies in front of me.

—=0=—

MY LUCKIEST EXPERIENCE

TEDDY CHENG

Nearly two years ago my father bought a radio in Shanghai. Due to some damage in transportation, it did not give the best results. This receiver was sent to many repair shops in Nanking and Shanghai, but no one seemed to fix it correctly.

I had heard many people say that the inside of all radio sets is very complicated. But this did not stop me from asking Daddy's permission to take it apart because I was always curious how things work. Finally he said that I might do it. I had an awful experience in taking it apart. Inside the aluminum chasis were scores of hook-up wires that I couldn't even see the parts. For several months I kept taking the radio apart and assembled it with the aid of a circuit diagram. Finally I decided that I was not capable of locating the trouble. For a week I did not even think of it. Then during a holiday, I made my last attempt. This time I left the radio from its box for about a week. Every day searching curiously, I tried to find the trouble. Then this thought came to my mind. With the radio in operation, I shook the chasis, tapped it, and pulled the wires. Ah! I found it. A loose contact. Who would think this could cause so much trouble. In a few minutes I assembled the set and it gave marvelous reception. At this my parents were quite satisfied.

———=0=———

HOW I MEASURED THE HEIGHT OF THE BIGGEST TREE ON THE CAMPUS

WAUNG TSHUNG-NYOUN

What an interesting thing it is to measure the height of trees in our campus while we are lying down and facing the lawn, provided with only two rulers as instruments, and a trifling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 for calculating purposes! The method is simple, but to those who do not know it well it seems quite magical.

On our campus, there is a tall tree. It is very interesting to know the height of such a big tree. In measuring its height, I lay down on the grass at a distance of 100 meters from that tree. I observed one ruler was 4 centimeters thick. I held it horizontally and moved it away from my eye until it just hid the tree from the horizon line to the top. I found that the ruler was 14 centimeters from my eye when it covered up the tree. And it gave proportion that 14 centimeters is to 4 centimeters, as 100 meters is to the height of the tree. Letting x represent the height of the tree, in solving the proportion, we will find that $14x$ equal to 400 meters; that is x equals 400 over 14 or 200 over 7. Therefore the height of the tree is about 28 meters.

The method of calculation may be of great value in furnishing information imperatively needed, but not otherwise. It provides one with much entertainment too. The same method is applicable to the calculation of the distance of an object when its height is known.

ABSENT-MINDED

FU WE-NYOEN

After supper, a group of students crowded on two beds were chattering and laughing. Someone was nibbling an apple. Truly, nothing was more worth while than to have a talk after a meal; but lo, there was still a book-worm—well, he might have a test tomorrow—working very hard at desk in the corner. His head was nearly buried in his chest. You may wonder how he could breathe, but he is that kind of a man. The laughter greatly increased, yet it did not enter his ears.

Unexpectedly, a shouting broke out from that corner. "Who takes away my eraser?" The laughter was immediately interrupted. "Yea, I see," cried the book-worm Chen. "So that's why you laughed, eh? Give me back the eraser, one of you."

That made everyone surprised. John began to ask. "Wait a while, be quiet. What do you really mean?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r eraser?"

"I've lost it. One of you must have taken it away; 'cause it was on my desk a few minutes ago."

"Don't worry" said Chang. "Have you searched for it".

"Yea, desk, drawers, floor, and everywhere."

Then someone rose up from the bed searching for it at random and in vain.

"Surely one of you took it away," insisted Chen.

"Well, you can search our pockets," said Wong.

"And what would you say if it were not there?" continued John sharply.

Chen became silent. Turning his last hope to his own pocket. Finally he burst out a roaring, almost like a scream, much louder than the first one, mingled with ecstasy. "Here it is."

The roaring was followed by sarcastic laughter.

"Chen, you see, you were absent-minded," smiled Chang.

"You are also too careless and rude," added Wong.

Chen's face was reddened.

"Remember, Chen," Chang went on. "Whenever something suddenly disappears or happens, calm yourself, and think over the past situation carefully. Then you will have your question solved easily."

At that moment the fellow who nibbled an apple had just finished one. As he threw away the core, it landed precisely on Chang's mouth, So that shut his mouth up, and ended the story with a cheerful laughter.

SATURDAY, IN OUR SCHOOL

KWAH NEN NYUING

Saturday is the day all people in the world enjoy. They work for half-day and spend the rest of the day in enjoyment. So for students, it is the only day in the week, we can go out of the campus freely to call on our parents, friends, and relatives and to enjoy the movie or shopping. How dear it is to us, is beyond doubt.

On Saturday morning, when the sun begins to peep out over the remote mountains, the students are busily doing their toilets, brushing their coats, polishing their shoes, combing their hair and none of them bothers himself about lessons.

Almost every student is wearing the latest style foreign dress, with shining shoes, silk neck-tie, and smoothly combed hair, even those who usually dress up in Chinese gowns, now cast them away and wear the universal foreign dress,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a few students who stick to their national gowns mingling among them. Everybody looks very gentle, neat and handsome, but the most manly and remarkable I should say, is the fellow wearing his blue-black school uniform with a beautiful white cap and wandering around with a soldiery air.

After breakfast, they are chattering and laughing gaily under the morning sun, in front of their dormitories in groups. Some of them discuss the pictures shown in the theaters. Some talk about their families or their appointments with their friends. Some make fun to each other, and still others plan a picnic or hike to the country to enjoy the fresh air and the gay rural life.

When the peals of the school bell, at 8 a. m. is heard, every-body, carrying text books under his arm with head cast down, goes to the class room reluctantly; it seems they have little mind to attend the classes. Lets see what happens in the class. Oh, ho, that fellow who sits in the last seat of the fourth row, with artificial curly hair, is folding his arms and shutting his eyes with a little smile about his lips, in a day-dream which has no reference to the lectures. Ah, ha, that fellow sitting in the second seat, is drawing the head of his teacher with a long and bushy beard under his chin, in his note book. Look at the right corner, that boy with brown suit is looking out through the window into the cloudless azure sky, counting the number of birds passing by. And still many others build castle in the air, and feel the class is as dreary as the Sahara desert. I don't mean, of course, that all of us are making such foolish

reveries, there are still many who are energetic and attentive to their class work as usual.

As the tower clock of S. Y. Hall is striking twelve, there is heard the whizing and the tooting of the automobiles which parade along the school path in procession to meet their masters, begin to break the serenity of the campus. The boys who just come out from their classes, are running to and fro, from dormitory to dormitory to take packages or look for friends, and at the same time accompanied by all sorts of unnecessary shoutings. Indeed, in a time, our school is all topsy-turvey and dishevelled.

On by one, the motorcars, new as well as old, and other vehicles have gone away with their well dressed passengers. Those who prefer to go home by foot, are chirping in groups delightfully along the way with a lofty air. Now, all of them have gone away in high-spirits, as if a bird which was confined in a cage for years, has been freed. They amuse themselves in different ways and places to make up for the daily hardships and routine.

Drop the curtain down, and lift it again; now, look at the campus. What has happened? The campus which, fifteen minutes ago, was so clamorous, bustling, and compact with various kinds of vehicles and cars is now very calm and incredibly quiet and, you might say, gloomy as a sepulchre. The motionless buildings seem to be full of mysteries. Not a single soul can be detected. The rattling sound of the leaves of the trees blown by the wind, the shoutings of boatmen, sailing on Soochow Creek, now and then the whistles of the factories, and the indistinct peals of the bells of some other schools, are the only music we can have. How does this miracle happen? It was one of the most morose and heart-rending transformation that ever took place in the week days.

These dismal and deadly circumstances will continue until the bell of the church rings for evening prayer and the shadows become deepened and lengthened. At this time, some of the boys with bright faces and peals of laughter, carrying packages, which are biscuits, I guess, begin to come back to the "cage." Soon automobiles and rickshaws are coming hastily through the school gate, sending their passengers to the school. Once again our school-paths are in pell-mell confusion, which will not end until nine o'clock.

As the clock's hour hand is at nine and the minute hand at twelve, a harsh grating sound is heard. It is the school gate closing and it indirectly announces that it is the last minute of our "liberty."

THE JOY OF CHINA

TEDDY CHENG

During the days before Christmas, all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melancholy. No doubt all the world held its breath. This was because the Man of China was a captive. On December 12, 1936, Generalissimo Chiang was taken captive by the rebellious Bandit Suppression Army headed by General Chang Hsueh-liang. Everything was taken away from him. Only half a dozen of his bodyguards remained alive. He, himself suffered greatly. The first thing he asked for was the Holy Bible. There was also many high official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him. Then on Christmas Day, 1936 being the fourteenth day of our national leaders' captivity, a real Christmas was given to the Chinese populace. Through peaceful negotiation, Generalissimo Chiang was released. At about 2:15 P.M., he departed from Sian by plane and reached Loyang.

As I traveled through the heart of Nanking, the Capital of China, everything seemed quiet. All kinds of amusements were suspended. News flashed to the Capital instantly after his arrival at Loyang. It was late in the afternoon. Firecrackers were heard going off here and there. At supper time, thousands of people desiring assurance, telephoned to the newspaper offices or to the Central Broadcasting Station Studio. Then at about 8 P.M., XGOA announced the release of General Chiang. With the true happy news, people all over China rejoiced heartily by fire works. The noise of fire crackers in Nanking were so great that nothing else could be heard. I have never heard this kind of rejoicing before in Nanking. All big cities in China joined the Capital. When Generalissimo arrived in Nanking on December 26 at noon, the air field was filled with patriotic citizens. All Government officials welcomed his return. Military Bands made a high light of this event. Parades, news reels of his return, fireworks, official ceremonies, student demonstrations made it more joyous. Such an event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by the Chinese.

—=0=—

SECRET OF HAPPINESS

ZUNG KWAUNG-HWE

All men on earth, who are busy all day long, are seeking happiness, either for themselves or for others. When we talk about happiness, we do not merely mean living in grand edifices, riding in the most beautiful automobiles, dressing luxuriously, or spending money at random. There are this sort of men, but they actually live a miserable life. All the time, they are afraid of robbers, kidnappers or something of that sort; and are also guarded by armed body-guards who make them look more or less like prisoners.

Happiness does not indicate physical enjoyment. Death is a terrible thing indeed, but sometimes, even death will give happiness.

Service and generosity are also the sources of happiness. When you have served the helpless, or given some money to the poor, though you have lost money and energy, yet instead of feeling pained, you have an inexpressible satisfaction in your soul. This is the real and everlasting secret happiness.

———=0=———

THE RAISING OF THE FLAG

KOO YUI-TSONG

The flag was going to be raised.

It was a great national occasion, and all had gathered around the flagpole to see the flag hoisted, by means of little pulleys, to the top, and there to flutter in the breez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who "didn't care for such things," and some who preferred uninterrupted study, and a few others who preferred basket-ball, we all went, that is to say those who were impelled by curiosity, or by a sense of duty, went. I went because I had nothing better to do.

The flag literally rose to the occasion, rising, in fact, up the flagpole with surprising rapidity. My thoughts soared with the flag; I thought how I would rule China, how I would relieve her of oppression, how I would raise her to the rank of the foremost world power how.....at this point my thoughts were brought to earth by a loud series of cracks behind me, even as a soaring bird falls lifeless fore the hunter's gun. I turned around and saw a boy very composedly cracking nuts, to the peril of his teeth, which stood out of his head like those of a horse. I further noticed that whenever he succeeded in extracting a whole nut, he would pop it into his mouth, smack his lips in the most offensive manner imaginable, and proceed to grind it with evident relish, much after the fashion of a cow chewing the cud.

This, then, thought I, was his manner of showing his concern over the welfare of the nation and its people.

By this time, the flag was pretty nearly in place and my thoughts were revelling to their former channels, when they were again diverted by a sonorous voice telling me that William the Conqueror won the battle of Hasting in 1066.

At this second diversion, I turned around sharply brought my head of even more sharply against the still sharper corner of an extremely hard history book.

“——” said I, which expression being neither complimentary to the book or the historian behind it, caused the later to peer out cautiously from behind his ponderous volume, and remonstrate with me for the violence of my tongue.

The face which thus beheld, had a receding chin, giving it the air of an aged rabbit wearing spectacles, or perhaps I should have said binoculars, they were so thick.

I moved away from this apparition wondering how any one in the full possession of his senses could find any connection whatsoever between the Battle of Hastings in 1066 and a flag raising ceremony in 1937; however, I was somewhat relieved by the thought that the above-mentioned historian had evidently been dropped on his head when young, and was now trying to make up by hard studying that which had been displaced by contact with a marble or maybe wooden, floor.

The flag is raised on high now, and everyone was singing or trying to sing the National Anthem as loudly as possible, with the evident, or rather audible intention, of drowning the sound of a little organ which was valiantly struggling, against the tide of noise, to produce something with at least a faint resemblance to music.

When the quavering tone of a boy three bars behind the rest had died away, the students began moving off in twos or threes; back to their respective rooms or classrooms, there to discuss the merits of yesterday's cinema, or the Binomial Theorem, as the case maybe.

The flag Fluttered alone on its solitary pole, the only thing, perhaps, that remembered what it was up there for.

——=o=——

WHY I KEEP A DI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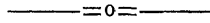
LIU TSOO-WE

A Diary is a book in which we write our daily work, in order to keep in mind our past life.

Great men from any country always keep a diary. Many a great man we know by reading his diary. This shows to us how valuable a diary is.

My purpose in keeping a diary is neither to be a great man, nor to be popular. It serves merely as mirror which shows me my real face by the reflection of true light. In other words, it gives me a chance to see myself and to correct my faults of the past. Nothing can remind me more clearly than the diary which I keep. Moreover, I can improve my writing and penmanship, and efface my bad habits in future. As I

am now a student, needless to say my life is cheerful and comfortable. Because of this, laziness may invade me and ruin my career. If I keep a diary, I can write all things down and in future I can charge my undesirable habits.



MY FIRST EXPERIENCE AT THE PRO-CATHEDRAL

LIU TSOO-WEI

On the west side of Saint John's University, there stands an elegant building which is in the Romanesque and Gothic styles. It is surrounded by all sorts of plants, evergreens and grass. This is the school cathedral.

For quite a long time I had been studying at Saint John's, but I never walked inside this building. Sometimes, I thought I should pay a visit. But some way or another, I was prevented; if not by my laziness, by my unwillingness. So until recently, I was ignorant about this holy place.

One day I made up my mind to go to church. In order to avoid unnecessary embarrassment, I asked one of my classmates who is a christian, to ask Rev. Cheu Lee, whether I could attend the church service instead of ethical lecture. Finally the permission was granted.

I went to church on November 22, 1936, accompanied by my classmates. We went there while the church bell was ringing. We entered by the side entrance and sat in the first row. As soon as I sat down I looked all around the building, and saw there are many marble tablets hanging on the wall in memory of some bishops. At one end of the building, there is an altar on which a gold cross is placed. This altar is covered by different kinds of colored cloth which represent different seasons. Before the altar, are the long benches for the choir. On one side is a pipe organ. In front of the altar is the platform for the preacher. Down below are the seats for the congregation. As I said I sat on the first row, and I was able to hear and see everything distinctly and clearly. We waited for a few minutes. The organ was playing the first hymn, we all stood up and sang. By this time the school choir came out pair by pair quietly and orderly. Following were the prayers by Dr. Pott and the sermon by Rev. Cheu Lee. He preached on "Thanks-giving day" which come on November 26. It was interesting because it gave m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American festival. The service lasted about an hour, and though it was a short time, it gave me a deep feeling a feeling that I have missed something which is unexpressable. I do hope that I can have the chance to go to church again.

SATURDAY MORNING AT ST. JOHN'S

FRANCIS Z. O. LI

Perhaps the most interesting day of our school is Saturday. In the first place, we do not have to take morning exercise which most of us students do not like very much. You may sleep peacefully Friday night and have a good dream since the bugle calling for exercises will not wake you up early the next morning.

In the second place, most of us are greatly interested in taking a half hour practice in singing during the morning assembly. To some diligent fellows who take the chance to read their lessons, perhaps singing is not very interesting; but generally to join the mass singing is quite nice fun.

Thirdly, Saturday morning is the morning for tidiness, because the Headmaster will go as far as to put on his spectacles and inspect room by room around the middle school on that very morning.

Lastly, Saturday morning is a very busy day for students, though for some students having some detentions, it is not true. It is the only day for us to spend our week-end outside, after six and a half days of imprisonment. It will be very interesting to you if you cast your eyes and observe how everyone is dressing himself. Their presentable suits are ready, their hair is nicely combed, their shoes are brightly polished and they get busy at everything. Psychology will help you a great deal to analyze their feeling. Some of them are going home, some are going to the cinema, while the rest of them may be planning to meet their sweethearts.

Saturday morning at St. John's is a very interesting day indeed, and when you graduate from St. John's, you will keep it in mind and not forget this day.

—=0=—

TRAITS I DESIRE IN MY FRIENDS

SUNG KY.-ENG

Friends are necessary wherever I go. True friends will help me when I am in difficulties, and comfort me when I am sad. Those who scorn friendship are selfish, proud, and jealous and will lead me into evil. In choosing my friends, I therefore should be careful. True friendship does not weary of doing good, of serving and helping others; intimate friends are unselfish, loving, and kind.

Jesus said in the Golden Rule, "Love thy neighbour as thyself" and "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others do unto you." These words teach us that friends should love one another, help one another, and comfort each other in time of difficulty and sadness.

I have many true friends in the school. We advise each other, encourage each other and love each other. We have sworn eternal friendship toward each other.

Could I love cruel and treacherous friends who are telling lies and cheating all the time? Surely not! I wish my friends to conduct themselves well. I hope they will be humble and kind to everyone, even to the servants and the lower-classes. I want them to be honest in school and in society, and loyal to their country, I desire them to sympathize with the poor and to be strong, moral and spiritual young men. I expect them to be unselfish, loving, and to imitate the conduct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was so humble that he washed his disciples' feet. He sympathized with the poor. He love the people so greatly that He sarificed His body on the cross to save the world by His Virtuous Blood.

This is what I desire in my friends!

———=0=———

AN AUTUMN NIGHT IN MY DORMITORY

By WO ZUNG-PAK

When the clock struck twelve at the tower, almost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seemed sleepy and quiet. There was no cloud or even a little vapor to hide the moon and the stars. They shone so brightly that great buildings, fields, meadows, and trees were reflected with beauty and chill.

On the east side of St. John's University campus there stands a new building with broad glass windows and firm walls. That is the dormitory of our first class in the middle school. My room number is 14 on the ground floor. I was just sleeping and dreaming of my parents who sat with me asking about my school life in this room. They were so kind and loving to me that I never wish to leave them.

Suddenly I was awakened by the echo of a noisy steam—boat passing behind the building in the Soochow Creek. I hated this boat for it disturbed my happy dream, and I began to look about the room. I saw the moonlight spied my bed with gloom and I smelled the perfume like that of chrysanthemum in my house. The dream and those impressions led me to think of my parents. How they were then and whether they were comfortable or not.

Though I felt depressed, I encouraged myself by thinking that educ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my life. I should avail myself of this opportunity to improve my knowledge. Moreover, I remembered that there was the well equipped gymnasium and good playgrounds to help me to develop my physical body. A man should be patient and energetic or else he can never succeed.

My eyelids became heavy and gradually closed up.

中華勸業銀行廣告

信託部

代客經理租
保管建築
各項事務
俱可委託

商業部

往來收解
無不具備
各項匯兌
各種存款

儲蓄部

定活零整
各種皆備
教育養老
均可預存

上海南京路三二八號：行址

六七九六：電報掛號

○九一九：電話號碼
八九

寄即索承 章詳有備



清風，月白，
花，雪，
——“在窗外的下午”，
爾將彈唱從法蘭西販來的豎琴麼？

——因心錄

中 文 →
CHINESE

前 言

以一級極有限的人數和才力來出版一本像麟影這樣的級刊，在約中已往的歷史中，總還算是創作。何況寫作之在約翰（恕我約翰二字用得太多）只是少數人課餘的消閒法而不是一種風氣？進行方面的困難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中文部文稿的收集，足足經過半年有期，其間有小部份的零星小品還得仗着教師們的助力始克於成。

本部的內容僅粗粗地具上個雛形，自不能和有組織，陣線嚴整的純文刊物抗衡，——其實照我們的立場而論，我們也沒有這種野心。我們出版本書只有兩個目的。其一是想將三年來在學校所得有組織地獻給深切期待着我們的家長和彼此共同切磋研究了三年師友。其次想藉這攜手合作的精神來永遠維繫着我們彼此間的友情。

最後，我僅再次向曾經給我們以助力的師友們深致謝意。

李日紅 五，二四，一九三七於樹人堂

目 次

論 文

- 從遠東門戶的打破說到九一八.....克 叔
學生?!學死?!.....克 叔

創 作

- 天涯與地角.....張 觀 福
阿三的悲哀.....何 友 仁
順初.....向 若
小市民的喜劇.....雄 飛
男女之間.....張 忠 良

翻 譯

- 愛情與麵包.....張 忠 良
演羅曼斯把戲的人們.....李 日 紅

散文；詩歌

- 我的約翰生活樂趣散記.....狂 夫
三年在約中.....朱 善 鼎
贈別本級級友.....方 之 列
父親.....林 仰 三
神戶的回憶.....李 水
詩鈔一束.....離 人
蟻呵,不要和你的弟兄打架啊.....德 祥
我自己動手來建造我夢境中的世界.....德 祥
禮拜堂的鐘聲響了.....席 與 文
別矣!母校!.....趙 作 健
釣.....友 仁

選 文

- 短評.....王 洪 銘
愛菊說.....方 八 君
好名說.....高 鏡 清
隨感錄.....吳 椿 庭
小言.....施 家 桀
勝與敗.....惠 租 銘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說.....蔡 乃 璿
幻遊記.....何 友 仁
從西班牙內戰說到世界和平.....唐 迪

從遠東門戶的打破說到九一八 克叔

緒 言

汪精衛先生說，中國人是苦命的。的確，中國人是苦命的，近百年來，中國的財產任憑帝國主義者偷盜；中國人的生命給外國人看得比豬狗都不如。在刀俎上呢嚀呼號的，是中國人！在鐵蹄下苟延殘喘的，是中國人！自開關以來，將一世紀了，中國人就過着這樣一世紀的牛馬生活。九一八發生以來，幾千萬方里的土地，拱手送給人家，半句話都不得說。在侵略者的勢力深植華北，行將飛越黃河而至長江以及西北東南的當兒，一般人都惶恐着亡國滅種的大禍將臨身上。中國人是苦命的，但是中國人的“命”是誰成的呢？這，在宿命論中決找不到一個答案。近百年來，日本同我國的關係最為密切，日本所賜予我們的，比其他帝國主義更多，我們且打開一部遠東史，從近百年來中日兩國的歷史發展中去找一個我們的命運所以為然的緣故吧！

遠東二個門戶的打破

歷史家和經濟學者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歷史的發展是連貫的，像水面的波瀾一般，當她受社會生產力推進到某一個限度，又復衰落；迨衰落的生產力恢復時，重新再由上昇的度數向下降落，永遠這樣迂曲地向前推進。這種現象，在我國歷代的興廢治亂中，更顯得真切。試看滿清駕御漢族的二百多年中，從乾隆到嘉慶年間，社會生產力的發達，點綴了幾時的昇平氣象；到嘉慶末年，昇平的氣象已經給生產力衰落的陰影遮住；及道光繼統，社會的潰崩，雖不十分露骨，但已成不可掩飾的事實。直到英國的砲艦政策在虎門實施時，這個生膿的社會，才開始潰爛，中華民族的命運，才遭受他空前的難關。

回溯到十六世紀，當一五八八年英國大破西班牙艦隊之後，即握住了海上霸權，代替了葡萄牙在遠東的貿易，旋在印度設立東印度公司為亡印之先鋒，未幾又伸其魔手到廣州。當時中國依然傳統地抱着鎖國政策，拒外國貿易於千里之外。英國看透了中國的情形，不用武力，是不易發展其在華商業的；於是有一八四二年（清道光二十二年）以鴉片為導火綫的鴉片戰爭，戰爭的結果是南京條約，限制進口稅和開放五口通商。從此以後，中國的民族資本便給不平等條約的鐵鍊鎖住，中國廣大的人口與豐富的土地，便被開闢為商品市場和原料市場了。而一八四四年中美條約更開“利益均霑”之例，於是法俄德各國皆援例來中國取得特殊利益。中國更由殖民地化而淪為次殖民地，成為各資本主義國家角逐爭長的市場，這一塊肥肉開始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宰割之下瘦弱起來。

撇開了不幸的一面，我們且看那因禍得福的日本。

日本當德川幕府當國二百七十年中，中有二百年是實行鎖國政策。在德川時代以前，外國傳教士早就踏入了三島的土地，及天草之亂救平後，即開始閉關自主，到十九世紀中葉，此種政策，依然奉行不變。

歐陸自產業革命後，白種人在歐洲發展到無可發展的地步後，向歐洲以外發展，是自然的趨勢，在他們繼續不斷的伸展中，這比較落伍的亞洲，當然是他們發展的鵝。在亞洲東南部，那裏有繁殖的民衆，有生產的富源，又是屬於衰弱對外無能為力的中國的領土；所以中國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心目中，是塊適合胃口的肥肉。美國之迫使日本開關，其用意實為開關貼近中國的地方，以為侵略中國的橋樑。當美國採取遠東政策，正日本堅壁清野之時，對於外人之來，當然拒之口外。於是一八五三年有美國柏理提督(Commodore Perry)來扣江戶之門。大和民族畢竟是幸運的，美國的目的，不過是借日本作為到中國的橋樑，所以一八五四年的日美橫濱條約中，除了要求開放門戶，容納美人登岸貿易之外，並無其他不利於日本的要求。然而，這些條約却促成了日本統治階級的自動變法，德川慶喜上表天皇，奉還政權；成立新中央政府，從事於內政的整修，發展商業資本，加速了日本封建社會的潰崩。

明治維新的結果，資本主義脫離了封建制度的束縛。到明治十年，在維新中表演着重要角色的士族，不僅蛻化成為資本階級；並且牠的發展，適合一切資本主義的條件。從此日本的有產階級，脫穎而出，成為該時代的驕子。從這個時期起，遠東的歷史上，別創了一個新局面，在這個局面之下，但見有耀武揚威的氣概，却聽不見飲泣吞聲的血淚語。

中日之戰與滿清政府的命運

當日本資本主義正在滋育羽毛的時候，在列強刀光劍影包圍中的中國，在滿清政府及其御用的官僚統治之下，雖受失去安南(一八八三)和緬甸(一八八五)的刺激，依然不能振作起來。日本資本主義既在國內推翻了封建制度，復進一步，向國外伸張其勢力，它跨過了日本海，爬上了朝鮮的海岸，更有向亞洲大陸挺進的姿態；當時中國上下苟且偷安的局面，如何能阻止日本資本主義向朝鮮的發展。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戰爆發，老朽庸弱的李鴻章獨力支持下的軍隊，給日本蓄意準備的陸軍擊得片片碎；黃海一戰，北洋艦隊消滅在東鄉元帥指揮的炮火之下。結果，李鴻章奴顏婢膝地在伊藤博文面前訂了馬關條約(一八九五)，於是日本資本主義勢力靠了它的寶刀，越過朝鮮半島，及於滿洲，更伸長到關內。而中華民族的歷史更塗滿了血的一頁。

馬關條約給予中國民族的刺激，像是給垂斃的嗎啡癮者打了針嗎啡針。這個擁有四千多年紀載，具有獨特文化貢獻的國家，於一八四二年起，不只受一個民族的侮辱和侵訓。她在靜寂的表面，已蘊蓄了民族的怒火，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

爭，更給這古國的人民以不可磨滅的打擊；戊戌的政變，給予孫中山先生更新的認識，使孫中山先生更起前去顛覆清庭的統治；而中華民族的發展，也由輕外，懼外，而走到排外的階段。他階段的演出，便是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及其爪牙（教士）的壓迫所激起的義和團運動。可是當時的西太后，並不是看中了這個運動的需求，在她的腐惡的腦中，以為可用符咒趕走了帝國主義的勢力，重復她的家聲。直到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的鐵蹄，蹂躪了她心愛的頤和園時，才嚇醒了她的迷夢，待她醒來時，這個獨夫的寶座，已經在時代的遺棄中，宣告它最後的命運了。

日俄之戰與中國

看吧！日本資本主義把中國祭了她的寶刀之後，接着又在中國的領土內演了一幕血的活劇。可是，她的對象並不是戲台主人，而是急急需要一個出海口的俄國。

明治維新後，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途徑中，中日戰爭，是上帝所賜予給她的一個上昇的機會。她以中國二萬萬兩庫平銀的賠款，奠定了金融制度；同時各工業部門，也起了極大的變動，三井財閥及三菱財閥的膨漲速度，均一日千里。這時，俄國自在近東尋覓出海口，遭受英國的打擊後，已移其目光於遠東，她亟力找尋通海的路，同時，她的勢力也已蔓延了整個北滿。這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實是極大的阻礙，日本資本主義要擴大她的市場，要肅清她發展的道路中的阻礙，她必須掃除俄國在北滿的勢力。所以，在英國和美國的財政援助之下，日本資本主義發動了一九〇四年的日俄之戰，無庸說，她們的戰場是中華民族的領土滿洲，她們的血是流在中國的土地上。結果，帝俄的勢力被驅逐於北滿之外，而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更扶搖直上，新興的重工業，在財閥供給巨額固定資本的情況下，也走進了新的路程，於是日本財閥的勢力，不僅限於經濟的區域，並且擴展到政治的舞台上，政治家不能離開資本家的束縛，他們得仰鼻息於養養他們的財閥，行使他們的主子的意志。

在資本主義支配的日本政治下，中國所受到的恩惠是什麼？歷史是不會欺人的，我們再翻過另外一頁來清算吧。

日本與辛亥革命

馬關條約中明文載定的允許獨立的朝鮮，在一九一〇年斷送了她的命運，給日本資本主義吞到肚裏去了。當這毒蛇吞下朝鮮的時候，滿清政府也宣告了她的運命，中華民族劃着簇新的一頁，重新吸到自由的空氣，這個賜予，便是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的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中，事實上日本資本主義所表演台劇，比中國人自己還要動人。後起之秀的大倉財閥亟力的贊助中國的革命黨人，他急公好義地貸以革命政府以巨款。我們曉得，日本資本主義者的行徑往往是起先送你一手糖，然而再給你幾個

巴掌的，辛亥革命中，她對於中國的扶助，其作用亦不過在此。當年大倉財閥抓住了這個機會，對中國投以巨資，以為日後的收穫，對當時投資的有：

本溪湖煤鐵公司	瀋陽馬車鐵道公司
長春豐材公司	吉林興材製紙公司
安東製材公司	鴨綠江製紙會社
天津裕元紡織公司	裕津製革公司
華興公司(開發蒙古水田)	魯大公司(經營山東礦業)
順濟公司(採掘江西煤田)	華甯公司(採掘江蘇鐵礦)
五金公司(經營湖南礦業)	

其他如借款援助中國實業，如江蘇鐵路，隴海鐵路，上海閘北水電，漢冶萍煤礦等等，她的資本遍於南北，其資本所到之地，即其勢力所到之處，中國的工業從此在日本資本主義的束縛之下，再無出頭之日。當時辛亥革命，內有頑強的封建勢力，外國帝國主義的阻礙，在政治方面，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干涉，在經濟方面，更不能遏止如入無人之境的外資，國內的軍閥更根深蒂固地守着封建思想，滿清雖然推倒了，實際上却代替了許多擁兵自稱小朝廷，自然，這是日本資本主義所希望的，也是她所目為宰割中國的機會。

為什麼日本資本主義自從出殼以來，就那末窮極惡的對待中國呢？

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與中國

日本資本主義的歷史，還不過僅僅半世紀左右，然而她的發展，却是那末迅速，使歐美各國為之側目，可是試看她的資質，她只不過是一個虛胖的人，先天的孱弱，使她常常憂慮，這個憂慮，便是促使她行險僥倖的原因。

在一個國度裏，造成資本主義的基本條件，第一須有豐富的天然富源的取給，第二須有繁殖的人口作為廣大的市場，以消費其商品。

在日本自己國內，沒有良好的鐵，沒有可以煉鋼的煤，她所最發達的輕工業所需要的棉花也都自國外輸入，其他貴金屬及礦物，更不必說，具着上述的原因，所以她對於殖民地的獲得，不僅單單為了開拓消費商品的市場，並且還潛伏着攫取原料的野心，雖然他用槍砲奪得台灣和朝鮮，但是這二塊殖民地並不能解決日本資本主義的先天貧弱。日本資本主義是後起之秀，她若要向世界去尋覓殖民地，可是不等到她想染指，世界殖民地的分割已經殆盡。若欲去搶奪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決非其力所能為。所以，在日本資本主義的心目中，最適合於她理想中的市場和原料來源取給的場所是誰呢？不用說，自然要輪到同她只一水之隔的中國了。

復次，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要在世界市場上發揮她的競爭力量，一定要服從一般經濟的法則，以價廉物美為條件，始可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相競爭，欲達到

價廉物美目的，第一必須謀生產手段的改善，第二是勞動力價格的減低。日本資本主義還在輕工業的階段，在發展的途徑中，要改善生產手段，所有一切機器，自然要由其他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輸入。所以，影響到日本對外的貿易，轉使工業因活動呆滯，而引起恐慌，並且如果某種生產商品的工業部門是吸收外資而建設的，那末由於外債的償還及利息的支付，可使國內現金大批流向國外，一方又有原料的大量輸入，則必由貿易的不平衡，造成金融等的大恐慌，一九一三年，日本的對外貿易的入超，外債利息的增加，以致國內現金涸乾，銀行破綻，產業阻滯，造成了日本資本主義的危機，加以國內的失業恐慌，更使她急切向國外謀解決，而這解決的途徑是什麼呢？那便是加緊地促使中國淪為其附庸，以醫治其創傷。

再次，資本主義越發達，它所造成的社會的鴻溝越深，少數人得到資財的滿足，更反形了大眾的赤貧化。工資的減低，向來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但是一方面工資減低，一方面物價騰貴，那末由於大眾的赤貧化，轉使國內對於商品的消費力（大眾的購買力）衰弱，則商品的停滯，殆為不可避免的現象。這樣更使日本對於國外市場依賴的殷急，假如她不能夠找到一塊宣洩商品以彌補上述缺陷的市場，則日本資本主義的危機將逐日加深，若危機發生，引起社會革命，則無產階級的暴動將會斷送了日本有產階級的生存。試看現在世界中，那一個國家能夠以最多的人口消費了日本的商品，那一個國家能夠以取供不盡的富源，彌補日本資本主義的先天貧弱呢？不用說，又是輪到中國了。

一九一三年，危機開始降到日本資本主義頭上，對外貿易的入超，外債利息的增加，國內現金乾涸，產業積滯，失業等等，社會的不安，人民生活的艱困，使日本資本主義的統治者感到不安，恰巧那時正適逢歐戰的良機，在中國又是天天在做皇帝夢的袁世凱當權，日本資本主義的統治者看中了這個機會，看中了袁世凱的心病，於是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青島被日軍佔領後二月）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利誘威脅袁世凱接受，我們試看二十一條件的內容，每條款明文，都代表了每個日本有產者的要求，二十一條件是挽救日本資本主義的危機的法寶，是亡中國，置中國於萬劫不復的鐵鍊。

每當日本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加深的時候，便是中國遭受不幸之時。當被宰割者痛定思痛的時候，他心中所直感的痛苦，將永不可磨滅，將會在神經受到不可忍耐的直激之時，給思逞虎狼之慾的侵略者以反擊的。我們看着吧，歷史清算的日子是一天近似一天了，侵略者將有感到沒落的一日。

歐戰後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與九一八

日本資本主義在歐戰中，與其說是發了一筆橫財，毋甯說是抓到一個禍根。這個時期中，日本資本主義趁歐西各資本主義國家埋頭於軍需品的製造的時候，

拚命擴張其市場，工業的蓬勃，物質的騰貴，使日本有產階級蒙受了戰爭的利潤，造成了獨佔資本的局面，這暫時的繁榮，一方造成了少數有產者的富裕，一方却帶來了新的危機。戰後日本從“巴黎和會”分贓會議中所得到的贓物（太平洋德領），非僅絲毫不能克服日資本主義的先天缺憾，並且在資本主義的驟然高度發展之下，對於市場的要求，對於原料的飢荒，以及勞動力的減低，更加深刻，更使日帝國主義者天天敲着算盤，打算着做搶劫的行為。

在社會上，因為在大戰中工業的繁盛，從農村中奪去了無數人口，農產物騰貴，地主和富農，坐收厚利，使農村極度的沈淪，大多數的貧農捲入生活掙扎的深淵中，農民購買力的低落，加重生產的恐慌，同時增加都市的失業人數。當一九二五年，據一般推測，失業人數約為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之間，日本資本主義要防止這失業的氾濫，唯一的方法，只有向殖民地去搜刮地皮了。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總有無產階級給它開掘坟墓的。在短短的日本資本主義歷史中，社會主義已經在大眾中間獲得普通的信仰，這，我們可以從歷次的大罷工中看出來。在這農村破產和公眾貧窮之下，日本的政治上突現了兩個新興勢力，那就是軍部抬頭和法西斯興起，這兩個魔鬼瘋狂地鼓吹到中國去，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晚上，它那獸性的逞發，使成千成萬的中國人慘死它的砲火之下，它一氣攫去了中國四省多的土地，無數的金錢。然而在事實上，它解決了國內的危機嗎？它只是吞下了一顆炸彈，這顆炸彈的爆發，將使日本資本主義的運命得到個終算。

結 論

九一八的發生，快將六個年頭了，在這短短的六個年頭中間，日本所得到的，是什麼？相反的，被人壓在木屐下的中國所得到的，又是什麼？一切的一切，歷史家都會替我們記在賬上。第一由於遠東的均勢被北大營的炮聲打破，幾乎造成第二次大戰的來臨，戰神的翅翼煽動每一個靜海的狂瀾，為了戰神降臨的準備，軍需工業的發達，日日趨向繁榮。六年來，三島整天浸在這些狂熱中，它燃燒着祝火禱請戰神，似乎戰神的來臨，會帶給他們以甘露，然而，在這世界的轉變中間，除了那些軍需工業家和大財閥得到大量以利潤外，這祈禱所得的甘露並不使那垂斃的農村復蘇過來，並不能給那些大眾以所需求的麵包。並且日本政府每年發行億萬的公債券，空了肚子的大眾的負擔更重，孕育着的火錢，將使日本資本主義毀在灰燼之中。

再在滿州——中華民國的領土上，除了那些軍閥和財閥從東三省農民那裏榨取得無數財富外，日本的勞苦大眾並未得到任何利益，反而因為出兵東三省的緣故，耗費大批國帑，使他們的負擔更加苛重。這些，日本的大眾現在已漸漸在覺悟之中了，他們認識欺騙他們的人們，他們曉得他們生活所以困苦之故，在這覺

醒中間，將使日本內在的危機，更為加重。

自從日本強佔東三省以來，生活在白山黑水間的三千餘萬中國國民，精神和肉體上都加上一付桎梏。財產給人搶去，家室被人離散，生活思想得受限制。大部份農民所靠以活命的農產物被人廉價地收買去，使他們的生活更加困難，他們為着生活，為着自由，為了祖國，一批一批的暴動着，在“王道樂土”上，每天都有整批的中國人死在日本的炮火之下，這是日本壓制那些不甘為順民暴動的結果，可是單是槍砲能把這民族的怒火壓得下去嗎？日本軍閥在派遣滿州屯駐軍的時候，也許會感到說不出的苦悶吧。

日本要鞏固她在滿州的地位，她必須向西向南並進。可是，在她西進的時候，却和俄國發生了正面衝突；南進又使英國在華勢力受到威脅，最近英國亟力予中國以財政上的援助，便是對日本的貪饜無己的答覆。在這騎在虎背上的日本，走向何處去呢？看他歷來行險的行徑，她將會再倖險地在中國硬幹一下，犧牲中國以治療其痼疾，試看日本近來的舉措，誰說不是製造這大悲劇的演出呢？！

日本的強盛，有賴於中國的積弱。然而歷史的發展，顯示着中國的統一漸趨堅強的地位，四萬萬五千萬人爭取民族解放的需求，將會使政府發動全民戰爭，脫離帝國主義的束縛，收復失地，把日資本主義的勢趕出東亞大陸的海岸上，那時也就是日本資本主義送入坟墓的日子到了。

九一八，算得什麼？它只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送葬曲呀！中國人們，準備起來，為祖國的自由而戰，為民族的解放而戰吧！

二十一條件二十二週紀念日脫稿於約翰

- 參考書：
- 日本資本主義與中國(家禾)
 - 近代遠東外交史(鄂裕錦著)
 - 日本歷史大綱(陳彬龢譯)
 - 日本對華野心的暴露
 - 日本財閥史論(家禾著)
 - 日本全史(陳恭祿編)

學生?!學死?!

克叔

在人類創造歷史的過程中間，擺在每個人面前的，不是生就是死二條路。這是二條交叉着平坦的大道。古往今來，有無數人往生的路上走，也有無數人向死的路上去，更有無數人惶惶然毫無所覺，懵懵地埋葬在生死的十字路口。自從歷史換了一頁，時代捲起了惡浪，生活在這個動盪的時期，往生的路途進的更少，死路上舉目都是些冤魂屈死鬼。雖有“五四”的光芒千丈，並不是照不開青年們的眼睛，祇是燭不明這歧途黑暗的一角。自一九二六年武漢清黨以還，成千整萬的年輕後生被送上了斷頭台，被迫在漆黑的角落裏飲泣吞聲，把活潑跳躍的青春生生戕斷，把國家命脈輕輕斷送。一九三一年北大營砲聲破天怒吼，帶來給這蟻穴的人們無限痛苦，痠癢，帶不來年青人的生機。看啊，十字路口還不是一般蠢豬，他們將被帶入了屠場，但是他們依舊睡着！

有誰來喚醒這迷夢呢？有誰來堵塞死路，開拓生的大道呢？

誰願被送上斷頭台？誰願被帶入屠場？求生的意志還不是人類的本能？一條被車輪輾為兩截的蚯蚓尚還匍伏蠕動，何況有自由意志，最有靈感的人。祇是一時誤認了現實，此身沉浮於時代的渦旋之中，不能自主，隨彼逐流，讓時代來主宰他自身的運命，判決其生死。在歷史的戰場上，有的是痛苦的慘呼一聲倒下去，有的却連慘呼的機能也消失掉，只是倒下去，木木然，木木然。

過去的，已經成了歷史的陳迹，留下的青塚荒墓自有一般風雅之士去憑弔，興嘆，感慨。我們且自掉過頭來看一看我們這一代，這一代將要支撐祖國家風的人吧。

我們，大多數的我們，幸福的我們，尚未被捲入時代的漩渦，還是在求學時代。生來為人，本來學的是生，在這時代，生人當為生而學，學“生”是生活的起始，是未來全生活的泉源。在這時代，在這敵人的尖刀架在頭上的時代，在這準備將走上火線的時代，做學生要有學“生”的態度，做學生要有學“生”的方法，應用真摯的客觀的態度去理解這時代的學生的生活，作為他日全生活的起點；運用青春的活力，站在祖國的立場上，充實學生的魂魄，作為他日全生活的基礎。世界是塵土，生命的延長不過幾小時，學生時代不過是這幾小時中的幾分之幾。今日不如此學，尚待何時？尚待何日？理解，體驗，充實，開始學“生”，才有定見，才有尺度，才有步驟，他日的全生活才能平穩的建立起來，發展為全民生活；時代的風浪雖惡，才不輕易被捲進了漩渦，變為斜陽黃昏中為後人憑弔之物。

然而，事實離開理想還遠得渺茫。看到的，見到的，目前只是黑簇簇的一羣蠕動，像蟄蟲，像蠱蟲，嚙咬着死人的根骨，吸吮着死人的膏血，遍佈老朽昏庸，四處死氣沉沉；或者，像遊蜂，像浪蝶，環繞糊了花紙的紙人徘徊逡巡，輕佻淺薄，憧憬重洋以外的生活，新大陸的風味，美國的月亮也許比中國美麗，蘇格拉底畢竟比孔

子高一着，眼睛看出來的東西似隔了一層沙玻璃。如此事實，一一呈顯在我們面前。如是學生，在這民族解放的前夜的學生，如何不令人為民族解放中不健全的戰士憂！十字路口的荒塚累累，是又何足惜！在校中，通常分數多的是好學生，反之，分數少的一定是躡等學生。辦教育的人這樣想，父兄這樣想，於是教師手下一枝秃筆可以判斷你的好劣。因此，為了怕父兄罵，怕人笑，不得不為了分數而讀書，不得不為了畢業而讀書，不如是，便不是好學生。升級靠分數，畢業靠分數，分數成了讀書的目的，於是十數年的青春被教科書吞撮了去，頭腦裏只是分數的學問。一旦出了校門，張開眼睛看看，另外一個世界，會使你驚兀得成為白癡，終不免喪身於時代的巨浪中。這是學生？還是學死？

且看瞿秋白最後幾句哀鳴吧！

“本來，書生對於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不會有親切的了解，往往會把自己變成一大堆抽象的化身，一切都有一個‘名詞’，但是沒有實感。譬如說，勞動者的生活，剝削，鬥爭精神，土地革命，政權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種種名詞，概念，詞藻，說是會說的，等到追問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就會感覺到模糊起來。

“對於實際生活，總像霧裏看花似的，隔着一層膜。

“文人和書生大致沒有任何一種具體的智識。他樣樣都懂得一點，其實樣樣都是外行。要他開口議論一些‘國家大事’，在不大複雜和具體的時候，他也許會。但是，叫他修理一輛汽車，或者配一劑藥方，辦一個合作社，買一批貨物，或是清理一本賬目，再不然，叫他辦好一個學校……總之，無論那一件具體而切實的事情，他都會感覺得沒有把握呢”。

時代的號聲已經在怒吼了，推進歷史的輪子發出令人不可耐的燥聲，張開眼睛來看看吧，這是一個桃色的帷幕呢？還是一幅血的掛畫？時代是不容人的，歷史的輪子更不會有情感，立穩你的腳吧，從你立腳的地方去了悟生活，觀察生活，再推進到全生活的遠景吧。被時代矇閉，被時代遺棄。是多麼愚蠢可憫的一件事，學“生”變為學“死”，是多麼悲慘痛苦的結果。

讀瞿秋白多餘的話後作，兼以示旌。

廿六，五，三〇，脫稿於約翰樹人堂二〇一號

天涯與地角

張觀福

在公園附近，有許多徹夜求討的叫化子，他們離在闊老們的行伍中，想從他們身上討幾個銅子，以維持殘餘的生命。哀求乞憐的聲音，和高跟皮鞋的聲響雜噪着。

『好太太，好老爺！做個好事吧！』

『慈悲窮人的小姐！多福多壽的少爺！』

『……………』

這些可憐的叫化子，他們逃出崩潰的農村，到都市裏求生路，受剝削者的壓迫，連反抗的力量都失去了，仍殘喘着向那些闊人們去乞憐，想他們會慈悲的佈施幾個小錢。

有幾個給他們纏繞不堪的太太們，鼻子裏實在嗅不過這嘔人的臭酸氣，耳朵裏也厭聽這噪鬧的聲音，便忿忿地擲下一個銅子，闊步的跑進公園中去了。但是也有願恤這個銅子的，硬着頭皮讓這些污臭的身體跟在後面，任他們怎樣哀求乞憐，總管自己走自己的路，不稍理會的走向公園去，可是叫化子還希望他們能意外的感動這仁人君子。一個銅子會落到地上，於是走了又走，跟了又跟，口中仍不絕的念着那句東西。

可是闊人們不停的只朝公園走，理都不理會！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叫化子，還跟在後面，哭啼的哀求着。他們已越過鐵柵，這叫化子不知所以然的也跟了進去。可是一條皮帶冷不防的抽了過來。他使咬起牙齒，忍着痛回頭就跑，那站在柵旁的巡捕惡恨恨地望着這叫化子消滅在這陰暗的路旁。

他有一個很好的寡母，在公園的冷角裏藏身，有時在左近的地方行乞。他含着淚往那黑暗的地方跑，直到撲進他母親的懷裏，才敢微弱的嗚咽起來。他母親給他驟然狼狽回來的激動了，眼淚串串地從她的老眼中滾下，緊抱着懷中的兒子，好久才想起問：

『啊！孩子，誰揍你來！』

『媽媽，巡捕打我的頭，用皮帶。』

『巡捕』母親似乎給兒子的話驚醒了。『快不要出聲，我們快走。』

她想起那年給巡捕捉去的大兒子，無緣無故的關在牢裏，不久，不知怎樣的給折磨死了！她想可別再把這唯一的兒子讓巡捕尋到；用她的老力，死勁的拖着兒子向更黑的地方跑。一手扶着竹杖，一手牽住兒子，大步的往前跑，氣喘喘地不時停下來，回轉頭去張望，好像不久就會給巡捕追上似的，老花眼也辨不出什麼，恐怖仍佔據她的心，她就緊拉住她兒子的小手。

『走快點，孩子！』

(未完續於 頁)

阿 三 的 悲 哀

何 友 仁

工頭阿三，看見人總是露着黃白色的牙齒向人笑；在他那無表情的臉上，再加上這樣的怪相，除非你是冷面匠，那你也不得不跟着他嗤味一下。要是你和他略為敷衍一下，來了，他就會和你滔滔不斷地大談一陣，甚麼張家嫂的媳婦跟人跑了，李大爹的牛踏壞了吳通寶的豆田……。他也許可算是湯家溝的新聞記者，同時，也可算是活動廣播台。

他是個樂天主義者，他不苦，根本他也沒有苦。一月十幾塊的工資，在這生活程度較低的湯家溝，一家三四口，是很容易過活的。他走路時，老是哼着調子；或者他曲兒學得太多了，你要細細地聽一下，便會覺到，因為他忽而“西皮”，忽而又是“二簧”了。可是奇怪，他的“你把他”老是跟着“在月下”唱的。每天除去他照例上工外，你還可見他在門口，踞着腳兒，拿瓶白乾，自斟自酌。他的確是怡怡如也，不知“日上已三竿”。

老天總是這樣，他老是不願意一個好好的家庭就此平靜地下去。茫茫的人生大海，又起了一陣掀天的波瀾。

逐年的入超現象，工廠是倒閉了；數十萬失業的工人中，不幸的阿三，也是其中的一個。

失業後的阿三，嬉皮的笑臉，是不可再現於他的面上了。他現在是整天的愁眉苦臉了。突出的顴骨和深陷的眼睛，是他最近的尊容。封神榜上的夜叉，我想，形容他是不為過罷！他現在小調是不哼了，但却時常的唏嗟地嘆着氣。

生活的巨輪在轉動，壓迫他走上拉洋車的一途了。

× × × ×

太陽下去了，天空的西方，滿鋪着紅霞，紅霞映着煙霧迷濛的山兒，顯出一點秋光澄澈的景象。紅霞漸漸兒淡去，灰色又滿堆着，一陣夜風從淺枯的草上吹過的時候，又令人感到蕭索的秋意。

一個身體消瘦的車夫，懶懶地右手拉着洋車，口裏咕咕嚕嚕地自說自走着。

——他媽的，怎樣今天會這樣呢？一早晨到現在，還只拉到六毛錢，剛才吃了碗麵，又花了二十個子兒，剩下了這一些，付車租還不夠呢！忙了一整天，還要倒貼不成！他媽的，真可惡！

秋風瑟瑟之中，穿一身單衣的小車夫，自然也感到寒冷的威嚴。一陣風來，他打了一個寒噤，口裏又在說：

——天殺的，咱阿三從前雖然也苦，但衣食倒也顧得溫飽，有時還得買些白乾樂一樂。現在，在這大冷的天氣中，跑了一整天，弄成付車租都不夠，還要倒貼。你看，天又黑了，今天又要完了。

(未完續於 頁)

順 初 向 若

(獻給畢了業而不能繼續求學的同學們)

上

順初，那精明的小夥子，以全校最優良的榮譽在初中畢業了。

在歸途中，他感到一種能夠不使父母失望的喜悅；再，對於自己幾年來盡心盡意的苦功，總算得着很大的安慰。

——現在是初中畢業，中學六年的路程，已經跑了一半了。再過三年，中學便可畢業哪。中學畢業之後，做事情總有些根底了吧。譬如說，考郵政；呵，只要好好地努力一點便得了，不見得考不取的。那時候，生活總安定一些，爸爸也不必老早的便起身出外替人工作了。

想雖然是這樣想，家中的環境他不是不知道的。小明，他的爸，朝夕為他籌備學費，已經攪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那樣的境地了。每月靠替人做長工所得的十幾塊錢根本就不大夠開消一個家，怎樣還可以給兒子找學費？借吧，從初中一到初中三，已整整的借了三年了，還不能夠完全清還。給兒子書讀不過為的想他長進，賺錢；現在既然沒有力量了，就

「什麼瓜靠什麼種，賊養兒子掘壁洞，看來我們做長工的人，不應有書香的兒子的。還是叫順初去學生意吧。」這是小明嫂的意思。可是小明却不以為然。他的意思是：「順初每年的成績總是最優等，比起趙家少爺就強得多。何況又已經含辛茹苦的供他讀了這麼久？他覺得不教順初讀下去是很可惜的，將相本無種，當年薛仁貴不也是火頭軍出身？」

不過，學費呢？

學費三十元，膳宿費六十元，制服費十二元，書籍費從前是十幾塊一年，現在恐怕頂少也要二十多塊錢了吧？還有什麼體育費，圖書館費，一共就要幾百塊錢一年。

別說幾百塊錢，就是幾十塊錢也難呀！

「呀，難，難！」這夜小明含着早烟管整夜沒有睡覺。

「東家的大少爺同樣是學生，考書又總是末尾，倒每年只是學費和零用便要用千把塊錢；現在我們的順初就想半費讀書還讀不起。唉，真是天曉得。」小明像對自己說，又像對小明嫂說。

「一千日都是你主張要他讀書，明知我們這樣的人家是不配的，」小明嫂喃呢地說。

「你婦人家知道些什麼？」小明睜起一雙溜圓的眼睛瞅着小明嫂，「不讀書！不識字的痛苦我都嘗透了，還要去葬送孩子，將來我們老了靠誰？」小明說完拿着早

烟管像找人罵一般。看見小明嫂低下頭不敢答話，便很無聊地將身上的破夾襖脫下來搭在椅靠上。他便這樣的獨自一個人坐在床上盤着脚吸烟。小明嫂鬥氣般一個人躺在床裏面先睡了，小明還凝神地在思索。突然他伸出右手來把小明嫂朝外面一掀，說，

「順初那孩子是很要上進的，假使給他知道讀不成書時，准要十分不快！」

「關我屁事，又不是我……」小明嫂沒有好氣地回答。

拍，一下巴掌打在她的大腿上，小明將烟管朝桌子上一擲，鬆開脚立在地上來找小明嫂的晦氣。

「關你屁事？吓，孩子你沒有份兒養的？難道你就不應管？賤骨頭！」

像受了委屈地，小明嫂哭起來。小明朝她屁股上又加了幾下，罵着，「哭？就快要五十歲的老娼婦還裝什麼娘兒腔！你委屈，就打死你，我們一夥兒去死吧！」又是拍拍地三四下、

他們兩人就這樣的吵起來，小明嫂殺豬般的哭，一面還罵。又是拍拍的幾下，「打死你老娼婦！」

同屋的人全給吵醒了，王四嫂頭一個跑入去解勸，

「呀，不要吵了，家和萬事興，老夫老妻了，即算有些什麼三長兩短，也應該互相涵忍一下。好了，小明嫂，你也別哭，男人總是氣急些，不會體貼人，你們就算了吧。小明叔，你也別再動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那不愛臉的東西要給兒子讀書沒有錢就將我來出氣。」小明嫂像找到同情她的人似地，理直氣壯地訴說。小明低了頭不說什麼。小明嫂顯得是佔了優勝了。她抓住了機會哭叫着：「孩子又不是我偷漢子養的，自己沒本領給他書讀，倒要打人。死烏龜，沒出息的死鬼，呵，打吧！當着這許多人的面前打死我吧！我沒臉再見人了呀！」

「娼根，你當真要死？好，就打死你！」小明想再跑上前打她，但給王四嫂，王四叔，小三子，單眼六，李公公一般人分頭勸住。小明隨手在椅靠上拿起夾襖披上身，一邊罵一邊跑出門口，氣憤得連旱烟管也忘記帶。

× × × ×

不過，他終於和小明嫂講和了。他答應將順初送到城里去學生意。

下

小明將自己的意思講給順初聽時，很謹慎地再次表明他要他輟學的原故是為着沒有錢，籌不到錢。至於前幾晚和小明嫂吵架的事他始終沒有提起。

初時，順初起了一陣神經上的拘攣，感覺到一種前途毀滅了的悲哀。然而，他

到底了解他父親的環境。在這風雨飄搖的情形之下，他感到他應該有負起一部份担干的責任。

「我的小東家趙大少爺，他絕對不在乎唸書，但年年都花不少錢來裝幌子。而你，孩子，我對不起你；你要唸書，我却沒有力量栽培你。」小明很難過的說：「我前天和你媽商量，你還是學生意去吧。施家伯伯的米店正要用一個學徒。不過，不知你可願意去不？——」

「做學徒？」

順初眼前起一陣昏黑，他美妙的夢想是破裂了。

「做學徒，」他勉強咀嚼了這字句一下。

小明的面孔上微微發紅了，一顆大大的淚珠從眼睛里突然而出，他抬了頭，像不敢望他的兒子。

順初感動了，他看得那是一付聖的面孔，他不自主地決然的叫着：「爸，很好，我就去罷！我一向住在學堂里，生活太舒適了。我看不到人生除了唸書之外還有更偉大更重要的途徑。我一向不曾替家庭分過甘苦，只是很殘酷地吸着爸媽的汗血。對於人生的真理，我還缺少經驗，我覺得太隔膜；我還需要磨練。好，我就去吧，或者我倒可以從那里學得社會另一角的真理來。」他邊說邊看見小明機械地裝着旱烟葉兒，忙從桌上取過火柴劃上一根過去。

「孩子！」小明酸楚地叫了一句。他不懂得什麼叫做「隔膜」，什麼叫做「磨練」，不過順初的答應解放了他心內一部份的憂鬱。他覺得對不住順初。一個唸書唸得很有出息的孩子是不應該逼他去做學徒的，他想。可是，他只叫了一聲孩子，再也講不出第二句話。他好像親手掘了一個墳穴，將自己的兒子一手推下去。另一方面希望兒子發迹的念頭也破碎了。他自己的下半世是完了，而兒子的一世也是完了。

順初也無言地呆視着旱烟管里升起的青烟，不過，他的良心上覺得非常的安慰，非常的平坦。他注視着父親的滿着皺皮的面孔，想從那里找出更大的安慰似地。

「小明，明天的米又要沒有了，怎麼辦？」

小明嫂一脚高一脚低地從廚房走出來。

小市民的喜劇 雄 飛

聚在室中的一共是四個人，少說起來也可以算得是一個團體。他們全是一羣生活在都市一角的人兒，於國於社會都沒有多大關係的。

平日，他們各自地蠕動，朝他們自己的生活道上奔走；有的在無線電公司做修理員，有的在市政府裏當一名小科員，有的是以新聞記者的頭銜在社會上瞎跑，有的在一個不知名的小學裏執着無聊的教鞭，合起來，四個人每月還賺不到一百元。然而，他們總算能夠在社會裏生活着。

一到公事完畢，這十尺見方的屋子便成爲他們唯一的窩廬，他們本能地在那裏圍坐着，喝杯茶，吸口烟，談談天，此外，寫寫文章——他們自認爲是一羣青年文學家：談談戀愛。

的確，他們窮雖窮，到底是一羣血氣方剛的青年，心血來潮的當兒，總不能離開戀愛。話是每日都如此的：

“老張，你倒好，放着在杭州的愛人不理，又和姓鍾的親熱起來了！真是苦了阿蔡，對手是多麼好？又漂亮，又大方，但是爲了經濟問題，又不得結婚。講到小劉，他媽的，養了這一個雜種，也是他家的晦氣，有女人時彈琵琶；沒有時又想：我呢，資格不是沒有，只是，只是，……”

話講到這裏，呀的一聲門被推開了，進來了一個青年人。他有着—付瘦削的，略帶方形的臉，表示出他的性情是偏向於理的一方面的。他微笑而又熟識地朝衆人投了一個問訊的眼光。

“你們四個人全不曾出去麼？”邊說邊將身子移動着，朝室內走去。

“沒有啊？”四人中被稱爲老張的說，“你來得很好，老黎；老黃在講戀愛呢？”

“講戀愛？老黎在笑了，“誰戀愛着誰？”

“老黃在豈有此理地罵了我們一陣，他還未說到他自己呢！”小劉耍笑地說。

“老黎你別聽他的一面之詞，讓我跟你說。老張，他不是有一個愛人在杭州？然而，他倒在上海大交女朋友，姓鍾的，姓劉的，總有半打以上。而且，一提起人家的姊姊妹妹，他就似乎遇到了極有興趣的問題；你說，這可是一個有真愛的人所應有的表現麼？”

“老黃，你別信口開河！”老張遞過一支天橋牌的香烟給老黎，一面回頭對老黃說。

“別着急呵，有理無理，出在衆人口裏，老黎又不是個小孩子，對不對由他批評好了！現在講到小劉了，這位無線電工程師，朝也談戀愛，暮也談戀愛，一見了女人就馬上渾身不自然起來。當着面，有些怕羞；背着面，態度便強硬起來，情書一封一封寫過去，將自己寫得如何如何偉大，幾乎說中國目今除了蔣委員長之外就是他一個人。結果，法螺吹得太響了，除却給異性們尊一聲誇大狂之外便一無所

得!』

『你說這可是瞎罵?』小劉將頭朝老蔡別了過去。

『阿蔡呢，他是應得我們的同情的。他是一個妄參末秩的小科員每月總共找不到二十塊錢，然而他不誇大，不灰心，一絲不亂地在工作着。為的是什麼呢？為的是未來的小家庭問題啊！他的愛情是真實的!』

老黎望望阿蔡，可是阿蔡只微微地笑着說：

『現在要說到你自己了吧?』

『我呢，早已說過，資格是有的，可是心中並不想找愛人，因此，我至今還沒有女朋友!』

『沒有女朋友!』阿蔡喃喃地說，『這話不盡然吧；前天經過黃河路不是見你和一個異性在一起跑麼？老黃，這又怎樣說法?』

『老黎，你呢?』老黃像不曾聽見阿蔡的話，偏着頭問老黎，似乎是想將這問題揭了過去。

『我？我什麼呢?』

『戀愛呵!』

『戀愛!』老黎自言自語地說，『戀愛是什麼？我並不需要它呵!』

『不需要戀愛？這是欺人之談了!』老張說，『不要唱高調了吧！青年人誰不講戀愛!』

『唱高調?』老黎正色地說：『譬如人人都喜歡懷娥鈴，獨有一個人說：我寧願聽鋼琴獨奏，這也是唱高調麼，這是個人的性情如此呵！小時，我也跟過別人講戀愛我也曾做了無數的五律七律送人來抒情，我也曾為了愛人犧牲了自己的信仰，然而，我得着些什麼呢。事實告訴我，理想中的典型人物是難找的，你找到了，人家認為你是不是她理想中的人又是另一件事！於此，我失敗了，我到現在還是孑然一身。當然，孤獨的生活是很無趣的，可是有什麼辦法呢？為消除自己的愁悶，我只好利用工作來消磨我自己了。不料從此中我反而得着真理！人，生在世界上的唯一使命，就是表演戀愛的把戲麼？不，他們應該替人類多造些光榮的紀錄；即不，至少也應該為人類服一些義務。於是，單獨的滋味他已嘗慣。他向人說了，我孤獨的生活已經嘗慣了，我此後不需要再找戀人。這是他的直覺如此阿！你可以說他在高調麼?』

老黎講完了這長篇大論的話兒，室中是顯得異常靜寂，老張很不好意思的說：『好，老黎，別講這個了，說別的吧！你對於老黃的話的意見如何?』

『老黃的話是對的，雖然也許不很透切。他是一面鏡子，只是用來照別人的，可從不能照自己。』

『什麼叫做不反照自己，老黎?』

(未完續於 頁)

男 女 之 間

張 忠 良

這屋子荒蕪得簡直使人見了憎恨，裏面的窗帷是垂着沒有挑起，屋簷下佈滿蜘蛛的網陣，院子裏叢叢雜草，長得至少和一個十來歲孩子那麼的高；連一條用青甌鋪成的小徑，也因石縫裏的草長得過盛，而失去了牠的蹤跡，外門上的紅色召買紙，由於多時的風雨吹打，褪成了白色，上面的字句，也模糊難辨。

遠處一個女郎踽踽向這邊走來。她手裏提着一個皮箱，那似乎是很重的。因此她走時也很吃力的樣子。她走了一阵，又停着休息一下，頭永遠是垂着；最後一段很長路，她沒有休息，一氣走到這所屋子前

她不立刻開門進去。一半為的是走得喘氣太急，一半為的是她陷入了一種迷惘之故。這荒蕪，這蜘蛛網。院子裏的雜草，門上的召買紙，……這一切，使懷着一顆已是十分悲愴的心的她。格外覺得非常淒涼，非常悲苦。終於她從腰裏掏出一個鑰匙，塞進那個已經生了鏽的洞眼。扭轉了鎖鍵，旋着門握一推，門上的鉸鏈伊呀聲響的，門就開了。

院子裏的草，長得幾乎平齊她的胸部，她簡直不想進去，然而又不得不進去的。因此她遲疑了一下，就分開草向前走。許多草都向她的裙邊鑽入，癢癢的。走上了階梯就好了，她像開外門樣的，掏出了另一個鑰匙來開這扇門。

屋子裏非常的昏闇。光線透不過厚絨的窗帷，因此她什麼都瞧不見。她想走到窗邊去挑開那帷子。才走一步，頭上就觸着蜘蛛的絲網。她只好用手在面前亂晃着，保護頭面部。

挑開了帷子，屋子裏的東西就看得清楚了。所有的東西上面都蒙着一層重重的灰塵。同時四周有一股莫明的氣息，衝入她的鼻管。她立刻走去打開了窗。

驀然，她感得非常倦怠。於是她用手帕在沙發上拂了幾下，就躺了下去。

的確，從學校裏步行到這荒僻的地方，是一條很長很長的路。又是提着皮箱走路，無怪她感到倦怠和困累了。

她身子雖然休息在沙發上，眼睛閉着。可是她頭腦裏依舊有許多思想進出着。父親的死，之谷的出國，以及自己目前的一切……。

想起了父親，便會連繫的想到這屋子以前的熱鬧，以及現在的落寞。她感自己的孤單。她感到獨處於這僻野去處的危懼。她咒咀時間過的太快。

『六個月，六個月以前，這屋子還是溫暖的，引人好感的。現在簡直使我怕呢！六個月之前，之谷還在我的身旁，我們甜蜜的過着春天裏麻雀般的生活。現在他呢？東京去了！六個月竟變得如此，之谷東渡了，父親又死了。唉，人生如春夢……』她不禁長喟了。

一陣北風由打開着的窗裏吹進。她感到牠的寒意。她站起來，拉上了窗。又到

廚房裏去生起爐子。她在爐邊靠着火，等爐子上鍋子裏的水滾了。沖了一盃茶吃下。她那冰涼的心房，也感到了些微的暖意。

驀然，她聽到一陣敲門的聲音。那聲音很輕。在這僻靜的地方，不該有人敲她的門吧！況且，在這世界裏，父親死了之後，除了之谷之外，就沒有人會來看她的。現在之谷不在中國，那當然不是他來的。她想：也許是她聽錯的

然而，第二次的敲門聲又響了，比較第一次的響些。這樣，她意識到這決不是她的聽覺錯誤了。因此，她只好站起來去開外門。

她開了門。但是那立在她面前的人是一個她從來沒有見過面的男人。這位出她意外的不速之客，她想不出怎樣去問他，同時又不立刻關上門。

『小姐，這院子裏的草長得這麼高，可要我拔去牠？或是有其他打掃抹拭之類的事，我都會做！我只想換一口吃的，別的我都不要。』

她不想答應他，雖然他要求的代價是多麼的依微呀！她想：她自己化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去找工作換口吃的而失望了呢！六個月前父親死時留給她的這所屋子又賣不掉，半年來學校裏的費用也差不多把父親遺給她的錢化完了。一個月之前，她畢業之時；她理想她可以自立了。然而一個月來的奔走應徵的結果，她失望了。學校裏又將開學，她沒有理由再繼續住在那裏。同時她錢囊裏的錢，也不允許她再住在學校了。因此她今天回了來。這裏是她自己的屋子，她不須出租錢的。於是，她搖頭拒絕他道：

『這裏沒有什麼工作可以給你做。』

那少年本來怀着希望之焰的發光大眼，不禁為她的拒絕攢走了光澤，而變為無神遲鈍了。他頹然把手插入破西裝的口袋走了。

他那頹喪的神情，為饑餓困逼的樣子，引起了她的同情和憐矜。同時，她想及她那院子拔除草和屋子掃除過後，也許有人要買。於是她又把他叫了回來。

她先把他引到了廚房裏，使他靠一下爐子，又為他倒了杯熱茶讓他喝下。

『我想，你很餓吧？』她問他：

他點點頭。

她從她的皮箱裏取出一只麵包，切了四片，塗了梅醬；遞給他三片，自己也吃了一片。

她的麵包，她的熱茶，她的熱情，使他的火眼恢復了光澤。

『小姐，謝謝你的賞賜，現在，我想你該給我事做了。』

『你不要這樣客氣，不必叫我小姐。我叫劉。三國時劉備的「劉」，蓋就是「草」字下面一個「宣佈」的「宣」。你叫做什麼？』

『我叫丁。』

『好，丁。現在還早，我們先談一會吧。你的樣子不像是一個做這種事的人，

我看。』

『是的，小姐，我本來不……』

『對你說，我叫劉荃！』

『劉荃；我以前是上海一個電化廠的工程師，之後，因為淞滬之役，那家廠停閉了，同時我也成了一個流浪者。』

『以後，你預備怎樣呢？』

『我預備去南京找事。現在是沿途做工餬口。橫豎我是單身漢，總容易維持我的生命！』

劉荃聽着丁瑤的計劃，覺得他到南京後的生活也是沒有把握的。她矜憐他。同時，她也需要一個保護者，在這冷落的地方。

『不過，你不可在這裏找事嗎？』

『找不到呀！』

『慢慢總會找到的，我想。同時，你去南京之後，也沒有什麼把握吧！況且，沿途找工作換吃的，怎不見一定有人雇你。』

『然而我在這未找到事之前的生活又如何辦？求乞罷，那就沒有時間去找事了。』

『你住在我後邊的房子裏，我供給你吃的；俟你找到了時，你也供給我的。我獨住在這屋子裏也很害怕的。晚上說不定會有壞人光顧。』

『但是，難道你不怕我嗎？你也不認識我的！』

的確，劉荃是不認識丁瑤的。她想她自己說的話未免矛盾。也可能丁瑤就是壞人。可是他有一種成見，她以為丁瑤發光的大眼，以及他濃黑的眉毛，都是忠實的憑證。

『不，我認識你叫丁瑤的。』

傍晚，劉荃在廚房裏預備好晚餐，又鋪好了桌子，才到院子裏去叫丁瑤停止了工作一起吃。

飯後，丁瑤幫着洗揩碗和筷。

外面刮着北風，呼呼作響。在屋子裏，舒適的圍着爐子閒談着的人，總是幸福的罷。

『劉荃，我該感謝你；昨天現在我在一個土地祠裏。』

『丁瑤，不必的；這屋子，這爐子，二個人享用和一個人享用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他們談到很夜深。劉荃還未覺暢快。是丁瑤覺得她該休息了。

『劉荃，我們該睡了。丁瑤站起來。』

『正是，你帶這燈去吧，洋燭是要被吹熄的。』

『晚安。』

『晚安。』

那院子及屋子經他們二人努力掃除之後，變得整齊了。

院子裏沒有長草了。屋簷下再不見蜘蛛網。窗片是明亮的。一切都呈着一種可愛的景象。

院子裏的事完了。丁瑒就每天出外找事去。然而丁瑒找事的手段不見得比劉萱大。一月過去又是一月，丁瑒每天奔波的結果是零。

劉萱的錢早就沒有了。因此她唯有過十天就找一個舊貨商來賣去一二件傢具換米及燃料之類的日用品。

傢具的日益短少，使丁瑒內心感到非常感愧。

『劉萱，我不該再在這裏化去你的傢具了。』

『沒有的話。這根本是我的主意。況且，將來之谷和我結婚時，一定會置辦新的。』

劉萱曾告訴過丁瑒關於她和之谷的關係。之谷的遠渡日本，是劉萱非常悲痛的一件事。然而為了他倆的前途，她不忍為了目前須臾的快樂，而毀損了未來永久的光明和安逸。

有時三星期之谷沒有信給她，她就會發愁。間或丁瑒也找些話來解釋之谷的不能時常來信，譬如為了功課太忙的緣故。

在第二年暮春的時候，丁瑒在一家公司裏找到了一個位置。白天丁瑒去公司裏做事，劉萱在家裏做做雜事。晚上他們也下棋消遣，或是閒談到各人許多年前的往事。

由於丁瑒的勤懇，劉萱的節儉，在第三年時，他們非但能置辦許多傢具，並且還買了一座鋼琴，和一輛汽車。鋼琴是非常需要的，因為牠能使這所屋子裏的空氣變得和劉萱指下弹出的琴韻一樣和諧。同樣，汽車是需要的，為了這屋子和丁瑒做事的公司距離過遠之故。

在和煦春光裏，仲夏之夜裏，丁瑒和劉萱時常會到公園去，攜着手，散着步。他們對換着攝幾張像片，再讓自動機自動為他們二人合影幾張。二人都年青的很；笑着，低語着，人們都很注意他倆。以為他們是一對情侶。

或是他們會坐着小艇，蕩漾在月光映照的湖面。劉萱和丁瑒都會忘記了白日的辛勞，而陶醉在這美滿的自然佳境和好景裏。於是二人都停了手裏的槳，劉萱枕着丁瑒的膝，丁瑒執着劉萱的手。忘情的合歌一支伏爾加船夫曲。

週末，他們便乘着汽車，到電影院去看一張影片或是去聽一回音樂。

劉萱看着電影，或是坐着汽車，時常會說：

『丁瑋，你辛勞的代價我却分享着。』

『劉萱，不記得我最先受的供給一切嗎？我說，以後我們不必分彼此的。我們永遠如此生活下去不好嗎？現在可說是我有生命以來最快樂的時期。這一切又都是你的賞賜，我正該感謝你。』

『不，我該謝你，之谷回來時，我叫他償還你一切我所欠你的。』

『之谷來時，我立刻回去。這裏的一切，都是你的東西。』

『不，這些是你的。不過你不可以和我們一起住嗎？當之谷回來之時。』

『不我，要回去的。』

『去那裏？』

『我的愛人那裏。』

『什麼人？愛人？誰？』丁瑋的回答使劉萱驚異而接連的發生這些問語。

『是的，愛人那裏。』丁瑋很安閒的回答。

『不過，這些東西你得帶去。』

『現在，之谷未歸，別再談這些話吧！我們合唱一個歌可好？』

『不知我們還能合唱幾回？之谷歸時，你要回去和你的愛人合歌了。』

劉萱的無限妬意和丁瑋的嫉忌之心，都隨着琴韻和歌辭而同化。

當他們唱完最後一個歌詞，劉萱回轉頭向丁瑋嫵媚地一笑。

丁瑋撫着劉萱的柔髮：

『孩子，今天唱得很好。』

之谷給劉萱的信，愈見稀疏。從之谷去後的第四年起，之谷簡直沒有信來了。之後，劉萱曾接連去了三封信，之谷却沒有回信來。劉萱每每為此悲傷，丁瑋總盡力勸她不要憂鬱。

『劉萱，你該快樂些。憂鬱會使人病的。你叫「萱」，「萱」是忘憂之意，願你忘憂哪！』

『是的，不過，之谷的久無回信，明是別有所戀。』

『劉萱，那也未必。我總以為之谷是很忙的吧，今年是他最後的一年，是他畢業的一年，當然更忙了。你們的愛是將來可以補償的，然而他的學業是不能的。你該諒解他；你該忍耐些。至多一年，他也可以回來了。現在，我預祝你們的幸福在將來！』

『謝謝你！』

六月天，天氣熱得蒸人。一陣南風吹過，人們感到無限的舒適；南風帶來了涼爽的氣息，也帶來了一個使劉萱歡喜的人，他是四年前列了他愛人劉萱東渡求學的徐之谷。

他走到了劉萱的屋子前，不立刻進去。却在門外吹起嘹亮的口哨。這熟稔的口哨聲響，透進了劉萱的耳鼓，她立刻直覺到這是之谷。於是她迅速的朝外面跑去。

『劉萱，愛的，好久不見；你好？』

『好，謝謝你。』她快樂得想不起別的話。

『我們進去吧！』之谷攜着劉萱的手向內走去。

劉萱忙着招待之谷，跑進去拿冰汽水給之谷解渴，忘了開瓶蓋的東西；有了開瓶蓋的東西，麥管和杯子却又未拿。她像一隻春天裏的麻雀。

『劉萱，我不希罕這個。我要吻……』他順勢把她拉入懷裏。

『不，你先講給我你在日本的情形聽。你為什麼不給我信，最近一年來。』

『愛的，你是聰明人，今年我是畢業班呀！你呢？你在這裏怎樣生活？』

劉萱正想答話，外面有汽車喇叭聲響。

是丁瑋辦公回來。

劉萱從之谷手裏抽出自己的手來。迎出去了。丁瑋已跑了進來，他倆在階梯上碰着。於是劉萱就退了進來。

『這是徐之谷先生，才從日本回來。這是丁瑋先生，是××公司的協理。』劉萱為他們介紹了，他們笑着握握手。

『就是之谷先生。久仰。』於是轉向劉萱：『那，劉小姐，我想我可以歸去了。再見。』

『不，丁先生，請少留片刻。』劉萱拖住了他。

『之谷，四年來，我的生活全是這位丁先生幫助的。他也住在這裏，無形的陪了我四年。現在他預備走，你該代我謝他一下。』

之谷不置答語。他臉上不知是忿怒？是疑惑？是妬忌？顯然他誤會了劉萱和丁瑋。他向後就走

『之谷，那裏去？』劉萱惘然若失。

『回日本再求深造。』

『徐先生，你別誤會我！』丁瑋追了出去。

『我並未誤會你，不過，我的確要再求深造去，也許永不回這裏了。再見在別的地方！』

劉萱四年來的希望，隨着之谷的背影消失了。她那脆弱的心靈，這受着極度喜悅後的極度悲痛，像是刀割般的難受。她流淚了。 (未完續于 頁)

(天涯與地角續)

天真的小孩子是沒有理會到他母親的心理，不知什麼是可怕，只知道自己是負着劍傷，這樣的急走，使他感到微痛。

『媽媽！走不動呢！』

『孩子！就快到了！』

年老的母親，她是吃盡辛苦來的。看看流着淚水的兒子，很困難的走着，怪可憐的。可是自己又沒有力去背他，祇得又轉過頭向後看，她看見那一片漆黑不分明暗的地方，有一些螢火的電燈光中，像有無數的巡捕，兇惡可怕的後面追着，還是過路的汽車呼呼地突然放起亮光來，她更駭怕了，她咬緊牙根，拚命的拖着兒子，好容易才跑進棲所。

母子倆走進一個陰森森的蓆棚裏，把稀爛的稻草理一理，坐下去，母親略略地揩去滿身的汗水，一邊替兒子抹背，一邊溫言軟語的對兒子講述自己歷來的痛苦。田種不得家歸不得；只有在外流浪，替人家做做小工，父親在那年冬天給大兵拉去抬炮，就血肉模糊的死在前綫。

『媽媽！爸爸那麼是死了！』他看見媽流淚，自己也哭起來，忽然停住哭，對媽說：『爸如果不死，今天巡捕就不敢打我了。』

媽聽見兒子這樣想念爸爸，更加傷心的流淚！輕輕用手撫摸兒子的傷處，含淚的說：

『啊！孩子，以後要小心哪。我祇有你這塊肉吓！』

她拍着兒子入睡，想起剛才的情形，不又寒抖起來，靜靜的細聽外面有無腳步的聲響，很久纔心神安靜，想到幸未給巡捕捉到，不然送到牢裏或拉去前綫，那才危險萬分呢！

(阿三的悲哀續)

洋車拉到大街的轉角，他索性把車放下，自己坐在車板上。把一頂破氈帽取下，仔細看了一遍，好像很愛惜似的用手拍了幾下灰塵，仍然戴在頭上。口裏又咕嚕着：

——還要受警察老兄的打。咳，命運，命運！

喇叭響着，一輛巨眼的汽車風馳電掣地溜過。車上的老爺，衣着重裘，擁着女人。汽車過後，一陣回風送來一團不解的香氣，他又發了一個寒噤。

——他們的錢為什麼那麼多？我又為什麼這麼窮呢？

這時，大地是靜寂；一輪高掛天空的秋月；望着他苦笑。秋風還是不斷地吹着，吹着。

(市民的喜劇續)

『不錯，老黃；你對於人家的戀愛，都有幾分深刻的見解，獨對於自己的，就不免有些小家氣了！』老黎悠閑地向老黃說：『戀愛是一樁罪惡嗎？當然不是！它是生活過程中應有的一個階段呵。得着它的人是幸福的，用不着掩飾；反之，得不着它的，也用不着誇大地替自己解嘲。譬如說，老張，』說時將眼睛望了望老張：『老黃的話不錯，一個視愛情為神聖的青年，是不應有着像你一樣的舉動的，你的舉動只是色迷，並不是愛情！阿蔡呢，不用說，小劉，你就太可憐了，你迷信着英雄人物，因而在女性面前顯示出你是一個怎樣高逸的人物，使她們對你起着相當的敬畏；由敬畏生佩服，由佩服生愛情；這念頭太自私了，太卑鄙了；你以為偽作的尊嚴是真正求愛的捷徑嗎？你此後應得改變一下你的作風呢！努力吧，朋友！』

小劉面色很現出一種難堪的狀態，像一匹小動物被刺傷了一樣。不錯，他一向自尊的尊嚴給人傷害了，不能，也不必報復得，雖然，心中總有幾分不樂似地。阿蔡微笑地拍拍身上的烟灰說：

『得了，今天是國慶日呵，況且又是難得有機會碰頭的，別專說廢話；我們還是一同到外面散散步，順便看看有什麼熱鬧的慶祝吧！』

他說完先朝門外走，大家隨即跟在他的背後！

(廿五年雙十節初稿)

(男女之間續)

『丁瑋，你的愛人也許在等着你，你去罷！』她那悽啞的音調，是丁瑋從未聽見過的。

『我是沒有愛人的。』

『不要騙我。』

『沒騙你。如果我愛過一個女人來的，那就是你。』

『真的？』

『真的。』

劉萱倒入了丁瑋的手臂之間。

『讓我們吻罷，愛的。』

劉萱用手帕拭去了淚珠，點了點頭。

這是他們自從相識後的第一次接吻。

愛情與麵包

史特林堡原著
張忠良譯

當年青的哥斯達福克，一個政府裏的助理參事，向他愛人露伊絲的父親正式提出求婚時，這老紳士的第一個問題是：

『你有多少薪水？』

『不到一百元。不過露伊絲——』

『別的先不必提，你進款太少。』福克的理想岳父不等他說完，就接口上來。

『啊，不過，露伊絲和我都互相熱愛着，我們都深信能明瞭彼此。』

『正是，正是。然而，我要問你：每年你祇有這一千二百元收入嗎？』

『最初我們是在里定可相識的。』

『除了你政府的薪水，另外你有些別的進益沒有？』

『是…………。我以為我們會夠用的，再我們雙方的愛情——』

『的確；不過，讓我們先預算一下不好嗎？』

『啊！我還可以另外做些事。』那熱心的求婚者說：

『做些什麼工作呢？同時，可以有多少錢？』

『我可以教法文，可以翻譯，可以找些校對之類的事。』

『翻譯，你可以得到多少稿酬？』手裏握着枝鉛筆，預備計算。

『這也說不定，目前我在譯一本法文書，十元錢一頁。』

『一共有幾頁？』

『我想有廿四頁。』

『很好，那算牠二百四十元，另外呢？』

『那我也不知道，這是沒有一定的。』

『什麼，你自己都不清楚，却想結婚？孩子，你對於結婚，抱着很奇怪的觀念吧！你曾想到小孩子會隨着來的沒有？孩子要你供給他們麵包吃的，要你供給他們衣服穿的，還要你養大他們！』

『但是，』福克反對說：『小孩子不見得就會立刻來的。我們又互相愛着——』

『孩子的降臨是必然的事。』露伊絲的父親漸漸地變為溫和了些，繼續道：

『我想你們已經在籌備着結婚了。無疑你們也很熱愛着，結果似乎我必須允應你的請求了。這樣，我答應你們，答應你和露伊絲訂婚。你呢？盡力設法增加你的進益。』

福克得了這准許，狂喜激動得富於表情的吻這老人的手了。上帝呀！他是多麼的快活呀！——他的露伊絲也快活的，當然囉！他倆第一次驕傲地臂挽着臂出去散步，人們注意到這對新訂婚的愛侶底臉上的愉快。

傍晚，他總帶着校對的紙張來看露伊絲。這一點使做岳父的對他有一個很好

的印象，使他的未婚妻給他一個甜蜜的吻。

有一天晚上，他想換一換口味，所以帶着露伊絲上戲園子去，回來時，雇了一輛馬車。這一夜化去了十元。有幾次，他竟然丟了書本不去教，而來帶她出去散步。

結婚的日子漸漸地迫近了，他們打算着怎樣去佈置他們的房間。他所買了二張胡桃木床，彈簧的墊子和海鴨絨的被褥。露伊絲金黃色的髮當然要配藍色的被。他們也曾到傢具鋪裏去選了一只有紅罩的燈，一座美麗細瓷的「維納絲」女神像，全副檯子上應有的刀，叉，以及玻璃器皿等等。露伊絲的母親又幫助他們購辦了些廚房裏用的傢伙。福克是忙極了，找屋子，監督工人佈置傢具，又忙着簽支票……。

同時，福克當然忙得不能兼做其他工作。他想等他們結了婚，他們一定可以設法的。他們的意見，這是十分節儉的了——只租二間房間。不過，一間小的房間總比大的容易佈置好。所以他們在二層樓租了這二間小房間，房租是六百元一年。起先，露伊絲想在屋頂上租三間房間；但是，如果他們真誠的愛着彼此的話，這是沒有關係的。

屋子終於佈置完畢了。那臥室好像一個小小的聖殿，二張床並排放着，好像人生旅途上的戰車。藍色的褥子，雪白的被單，以及交錯繡着二人名字起首字母的枕套，都呈現着一種明亮而愉快的樣子。一張精緻的屏帷是豫備給露伊絲用的。那座一千二百元的鋼琴，靜悄悄的站在另一間屋子裏。那裏有胡桃木的書桌，大菜檯，椅子；鍍金框子的鏡子，沙發，另外有一張書櫥，完成了這屋子裏安適和舒服的氣氛。

結婚典禮是在一個星期六晚上舉行的。星期日早晨很晏很晏了，這對幸福的人還沉睡著。福克終於先醒了。太陽光從百葉窗裏透了進來，但是他不去開窗，偏扭亮那盞紅罩的燈。燈光從燈罩裏射過，變成了一種神秘的玫瑰紅色，遍塗了「維納絲」像的全身。那年青美麗的女人，嬌柔倦態的躺着；她安穩的睡着，雖是星期日，清晨街上雜囂的貨車輾轉滾過，都吵不醒她。禮拜堂的鐘聲響了，響得輕鬆溫柔，猶如慶祝人們的誕生的。

福克在屏帷後穿上了晨衣，露伊絲翻了一個身。他到廚房裏吩咐預備早餐。廚房裏的傢伙都炫耀的閃着光。這些都是他的和她的。他叫廚子到隔壁菜館去吩咐送點心來。菜館裏老闆隔夜已經知道的，他只不過候着福克差人去通知他到底幾時要。

福克回到新房門口，輕輕的叩着門問道：

『我可以進來不？』

他聽得一聲尖銳的叫聲。於是：『不，最親愛的，請你等一分鐘。』

菜館裏的點心送來了。福克親自把新的刀，叉，碟子等都放好，桌上鋪着新的白竹布檯毯。新娘的花球安在露伊絲的位子的旁邊。

露伊絲裹着晨衣走進餐室時，太陽光也似乎歡迎着伊。她仍舊覺得一些疲倦，

福克讓她坐在一隻圈手椅裏。幾滴酒提起了她的精神；一口醃鮑增加了她的胃口。如果媽媽看見她的女兒在飲酒精，媽媽一定會說話的。然而，那時結婚的好處呀！結了婚，你歡喜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的！

年青的丈夫，對於他美麗的妻子，侍候得自然非常小心。當然在他獨身之時，也曾開心地吃過點心；不過他從沒有感覺過滿意與快慰的。這樣，他刺着牡蠣放進嘴或是灌着杯麥酒時，他會立刻想到那班不去結婚的獨身者真是蠢物，同時他們一定也是非常自私的！政府應當抽他們的稅，好像一條狗要繳稅一樣。露伊絲却不以為然，她的意思是那班獨身者不願結婚也許為的是沒錢。她想，如果他們有錢結婚，無疑他們一定是願意的。福克心裏感到一種痛苦。他以為快樂是不應當為金錢所阻止的。不久也許他可以找到其他工作，那時無論什麼事都可不必憂慮了。至於目前，他們有紅燒鷓鴣和紅莓苔醬享受，以及保根地酒飲。這許多奢侈品和上好的蘆草引起了露伊絲的驚駭，她懦怯地詢問福克，他們怎麼能如此揮霍浪費。福克却更為她倒上了些酒。他說她的恐懼是無理由的。他告訴她：『又不是每天都要如此消費的呀！況且，可能的時候，人生是應當享樂的。啊！生活是多美麗啊！』

六點鐘時，這對新婚的跳上了一輛精緻的雙馬馬車，露伊絲安閒的斜倚在墊子上，車輪旋轉穿過公園，她顯得十分的可愛感人。相識的人驚奇又嫉妬的對他們點着頭。安適的靠着柔軟的墊子，一些不費力的駕着馬車，該是多快活呢？這是和諧的結婚生活底象徵！

第一個月裏，他們是無歇止的享樂着——跳舞，夜會，餐宴，戲院子，不過，他們化費在家裏的時間依然是最快樂的。從她父親家裏，帶她回家是件最有趣的事。在他自己家裏，他們可以做隨便什麼事。回到了寓所，他們先弄些夜飯吃了，然後舒適的坐着閒談到很晚很晚！

有一天，她嘗了一些茁芽和燻鮭魚。她以為滋味非常好，福克却不覺怎樣，因此第二次他們吃燻鮭魚時，他加了一對鷓鴣。那對鷓鴣是他化了一元錢在菜場上買來的，他自以為非常便宜，露伊絲却認為不然。她曾買過一對不到一元錢呢；此外，吃野味未免太浪費；然而為了一件小事同她丈夫爭論，她是不願意的。

過了幾個月，露伊絲突然感受非常不適。也許她是傷風。也許偶然地廚房裏的器皿毒了她。請來的醫生却笑說沒事，病人一些沒有病象。牆上的紙也許有砒毒，因此，福克撕了些去叫一個化學師分析。化驗結果，這牆紙是一些沒有毒的。

露伊絲的病象一些不減退。於是，福克親自去研究了。他從一本醫書上感悟了她的病源。他吩咐她用溫水洗足；一個月後，她的病竟完全痊愈了。復元快得出於他們意料之外；並且做爸爸媽媽該是多好玩哪！孩子一定是男的，他們該早些為他起好一個名字。同時，露伊絲提醒福克，自他們結婚之後，除了薪水之外，毫無別的貼補；那薪水又不夠用。的確，他們過活得未免稍嫌奢侈；不過，如果他們能改變一下，那什麼都美滿了。

第二天，福克去找他的好朋友——一個律師，請他簽准一張債票給他。福克解釋說：有了這債票，他可以向人借錢去應付一件未來而不可避免的費用。他那做律師的朋友說：『正是呀！結婚，養家是一件非常費錢的事呀！我到現在還沒能力去維持一個家庭呢！』

福克感得非常慚愧，所以他依舊空着手回去。當他到家時，他的僕人告訴他有二個陌生客人來找過他。他想那二位客人一定是軍隊裏的中尉——凡克霍姆軍營來的朋友罷。不，他的僕人告訴他們是很年老的，那麼他們不會是中尉了。那麼，也許是他在阿潑薩拉所認識的朋友吧，也可能他們聽得了他的結婚，特地來看他的。不過，他的僕人告訴他說，他們不是阿潑薩拉來的，他們是司篤克霍姆地方人，手裏還攜着手杖呢。神秘極了，但，無論如何，他們一定會再來的。

於是，福克又到街上去買了些楊梅；當然論過價的。

『在這年頭，一「品脫」這樣大的楊梅，只化一元半錢就把牠買來了！』他自得地告訴他的妻子。

『唉！不過，親愛的，我們不能吃這類東西呀！』

『那有什麼呢？我已經找到幾件別的工作了。』

『但是我們欠的錢怎麼辦呢？』

『欠的錢？我已經預備借一筆大款子。把牠們一起還清！』

『這……這不是依舊欠一筆債嗎？』

『那有什麼關係？這樣我們可以延長一些時光再想法。可是，我們為什麼要討論這一些不快活的事？親愛的，看，這麼好的楊梅！吃楊梅之後，飲一杯葡萄酒不更好嗎？』

他叫僕人快去拿葡萄酒，當然是最好質地的一種。

下午露伊絲午睡醒時，忽然又想起這「欠債」的問題。她先請福克對她將要說的話不要生氣。她說：

『雜貨店裏的賬沒有去付，牛肉莊也來警告過，馬車行主人也要我們付清賬。』

『就這些嗎？那我立刻去還清他們，——明天——一個小錢都不要欠的。但是，讓我們想旁的事罷。你歡喜不歡喜坐馬車去公園逛一圈。或是你不歡喜坐馬車也好，我們可以坐電車的。』

他們在公園裏玩了一會。又在阿白勃菜館的小室裏用了晚餐。這是極好玩的事。在統廳裏的客人都會想他們是對快樂的情人；這念想使福克覺得非常有趣，雖然露伊絲看來稍有些不快，那賬單上的價錢特別使她不樂，這些錢在家裏，他們可以吃得十分舒服的了。

一月一月的過去，他們是需要預備了——一只搖籃，小孩子的衣服，以及其他種種。

福克很困難的找到了些錢。馬車房主人和雜貨店老闆都拒絕再賒賬；因為，他

們也要養家的呀！多麼可惡的物質主義！

終於這天到了。福克一定得找一個保姆。當他抱着初生的女兒時，他還被叫出去回應許多債主。這新的負擔壓得他更厲害。他差不多為這所壓倒。

他的確找到東西來翻譯；不過，他被差遣得簡直一些沒有休息，那裏再能做這種事呢？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唯有請他的岳父幫助了。這位老紳士冷冷的引了他進去：

『這一次我可以幫助你，不過，下次決不再了。我自己也只是一點點錢。何況，你又不是我僅有的孩子。』

產婦需要可口美味的東西滋補，雞子啦，酒啦，……並且還有保姆的工資。

幸運的是露伊絲不久就恢復了。她依舊像是一個女孩子，除了身體稍瘦些，面色蒼白了些外，沒有一些改變。然而露伊絲的父親却很嚴肅的對福克說：

『倘使你要快樂的話，再不可以有孩子了，不然，你會燬滅的。』

短期內，他們繼續過着愛情和借債的生活。可是，破產的日子終於降臨了。他的岳父警告他說，他預備把露伊絲帶去；過後，露伊絲的父親果然駕了一輛馬車，帶走了露伊絲和孩子。他辛酸的幻想着他是把露伊絲借給了一個青年人，一年後她歸來時，已經是被侮辱過了。露伊絲雖然願意和福克一起度這種苦生活，不過，他們家裏再找不出一些可以使他們過活的東西。福克看着那班債主——那些帶着棍子的人——把他屋子裏的什麼都搬了走，傢具，床，瓦器，刀叉，以及廚房裏的器皿。

現在福克開始實在的生活了。他在一家早報館找到了一個校對員的位置，這樣，每夜，他都要工作到很夜深。因為債主沒有宣佈他的破產的緣故，他依舊保持着政府裏的工作。雖然沒有擢升的希望。他的岳父允許他每星期日去看一次露伊絲和他倆的孩子，不過他總是被監視着的。黃昏，他要走時，他們會送他到門口。他精神受着侮辱似的走了。也許他的債務得二十年再可以還清。還清了，又怎樣？他還是不能養活他的妻子及孩子的哪！如果，在這時候，他的岳父會死了的話，他們簡直是無家可歸的人。因此他感激他的岳父了。雖然，他的岳父忍心的隔離了他倆。

誠然，人生本身是酸澀和殘酷的。原野裏的野獸很容易可以找到所需要的東西，而同樣上帝創造的人類，却要辛勤的工作和紡績來維持生活。在這世界上，人類不可以自由得到鷓鴣和楊梅吃，可以說是一件昭彰的羞恥！

演羅曼斯把戲的人們

愛得門，羅士坦原著
李 日 紅 譯

人物：

巴士力

史德拉法螺——劍客

百爾加冕——巴士力之父

怕使己力

薛爾弗忒——怕使己力之女

幾個劍士和幾個樂師

佈景：一塊很大的花園給一朵攀滿籐蘿葉的牆分隔為二，右角是百爾加冕的花園，左面是怕使己力的花園，每一面，靠着牆脚，放着一條板凳，幕啟：巴士力坐在牆頭，膝上放着一本書，他正在讀給薛爾弗忒聽，她站在她父親花園的橙上，雙手托着下頰：手腕撐住牆頭，似乎是聽得津津有味樣子。

薛爾弗忒（以下稱薛）：呀，巴先生，它們被寫得多麼美麗呵！

巴士力（以下稱巴）：是嗎？你聽，這是羅密歐的回答！（他唸着書）：

「那是雲雀，那晨曦的先鋒。

沒有夜鶯，看呵，愛！東方的雲

是怎樣地在排列着。

夜的燭已經燒盡。

明快的朝陽出現在高峯。

我說要去——」

薛：（突然虛驚地）噓！

巴：（靜聽了一回）沒有人呵，小姐，請你不要學一隻枝頭上的小鳥，一聽到些微的聲息時便預備展翅飛逃，望下聽吧，聽那對愛人：

「她：我知道，這並不是白天的日光。

只是幾顆小小行星被太陽追趕。

然而今夜呵！對於你，却和一把燃燒着的火炬一樣。

他：讓我被捉吧！讓我被殺吧。

我將覺得很滿足，你也當同此想。

我說你的神色並不含有朝色。

却是「先地亞」的失神的目光。

那里也沒有雲雀，在遠天嘹唳。

我甯願停留，不情願走。

來吧，我歡迎死，既然朱麗葉要這樣。

薛：哎，不！我不要他說這些話，假使他一定要，我便要哭了。

巴：那麼，我們把書關了吧，等明日再講，要是你歡喜的話，姑且讓可愛的羅蜜歐話下去。（他將書關起，朝後看看）一個多可愛的所在呵！這簡直是一個適應於讀完莎翁的名著後而我尋休息的去處呢。

薛：不錯，那些句子是寫得相當的美麗的，枝頭天使般的聲音也陪觀得很巧妙呢，這是對的。是的，巴先生，那些句子寫得真美麗，但是能夠使它的美麗的嵌入我心田的，還是你那音樂般的誦讀呢。

巴：過譽太甚。

薛：（嘆了一口氣）呵，可憐的一對癡情人呵！他們的運氣太不行了！社會待他們是多麼的殘酷！（長嘆了一下）它使我想到……

巴：（興奮地）想到什麼？

薛：沒有什麼！

巴：想到一些會使你突然面紅的事情？

薛：（如前）沒有什麼！

巴：（指着她）呵，多虛偽一個人呵——枉有着一雙清明的眼睛……我知道你在想什麼。（放輕了聲音）想到了我們的父親。

薛：也許……

巴：想到你的父親，想到我的，和隔離着他們兩個人的仇恨！

薛：哎，不錯，這的確時常使我難過，沒有人的時候我就會流淚。上一個月，當我從修道院回來的時候，我的父親指着你父親的花園，說：「我的孩子，你看見我的敵人百爾加冕的房子嗎？答應我你一生要遠離他和他的兒子，一生要敵視他們，否則，我便不承認你是我的女兒；因為他們的一族常常欺凌你的一族的人。」我已答應了父親的要求了：你看，先生，我是怎樣地在遵守我的允許呵！

巴：難道我沒有答應過我的父親來憎恨你嗎，薛爾弟忒？……我是多麼的愛你嚙！

薛：——無原罪的聖處女啊！

巴：我愛你，孩子！

薛：這是罪惡！

巴：一個大的罪惡！但是我們能夠想像到的是什麼呢？一個人越是被禁止去愛另一個人，他越想去愛她……給我一個吻吧！薛爾弟忒！

薛：呵！決不！（她從板凳上跳下，開始後退）。

巴：可是你是愛我的。

薛：——他說什麼？

巴：可愛的孩子，我說你的心是很不以這事情為然的吧。我說！你自己剛才在說，是的，你自己，薛爾弟忒，將那對凡隆那的愛人來和現在這對小孩互相比較。

薛：我並沒有比較……

巴：有的，親愛的，將你和我的父親比較朱麗葉和羅密歐的父親。因此，我們不啻是朱麗葉和羅密歐，我們在被此狂想着；我並不怕什麼怕使己力，加保力和百爾加冕，蒙得各，雖然他們是怎樣的在彼此憎惡着。

薛：（走近牆頭）照這樣說來，我們是在相愛着了！可是，巴先生，戀愛的進行會這樣快嗎？

巴：當愛情應當發生的時候，它就發生了——沒有人知道它的起因和緣故的，我時常看見你們我的窗口走過。

薛：而我你——

巴：我們的視線老是在祕密地接觸。

薛：一天，在這牆頭旁邊，我正在採栗子，偶然……

巴：偶然，我在那裏讀莎士比亞，看，我們的心終於給連結起來了，那是多麼巧呵！

薛：忽然拔的起了一陣風，把我的腰帶吹了過你那邊去。

巴：因為要還給你，我就爬上了這張凳子。

薛：（踏上凳子）我也爬上這張凳子。

巴：以後每天我就在等你，我的心一天跳得比一天利害，直到你那幸福的口哨聲起了為止！你的甜蜜的笑聲跟着你的頭也同時從籐蘿葉中伸出來。

薛：既然我們在相愛，我們應該訂婚。

巴：我也這樣想。

薛：百爾加冕的最後一代，對你，怕使己力的最後一代，要互相攜手了。

巴：孩子話！

薛：將來的人會談及我們的。

巴：一對多麼可愛的孩子，又多不幸地有着這樣不幸的父親呵！

薛：可是，朋友，誰知道呢；要是上帝要我們結合，他們也許自然會變轉過來的吧！

巴：我不敢相信。

薛：但是我——我相命運，我是曾經親眼見過去五六件類此的事情的。

巴：真的嗎？什麼事情呢！

薛：唔，譬如——我從讀過的不少的羅曼斯故事來說，牠們都是差不多——譬如一位在位的皇子到這裏消遣，我迎上去將我們相愛的經過告訴他，而且將我們的父親間的宿怨也告訴他——那皇子當然是一位善于玉成好事的人——他就宣召我的爸爸和百爾加冕先生到他的面前，勸他兩人言歸於好。

巴：於是將你嫁給我。

薛：或者像蒲得安故事 *peau d'ane* 一樣，你裝成病得日重一日。那笨拙的醫生斷言你一定是不可救了。

巴：我的爸爸悲傷地問我：「你可需要些什麼不呢？」

薛：你就說：「我要薛爾第忒！」

巴：於是他倔強的心漸變軟了！

薛：再不然，還有一件冒險的事，譬如有一個很老的公爵，看見我的照片便開始愛我；他使人拿了許多聘禮來聘我做公爵夫人。

巴：你說：「不」！

薛：他發怒了，在一個美麗的夜晚，花園蔭下，我正在做夢和你相見，突然幾個人上前捉住了我。我大聲叫喊。

巴：絕不遲疑地我趕上來，我拔出我的劍，我像獅子般地殺上去，殺了……

薛：殺了三四個人，我的爸衝上來了，將你攬在臂間，你告訴他你的名字時，他感動了，便將我交給了你；你的父親也因為讚許你的勇敢而允許了。

巴：我們於是便永遠地很幸福的過活。

薛：照我想來，這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啊！

巴：（聽見了一些聲息）有人來了。

薛：（伸出頭來）給我一個吻！

巴：（吻着她）今晚晚禱的時候，你來不來？——說呵！

薛：不來！

巴：來吧！

薛：（從牆上縮了回去）你的父親。

（巴力士從橙上很敏捷地跳下來）

（薛爾菲忒躲在牆後，百爾加冕來了，他當然看不見她）

百爾加冕（以下簡稱百）：我又看見你獨自一個人了，在花園的一角做夢嗎？

巴：爸爸，我崇拜這花園的一角呢。我歡喜坐在這條板橙上，讓下垂的籐籬葉覆蓋着我，你知道那些籐籬是多麼的可愛嗎？看看這些亞拉伯式的花園吧……這裏的空氣是多麼適宜於呼吸呵。

百：牆的前面呢？

巴：我崇拜那牆頭！

百：我看不出那有什麼可崇拜的東西。

薛：（在另一面）他看不見我的。

巴：但是這是一塚可愛的牆呵，他給青青綠綠的花葉鋪滿着，這是象牙白色的芽，那面是鮮血的攀籐花，還牽牛花哪，紅紅的圓錐花哪，金銀花哪，這真是一塚年近百歲的古牆，裂隙處透射着日光，像星光似的，襯着小小的花朵，——這塚給青苔鋪得厚厚的牆，我說簡直可以當做帝皇的寶座呢。

百：哈，哈，孩子，你以為我真的會相信你來這裏的目的就只是為了這牆上的美麗的眼睛嗎？

巴：是的，這牆上美麗的眼睛！（轉身向着牆頭）它的眼睛真美麗呵！新鮮，微笑，明快，甜蜜，藍色而帶着驚奇的花的眼睛喲，我們的心頭給你感動得太深了，倘

使眼淚盛滿了這盃殘的話，我情願用吻來濾清它。

百：但是，牆壁並沒有眼睛的！

巴：它有晨朝的光輝！

(他敏捷地採下一朵花，很恭敬地遞給百爾加冕)

薛：一個會扯慌的孩子呵！

百：他完全是一個傻子！——我知道什麼東西使他這樣失魂，(巴士力和薛爾稍為震動了一下)你到這里來秘密地讀些什麼吧。(從巴士力衣袋中抽出那本露出一角的書，看着書面)戲劇哪！(打開書)還分一節節的呢！那是詩呵！怪不得你神魂顛倒似的，一時在講牽牛花，一時又看見牆上有一雙眼睛！一採牆要美麗有什麼用呢？只要堅固便是了，我不久就要把蔓延在牆上的綠草盡量除去，因為長長的草里會遮蔽着些缺口也說不定的！為要防避我們的死敵起見，我還要重築一採又高又滑又堅固的牆，替代牽牛花，我要將搗碎的玻璃片插在牆的邊沿，像利刃一般地排列着……

巴：大發慈悲吧。

百：沒有商量的餘地，我一定要這樣做，順着牆的四邊。

巴：與薛(失望地)呵！

百：(坐在凳上)來，我們有事商量！(他立起來走了幾步)唔，牠雖然沒有眼睛，可是却有耳朵呢。(他像要爬上凳上看看似的無)巴士大嚇一跳，這時，薛爾也向牆這里爬，但是百爾加勉停了下來，做了一個鬼臉，做手勢叫他的兒子爬上去)看看可有什麼人在那里沒有。

巴：(敏捷地爬在凳上，雙手攀着牆，很輕地對重又踏上凳上的薛爾說)今晚再會吧！

薛：(將她的手遞給他，他吻了吻，她很輕的說)鐘未敲之前我就會來的。

巴：(同樣的)我一定在那里等着你。

薛：(同樣的)我崇拜你！

百：(問巴士力)怎樣？

巴：(跳到地上，大聲地地)：沒有人！

百：(靜聽了一下，坐下)那麼我們談吧！我的孩子，我要你結婚哪。

薛：呵！

百：怎麼哪？

巴：沒有什麼呵。

百：我似乎聽見一些微弱的喊聲。

巴：(朝上望望)也許是些受傷的鳥兒——

薛：吓！

巴：在樹枝上。

百：好吧！那末，孩子，經過審慎的考慮之後，我已經替你尋着一個女子了。

巴：呵，(吹着口哨)噓！

百：(沉默了片刻)我已決定了，也許我要強迫你應允呢！先生。

巴：噓，噓。

百：請你不必吹口哨，好不好？——一個很年青的女人，她十分富有，一串珍珠——

巴：假使我不要你的珠子！

百：等一等，待我給你看吧！

巴：(將百的手按下)

百：不要臉的東西！

巴：每一樣東西都含笑地在歡迎那對新生的愛人，五月，蝴蝶……………

百：混蛋！

巴：(同樣的表情)雙雙地飛去和她們所愛的花兒結婚，愛的本身……………

百：叛徒！

巴：(同樣的表情)將牠們的心全獻給花兒，那時你可以看到我們是怎樣地舉行一個安全的婚禮。

百：是的，當然的，畜生！

巴：唔，那末，不不，父親，我發誓……當着這垛牆的面前，它聽着我的誓言，我希望舉行一個羅曼諦克的婚禮，羅曼諦克得前所未有的，(他說完便飛步而去)。

百：(在後面追着)呵，我一定要捉到你！

薛：(獨自地)真的，我很明白爸爸為什麼憎恨這老東西。

怕使己力：(以下稱怕，進來)唔，你在這裡做什麼，小姐？

薛：沒有什麼，我不過在散步。

怕：一個人在這裡？那麼，不快活的孩子，你不怕麼！

薛：我並不胆小的，爸。

怕：獨自一個人，在這牆旁邊，但是我不准你去近它，不知謹慎的孩子，你試望望那個花園吧，你當可以看到我的敵人的住所的。

薛：我知道的，爸。

怕：但是你現身于危險之中，——一個人的心地是難測的，假使那東西或者他的兒子知道你獨自一個人，在這里的話——呵，一想到它時，就會使我顫抖！但是我將要重築一垛圍牆，牆頭佈滿了鐵枝，使隨便什麼人在爬過牆頭的當兒，給尖利的缺枝穿入他的皮肉。

薛：(在旁輕輕的說)他不會這樣造的，因為這樣做非大大地用一筆錢不可。

怕：進去，快！

(薛入，怕目送着她)

百：把這字條送到使得拉法螺先生那里去，立刻！

怕：(很快地走近牆頭，爬起來)百爾加冕。

百：怕使己力！（兩個老人擁抱在一起）

怕：事情怎樣了？

百：很順利呢！

怕：你的風症好了些麼？

百：好些了，多謝，你的感冒呢？

怕：它是時常麻煩我的。

百：唔，先生，那婚事算是定當了！

怕：噫？

百：我剛才躲在樹叢里你聽了一切，他們互相講着崇拜的話。

怕：妙呵！

百：讓我們趕快將事情辦妥吧，（搓搓雙手）哈哈，我們全是寡佬，也全是人家的父親呢，我是屬於我的兒子，他的母親很羅曼諦克的替他取了個名字，巴士力——

怕：是的，這是一個奇怪的名字啊。

百：你是屬於一個愛做白日夢做有着一個美麗靈魂的女兒，薛爾弗忒，我們的唯一目的是什麼？

怕：是將這塚牆取消。

百：是住在一起——

怕：將我們的財產併在一起。

百：深謀遠慮的老朋友。

怕：和財產的執掌者。

百：假使要成功，第一次要怎樣？

怕：先要結合我們的孩子。

百：給合他們，不錯：可是假使他們知道這樁計劃，我們會勝利麼？對於這一對講求詩意的孩子，沒有障礙的婚姻是沒意思的，利用着他們不是生長在這裡，我特意造成這樣的環境，使他們成為一對彼此蘊蓄着愛的仇敵，故意的隔離實足以使他們結合在一起，因為他們總以為在過着極甜蜜的偷情的把戲呢，你對於這新奇的計劃曾表示懷疑，可是朋友，我們現在只有點頭的份兒了。

怕：很好，可是現在——有什麼聰明辦法使答應婚事的時候不致引起他們的疑心？

百：你聽着吧，你的女兒自己已經幻想過一切，當她告訴巴力士底時候，我就計劃好了。他們今夜有一個約會，巴士力先到，當她出現時有幾個預先埋伏好的劍士將她搶走，她大聲喊救，我的孩子便仗劍奮身上前向那些強徒進攻，那些人佯作敗走，你趕到那出事的地點，我也趕到，你的女兒和她的貞潔是保全了，你十分快活，你讓眼淚留下幾點眼淚，祝福那勇敢的救護者；我也允許——呵

怕：呵！妙呵！……我說…真妙呵！

百：（自然地）——噓！看，那里有一個人走來了，這是使得拉法螺，那個劍士，我方才寫信將我的計劃告訴他，他是預備將計劃扮演出來的！

（使得拉法螺衣一襲長大的衣裳從幕後大模大樣地出現）

百：（從牆上走下身微灣着）唔！讓我先將我的朋友怕使己力介紹給你。

史得拉法螺（下簡稱史）：（鞠躬到地）先生！

（當他招起頭來的時候，他很驚奇地不見了怕使己力）

百：（指着橫跨着牆的怕使己力）他在那里呢！

史：（站在一旁）多麼的敏捷喲！這樣的年紀中真是難得呵！

百：我的計劃你見過了沒有……？

史：我覺得是很簡單。

百：呵，不錯，你知道怎樣去做…要快……

史：而且要秘密。

百：假裝搶親，是不：而且假裝交戰……

史：一切都很明白的。

百：你一定要揀幾個劍術極純熟的人才能不傷我的兒子，你要知道，我是十分寶貝他的，他可是我的獨養兒子呢！

史：我將親身出馬。

百：呵，很好，那麼我可以安心了。

怕：（輕輕向百）喂，問問他這樣的表演要幾多錢。

百：（向史）劍士先生，搶一搶親要什麼價錢？

史：這是要看情形來說的，先生，我們幹這樁玩意兒是什麼價錢都有的，可是照現在這樁事看來，假使我想得不錯的話，價錢是不應該斤斤計較的，先生，我想是揀那頭等的好。

百：（疑惑地）怎麼？你還分開幾等的麼？

史：自然啦！你要明白，先生，我們有的只有兩個着黑衣的人，很簡單的，在一輛車子裏——這一等是沒有什麼人僱的：一種很華美的在一輛大車裡，有着很多的小廝（假頭髮是另外的算錢）——啞子，太監，黑人，警士，賊，火槍手，隨人的使：又有一種在四輪車里，有着二三四五隻馬——數目可隨意增加——一種毫無聲息的在木排里有的是很幽默的，在一隻袋里：羅曼諦克些的，在船上一可是我們必須要有一條湖才行：威尼斯式的，在船里，一可是我們又得得有一條湖——：有沒有月亮都有，——不過在月亮下是詩意一些，因而也貴些！還有些像真的，有着閃光，信號，喧嘩聲，兵器相撞聲，闊邊帽，面具！此外，還有凶惡的，客氣的，帶火炬的——十分美麗：一種帶着面具的搶親，我們叫它做古典派！一種勇武的還有音樂陪襯：一種在肩輿上的——那是最好的一

種，先生，是最新式和佳的一種。

百：（搔着頭，向怕）讓我們想想看，你以為怎樣？

怕：唔，你以為怎樣？

百：我想我們總要努力一些，價錢貴也沒有什麼辦法，放些理想進去，每種都帶一些，將這樁搶親……

史：將它變成混合化？那是可以的。

百：讓我們使我們一對羅曼諦克的孩子滿意一些吧？肩輿，大衣，火炬，音樂，面具！

史：（將東西記在手冊上）將這些東西併在一起，我們用頭等的吧，再附加些別的便得了。

百：不錯，用頭等的。

史：我短時間內就要回來的，但是，怕先生須要把大門半開着。

百：我們會把它半開着。

史：（鞠躬）先生們，晚安，（邊入邊說）頭等行頭，加些附屬品。

（百爾加冕重登牆上，對怕跨坐）。

怕：他價錢還沒有講妥便走了。

百：不要緊，事情是做妥了，這垛牆不久就可以拆除，此後我們只算住一家房子。

怕：況具在冬天的時候，呵，多麼快活啦，只要付一家的房租就可以了。

百：我們可以將花園佈置得妙一些。

怕：我們可以將樹木修理一下。

百：我們可以做些曲折的徑道。

怕：我你可以在我們的床上用花砌成美麗的字母。

百：為着這片草地有些不大悅目，

怕：我們可以把它好好地裝飾一下。

百：我們要掘一個池塘，多養幾條魚在里面。

怕：我們要弄幾塊假山石，還有噴泉，喂，老傢伙，你覺得怎樣？

百：我們的心願有達到的可能。

怕：我們可以住在一起到老。

百：你的女兒會侍養我們。

怕：你的兒子也會的。

百：我的好怕使己力！

怕：我的好百爾加冕！

（兩人擁抱着）

（薛與巴各自一面上）

薛：（看見她的父親在百的手臂上）呵！

百：(瞥眼看見薛，向怕)你的女兒來了！

怕：(瞥見巴，向百)你的兒子！

百：(輕輕地向怕)打起來！(他們從擁抱變成手交手的打架，大聲地喊)賊東西！

怕：強盜！

薛：(牽着地父親的衣尾)爸爸！

巴：(同樣地牽着百)爸爸！

百：孩子，讓我打個明白好了，

怕：他侮辱我！

百：他打我！

怕：懦夫！

薛：爸爸！

百：流氓！

巴：爸爸！

怕：強盜！

薛：爸爸！(他們終於竭力分開二老人)

巴：(催着他的父親走開)我們回家去吧，時候不早了！

百：(裝着要回轉去的樣子)真氣死我了！

(已陪百下)

怕：(同樣地)我真要氣死了！

薛：(拖着他跑開)天氣漸漸冷下來了。你也應該當心你的瘋濕症呵！

(太陽下山了，舞台上空無人跡，片時；然後史領着一千人走入怕家中)

史：天上已經有一顆星出現了，白天是過去啦。(他分配帶來的人)你在那里！你在這裡！是的，晚禱的時候是差不多到了，鐘一敲她便要來的，那時我會吹起哨子，(望望天)月亮呢？好，這是完美了，我們是一絲一毫都不能疏忽的，(細心地看着劍士們的大氅)這衣裳是好極了，把劍舉高些兒，(幾個人抬着肩輿進來)把它放在樹蔭下面，(看見全黑的人時)呀，黑人啦，不錯不錯，(向兩旁的人)執火炬的人！不要忘記，靜聽着信號，(一道淡紅的燈火自後緩緩而出，音樂師入)是樂師們嗎？那里去吧，那里去吧！玫瑰色的燈火做背景呢！(分配着他們)要幽靜，你們知道，還要柔和！你們移動一下吧，拿糧得林的站着便得了，坐下，拿提琴的！和獲都魯路的音樂班一樣，(嚴肅地向一執劍的)第一個蒙面人，你在做什麼，放出些精神來，好！銅莎的尼，發音準嗎？……呵，很好掃，米，絲！(他邊說邊將面具帶上)。

巴：(緩緩而出，當他講下西幾句話時，天色愈趨黑暗，星亦漸次出現)父親是安靜了……我終於逃到這裡來……白天已過去了，暮色蒼茫地照在花上，觀着一陣陣的香味，很可愛呢。

史：(輕輕地向音樂師)音樂！

(音樂起奏，至幕閉時始止)

巴：我覺得自己有些顫抖呢，那裏是什麼？——她來了！

史：(向樂師)奏起柔和的音樂。

巴：第一次在夜間的幽會啦！我一要暈了！湖風的樂聲像網帶一般的，花兒是看不見了，可是她的香味深入我的靈魂，將我們的眼睛充滿清淚！……你這顆老樹，你的欄梢穿着一顆星兒呢……但是，這些音樂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夜是到來了，不錯——

薛：(雷鐘響的時候，她出來)鐘響了，晚禱的時候到了，他一定已經在等着我，(哨子聲突起，史突然地面前立起，火炬出現，無數蒙面人搶了她進肩輿就走)救命呵！

巴：真是天曉得！

薛：巴士力，他們搶我去了！

巴：我來了！(他跳過牆頭，拔劍與數蒙面人鬥)這裏！——這裏——這裏！

史：(向樂師)動蕩的曲子！(提琴拉一段戲劇化的動蕩曲，劍士敗走，史像演戲般的地叫着)天呵！這孩子和魔鬼一般的厲害呢！(史與巴戰，突然，史將手捧着胸部)這一劍是致命的哪！(倒下)

巴：(走上去向薛)薛爾第忒！

(她坐在肩輿上，他半跪在他面前)

薛：我的救護者！

怕：(趕到)百爾加冕的兒子！你的救護者！…你的救護者！…我情願將你交給他！

薛和巴：天呵！

(百亦已趕到，一羣火炬跟隨着)。

怕：(向攀上牆頭的百)百爾加冕，你的兒子是一位英雄呢！忘記了過去吧，讓我們設法使他們快樂！

百：(莊嚴地)我的憎恨已離開我了！

巴：薛爾第忒，我們在做夢吧！薛爾第忒，我們不要高聲講話，恐怕說話聲會得吵醒我們的好夢呢！

百：憎恨往往止於結婚，我們是和好了！(指着牆壁)此後再沒有比利尼山隔開我們了！

巴：誰想到我父親會變成這樣呵！

薛：(平凡地)我不是曾經對你講過一切都自會安排好的嗎？

(當他們和怕一起走入幕內的時候，史突然從地下起立，遞一張紙給百)

百：(輕輕地)喂，什麼？這張紙兒，還有你的簽字！對不起這是什麼？

史：(一躬到地的)先生，這是賬單。

——幕——

我的約翰生活樂趣散記

狂 夫

(一)踏柔軟的草兒……

初冬早晨，踱步校園，我踏着柔軟的草兒；吸着新鮮的空氣；更有那溫暖的日光照到身上，面上，似乎孩兒時慈母在撫摩我一樣的愉快，我感到無限的興奮和歡樂！當我仰起頭來看見那一輪朱紅色的太陽閃閃燦耀的時候，我好像覺得我已尋到了光明，我於是躺在草地上假睡起來了，那和煦的微風吹來，我只合着眼悠悠地憶往思來，十二分的自得自樂。

(二)找尋新的思想

走進了圖書館，翻閱報章雜誌，其樂融融。當我得到一些新的智識的剎那，我的心兒彷彿驟然伸展開來，我的腦袋彷彿立時澎漲，如有物擠入然。當我凝神細讀的時候，我似乎忘記了教科書的呆純與無味。我選書很嚴，我不看一般暮氣沉沉的灰色文字，不讀無病呻吟的空頭文字，我只找富有生氣的樂觀生字來調劑精神上的苦悶。一字好書我敢說，是人們最好的朋友，今日如此，明日如此，永遠如此，經久不變。所以我課餘之暇，多半是閱讀書報，找尋新的思想！

(三)……但是沿着河岸散步不有平凡的吧！

每天飯後，沿着河邊散步我的約翰生活樂趣之一。有人說：「飯後散步算得什麼樂趣呢？」哦！那蘇州河是富有詩意的；一舟一帆，都足引起我的情感來。散步是通常的事；但是沿着河岸散步却不是平凡！我頂引為樂趣的是在月色光亮的夜間沿河散步。因為月光照到水面，反耀着銀黃色的光彩，並且顯影出河水的波浪，河上船兒的燈火，閃閃燦燦，十分好看。這一切都足以使我陶醉了。散步，別輕視散步，散步是最好的運動哩！

(四)我也時常想寫一首小詩在葉子上，但是……

採集樹葉上也是我引以為樂的一樁玩意兒。我最喜歡紅的葉兒，因為葉兒大概是綠的多，多不是貴，紅的便更覺可愛了！我記得，有一天我挾了一本頂厚的歷史課本跑到校園里去採集葉子，把全本的書，每頁都夾滿了紅的，黃的，青的，綠的葉兒。我跳跑地回到寢室裏，歡樂地打開書本，把葉兒一片一片的取出，再小心地一片一片的把牠夾進每一本書裏去。我又喜歡在葉子上寫幾句格言，我也時常想寫一首小詩在葉子上，但是我不敢，我恐怕我愚笨的詩兒損壞那自然而雅艷的葉兒，有一次，我正踏着柔軟的草兒踱步的時候，忽然俯首瞥見一片枯黃的破秋棠葉子，我立刻回想到小學堂教科書裏「我國的地形像秋海棠的葉子」的句子慄然而嘆。

(五)唱歌與演講給我一種興奮

星期六早晨的唱歌課，星期日上午的聽演講，在我都十二分的感到愉快和喜樂！唱歌，我不是吹牛，可以醫治人們的情感病，這我自己是經略過的，有一個星期

六，我起床的時候覺得十分煩悶，但是，我在唱歌以後就覺到我的煩悶已被完全驅逐了，快樂又充滿了我的心中了。英諺說得好「music washes away from the soul the dust of every-day life」這句話實在是可喜的。當我們唱歌的時候除了興奮以外，還感到什麼呢！在學校裏我們雖然得不到倒在沙發上聽音樂的機會，但這幾曲自己哼的歌兒，已足能潤澤我們枯燥的心田了！星期日上午的聽演講，至少是有益有趣的事。偉人們的言行生活給我極大的參考，而且鼓勵人向前猛進的精神。我每次聽完演講出來的時候，總好像有一股勇氣和滿腔前進奮鬥的情緒，這種情緒給我無限的快樂與興奮！

三年在約中

朱善鼎

一年，二年的過去了；今年是我到約中的第三年了，也是最後的一年了。人們到了這種最後的時候，往往會發生無限的感慨。同樣，在我將離開這裏的當兒，我也生了無限的回憶。

當我初到這裏的時候，對於生活，功課以及學校的一切，都感到一種不慣，新奇和拘束的情緒。離開了家庭而到這團體生活的學校裏，又和五個素不相識的青年住在同一寢室，真是陌生得不慣。大家都不聲不響的各做各的事情。好的是過了二三天大家都認識了，於是談談說說，到校園裏跑跑，在一個桌子上吃飯，總算慢慢的變成有趣的生活了。

至於功課，這裏的英文，的確比其他學校來得深一些，旁的學科也用英文本子，所以下午一散課到晚上睡覺為止，簡直都在字典裏打鑽，弄得頭腦暈暈的，但是，考試還不能及格。到了第二年，就沒有這種情形了，下午散課後，也有時間可以玩了。這當然是這裏先生們教導之功。我該怎樣的感謝呢！

這裏的校園是這末的大，風景又是這末的美麗，我在這裏生活猶似快樂的小鳥，然而這是我離別的時候了。我唯有在將來的回憶中，再可領略到這裏的可愛，可愛的這裏！

贈別本級級友

方之列

別了，級友。雖然還有整整半年的聚會，但我們終將離別了！

到了那南風微微吹來之時，自然界的一切都到了壯年蔥鬱；萋萋的草木，佈滿了大地；碧藍的長天，時有飄散悠悠的白雲走過；強烈的陽光，照耀着人間。就在富有特別初夏風味的當兒，杜鵑一聲聲地催我們分離。雖然有的同學，將直升大學。可是一小部分的重逢，不免要發生困難；誰又知你將到天之那一角？北之極？南之端？

我還很清楚的記得二年前的一個新秋之夜，明月斜掛在西天，吐着清涼的光輝；燦爛的繁星在水也似中天閃爍。久在寂寞中的校舍，突然充滿了許多不同語音，彼此陌生的級友——這是我們第一次來約翰之時。那詢問姓名時的羞態，和那因言語不通而互相呆視時臉上的表情。以及不熟識校中一切而胡撞亂闖的情境。都是何等有趣美妙的回憶！這種種印象，我將永遠不會忘了。

在這將別的當兒，胸中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只好隨便談談，聊作獻給級友們的小小禮物。

不幸的我們，恰生在這生產落後的中國，又值此小資產階級崩潰最激烈的時候，許多有為的青年，都不能享受高等教育藉以培成他們的技能，只能鬱鬱的就農經商。我們能夠受到中等教育，當然可說是大幸的了。畢業後的級友，或因環境關係，不能繼續求學，對於畢業後的出路，不得不加以詳細致慮和研究。我以為當目前教育蒙有政治意味和跑向教育界人數衆多的時候，除有天才和真誠興趣從事於教育之外，其餘都應當從事於適當的職業。擇業的標準一方面固然要適合自己的志趣，另一方面也要適應社會的需要。不論仕農工商，都是一樣的重要，一樣的高貴，決不要存着什麼升官發財眩耀鄉里的念頭。現在中國所以糟到這般地步，正是因為各人的領袖慾太強之故。個個都想嘗嘗領袖的風味，不量自己的才識是怎樣，因此你爭我奪，政治上永無澄清之時。所以我們只要能夠盡我們的力量就好了。有一分熱，就發一分光。沒有做大事的能力就做小事。古今中外偉人，沒有一個不是由小事而成大事的。

記着吧！別了，級友！

父 親 林 仰 三

九月九日是我們學校開學的日子，父親早已把我所需要的一切都預備好了。因為我的家是在莆田，距上海有幾天的航程，所以我必須早幾天動身。

五日的那一天，就是我動身的那天。我們全家都很早起身：母親在做早餐；父親先雇了二輛小車，把我的行李，先帶到汽車站裏去候我；弟妹們也絕早起來湊熱鬧，天真的拖着我的衣服，牽着我的手說：

「四哥，你明天去好嗎？」

我那時對着這上海的去處和學校汽寄宿生活，都感着非常興奮和新奇，我不想回答他們，同時也不知道，怎樣回答他們。但是，他們仍舊拖着我的衣服不放，那時母親進來了，總算為我解了這包圍。她吩咐我快用早餐，遲了汽車怕會脫班的。

早餐後，母親叮嚀了我許多話，冷熱要自己小心，讀書要用心以及要常常寫信回去等等。時鐘敲了七下，我再不能逗留了；雖然母親還是絮絮不休的吩咐我，有依戀不捨的樣子，弟妹們也哭將起來，我却終毅然的跨上了車子，向汽車站而去。我對她們揚着手帕，到看不見他們才止。

我到汽車站的時候，父親抱怨我何以這樣遲才到。他怕汽車會開了呢！經我告訴他關於母親的戀戀以及弟妹們的流淚，他也苦笑了。

父親和我坐了汽車到福州之後，他送我下了船，他囑咐茶房特別的小心我。他想我獨自坐在船上，一定非常寂寞的，所以他到岸上去買了點水菓，給我在路上解渴；又買了冊九月號東方雜誌，讓我在船上讀讀消遣解悶。我本想自己去買，可是他不要我去。終於他自己走下了扶梯。他那又壯又胖的身體，擠在人羣中，定是費了許多力氣才擠了出去。他回來時，額上冒着巨大的汗珠，呼吸也很急速。因此我時常想着，父親如此愛我，我應自己努力，才不辜負他對於我的愛意和期望。

船終於起碇了，父親在碼頭上立着，我也扶着欄杆，向他搖着手，說聲再會。父親卻沒有回答，原來他也在流淚啊！輪船的汽笛響了，船漸漸的離開岸向海口而去。父親的西廂慢慢的變成模糊而終至不見，然而他的肥胖的身軀，額上的汗珠，以及他眼裏的淚珠，直到今天；我依舊明晰地記憶着。並且，我想我永遠不會忘懷的。

神戶的回憶

李 水

繁華的上海，在一陣鐘聲後漸漸地消失了，船駛進了污黃色水的黃浦，經過三夾水後，水色才慢慢地由黃而綠，由綠而藍，那時一望無際的日本海就呈在我們的目前，再過了長崎，神戶就到了。

當我未到日本之前，總以為那裏的房屋是矮矮的平房，他們的個子是短小的。但是，事實給我的證明却是相反，高入雲霄的摩天樓隨處都可看到，他們的個子也未見個個矮小。街道上十分的整潔，兩旁都種有樹，很有些上海的愚園路和霞飛路的風光；沿路有流綫型式的汽車在兜攬生意，人力車倒很少。所以車錢很貴。電車有高界，普通和地下特快三種，交通非常便利。

對於日本人第一件最使我佩服他們的事，要算他們的經商手段。一副笑面，是隨便應付什麼人都是這樣的。各商店，百貨公司等都雇用着女職員。顧客們翻看了很多東西而仍一毛不拔，她們非但不顯出討厭的態度，並且還要恭恭敬敬地送你，鞠躬道謝，歡迎下次你再去光顧。這種對待顧客的態度，在上海是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我以為這是值得我們摹倣的。

中國街是一條狹小的街道，光綫暗淡，滿街都是些南貨店，水菓店，鹹貨店。早晨還有一個小菜市場，因此終日泥濘不堪，腥臭撲鼻。凡是中國的參觀團體到那邊去，他們第一就陪往觀光這條聞名的中國街，並且解釋這是我國的僑民區域。從前都是中國人住的，現在却很多下等的日本人也住着。這是中國人的光榮嗎？中國的日本街在那裏？

咖啡店很多，日本人以為這是必需品；同時，的確咖啡店的生意比別的生意好

做，那裏是常告滿座的。女招待服務也常非週到，往往有很多的大學生常到那裏去用功，費了一杯咖啡錢，可以坐上三四個鐘點。有些和中國的茶館相仿！

日本的大學生很是奇怪，一身制服，千補萬釘，却以為非常漂亮。頭髮和鬍子大約要幾個月才修理一次，倘使他們住在上海的話，一定要被認做流浪者了。但是他們却不以為恥，因為如此才能顯出他們用功的程度；跳舞場是不准去的。不過，路上常見一羣醉醺醺的酒鬼，東搖西擺地唱回學校去，這點倒也很是別緻的！

日本人很喜歡運動，游泳，棒球，滑冰，跑山等都是他們極愛的。都非常的普遍，現在我簡單的寫些在下面：

在熱天，日本的海濱，便有許多布帳幕和木屋搭起來。這些都是給游泳的人換衣和休息用的。那邊也有茶點出售。一對對男女都喜歡在海灘上玩，在烈日高掛在頭上的當兒，海邊水裏全是人的頭。一班小孩子，頭戴着紅帽，由他們的大人在教導着游泳，遠看好像一羣猴子。

日本的女子，大都是不怕難為情的。有很多女人，因為要省點錢，所以就當衆換衣服，但是不會有人以為這是奇怪的。沿海還有小划船出租，約了幾個知己，蕩漾在海面，該是很有趣的事吧！

棒球的比賽在日本極是普通，有些是學校比賽，還有很多是職業棒球性質的。比賽時，無線電播送着戰時情形，和中國全國運動會在上海舉行時一樣的鬧熱。他們終年不停的玩着，有一天他們可以和美國的職業棒球隊一決雌雄！

冬天，山頂上滑雪是極有興趣的。紅綠雜色的衣服襯在一片白地上，該是多美麗的圖案呀！到了夏天，雪雖是融了！但是人造溜冰場仍可給人們解解溜冰癮。當你走進去的時候，一股冷氣直入你的內心，愉快神爽之至。

跑山也是很好的健身法，清晨四時，尤其是星期日，男女老小，都手持木杖，攜帶了食品，到山頂去野餐。山上有運動場，乒乓室，浴室等設備。還有幾家舊式的茶室，專供遊客休憩。生意很是不錯。一般青年們，都以跑山是和遊公園一樣的。因此桃紅色的風流事也常發生。

六甲山是很著名的。上山有吊車，和香港的吊車差不多。山上有公園，和博物館，風景極是雄壯。諏訪山是很低的，山上有動物園，山麓有礦泉浴室，是給療除皮膚病的人用的。布引山的景緻也極佳妙，山有雌雄二瀑布，從山頂瀉下，形如雙練。日人就把牠瀝清，當自來水供人取用。這種水的滋味較上海的自來水為好。半山有廟一隻，朱紅牆垣，點綴風景不少。

奈良也是名蹟，沿路梅花鹿成羣，遊客常買了蛋餅去餵牠們。附近有大佛寺一，建築很是很是美麗，內有一大鐵佛，傳說是從前皇宮裏的裝飾物。

塔加拉斯加是大眾的娛樂處，從神戶坐地下車可以直達。那邊有公共運動場，游泳池，植物園，動物園等；動物園內常有表演。有大食堂，戲劇場各二，古劇場是演日本古戲的。新劇場完全採取法國式。那裏有一歌女學校，約有五六百學生。畢

業後就送往各地去表演，很受歡迎。

電影院約十數家，新片子祇有在大的院子能看到。那邊的開映時間很特別，下午五時起到十時半是夜戲。總有幾張片子同時放映，所以很多人帶了盒飯，在電影院裏吃夜飯的。

以上亂亂扯扯的說了一大篇，毫無次序。總之，日本地方比上海要好得多。晚上開了門也不見竊賊光降。日間乞丐不多。報紙上被盜被竊被綁等事情可說很少有的，也可說沒有的。這種治理方法是足為我們採用的。

詩 鈔 一 束 離 人

贈別舊雨陳君

此去前程萬里遙	高飛振翅在今宵
窗外海風吹欲立	送君直上九重霄

暮雨遠望

霏霏細雨灑窗紗	林薄青帘是酒家
野火星星明滅處	何人屋角數歸鴉

蘇州河畔雜詠

其 一

怒漲春潮連岸平	飄檣倒影看分明
炊煙遙起絲陰裏	世外桃源別有情

其 二

柳絲飄蕩鳥啁啾	無限春情上樹梢
斜倚欄干消永晝	莫將韶景等閒拋

偶 感

非為倚才好獨行	軟紅塵中我心驚
豈無功名富貴念	不及聞雲野鶴情

蟻啊!不要和你的弟兄打架啊!

槐 壽

蟻!你是多微小啊!
我可憐你,蟻!
啊!你的生命太沒有保障了!
人們的手指一抹,
人們的鞋兒一踏,
假使你們要到這世界來遊歷探險,
人們看見你們赤黑成堆的時候,
我想,人們不能說「不經意」了!
人們也有些恐懼了,至少喊一聲:
『呵!看呵!小小的螞蟻也成羣結隊的示威了!』

蟻!你們要勤力合作呀!——
假使你要到這世界上找尋食物。
人們看見你們合力負蠅疾走時,
我想,
人們不敢再說你們沒用了!
人們也憂慮會被你們扛走!

你們不是就完結了嗎?
但是呵!我決不會這樣的——
不經意地把你活活的弄死!

蟻!你們聚在一起走吧!
於是,人們不得不裝着笑臉說:『瞧!螞蟻扛蒼蠅。這是螞蟻搬場吧!這是洪水的預兆!』

蟻啊!不可如你的弟兄打架啊!
人們要說你沒有用的,
人們要抹一抹手指,
踏一踏足兒,
把你「不經意」地弄死,
人們要搗你的巢的,
人們……………
人們可以任意地做什麼,
說一聲「不經意」的……………

我自己動手來建造我夢境中的世界

德 祥

夢,我夢得太多了!
——美滿的夢,
啊!夢中的一切都使我快樂!
然而,
當我醒覺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了……………

老天!
讓我實現夢中的一切吧!
夢中的一切,
白天裏就不應有的嗎?
老天,

你別撒謊,
你別欺我,
我,
我自己動手來建造我夢境中的世界
!

我自己動手了!
——甜蜜的夢,
——愉快的夢,
我決心打一個牢固的基礎!
我決心不折不扣的進行!
我決心流我自己的汗,

流我自己的血，堅苦工作，
奮鬥，奮鬥！
我決心奮鬥到底！來建造我夢境中
的世界！

老天！
我不怕風和雨！

我不怕鬼和神！
我更不怕冷笑和熱嘲！
我，總之，不怕任何阻撓！
我只向我的目標幹去！
幹！
幹！
我永不撒手！

禮拜堂的鐘聲響了

席與文

『浩渺無垠的宇宙，
蕃衍不息的萬物：
誰能推測自然的究竟？
誰能脫離太空的掌握？
崇高的，偉大的，創造主，
我祇覺得自己渺小而卑污，
滿身愆尤！』

禮拜堂的鐘聲響了，
在——
催促着人的醒來。
跪向上帝的面前；但
空虛的，嘹亮的鐘聲，
却引起了我的惆悵，

禮拜堂的鐘聲響了，
我仰望着遠處的天：

太陽同地面平行着，
烏鴉叫着歸去。到底：
我的歸宿在何處？

禮拜堂的鐘聲響了，在
寂靜的空氣中迴蕩，
增添了人們不少的憂鬱，
更顯示着一切的渺茫！

『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功名富貴值幾何？
我不羨慕英雄的事業，
我不貪圖虛無的快樂。
可憐的，負罪者——聽得否？
禮拜堂鐘聲響了，
是主在叫我們歸去，
休再躊躇！莫再蹉跎。』

別矣！母校！

趙作健

在太陽已經爬得很高的時候，軍號從睡夢裏吹醒了我。帶了一張隔夜的臉孔，奔上草場。手脚雖隨着口號而動作，心裏不禁總怨恨着學校裏有那早操的規定。

這樣庸庸地過了三年，又該是分別的時候了，我以前怨恨上課，不喜歡聽得夜課鐘聲；尤其是那早操軍號，我聽着時總咒咀牠不止。然而不久我將聽不見了；我將離開快樂母校的懷抱，我悔恨我以前在不快意和咒咀中過了。現在，我懺悔了。

蘇州河畔的春光，禮拜堂的鐘聲，都是本校的特色。在這臨別之時，彷彿覺得

使人留連了，早知今日如此，何不早日多多賞受？

人生就是如此，不到臨別，不知相聚時之快樂。臨別時才感到無限的惆悵和依戀。但，離別總得離別。

別矣！母校！母校！別矣！離別雖是悲痛，重會將更快慰。願母校邁步前進；待再來母校時，母校是一個更美麗，更偉大的去處！

釣

友 仁

刺骨般的秋風一陣陣地打着顫子，不禁地發了幾個寒怔；天空是這麼陰沉沉地，一個人在海岸上提着竿兒釣魚，倍覺得寂寞，無聊！

微微的浪花，漾着釣絲，好像有魚兒上釣似的，我不時的舉起竿兒來看，幾次都是空的！我這時心裏覺得無限的懊悔，惱恨着我自己不該無出息的一個在這麼冷的天氣，來釣起甚麼魚來了。

天空還是陰沉沉地，大地是靜寂，風兒呢，還是不斷的打着顫子。俯瞰着絲兒，只是靜靜地垂着。我可真覺得不耐煩極了，便這樣地自己問自己：“到底魚吃甚麼？怎麼這半天還不肯來！”

好在岸石倒也平整，便索性將竿子提了起來，兩手叉着，抱着膝凝視這海——偉大的海。一層層的浪兒，慢慢的捲了來，好像要沒過這石岸；退去的時候，又好像要連這石岸也帶了去。我一聲不響，我想着——我像魚是多麼自由的呀！牠們有這麼大的一個去處——海，在那裏，牠們可以當作牠們的游泳池，游倦了，牠們可以跑到水面上吸些新鮮的海洋空氣，看看海鷗的掠水，盤旋；有時，微微而有趣的海風吹着海水，起了一陣的波紋，牠們就這樣伏着身，靜悄悄地隨着浪兒，飄到水的盡頭；和暖的陽光，照耀着海水，發出萬道的燦爛金光，這樣的奇景，牠們是常常領略的；牠們不愁飢渴，因為海裏有儘多的東西留着給牠們。我不敢往下想，想了更使我引起了無限的反感。牠們的幸福，是我們所得不到的；而所給我們的印象是內亂，外憂，紛亂的社會，欺詐的人心……

想到這裏，珠般地眼淚不禁簌簌地流下來。

天已晚了，快黑了，我一個人垂頭喪氣拿着魚竿，無精打采地一步步的渡回去。

友仁脫稿於樹人堂

短 評

王 洪 銘

在國家危急的時候，總有一般人起來唱高調，提倡無謂的節儉；像什麼「少吃飯多做事」，像什麼一日不吃飯，拿省下來的錢援助國家，這種論調，在表面上是多麼的冠冕堂皇，多麼的熱心愛國，但是實際上這完全是不科學化的，十七世紀的盲動。要曉得我們為什麼要吃飯？當然是滋養我們的身體，使我們有充足的精神，有充足的能力去幹事。吃飯的多少當然和勞動成正比例的。在國難的時候，我們勞動應該盡量的增加，但是祇增加勞動力而不加多飯量，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何況還要減少呢？司馬懿所謂「食少事繁其能久乎？」是一個十分有力的證據。至於一天不吃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在國難的時候，應當盡量吃飯，盡力做事，那才對呢。至於吃魚翅吃海參，飲香賓威士忌等，那當然是浪費，當然可以不吃不飲的。

愛 菊 說

方 八 君

黃綻深秋，香溢三徑，經嚴霜而不凋，傲西風而自若者，非菊也耶？菊之為物，有晚香之目。每值羣芳老去，百卉凋謝之際，迺標其秀色，放其幽香，與雪中之梅後凋之松，遙相輝映；使荒涼庭院，冷落蕪樹，陡增無限景色。則菊之惠我者，當非淺鮮！

昔靖節先生窮居栗里，與世隔絕，而簞瓢短褐外，迺留此華。先生之愛之，以其晚凋也，可以比其高潔。然亦惟有此華，方克與靖節偕隱而無愧。於是先生得菊而情有所寄，菊得先生而名以益彰，清清濁濁之說，庶幾以類相從矣。

雖然，菊之為菊，自有其天性，非因靖節而然也。不以金風而損色，不以嚴霜而殞落，獨擇此寂寞籬畔，為寄身託命之所，是則菊之性也，亦隱士墨客之所以好之之故也。菊乎，菊乎，值此繁華世界，零落人生，其偕我隱！

好 名 說

高 鏡 清

名人所欲也，利亦人所欲也。君子必捨利以取名，小人則捨名而取利也。天下之人各自私自利，其畢生所經營者，非為其家，即為其子孫，未聞有為國者。夫私自利之人，必捨名而不顧，其取利之方法，必將出於極卑鄙之手段，為害於國與人羣甚矣。君子不好利，惟求道之成而已；君子之志遠而大，不惜犧牲一己以謀天下人之幸福，而流芳於後世，此君子之道也。雖曰君子好名，實則君子先有遠大之志以成其道，而後名傳於後世，即使名不傳而君子為人謀幸福之道成矣，又何所憾耶！基督之殉道，岳飛之殉國，非為名而死，為道而犧牲也。惟君子恐其名為後世人所不齒，故盡力向善也。世有所謂偽君子者，好利又好名，表面上極似君子，談仁

義，作善事，陰則攫取金錢，無所不為，其人之陰險甚於小人，而舉世皆是，嗚呼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好名之君子不聞於今之世，好利之小人，則滿目皆是。危矣中華民國！

隨 感 錄

吳椿庭

是年夏作莫干山之遊，寄居於友家，而總以客居之故，未嘗有何樂也。惟以蒼松翠竹，綠水青山，為我遊伴，更視浮雲飛鳥，以解沉寂，亦足引以自慰矣！居月餘，無意中逢一新友李君，相識數日後，遂成莫逆，性情恣志，彼此投契，誠幸遇也。然人事草草，光陰荏苒，以不得久留他鄉，乃作歸計。既與李君契合無幾，一旦分飛，能毋戀戀？乃與之同駕扁舟，蕩漾湖中，以誌別情，時值荷月望日，素月分輝，明湖共影，心神澄澈，各默默相視，悠然心會，衷腸難訴，一任舟之所之。

夫人生如夢，名利二者，究為何物，若非作計於將來，定偕予知己，僻居山湖，雖一簞食一瓢飲，樂其中矣。今識李君，為時非久，遽賦驪歌，安知相聚何時，言念及此，心為悵然！

斯時皎月高明，萬籟無聲，乃叩舷低唱，與雙槳潑水之聲相呼應，景從外來，情從心出，感極生悲，潸然涕下，迨乎返棹言歸，而東方已白矣！

小 言 (時事) 施家桀

法郎貶值，為最近舉世矚目之事，有一談之價值焉。一國貨幣之貶值，由表面觀之，似對於該國之經濟，工商業，國民經濟等，均有不利。而真實情形，則適與之相反。試以法國為例而申述之。去今二年，法國之工人大罷工及暴動，時有所聞，形勢日趨嚴重。政府日思救濟，此或為法郎貶值之一因也。貶值後，國內物價必高漲，生活程度亦因之提高矣。而法貨之銷於他國者，反因法郎貶值而售價減低，其堆銷額亦因是增高，商品能在國外暢銷，則國內之工商業必日以發達，工人薪資亦必能增加，失業人數亦必減少。如此。則國民經濟日裕矣。所苦者靠利息及薪俸以生活者耳。蓋彼等之收入如舊，而消費則因生活程度提高而增加也。以上僅言其對於本國之關係；今試述其國際間之關係，吾人在經濟學中嘗見貨幣戰爭四字，在法郎未貶值前，所謂貨幣戰爭者，即美金集團，英鎊集團，及金集團之戰爭也。此戰爭已發生不下十餘年，各不相讓。最近金集團主盟法國，忽放棄金本位，而更貶其貨幣之值，其同盟者比利時及荷蘭。亦或貶值或禁止現金出口，經數十載之戰爭，一旦退出，其用意不難測測焉。

勝 與 敗

惠祖銘

經東戰爭，業已暴發。全國人民莫不切齒，恨不能臨陣殺敵為國效命於沙場。蓋偽匪之主持者日人也。若戰而勝，則我國尚可自存。若戰而敗，則國亡無日矣。此役之勝敗，實有關於我國之前途。

古今戰爭莫不有勝敗也。勝則為王，敗則為寇，實為戰爭勝敗之寫照也。是以勝則喜，敗則憂，此亦人之常情而已。

戰爭如是，人之行事作業亦如是。勝則意氣高昂，目空一切，以為天之驕子。敗則神沮氣喪，畏縮不前，以為莫大之恥。殊不知此二種心理皆失敗之源，非勝利之因也。何以言之，曰當勝利而驕，則行事多差誤，其結果必敗。若失敗而氣沮，則永無成功勝利之望。如此言之，豈勝利永無望乎？曰否，勝而不驕，敗而不沮，勝利亦易事耳。

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經數十年之久，若干次之失敗，而民國終以成立。愛迪生經千餘次之失敗，而電泡終於成功。若經一次失敗而放棄，豈有成功之日乎？故曰：「失敗者，成功之母也」。

勝可致敗，敗可致勝，所以人對於行事作業以及一切勝敗，可置之不理，惟以全力赴之；且動必以義，未有不能成功者。失敗乃試驗之過程，多一次之失敗，即多一次之經驗，積多次之經驗以謀一成乃易事也。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說

蔡迺璿

貨財與禍難，相反之對象也。前者人欲得之，惟恐不多。後者人欲避之，惟恐不速。然自君子視之，則二者固無異也。苟得財而不以其道，君子不為；臨難而免之若泥，是有傷于義，君子亦不欲也。何以言之？貨財者，人之所欲，誰不如我？苟不繩之以道，則殺人踰牆以求財，欺騙奸詐以滿欲，率可為也。若是則雖富甲天下，盡人生之樂事，然黑夜捫心，一思財之由來，其精神未嘗不受痛苦，况乎死後遺臭萬年乎？是以君子臨不義之財，必不欲苟得，而願繩樞甃牖，簞食瓢飲，淡泊自甘，以終其身也。至若禍難之來，固人人思免也，然避之以不義，則國家之難，盜寇之難，皆可避也。夫如是則雖得保首領，以享天年，然舉目而視，皆我仇敵亡家國之人也。是以君子臨國家之難，必不願苟免，而至慷慨赴義，一死以報國家焉。由是觀之，「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之說，誠不朽之論也。

幻 遊 記

何友仁

倦讀案頭，伏几而卧，神魂離舍。飄乎太空，乘風而駛，忘路之遠近。過一古城，城堞雖毀，莊嚴儼然。城為黑石所成，額曰：「淑士之土」，高可丈餘。旁有一橋，亦殊舊，惟寬大則一如四川路之橋。橋上行人如蟻，率靠左行，秩序井然。余固異之。隨

衆入城，但見街路交錯，車馬輻輳；高樓大廈，栉比而立；路旁店肆，裝璜絕美。既無拍賣旗幟之高揚，又無喧嘩之市聲。交易者皆和顏悅色，互為應答；行人讓道，車馬循序而進。雖無市警之設，而無紛然之狀。黃髮垂髻，一如吾人，惟衣著則極類我國之古裝；婦女輩亦健如男子，步走如飛。倍步而行，不覺已至外郊，碧田無際，阡陌交織。一黑物蠕動田間，迫視之，則播種機也。田間人辛勤農事，絕不稍息。清溪一曲，流水潺潺，沼溪徧栽楊柳。柳絲隨風而舞，快人心目。綠蔭之下，有數鄉人，圍聚而談，見余至，起而招余。問余自何來。余因告之。悉愕然曰：『久聞愁苦海之東，有國曰中國，其人懶而好利。』余慚甚，不知所答。因詢其為何地。答曰：『此為群利國，相傳為女媧之後，國內不論男女老幼，皆通文學，機器亦倡行，惟不奪人之工。並有一古傳之照心鏡，以察人之誠偽，舉國無行惡之人，亦絕無戰爭之事。蓋皆以利為取也。』余聞言，默然者久之，忽聞鐘聲鏗鏘，眼前人物，悉為烏有。回味之餘，乃南柯一夢。鏡花緣一卷，猶在握也。

從西班牙內戰說到世界和平

唐 迪

自西班牙內戰發生以來，將近二月。最近消息，叛軍已進逼首都，瑪德里攻陷在即，此實世界和平前途之一大障礙也。德義乃二大法西斯主義國家，故不得不援助叛軍，俾叛軍成功，以鞏固法西斯之聯合戰線。故德義二國之軍火相繼運西，遂使無辜人民遭此空前之大劫，殊背人道也。蘇俄不甘坐視，一面斥責德義，一面運輸軍需品供給西班牙政府軍隊，加於實際兼精神之援助；故今日世界之焦點集中於西班牙，蓋政府軍與叛軍之勝負，實關係整個世界之和平也。

最近之德義協定，與夫葡國之援助叛軍，皆是以使法國不安，叛軍果能成功，則法西斯蒂將包圍法蘭西矣，隨時可予以威脅。雖然蘇聯堪稱法國之良友，然俄亦為日德協定所威脅；況英帝國之態度不明，不知能為法之援助否；近日英屬地常有不靖之事，英國一旦與他國開戰，恐印度，埃及，及巴拉斯丁將不復屬於英吉利矣。

試觀東亞大勢，亦有風雲緊急之概，張川會議，尚無結果，日方野心未斂，咄咄逼人。歐州果有戰事，則日本將肆無忌憚實現其大陸政策矣。

是以瑪德里一旦失陷，德或即攻法境，二次大戰亦將隨之而起。德方有義葡日為之助，法方有英俄為之援。其他國家當亦將參加此二大集團作戰。綜觀上述，西班牙之內亂，非僅國內之爭，實二次大戰之導火綫也。當局者切勿隔岸觀火，應急速準備，以期保國衛土，為民族爭生存。瑪德里五形六色之炸藥，固不難一觸即發也。當局者幸察之！

華英大藥房

▲經售▼ 各國名藥。工業原料

化粧品。醫用器械。
衛生用品。

▲專配▼ 各國藥方

▲製造▼ 家用良藥

▲地址▼ 南京路石路口

中國無線電業公司

獨家經理

美國老鷹牌電池



大小無線電台

軍用收發報機

◀司公分▶

◀司公總▶

天津法租界廿六號路八號

上海寧波路十四號

化學 為現代必修科

玻璃器 為化學必需品

此項國產 請向▲

上海閘北西寶興路四六二號

▼華國化學玻璃器廠購辦

印有樣本 函索即寄

中 南 銀 行

資公積金 本收足 柒百貳 萬五拾 萬圓

商業部

辦理國內匯兌各項
存放貼現抵押透支

儲蓄部

利息優厚印
詳章函索即寄

國外匯兌部

開辦最久世界各大
商埠押匯均可承辦

保管部

設備最優式樣最新
手續最敏捷價格最廉

▲總行▼

上海 漢口路壹百十號

▲分行▼

天津 ● 廣州 ● 漢口 ● 南京 ● 香港
廈門 ● 無錫 ● 杭州 ● 北平 ● 蘇州

▲▲上海支行▼▼

虹口北四川路
八仙橋愷自爾路
愚園路

瑞昌

銅鐵

五

金

工

廠



承辦建築一切銅鐵工程

總號漢口路二六一號

西號靜安寺路六六七號

工廠同孚路二四三號

上海

明鋁機器股份有限公司

MING CHONG & CO., LTD.

IRON WORKS

30 POINT ROAD SHANGHAI

TEL. 52145

廠址周家嘴路三十號

電話五二一四五

ENGINEERING
SHIP BUILDING
BOILER MAKER
GENERAL CONTRACTOR

本公司承造各式
輪船橋樑鍋爐引
擎以及安裝各國
透平鍋爐代客設
計等工程事項

館址河南路

一五三號即

棋盤街中市

實學通藝館

新建廠址南

市普育西路

天主堂街中

◀ 要 關 列 發 自 建 近 十 已 辦 本 ▶
 ◀ 用 之 各 售 製 廠 更 餘 歷 迄 館 ▶
 ◀ 品 需 機 下 並 屋 新 年 二 今 創 ▶

- (一) 學 校：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及標本，模型等，各科設備標準以及各大學精細儀器藥品。
- (二) 建 設：測量繪畫，計算，及氣象學用器具。
- (三) 工 廠：化驗師試驗，或分析的藥物用具。
- (四) 鑛 務：技師分析鑛苗，鑛質之器具藥料。
- (五) 醫 院：檢驗病理，及微菌學用顯微鏡等。
- (六) 實 驗 室：公共設備，或私人組織之實習材料。
- (七) 民衆教育館：宣傳及試驗用之標本，模型，幻燈。

——印有目錄——

——函索即寄——

電報掛號五六六九

電話九二七〇七

製造廠電話南市二一四五二

金 收足資本七百萬元

城 公積金三百六十七萬元

銀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行 兼辦各種儲蓄

資產總額 一萬七千餘萬元

上海總行

江西路二〇〇號
電話一六九六九

上海區域辦事處

靜安寺路卡德路口七八一號
曹家渡極司非而路九三二號
八仙橋敏禮尼蔭路一二五號
西門和平路辣斐德路口

國內分行及辦事處

共五十餘處

國外代理處

紐約 舊金山 倫敦
巴黎 柏林 東京 大阪

董事長兼總經理

周作民

總行經理

吳蘊齋

各地電報掛號

華文均七〇〇七
英文 KINCHEN

香港電報掛號

華文為六〇〇六

電話一二二零五

恒康呢絨新服號



上海
（四川路五六三號
青年會南首）

“Smart Clothes Are Best Assets”

HENG KONG MY TAILOR

563 Szechuen Road, Shanghai, China

Telephone: 12205

新 聞 報

新 聞 夜 報

晨夕兩刊
銷數最多
刊登廣告
效力最大

上海新聞報館謹啓

館址 漢口路二百七十四號
電話 九四一六六轉接各部

中 雍 國 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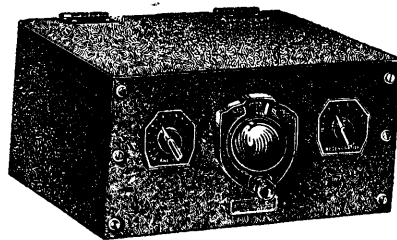
最新改良出品

第D字三三〇號 No. D-330

標準三管長短波收音機

使用便利
用電經濟

長短波長
任意收聽



全機改製
鋁質面板
美術絢漆
美觀可愛

附 No. 444 長短波插入式線圈一套

採用 30 號真空管三只

波 長 範 圍

自 14 公尺至 720 公尺

定價每只國幣三十五元

附說明書一冊

(不連真空管，甲乙乾電，聽筒喇叭等)

(函索出品目錄附郵五分即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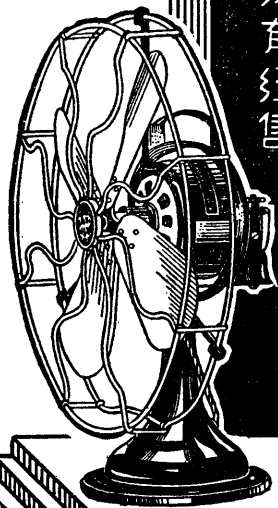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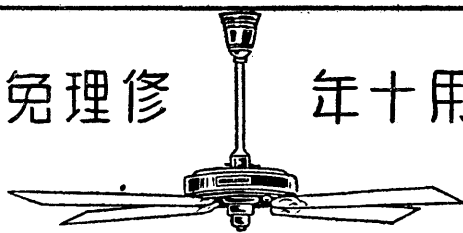
上海中雍無線電機廠出品

上海勞合路七十七號 電話九五一一〇號

中外埠名電料行均有經售

費免理修

年十用保



上海華生電器製造廠出品

事務所 福建路五二一號

電話 九五七五〇轉接各部

完全國貨

華生電扇



大豐工業原料有限公司廣告

敝公司鑒於非工業不足以救國當民國八年首創工業原料專售處為各工廠服務凡一切需要無不取
懷而予兼抱自給自足主義發揮國內天產促成各基本工業之成立邦人君子諒所共見現值百度維新
實業膨脹敝公司一本其犧牲精神貨真價實冀自效於社會凡我工廠家幸勿交臂失之焉

地址：上海棋盤街交通路二八號三二號

電碼：四四五七

電話：九二八四四

支店：漢口交通路保成里一號

電碼：四四五七

電話：二二〇六一號

長沙上蔡家坡五〇號

廣州太平路一八三號

電碼：三七五七

電話：一二三九九號

製造廠 (一) 太陽廟路沈家宅路口
上海開北
(二) 普善路中

蛋黃素與賜保命合併注射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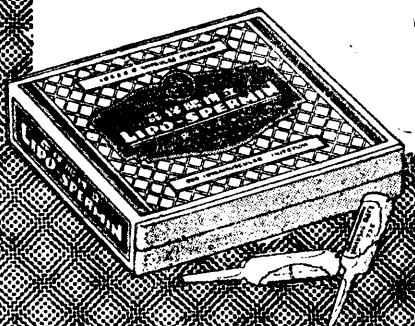
立博賜保命

本品係採取健壯動物之辜丸十字形內分泌結晶體，與雞卵中提出之純蛋黃素混合製劑，不含礦植物雜質，是以毫無流弊，為天然滋補佳劑。

本品之製造手續，極端嚴密，採用貝氏低溫間歇消毒法；故得以不受高熱而保持原有效能。

本品因製造之進步，品質之精良，故功效優異，不論用為滋補或戒烟，均有顯著之功效。

五洲藥房有限公司發行



DODGS BROTHERS

MOTOR CARS & TRUCKS

代時於站
之鋒前最

車汽奇道年七三九一

六汽缸新車現已到
申陳列展覽！

斯車也，新至極點，妙至毫巔，除保持道奇傳統之一切優點外，且已成為出類拔萃之低價汽車，故不僅在同類汽車中稱雄。其價值堪與別種車價相競爭！

故一九三七年之道奇汽車，誠不愧為價廉物美之汽車也，如荷各界試車，請與敝公司華總經理周夢賢君接洽

CHINA MOTORS FED. INC. U. S. A.

司公車汽國中商美

號四二〇〇三話電

號二〇七路寺安靜

(錢金省節奇道用改)



SIEMENS CHINA CO.

SUPPLIES AND BUILDS:

Complete electric power plants of all capacities.
Motors, generators, electric ship drives, transformers, rectifiers, electric trains, searchlights.
Wires, cables, insulators, lighting fixtures, light-signal plants, household appliances.
Complete telephone exchanges, telephone plants, measuring instruments of all descriptions, electric clock plants, police and fire-alarm plants.
Telefunken Broadcasting transmitters and receiving sets, loudspeaker plants.
Steel-structure, bridgess, waterworks equipments, railway material, tubes, structural steel, "Larssen" steelsheet piling, steel of any description.
Electro-medical apparatus, X-ray plants of all capacities.

德 商

西 門 子 電 機 廠

NANKING ROAD - - - - SHANGHAI - - - - TELEPHONE 15400

BRANCHES AT ALL PRINCIPAL PORTS I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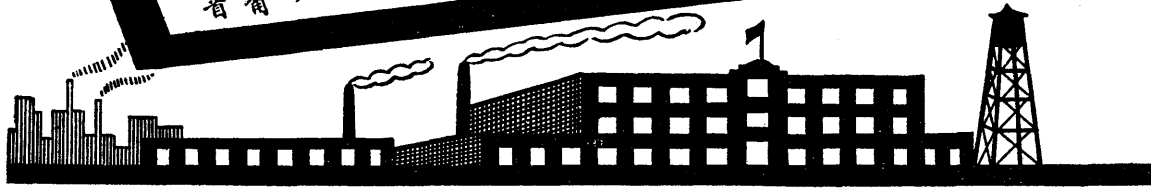
中英大藥房



中英菓子鹽
 消化
 實驗。頭痛
 不良，口臭，大
 便閉結，一
 服此鹽，如響
 斯應。

每大瓶洋壹元
 每小瓶洋三角

中英藥房上海總行謹刊
 總發行上海福州路河南路轉角
 製藥廠上海中山路林有路北首



永新冷藏庫

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魚 鮒

注意

- 一 切勿置於熱度較高地方以免裏面冰漾魚壞
- 二 開箱時裏面之魚如尚堅硬請先浸入冷水內數小時使之軟化還原為止然後再洗滌烹調
- 三 此魚係 月 日出冷藏庫如不開箱在江浙一帶春冬二季之大氣中可耽擱六天
- 四 本公司冷藏庫專藏各種魚類聘有專門技師所以一切出品與眾不同謂予不信可與其他各冷藏庫之魚一比較而嚐試之
- 五 經售處

永新冷藏庫
股份有限公司謹識

地址 上海周家嘴路九五九號
電話 五六一九號

華 泰 洋 行

WALTER DUNN & CO.,

本行經售中英國海軍部海圖歐美各國航海及繪圖儀器及用品繪圖房紙張及照相材料並專門修理各種儀器定價特別克己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上海四川路五六九號
電話一〇八〇五號



柔軟細結
高貴摩登
國產內衣
惟我獨尊

品出優織針一第華中
巧安泰益川四海上



售出有均店商大各

團龍牌真絲襪馬蹄牌內衣



品出優織興良
製監廠織針一第華中
售出有均店商大各



品質精良
式樣新穎
顏色鮮艷
久洗不毛

此處地位由

山西路二五六號

大吉祥皮貨店

贈送

大衆茶麵酒菜室

廣西路四馬路口一八三號
電話一七〇一號

上海噴漆廠

南市康衢路一三七五號

英國皇家攝影學會會員

光畫攝影室

靜安寺路一一四〇號
安登別墅一號
電話三六七六三號

PHILIP'S STUDIO

TELEPHONE 36763

1140 BUBBLING WELL ROAD

NO. 1 ANTAN APARTMENT

SHANGHAI

◀◀威權之業館旅上海執▶▶

南大飯店

貴族化的佈置

普及化的房金

中西菜餚齊備

員役呼應靈敏

各室收音設備

藉娛貴客身心

▲附設優美：

彈子房

●設備華貴

●賓客高尚

●整潔幽靜

●彈房之王

地址：上海南京路

山西路西

電話：九一〇〇〇

號轉接各部

本廠
專製鋼
窗鋼門
出品精良成
績優越如蒙
賜顧無任歡迎

勝
利
鋼
窗
廠

事務所甯波路四七號

電話一九〇三三號

製造廠閘北柳營

路二八四號

電話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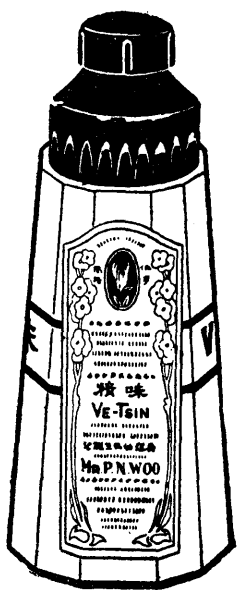
一四二

號

明哲保身！

炎暑蒸人，飲食宜慎。請選取清淨食物，調以「天廚味精」，鮮美滋養，別饒風味。一門老幼，可卜康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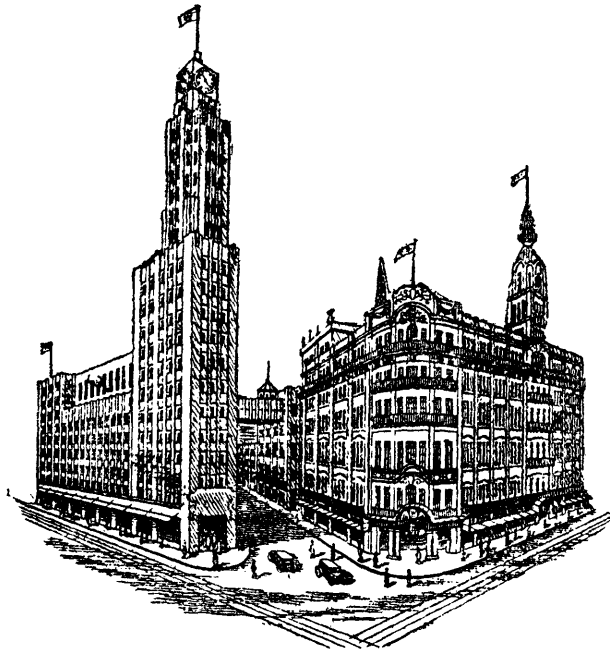
「天廚味精」品質純淨，鮮味特強，一瓶足抵雜牌數瓶之用。詳細計算，確實便宜。飲食關係重大，切勿貪小，購買次貨。請指明佛手老牌「天廚味精」，拒絕劣貨代替，以防受欺！各大南貨食物店均有經售



天廚味精製造廠榮譽出品

永 安 公 司

輸 出 中 華 土 產



統 辦 環 球 貨 品

理 經 家 獨
筆 水 墨 來 自 令 克 康

： 如 自 用 運 ， 利 流 寫 書 ：

附 設 ：

大 東 酒 樓 旅 舍

跳 舞 場 ， 茶 室 ， 飲 冰 室 。

屋 頂 天 韻 樓

地 方 雅 潔 ， 游 藝 高 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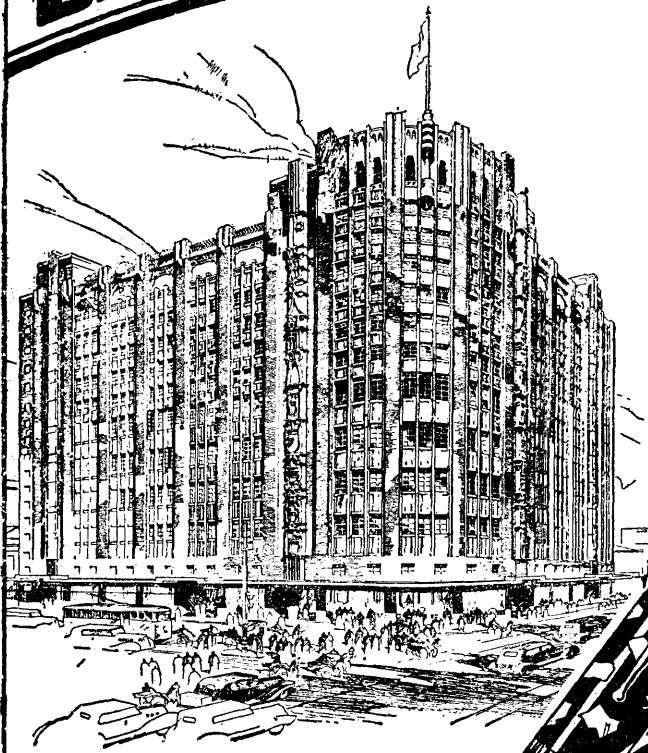
兼 營 ：

永 安 紗 織 公 司

大 華 印 染 廠

永 安 人 壽 水 火 保 險 公 司

上海大新有限公司



上海最新百貨商店
 有時代化電動扶梯
 富容登臨盈千累萬
 有經濟化地室商市
 價廉物美有口皆碑

總經銷

美國 犀飛利

長壽筆
 真空管筆
 活心鉛筆
 案頭筆座
 各色墨水



SHEAFFER'S

PENS • PENCILS • DESK SETS • SKRIP

THE SUN CO., (SHANGHAI) LTD.

SOLE DISTRIBUTOR

大晚報

風行全國

● 編制最新穎 ●

● 消息最靈通 ●

▶ 廣告效力最宏 ◀

▶ 晚報資格最老 ◀

本報地址

上海愛多亞路一三〇號大廈 電話一七五〇〇六線轉接各部

廣告效力偉大

銷數最多

時報

消息迅速

★ 總館 · 上海福州路一五四號 ★

TA KUNG PAO

Shanghai Address:

181 Avenue Edward VII
Phone: 82624
T. A. 7000

Shanghai & Tientsin

The most influential
paper in China with a
country-wide circulation.

Tientsin Address:

161 Rue De Pelacot
Phone: 31328
T. A. 5391

大公報

天津館址

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
電話 三一三二八號
電報掛號 五三九一號

本報創刊於前清



光緒二十八年

上海館址

法租界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電話 八二六二四號
電報掛號 七〇〇〇號

廣告效力最大

言論公正
消息靈敏
紀載翔實
文筆生動

讀者遍海內外



申報

資格最老

銷數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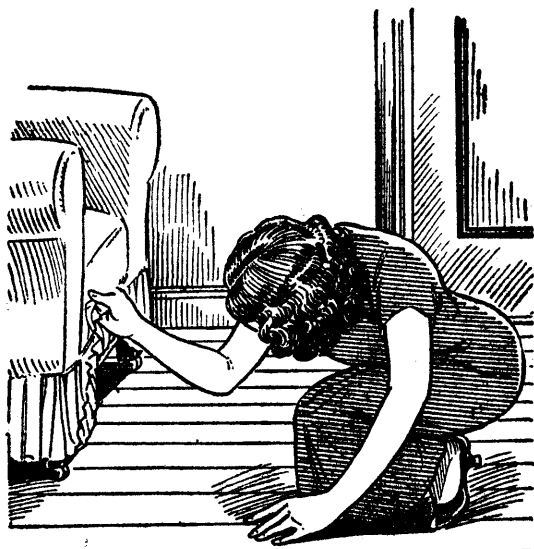
貢獻最多

館址 上海漢口路三〇九號

電話 九三二四一八號

四線轉接各部辦事室

若君遺失一個金戒指



那倒不大要緊因為失了一個金戒指比失了傷風抵抗力真是微乎其微每年此際因傷風所耗之金錢數以萬計因傷風臥病失却賺錢機會者亦以萬計是故增強傷風與其他疾病之抵抗力即是省錢亦即是免苦

腸胃清潔內腑康強是也適此項用途之藥品清導丸已有多人用之而收良效即已染傷風此精美平肝潤腸之品亦具消散風寒之偉效

舉例以明之試閱滿州遼陽藍旗胡同三二號趙實中君之言可也

趙君書云「去冬鄙人因感冒風寒以致週身發熱目眩頭痛後於睡前以熱水沐浴隨服清導丸一劑翌晨即病去身安矣又家嚴曾患便秘痔疾亦服清導丸而獲效」

清導丸導滯平肝藥性王道無紋痛峻瀉諸弊各藥房皆有出售或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購買每瓶法幣七角六瓶三元五角郵力免收



旋愈此外鄙人足趾手指亦嘗患瘡疥以此膏亦即痊癒又小兒等患黃水瘡頭癬等症者以如意膏治之均奏速效

凡疥癬瘡瘍面疹癬疹膿疱割傷灼傷燙傷跌損或在寒季保護皮膚使免皸裂折圻如意膏均為無上妙品各藥房皆有出售或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盒法幣七角六盒三元五角郵力不取



家庭不可不備之療膚良藥如意膏

如意膏係用八種涼膚止痛消毒力強滅菌效大生肌迅速之藥料所製成無數人士歷經試驗而證明其為家庭不可不備之藥

舉例以明之試閱南下錄河北南宮協裕銀號蘇澤甫君對此現代醫學之品之言可也

蘇君書云「鄙人年來每至冬令足患凍瘡紅腫潰爛痛若不堪塗如意膏後痛癢漸止紅腫消潰爛又小兒

此南法城之官神之經虧損

且看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如何為其培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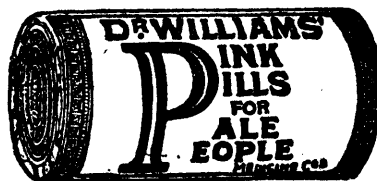
法官之良者其神聖尊榮羨之者固大有人在殊不知其致此亦智力經驗之代價耳且其職務繁重每有心力俱瘁之感蓋處理案件將案情細心研究反覆思維原為法官之職苟非血氣充盈損腦傷神鮮難幸免江西南城縣承審員王植山君即因此種繁重工作以致神經虧損體力衰弱者也



補恢復之至於胃呆早老體弱不眠各種痛瘋山嵐瘴癘婦女疾病以及其他血虧各症此世界馳名補血健腦品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均一樣有效各藥房皆有出售或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瓶國幣一元五角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王君來書云「余因辦理民刑案件勞神過度以致腦筋失序兩目昏花消化不良夜不能眠一載有餘屢治未愈最後試服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不久即見腦力增強眼目清爽夜眠安適飲食增加現在精神強壯日夜工作毫不覺苦每一思及今日之健康不禁想到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之宏效也」

即起居不慎慮過度凡事足以致血濃衰薄者均可使腦力衰弱也蓋血也者腦所賴以養者也惟不論腦力衰弱之原因為何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由其清血補血益血之功皆能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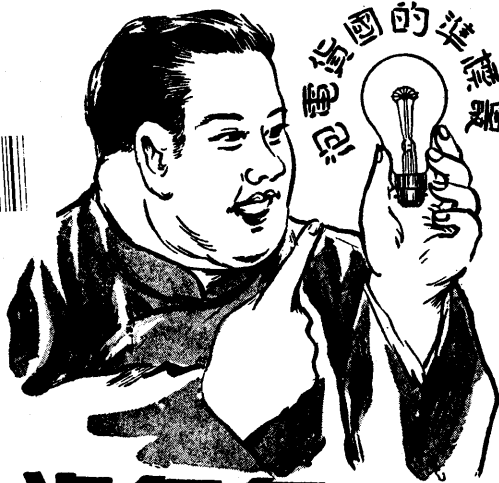


亞浦瓦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1884B



中國標準的泡電

中國首創

氫氣泡

最發光

最用電省



~~200677~~

書經